

●卷一

一、自王阮亭《论诗绝句》表章锤记室宗旨，有“五字清晨登陇首，羌无故实使人思”云云，不学无识者，遂奉《诗品》如金科玉律。岂知阮亭已作，专以用鲜新故实见长。（相传阮亭有一诗室，翻书得鲜新典故，用纸片细书黏壁，作诗时取作诗料。）其短篇五言古与五言律，则伪体王孟，毫无意味者也。夫记室所标举诸句，（“‘清晨登陇首’，羌无故实；‘高台多悲风’，亦惟所见；‘思君如流水’，既是即目；‘明月照积雪’，拒出经史？”）固以为五言之极则矣，其实在汉魏六朝人中，已属下驷。吾得正告之曰：台高自多风，悲则不尽然，有披襟当之、快其飒然者矣？岂如“白杨多悲风，萧萧愁杀人”、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之绘影绘声乎？清晨即登陇首，果作去么生？岂如“西山朝来，致有爽气”、“亭皋木叶落，陇首秋云飞”之令人神往乎？雪景佳处，以其不啻月也，积雪更照以明月，所谓“施粉则太白”矣，岂如“积雪浮云端，林表明霁色”（此唐人句，记室固不及见）之侔色揣称乎？惟“思君如流水”自是佳语，逝者如斯，不舍昼夜，水自逝而思自不舍也。

二、余所以雅不喜（诗品）者，以其不学无识，所知者批风抹月，与夫秋士能悲、春女能怨之作耳。力诋博物，导人以束书不观，不免贻误后生，至雌黄颠倒，犹其次也。夫作诗固不贵掉书袋，而博物则恶可已？不知雉鸣之挚而有别，何以作《关雎》？不知鹿之得食相呼，何以作《鹿鸣》？不知脊令之为水鸟，在原则失所，何以作《常棣》？不知椒之善蕃衍，何以作《椒聊》？不知冬月之日次营室，何以作《定之方中》？故读书犹兵也，可百年不用，不可一日不备。

三、《诗品》所以流传不废者，中有轶事数则，不概见於他书也。如康乐之“池塘生春草”，以为在西堂梦惠连而得句，又寄养於杜明师，故名客儿；汤惠休谓“谢诗如芙蓉出水，颜如错采镂金”，颜终身病之；谢混谓“潘诗烂若舒锦，无处不佳；陆文如披沙简金，往往见宝”；江淹梦郭璞取还五色笔，尔后才尽；释宝月窃柴廓《行路难》之作，廓子欲讼之；汤休谓吴迈远“吾诗可为汝诗父”，谢光禄云“可为庶兄”，各云云。若其品第作者，以曹孟德居下品，陶潜、颜延之、鲍照、谢朓居中品，至与任昉、沈约同等，而卑弱之刘桢反居上品，在王粲之前，皆谬之甚者。余别有《锤嵘诗品平议》，刻本单行，故不复多赘。而记室自不能诗，白《玉台新咏》、《文苑英华》以逮《汉魏百三家》，未尝存其片楮，传其只字，乃复道说短长，是犹终身藜藿而能评珍羞之旨否，毕生营蒯而能辨锦绣之良也，夫谁信之？

四、余旧作《诗话》，前后数十卷，於古今人诗，皆献可而绝少替否。然绝不

替否，诚恐读古人诗者，以为皆可学也，则贻误亦复不少。先室人所著《萧闲堂札记》，中有指摘古作者疵类，无可解免者，稍录数条，以资商榷。

苏诗工和韵，然押韵亦有未妥者。如《次前韵赠贾耘老》云：“诗人空腹待黄精，生事只看长柄械。”公自注：“子美诗云：‘长饑长饑白木柄。’”案杜诗分明是“饑”，乃代之以“械”，虽械器出《孟子》，终似未妥。又《赵郎中往菖县逾月而归，仍用前韵》云：“王事何曾怨独贤，室人岂忍交谪谤。”

“交谪”加一“谤”字，似嫌凑。

东坡善用典，亦有未当者。如《朱寿昌郎中，少不知母所在，求之五十年，去岁得之蜀中，以诗贺之》，其云“建中天子终不见”，用唐德宗太后沈氏，史思明之乱失所在，终贞元之世无闻，比拟身分，虽稍不伦，然事情自切。至拟以汉武帝之迎大姊，霍去病之见中孺，则其母乃再嫁私通而生子者，似非美事。即寿昌母实系如此，亦不必提及。此与“方丈仙人出渺茫”一首，相传为讥刺章子厚者，几同为疑案矣。又反用吴起之母死不归，郑庄之真母城颍，亦不切於事情也。又《送安秀才失解西归》云：“我昔家居断还往，著书不复窥园葵。”用董仲舒目不窥园事，又加公仪子拔园葵事，似园中只应有葵者，仍嫌近凑。又《张竞辰所居万卷堂》首云：“君家四壁如相如。”是家中空诸所有，似与万卷堂之名不合；然次三四句云：“卷藏天禄吞石渠。岂惟邺侯三万轴，家有世南行秘书。”皆言书卷藏在腹中，是万卷堂本无一卷也。此乃苏诗弄巧处。

《书影》谓谢灵运诗，只一机轴。如“晨策寻绝壑，夕息在山楼”、“朝旦发阳崖，景落憩阴峰”、“晓日发云阳，落日次朱方”、“宵济渔浦潭，旦及富春郭”、“迎旭凌绝磴，映眩归溱浦”、“朝游登凤合，日暮集华沼”、“倏烁夕星流，昱变朝露国”，凡此发端，虽微有异同，命意不甚相远。至於“昏旦变气候，山水含清晖”、“时竟夕澄霁，云归日西驰”、“清旦索幽异，放舟越垌郊”、“我行乘日垂，放舟候月圆”及“朝搴苑中兰，畏彼霜下歇。暝还云际宿，弄此石上月”，大都不出此意，然总本自《楚辞》“朝发枉渚，夕宿辰阳”二语变幻者也。且其《游名山志》所纪形胜，具见於诗，诗之措词命意，则尽于《山居》一赋，所谓“逆溪终水涉，登岭始山行”，即赋中“入涧水涉，登岭山行”之句。此类甚多。此真能道出康乐痛痒处。文字体格，以能变化为工。六朝人诗，除起两韵，中多对偶，甚者直平仄不调之五言排律耳。惟陶渊明迥然不同。（以上三则皆出《札记》。）

五、山谷诗亦时有未善处。《题竹石牧牛》一首，前已论过。如《次韵吴宣义三径怀友》云：“佳眠未知晓，屋角闻晴瞬。”明明将孟浩然句“春眠”易为“佳眠”，“不觉”易为“未知”，“处处”易为“屋角”，“啼鸟”易为

“晴哢”亦何必哉？《次韵宋宗都人盛观翰林公出遨》云：人间化鹤三千岁，海上看羊十九年。”翰林公指东坡。此二句徒切姓苏而已，东坡并无与苏耽、苏武关合事，任注乃附会其说，以下句为指黄州之谪，是以匈奴比神宗，慢君莫甚，不但拟於不伦。《戏书秦少游壁》云：“谁缉百牢鸛鹄妃。”鸛鹄与妃，不能相连，三字为不词。《次韵子瞻和王子立风雨败书屋》云：“南冶从东家。”注：“南冶用南容公冶长。”可谓杂凑。公冶只拈一“冶”字，视葛亮、马卿，割裂尤甚。《侄耜随知命舟行》云：“燕子日长宜读书。”“燕子日长。四字不可解，任渊亦注不出。殆谓燕子来春日渐长乎？《次韵叔父圣咏莺迁谷》云：“鸦舅颇强聒，仆姑常勃溪。”鸦舅本乌柏之转音，非鸦也；金仆姑，矢也，因勃溪而转勃姑，因勃姑而转仆姑，则毫姑、薄姑、觚不觚皆鸛矣。非欲翹古人之短，欲后人勿藉口此例，可以刑天为武王之母舅也。

六、道学先生，惟朱子诗最工。《山馆观海棠》云：“乱英深浅色，香气有无中。”的是海棠。

七、北流陈柱尊（柱），枕胙经子，著书等身，有《待焚诗稿》数千首，绝不规仿古人。近作多感愤时事，尤如源泉随地涌出，有时沙石俱下，而惊人语奔赴腕底，使读者应接不暇。如《好贼》、《主人实爱盗》、《何以不为官》、《自由市》、《强国歌》、《京都篇》、《两京篇》、《书所见》、《我愿》十四首、《新中华战士歌》、《英国萧德义士歌》、《两飞将歌》、《哀闸北》、《我岂不能醒》各篇，皆谲词讽谕，语言妙天下。其《陨星》下半首云：“我愿星星皆坠地，一人一星万河山。秦皇汉帝随所安，世界永无战争端，尘寰扰扰成仙寰。星乎星乎，胡为闪闪霄汉间。”《国殇》上半首云：“在物愿为上，得葬国殇魂。在诗愿为骚，得吊国殇。壮士为国殇，精爽万古存。炎黄非弱种，赖君一昭宣。”思想奇辟，笔力深透。《泣柳》云：“烈风吹柳丝，只作细细响。自矜柔胜刚，此理实无两。松柏间之泣，我生独倔强。身齐析万段，不为风吹荡。”则婉而多风矣。《炬热行》云：“烈日烈火岂足熟，烈士自有热心肠。以之恋爱立成双，以之救国国立强，以之杀敌敌立亡。将此心肠一点热，仰视白日皆寒光。”《达官篇》云：“吾乡有俗谚，真是说得好。谓我岂怕尔，尔来我便走。”《诗人篇》云：“天以覆愁高，地以藏魂重。进入诗人心，为君鸣不平。不平如何鸣，请君侧耳听。劝君不必听，我亦不必鸣。黄浦江水赤，黑龙江水腥。万古流不尽，尽是悲壮声。此声乃真诗，字字血泪进。”以上有谗而虐者，有歌当哭者，香山《秦中吟》、老杜《石壕村》、《无家别》等篇，直望而却步矣。

八、言情之作，如《送振心南归》云：“有泪不敢落，待君去乃流。别余黄浦上，期子白苹秋。惨淡余兵气，蹉跎足旅愁。应将数夜梦，伴子在孤舟。”沈

挚极矣。《归舟中寄沪寓诸人》云：“怀人渐远还家近，别泪才乾笑口开。故国敢云乔木在，他乡不放醉魂回。（自注：予饮江南花雕成癖，不能饮两广土产酒。）”《得振心书，诗以答之》云：“见时何事匆匆别，别后徒劳刻刻思。竟向《春秋》增损字，空吟《风雅》乱离诗。（自注：振心近治《吕氏春秋》，柱近名楼曰变风变雅楼。）”《将赴无锡，先寄振心》云：“愁城赖汝围应解，酒国凭吾陆不沈。乱后五湖刚隔岁，秋来万籁尽哀吟。”《太湖凭眺》云：“隔年直似隔生时，坐对沧桑一哭之。如此好山兼好水，不知归夏抑归夷。风波岂待秋来急，羁旅弥增老去悲。最忆携儿山寺住，琴声彻夜和吟诗。（自注：数年前宿龟头渚山寺，酒酣以往，与振心放歌，小儿一百鼓琴而和，通宵不眠。）”《慷慨走笔寄振心》云：“谢君雅意久相邀，恨不相从块垒浇。半壁有山兼有水，故人无恙亦无聊。八公何意兵皆草，四海真愁血作潮。聊得一尊相对日，国魂要向九泉招。”又句如《元旦》云：“春来久已无正月，海内今真更九州。”可谓文章天成，妙手偶得之。

九、冯振心（振），亦北流人，精小学及子部书，教授江南各大学，著述甚富。其《荀子讲记》，尤多切当。肆力为诗古文词，诗有雄直气。《题夏剑丞所画杜诗蓝水玉山二句立轴》云：“应是高日到难，终年雪水不曾乾。化为百道飞泉落，照见孤枫霜叶丹。几欲振衣凌绝顶，颇愁高处不胜寒。城居顿觉红尘远，乞得先生画奉看。”有一落千丈之势。《题柱尊藏黄宾虹留公塘山水》云：“留公塘是旧游处，十年梦寐我思之。眼前好景今何许，意外观图合有诗。绝壁擎空森虎豹，沧江盘地走蛟螭。结庐垂钓自高事，能保青山如昔时。”（柱尊原诗云：“不知何年雪国耻，结庐垂钓江之浔。”）《题黄宾虹松石》云：“一矗立敞平台，一阜低陪亦壮哉。数石参差罗左右，双松盘屈辟风雷。是何气势雄且古，试看枝柯竦复开。梦想家山归未得，并刀谁割半岩来。”《将赴柱尊之约，先有此寄》云：“人生会合亦何味，只为寻常离别多。三日两书言不尽，一年数面欲如何。商量旧学恒通夕，交换新诗快一歌。明日相逢拌烂醉，蟹肥酒美更须他。”四诗皆绝去雕饰，自觉真力弥满。古体如《断肠别》云：“居安久忘乐，临别忽凄楚。矧子抱病身，远涉江河阻。汝留不可能，汝归难我与。中心固已伤，聊复强笑语。汝语不成声，涕泪零如雨。真情难外假，愁容不自主。岂无儿女怀，壮志焉难沮。世乱莫为家，山林安足处。共期未来欢，莫忘今日苦。”《再断肠别》云：“送汝下归舟，归舟望渐远。淡淡微云开，依依红日晚。我返空房中，无事久静坐。只为心念卿，不复知是我。怜汝抱病归，近日知何如。殷勤慰我意，得汝道中书。书中竟何言，疾病已去矣。反复几回看，藏在衣襟裹。汝我同居时，亦有责备语。自后离别来，更想情亲处。旧情犹髻，容貌难追忆。试把相来看，得神已忘迹。愿汝早至

家，小心事吾母。久作异乡人，深恩莫再负。明月上东山，云蔽一重重。不须明月照，相思情暗通。”《代答断肠别》云：“从君忽四载，事君常日稀。去年就君住，远到鸳江湄。於今才八月，君留妾又归。念君当遗迈，顶作六年期。近欢不可必，后会安能知。感此伤妾心，中心乱如丝。妾身固抱病，愁多病转微。君莫念妾病，君归慎勿迟。妾未见君面，病愈心益悲。丈夫割情爱，焉为儿女痴。愿君体常健，愿妾颜不衰。含酸握手别，忍泪不敢挥。”《代答再断肠别》云：“帆樯已高挂，通舟向淼茫。情因别离切，愁随江水长。宿昔同居处，今朝忽异方。云遮苍梧树，水迷白鹤冈。所思不可见，举首徒相望。何用慰君意，妾身好自将。汤药已屡服，疾病忽消忘。不须更念妾，还望君自强。情亲出至语，反复亦何妨。早晚妾通家，事姑安敢忘。膏沐不复施，罗襦为谁装。唱唱过鸣雁，双双自翱翔。凭以寄君书，中心暗自伤。明月入窗牖，耿耿照我。妾心亦如此，长久更辉光。”有古乐府神味，苏李、《十九首》，不足以尽之。

一〇、吴江金松岑（天翻），旧有《天放楼诗》，才思如矿出金，如铅出银。余以为在明则杨升庵、在清则龚定庵可相彷彿，选十八首入《近代诗钞》，盖以虞山之待许友者待之也。近年已六十，绩刻其诗，使余之，则老笔纷披，殊有杜少陵所云绝代佳人“摘花不插鬻，柏动盈纲”之态。《天目纪游》有云：“入山摹山姿，山为万绿緘。出寺寻天光，天被万绿黏。定中观我身，身受万绿淹。”极似易实甫《罗浮诗》“日失其红，月失其白”意，皆极言其山之绿也。余题黑龙潭则直云：“天下无此红，日观观日升海东。天下无此绿，黑笼潭下龙所浴。潇湘与洞庭，武夷之九曲，平生所见水碧玉，对此未堪作弟畜。”

一一、松岑《赠陈柱尊柱并题其待焚诗稿后》云：“楚南人与石同奇，才笔横来不可羈。力破千秋诗械缚，梦浮百斛酒船欹。风烟桂岭家难返，香雪梅园杖屦屦。谈艺思君浣襟抱，石湖春涨水涟漪。”首句翻用柳子厚语恰好。实则桂省自来乏学人，至柱尊、振心（冯振）始治朴学，皆北流人。余赠柱尊诗，中有云：“迢遥如八桂，山川久森肃。柱也挺其间，破荒天雨粟。”不敢为世故周旋也。柱尊诗绝不规唐仿宋，纵笔所至，语必惊人，松岑此作前半首，真写得柱尊出。柱尊豪饮，无日不酒，未见其醉也。尝主讲无锡国学院，故弟五句云然。《感事》八首第二首首云：“金台兀兀醉觥秋，一夕家山付壑舟。”又云：“闻歌对舞踟蹰蝶，语战惊蜷蛄觱牛。记否而翁悲壮语，三垂冈上涕横流。”拥兵数十万，拱手以地与人者，尚望其收桑榆也。《听王真女士弹琴并送之归闽》（自注：是日女士游天平归；余本有闽行之约，以事中阻）云：“霜红未染天平枫，落帆江馆听归鸿。诬云诉月平沙远，倾耳莫辨丝与桐。长芦瘦荻

江湖沓，风送渔歌度海崑。分明弹指见螺江，鸥鹭相迎隔溪笑。酒酺灯明思悄然，心驰荔浦与兰麈。暂时辜负携琴约，丹嶂松风有画禅。（自注：女士曾绘《鼓山万松湾》幛子见赠。）此首则如初塌《黄庭》到恰好处，不改少年风调矣。《石遣诗老卜宅苏垣志喜》云：“丹砂句漏引长年，又仿移家葛稚川。绣褌丁髯调伏女，（自注：先生精《尚书》翠，年七十余尚诞女。）绛帷丝竹款彭宣。（自注：黄晓浦庭长门下士。）天平霜叶裁庭畔，邓尉梅花伫水边。吴郡古来有盘敦，而今诗教更弥天。”余七十三岁、七十六岁，姬人举两男，君误以为生女，余谓可易以枚乘庶子枚皋事。且“绛帷”另是一事，不如径用“后堂”。

一二、余游华山，仅作七言律二首，写其大概而已。说诗社人和者，时有健句。林秉周旅长云：“华於五岳最崎，未老昌黎且畏之。八十诗翁开眼处，万千奇石点头宜。清时杖策游犹少，乱后题名健更谁。险阻备尝师不悔，（时有覆车之险。）半行天下脚忘疲。”全就余已老用意。永安黄荫亭司长（曾樾）云：“倚天照海一文星，耀三峰摺巨灵。十丈莲船自夸大，重阳菊酒懒沈冥。霜风未改青柯色，（师未登三峰，至青柯坪而止。）诗句应惊白帝庭。”陈泽观（鸣则）诗，向喜诘屈罄牙，此次和余华山诗中二联云：“黄河源远知胸次，青壁梯长见脚根。百二险过身更泰，五千言续道弥尊。”郑守堪（宗霖）和诗有云：“人仰先生似泰山，先生却自华山还。定携挾汉分章笔，高诵青天帝座间。”又第三首云：“想从函谷出关门，关尹应望紫气屯。何不峰头重九日，别传柱下五千言。河山历历留残史，宫殿茫茫见烧痕。（师便道游长安。）天使哀今怀古恨，更添晚集照乾坤。”陈梅第二联云：“西行不到鲁尼父，东望疑来周老聃。”对仗雄骏，罕有其匹。

一三、林秉周旅长除在行间作战外，无日不为诗，岁常数百首。有陪余登鼓山绝顶峰云：“一年几度得追陪，山翠和松满壑堆。石径生苔逢客少，江云带雨逼人來。峰危竹杖疑无济，树密钟声屡折回。师老犹能登绝顶，吾侪游志敢言灰。”盖秉周用千余金，建石亭於绝顶峰，请余作记，刻石落之。仙游徐鲤九（徵祥）云：“日日看山未算痴，一回总有一回奇。出能冒雨方称勇，行为穿云不厌迟。石怪传闻鸣似鼓，亭成那可落无诗。最难侍立高峰顶，谈吐风生听我师。”秉周前岁血战水口各处，常枪弹尽，手刺刀杀贼千百人。因有《纪事》、《感事》各诗，悲壮沈痛，得未曾有。盖苦战苦吟，向无能兼之者。惜令钞奇而未来，当俟续出。鲤九尝得李忠定名印，徵题咏，诗长未录。

一四、去岁八月余从华山归苏州寓庐，重九日招柱尊、斟玄、履川、振心、榆生往天平山登高看红叶。柱尊有口号三绝句，第三首云：“吾宗夫子文章伯，太华归来兴益浓。招余共作登高会，半壁江山莫放松。”时东北久已沦陷。

柱尊为诗，每於欢乐中含危苦之词。

一五、前岁余买宅吴市之葑门胭脂桥，云南王惕山庭长（燥）落以诗云：“辗转尘劳鬓已皤，重来吴会觅行窝。红羊浩劫稀安土，白鹤新居住老坡。南沈北王曾主社，梁噫孙嘯并成歌。葑溪流过胭脂水，韵事门前自足多。”第二联最工切。孙登舒嘯之苏门山，在河南，借用亦可。余和诗次韵第二联云：“为求水竹三分屋，却走胭脂两字坡。”黄晓浦（履思）和韵云：“八十高年鬓渐皤，只应我辈备行窝。最难绝诣唐熔宋，失笑痴人谷拟坡。野鹤逢场原不舞，流莺出谷尚能歌。后堂独许彭宣到，美酒羊羔不厌多。”第四句指日本人谓余诗主江西派，实不然也。晓浦及余门廿余年，极嗜酒，至则余必饮以酒，冬寒常啖以蒸羊，故末句云然。曹宾蘅（经沅）亦自北平寄诗云：“浮家真为避兵来，笑口因君得更开。（用君曩裁《避兵上海答古微》诗意。）花竹料量宜晚计，江山弹压要雄才。讨春好买横塘棹，冲雪新探邓尉梅。子美方回先例在，遥飞一酸贺苏台。（辣子美、贺方回均侨吴。）”

一六、曾履川（克端），肆力诗古文词甚伟，而性情笃挚，所为诗对於骨肉师友，宽博中时有沈痛语，如《哭畏庐》、《上尧生》、《上芸子》诸篇。其《书先妣事略后》云：“洒血陈哀甯述德，伤心永憾话承欢。家贫骨肉凋摧易，世降文章痛哭难。九死余生人惘惘，一棺万里路漫漫。微时阡表谁能识，只合孤儿独自看。”盖其母夫人，年少自刃殉夫，喉垂断矣，遇救苏，以喷血太甚，得心疾。克端其嗣子，尝以《事略》丐余为哀词，故其诗结语，尤为一字一泪。余哀词云：“造物之愚弄乎斯人兮，赋以白刃可蹈之性，而垫其死则同穴之情，延其刃下不殊之身，绵以元宗之嗣，而涂以迷罔之神。然不能敛其孤之能文，善爆其苦节之亲，自哀痛迫切以迨精爽之失真，曲状焉而不沦於泯泯。”《发井研》云：“舆夫奋步行，客程每苦缓。甯知行逾迅，去亲乃益远。”中云：“回首念吾亲，念我肠百转。某水复某陂，某山复某。感此风雨急，掩面应余泣。”视王摩诘之“挥泪逐前侣，含凄动征轮。车徒望不见，时见起行尘”，实透过一层矣。

一七、履川初及余门时，余适丧长子在都，慰余三诗，首云：“老去乱屡经，名高祸踵至。”已盐其脑；末云：“浩劫看已来，苍生日凋瘵。哀此垂危躯，众手争一试。死时谁复知，瞠目视诸帅。”双关语，有手挥目送之致。

一八、履川取昌黎称樊绍述“海涵地负”语名其楼，丐余作记。余谓涵负谈何容易，绍述即不足以当之，有志者当勉为其难而已。先是余有赠履川长句云：“履川两世年家子，年少文诗俱擅场。老我得子张吾军，有如渔洋逢莲洋。王吴能诗不能文，诗饶才调无他长。过江名士子试数，隐罢罾蛟谁足当。读书万卷行万里，顾子十之勿旁徨。”履川次韵云：“眼中成名纷竖子，几辈光焰

腾文场。吾师春风时披拂，摩空杷梓森干章。孤生励学独有抱，耻与时辈争短长。涵茹万化极熔汇，沛然一发谁能当。期深愿宏副何日，俯仰天地增惶。”

一九、黄晓浦诗本好，余早采入《近代诗钞》，别去十年，前岁余卜居苏州，乃相见。晓浦官吴县地方法院庭长，无三日不至余所，倡和数数，诗亦愈工。客冬东坡生日，忽移官黄州。余送以长句，前二联云：“怪汝年来诗力优，大苏才思逼清遒。果於磨蝎身宫日，往继沙鸥钓石游。”晓浦次韵云：“师门礼数独加优，呵冻挥毫力更遒。失喜才偿重聚愿，回肠又作远方游。斯文一发天应护，有酒盈尊公莫愁。春雨聿来花事闹，黄泥坂下买轻舟。”余诗末韵祝其重来，晓浦亦有花时来游之约。聿来者，余苏寓堂名，取与姬人同来胥宇之意，胥宇又适与胥门合也。晓浦将行，连日大风雪，余以畏寒而病，因饯晓浦，殊难为怀，又有行韵诗。晓浦次韵云：“绝似蓝关踏雪行，故乡千里暮云横。奇寒入骨嘘难暖，（自注：师为余致函吹嘘。）老泪盈笺听有声。举目皆非安我拙，中流一柱待公撑。不须重和怀人句，早识离群索处情。”余以晓浦语颇抑郁，又次韵寄慰之。晓浦报以《元夜过黄州口占》云：“楚山经雨莽苍苍，白鹭斜飞三两行。四面烟波如泼墨，画家安得米襄阳。”“银蛾也为我含愁，乍露清光复乍收。隐隐笙歌灯火裹，可怜独夜过黄州。”“眷属分携意黯黯，况堪丘垄白云边。大江化作思亲泪，那得西流到九泉。（自注：承以诗示慰，奈愁人不能不作苦语也。）”

二〇、晓浦在苏，与余倡和各诗，尚多可诵者。《初相见》云：“五载春风十载违，高楼星斗梦依依。”记在阙往事也。《和除夕韵》云：“霜卜咬春安淡泊，壁灯走马见循环。似闻贼胆寒淝水，可许诗笺附后山。（叶长青方注《石遗室诗》。）”《次人日思家怀人韵》云：“群经写定付礼堂，至今贼避郑公乡。三吴自古集文彦，溯源韦白诗撑肠。”首言闽省屡有兵乱，会垣无恙也。次韵极浑成。中云：“审言诗律有替人，请看祖砚流传处。（自注：喜第四文孙校考第一。）”用典亦切。《三过聿来堂，值花盛开》各绝句云：“燕忙莺老负花时，满院新枝变旧枝。红杏青梅都结子，满林待乞主人诗。”“几度花前问起居，恍疑须考照清疏。五风十雨春归去，恰似三山三月初。”“蚊聚榕阴响似雷，更愁苹末起风台。洗尘合趁黄梅雨，翘首巾车轧轧来。”时余回福州，过夏乃复来也。

二一、余偶往暨南大学讲书，尝宿龙榆生寓斋，榆生必以自睡大床让余。有诗云：“不缘多难甯重聚，岂便工诗必固穷。师弟未容分主客，大床合卧老元龙。”可谓自然工切，落落大方。余去年亦有一绝句，翻用元龙事，则蛮横矣。陈丹初以三层楼让余高卧，而自卧短榻，口占示之云：“据人百尺高楼卧，翻使人眠地下来。直是绿林豪客概，元龙只合作舆台。”大概作诗不用典，其上

也；用典而变化用之，次也；明用一典，以求切题，风斯下矣。

二二、朱古微侍郎填词宗匠，传其学於榆生，以平生校词朱墨两砚并为一匣者与之。榆生有诗云：“经旬不见病维摩，沾溉余波我独多。万劫此心长耿耿，可怜传钵意云何？”语语真挚。盖榆生词学精进，实得力於古微者深也。榆生请剑丞为画《传砚图》，乞余题之，余未见榆生诗，全与暗合。诗云：“上强村裹病维摩，百本丛刊沾溉多。此是南宗衣钵意，岂徒砚上丐其波。”第二首言剑丞图画之工云：“才人能事真难测，一度丹青一度工。同是凤林书院侣，岂徒宋派殿辰翁。”榆生、剑丞同江西人，又同结词社，故禾二句云然。

二三、黄公渚（孝纾），工画工骈文，流寓上海，卖文卖画自给，与夏剑丞诸人结康桥画社，与朱古微诸人结词社。有失题绝句云：“罡风飞卷海西流，横绝崩腾夜撼楼。便恐门前大杨树，破窗舞向枕函头。”又云：“倚屋真无可恃林，危巢栖息共惊禽。”皆有郑子产“栋折榱崩”语意。句如《和君任康桥晚步韵》云：“结邻狗监长年住，并影牛宫戴月归。闲裹流光诗境遣，唾余生事砚田微。”写租界上杂居流寓情景如绘。《春尽日》云：“暂住忽惊春是客，放颠聊以酒为媒。”《游甘氏园》云：“柳丝似与风留恋，花气能和春浅深。”《闻汉口乱事》云：“垂绝子遗娱战伐，直疑好恶异人天。”《送仁先北上》云：“夜贪茗语寒无寐，天假诗鸣世可知。”七律如《鹤亭招同次贡出玄武门孳舟后湖》云：“风暖湖桥出断冰，面山楼槛尽堪凭。系船卧树痕如楔，照水垂花美可绳。倦眼寻芳成独往，羁怀与景不相能。遇江政抱荒伧恨，未觉春韶有废兴。”以上写景时带凄黯，言情亦复沈痛。

二四、霜杰（林黻楨）素善论诗。前岁余至吴门，同访沧浪亭、师子林、顾园诸处，皆旧游也。仅得六七言绝句两三首，霜杰以为何减荆公“三十六陂春水，白头重到江南”，恐见余诗者，将以霜杰为阿所好矣。霜杰诗旧已选入《近代诗钞》、《石遗室诗话》，近不多作。次韵贺余买宅胭脂桥云：“少小潜歌腹笥皤，衰迟何意侍行窝。布金作埽维摩室，载具驱车奉堵坡。（宅近双塔寺。）种玉蓝田春暖老，吹萧白石夜闻歌。后堂不独彭宣到，且喜门生送酒多。”次韵皆极稳切。首言少时及先伯兄木庵先生之门，已识余；第三韵言余姬人携幼子至及能歌。《和何平斋》云：“冬燠沈阴散沆寥，文书遮眼又今朝。唐花世事群儿贵，蔓草边愁貉子骄。久别官梅皆上寿，近游园桧尚前朝。他乡晚及亲耆旧，如饮醇醪百感消。”平斋守苏州甚久，第五句言其事，第六句言辟疆园古桧尚存。又句云：“不露文章佣牖老，久居城市觉诗贫。”用杜诗句妙。

二五、嘉兴王瑗仲（遽常），沈乙庵高足也，与常熟钱仲联（萼孙）为文字骨肉，刊有《江南二仲诗》。大略瑗仲祈向乙庵，喜锻链字句。然乙庵诗虽多诘

屈聱牙，而俊爽迈往处，正复不少。今於《明两庐诗》，特举似其倜傥者。如《岁暮归车遇东栅第三联》云：“无边日月摧蓬鬓，如此江山著布衣。”《扬州道中》云：“卧吹箫管到维扬，月渐分明水渐长。山过大江俱跋扈，春来北地亦苍凉。”《寄钱仲联》云：“眼中落落二三子，吾子英多更少年。”下半首云：“青山历乱忽成别，旧梦纷纭了不全。越尾吴头三百里，一诗一日莫相鲁。”《游杭出候潮门登小阜》云：“百岭截江回地力，万涛奔海放天才。”五言如《迎凉》云：“晚风时起伏，诗意渐翱翔。”《二月十六日游青山》云：“山行收古趣，心渐化烟霞。”皆不靠锻炼一二字以求出色。《雨后》云：“醉裹吾丧我，闲中形答神。习用典一支对便觉有味。《登城望南湖》云：“树病强吞日，湖狂欲侮天。”稍生硬矣。而《立厂诗来，云行将归，约予迎烟雨楼下，报之》云：“鸳湖柳正多，柳絮嫩将睡。点点欲成萍，闲煞鸳湖翠。”又何婉也。

二六、仲联有《梦苕盒诗》，多隽句，雅似吾乡何梅生。如《宋庄》云：“林亭先我成秋气，鸥鹭供人入小诗。”《花港观鱼》云：“鱼声聚水都成雨，荷意吹香不在花。”《病起读佛报恩经》云：“短书自料难千古，瘦骨深防骇两亲。”《梦至一处，似破山寺》云：“乱脱雨参差出，落叶无风自在飞。”上句翻用渔洋句意。《早眠》云：“此日相思尝已惯，不眠人作早眠人。”五言如“湿钟动水寺，败云犹在天。千峰余夜碧，湖气生空妍”、“闲身立残照，诗思在寒林。人语喧空翠，花光敌暮阴”、“薄酒持寒夜，残灯避曙光”、“橹声划寒界，天镜一江碎”、“春山女儿臂，亲切抱人来”。他如“大木三更群籁入，危楼一款万山惊”。《北望》云：“雁边夜夜同江月，照尽残旗渡水人。”《闻雁》云：“曾是黑龙江上过，南来犹带战场声。”《杂感》云：“衣冠文物今都尽，我亦胡儿短后装。”五言“荒鸡吾至友，仗汝作沈雄。”“云定诸峰开，了了见吴楚。”则又甚似海藏。

二七、无锡钱子泉（基博，）学贯四部，著述等身。肆力古文词，於昌黎、习之，尤嗜其哉而得其髓。其致吴稚晖一书，不亚乐毅《与燕惠王书》。惟未见其为诗。哲嗣默存（锺书），年方弱冠，精英文，诗文尤斐然可观，家学自有渊源也。性强记。喜读余诗，尝寄以近作，遂得其报章云：“新诗高妙绝跻攀，欲和徒嗟笔力孱。自分不才当被弃，漫因多病颇相关。半年行脚三冬负，万卷撑肠一字艰。那得从公参句法，孤悬灯月订愚顽。”第六句谓余见其多病，劝其多看书少作诗也。《中秋夕作》云：“不堪无月又无人，兀坐伶仃形影神。忍更追欢圆断梦，好将修道忏前尘。杯盘草草酬佳节，鹅鸭喧喧聒比邻。诗与排愁终失计，车轮肠断步千巡。”又《秋杪杂诗》十四绝句，多缘情凄惋之作。警句如“春阳歌曲秋声赋，光景无多又一年”、“巫山岂似神山远，青

鸟殷勤枉探看”、“如此星辰如此月，与谁指点与谁看”、“判将壮悔题全集，尽许文章老更成”、“春带愁来秋带病，等闲白了少年头”，汤卿谋不可为，黄仲则尤不可为，故愿其多读少作也。

二八、武进赵叔雍（尊岳），工长短句，少作诗。偶见其《元日和缤衡用韵》一首云：“卧隐真成避世人，海隅短烛迓谯春。筹疏徂岁终怜拙，腹俭逋诗亦患贫。犹犯金吾行彩选，自斟银乳饷嘉宾。椒红柏绿东风裹，许我怀天作幸民。”自注：“以银乳偶金吾。”盖窃“一叶报秋，韭花逞味”之陈法，“乳”谐音“汝”也。其实对仗不必过整，李金吾、韩玉汝，偶尔弄巧而已。

二九、前岁余至江南，太仓唐蔚芝尚书（文治），壬午同年也，长无锡国学院，请余讲学，招饮并侑以昆曲。即席赋呈，蔚老不为诗，哲嗣谋伯（庆诒）和韵云：“绝似当年庾子山，江关词赋霸骚坛。欣逢旧雨皆知己，竞逐流霞各尽欢。檀板红牙催玉漏，松云白首挂华冠。秋来风雨虽如晦，尚有豪情赴笔端。”雅切工整，的非易才。余与君尚各有叠韵云。

三〇、永安黄荫亭（曾樾），法国哲学博士，嗜诗古文词。尝记所请益於余者，为《石遣室谈艺录》。余已其诗入《诗话》。大略七言绝句为上，七言律、五言古次之。近作如《龙门》云：“欲回大地无边劫，色相何妨任毁伤。灵隐栖霞齐俯首，天留伊阙配云岗。”《喜养清弟至》云：“老母家乡苦盗氛，十年累汝慰晨昏。艰难白下重相见，喜笑声中有泪痕。”《不寐》云：“清风大月夜真良，世界玲珑胜睡乡。不到参横河淡后，谁知无价是秋光。”《九月三日，再诣随悔斋赏桂，花已尽谢，余馥未销，欣然有作》云：“绿叶芳根傲晚霜，余香凝院极微茫。端应仙子能招隐，留待诗人续《辨亡》。”《郊行》云：“气爽秋高景物清，无边乐事在郊行。风情谁似霜林好，奇彩天然画不成。”《口号柬子木》云：“悲秋裘子善吟诗，古调尤饶绝妙词。读我五言肠断句，可能无以慰哀思。”“贱子秋来闲欲死，课男喂女作生涯。慈耶严母从人笑，不泣牛衣意自佳。”《檐前古树》云：“檐前古树态难摹，月影描窗画谱无。铁干银柯新粉本，却将浓笔点栖乌。”多沈著不犹人语。句云：“一事自哀年少日，坐看沈陆作诗淫。”“感时意共虫声乱，干禄心随夜色寒。”“月华未是无情物，不闲炎凉入我怀。”“不为叹老嗟卑语，却乏掀天拔地辞。”“何须迟暮伤怀抱，绝好贫交话性情。”“绝怜灞上真儿戏，遂使辽东化鹤还。”“为语云端征雁道，投林总让暮鸦先。”“蛩声到枕非无意，为报秋风又一年。”志士苦心，别有怀抱矣。

三一、诗穷后工，与诗能穷人，二者岂果有其事欤？林谦宣（葆忻）七言律本多可诵，而近日处境稍困，方以为必作苦语矣，乃急寄《三月三日宛在堂春祭见怀并呈同社》二律云：“昨夜轻寒雨万丝，今朝梦醒见檐曦。湖堂裾屐初三

月，野店杯盘几首诗。方寸太平成我世，一宠名士不同时。门人楔事无新语，报与天涯一老知。”第六句用杜诗语恰好。其二云：“办香湖上有千秋，诗思凭栏茗一瓯。风蝶随飞絮舞，水肥鸭逐落花沔。春当三月堪乘兴，客滞江南未倦游。遥谳朝云陪笠屐，踏青此日遍苏州。”清新俊逸，如见春服咏归之致。

三二、前岁在暨南大学讲学，夜间则集榆生寓中说诗。有刘生锺经者，以小册页乞书，媵以长句云：“石遗先生闽江客，声誉昭著闻荒遐。家藏典籍十万卷，学问浩博深无涯。顾我频年羁海噬，欲往从之愁无槎。大文读罢不得见，搔首伫立空咨嗟。画縠痴想夜入梦，髻胡遇见相豪夸。先生忽许临太学，众士喜闹如蜂衙。须臾消息播远近，争欲问字走传车。先生高年逾七十，逸气缥缈干云霞。深垂绛帐坐兀傲，论诗说赋声叱咤。龙腾凤舞霹雳震，四坐惊竦谁敢哗。伊我小生苦饥渴，听此岂异霖雨加。耳闻笔录不敢辍，只恐白日将西斜。攀跻龙门叹观止，不觉肉味沾齿牙。嗟我贪求复不足，拣择贡纸无纤瑕。倘许题诗灿篇幅，何异玉树生琼花。手持秘册诵万，子孙永宝传於家。”余喜其音节甚合，可以学韩学苏，因口占赠之云：“昌黎长句多雄奇，不独萃确《山石》诗。更如独游与行役，一路铺叙非崎。颇疑遣山独推此，北宋诸老皆能为。可知音节不平弱，益以间出鲜新词。元和元佑非难几，嗟哉吾子其勉之。”刘生早已毕业，充黄州学校教员，当与黄晓浦日夕相倡和矣。

三三、振心与柱尊，有一小诗案。振心《偶成》云：“音韵天然绝妙辞，闭门苦索岂能知。旗亭试赌诸伶唱，可有江西一派诗？”可谓持之有故矣。柱尊非之云：“吾生落落千秋后，语不惊人岂泣神？若使旗亭为月旦，灵均不合是诗人。”振心再赋一绝云：“不识字人知好诗，旗亭月旦本无奇。当时若唱湘晕句，合是秋风叶下词。”谓《楚词》不必诘屈击牙也。余以为诗牙本分两道，前《诗话》曾言之。旗亭所唱者，《风》类也；诘屈击牙者，《雅颂》类也。在《雅》中“杨柳依依，雨雪霏霏”为一类，“讎谟定命，远猷辰告”为一类。山谷方自谓“诗须字字可使弦歌”矣。

三四、上海郑质庵（永诒），寄其师叶袖东（昌陞）遣诗印本多册，俾分饷言诗者。诗不多，《暮春杂感》云：“布被温身梦不浓，邻舟解缆响舂纵。晓风似挟春愁至，卧听余山一杵钟。”第三句写水寒成阵，颇有厉樊榭“万顷吴波摇积翠，春寒来似越兵来”神味。警句如“老农夜话皆成理，村女行歌半入诗”。《游燕子矶》云：“昔我游金陵，此是泊舟处。石骨状奇突，压项使人惧。”又云：“大江万古流，燕子飞不去。”三台洞云：“原田渺无际，江势蓄未纵。”袖东，青浦人。

三五、兴化李审言里居时，所常与倡和者为杨诗龄，名棠，字甘伯，有《黄叶

村人诗稿》一册。有读余《西游杂诗》书后云：“投老西征作远游，陇云关树迥生愁。五陵佳气看何似，一笑真成太华秋。”“不见鲸鬣作漠陂，新丰鸡犬亦多迷。灞桥风雪峻陵雨，负手苍茫独唱诗。”能状余寂寞远游情景。《百花洲遣步》云：“野屋疏篱一带斜，如萋丝柳幕平沙。若教比似江南路，略欠宣城卖酒家。”《谒墓泣述》云：“园柳鸣禽变可哀，墓门携酒一低徊。谢池生青青草，不见西堂入梦来。”《九日早起，挈唐生德庆至百花洲，桥坏未果》云：“唳雁横空诉晓愁，城南佳节共寻秋。断桥吹落西风柳，如此重阳不可游。”句如“关心花事惟中酒，洗髯缁尘欲上诗”，“中酒”、“上诗”，对甚工巧。五言云：“万鸦团野色，一水长春愁。”殊有“暝色赴春愁”意味。杨，句容人，卜居兴化。

三六、振心有弟挥之（挥），幼学早卒。嗜为诗，而苦语悲音，奔赴纸上。虽年少血性过人，动形感愤，亦言为心声，太乏春夏气也。孔文举云：“忧能伤人。”此子不复永年，殆此谓矣。《寒松》云：“百卉皆零落，如何有绿林。植根岂异土，与物本殊心。雪蔽枝逾古，风吹叶更森。孤奇众所怪，惟恐世相侵。”句如《山中》云：“闻有古高人，孤竹之二子。生时思不群，既没高百世。”《寄山中人》云：“何惜此穷愁，丈夫有壮志。生时虽寥廓，死后名应贵。安知七尺躯，不能惊百世。”皆自台身分之作，然而焯矣。《山中》诗可括史迁一篇《伯夷传》。他如“雾浓天地狭，风急草茅低。苍梧秋雨夜，况有野猿啼”、“风悲愁好月，露冷惨垂杨。久客时还乱，思归路已长”、“遂作孤云士，谁怜济世资。山河供涕泪，天地老男儿”、“风尘还惨淡，身世共江湖。投笔心犹壮，狂歌岁又徂”、“迹与心双寂，文随志共伤。泪落江湖涌，时危日月长”、“贤愚交白黑，原野杂玄黄。猿鹤啼君子，豺狼啄国殇”、“鬼物啼新故，殇魂诉苦辛”，七言如“归路渺冥鸿雁去，中原丧乱虎狼游”、“四载天涯逢岁暮，一灯静夜望乡书”、“江上独眠愁晚笛，天边野哭破春烟”、“贾生去后荒凉甚，更有何人吊贾生”、“千行地老天荒泪，一片斜阳落月颜”、“并入凄凉孤冢裏，春风不敢到人间”、“回首谁为无泪客，他生莫作有情来”、“几多不死磕溪老，亦是青山没草莱”、“风雨青山归梦冷，乾坤白骨夕阳浓”、“苍天未涤斯民血，碧草终埋壮士灰”、“我生别自有咨嗟，不把清闲度岁华”、“故国有家归便得，英魂无主不堪招”、“退身不负兴亡责，为国仍多痛哭心”、“两地相思离乱后，百番都作死生疑”、“许国未酬慷慨愿，有家仍是可怜身”，以上语几百无一欢，多录之，劝年少者不宜无病而呻，亦聊慰裔志以没者於万一也。余可诵者，如好倾绿酒三千盏，共破青衫一样愁”、“江穿叠嶂孤舟去，云占重关一雁过”、“来日从他愁似海，今年且看锦如花”。

三七、振心又一弟拯，字用拯，有《莫春山行》云：“春山寂寂草萋萋，柳暗花飞路欲迷。几曲清溪林尽处，荒村茅舍不闻鸡。”写景太凄清，亦早卒。

三八、去岁吴门冬日，天气沈阴，久不见日，余病寒甚苦之。戏嘲以绝句云：“本是吴牛喘月天，乌啼霜满足愁眠。夜深深巷寒犬，只恐还将吠日传。”今春又多阴少晴，间之以雨，三月将尽，犹出手僵冻，使人不怡。再戏嘲云：“寒食清明春已深，青天白日沈沈。我来欲改文房句，水国春寒晴复阴。”“春寒来似越兵来（樊榭句，）三月层阴拨不开，莫是吴天无气力，余威千载压苏台。”适读冯挥之遗诗，有《久雨》颌联云：“忽遮白日归宵夜，久滴青山满泪痕。”说得逼肖。因记莆阳黄仲良祖漠有《喜晴》云：“推窗失喜来天日，不见晴天四十天。岂独萧斋诗兴好，庭花林鸟亦欣然。”然则乞春阴护海棠，亦可暂行而不可久矣。

三九、夏剑丞七年不相见，有喜余来沪兼讯柱尊、榆生二子诗，末联云：“吾衰喜与游杨友，重是程门一辈贤。”自是恰切。惟余非理学先生，欲易“游杨”为“晁张”、“程门。为“苏门”。

四〇、前言林秉周旅长血战水口一带时，有数诗悲壮沈痛，得未曾有。近令寄来。如《克复谷田后，返师古田，承翼才县长及各界士绅郊迎，翼才并赠诗，依韵答之》云：“夕阳斜挂锦旗还，父老郊迎我汗颜。战后沟渠成赤水，余血肉污青山。残灰待扫知将尽，虐政仍多要急删。所望兵销民乐业，与君日事唱酬间。”又《闽北一带，受某匪蹂躏，十室九空。庚午秋奉令讨伐，克复后感奇西玉、逸才诸兄》云：“踞险称雄十载余，闾阎零落少人居。民穷地已无皮剥，恶极天应藉手除。扫穴不难缘义正，闻风尽靡为心虚。三军盛气谁能抗，笑尔终为釜底鱼。”《返军古田，忽然寒热交作，病中口占寄逸才、西玉诸兄》云：“戎马倥偬不废诗，忽然卧病欲何为。参芪地僻医难得，寒暑山高气失宜。幸有良朋来破寂，还将病骨强支持。跳梁小丑那容漏，誓斩头颅系虎旗。”《庚午春率师回莆，不旬日又星夜驰省，铭庵有诗见赠，依韵答之》云：“国家多事沮休兵，旬日轻装历数城。羽檄驰来千里急，旌旗飘过四山明。毋须介意良朋别，少待谈心此虏平。南望乡关诸子健，春愁客思梦难成。”《辛未春奉令赴崇剿共，经建阳，途中偶成》云：“三春雨水洗征尘，鸦雀天寒不作声。蔓草拨开新径出，纤云卷尽四山明。盛时武事销杯酒，乱世功名重老兵。我喜骚坛弄文墨，何堪弓剑累生平。”《自建瓯出发崇安，适淋雨兼旬，余蓑笠草履，冒雨而行，民见而笑之，感成一律》云：“忍闻边境急呼号，目断崇阳贼焰高。两脚休嗤余壮健，一钱尽是尔脂膏。冲寒晓起随鸦发，却敌年来仗气豪。家国能平诸事了，饱尝风雨敢言劳。”句如《出兵规复崇城，军次兴田关，有感》云：“我来凉秋初，鼓角杂蝉鸣。旌旗与铠甲，日星争

光明。渠魁行授首，魑魅更易清。睹此流离苦，乱极应升平。挈汝妻与子，约你弟与兄。村落寻你屋，陇亩还汝耕。嗟彼深居辈，踞要窃声名。何尝问牛喘，居然为公卿。”《将出发建溪，舟次水口，偶成》云：“青山未改枯寒态，壮士还多向往心。”

四一、秉周以山水文字为性命，饮量甚洪，因有心房之病，常戒酒，然亦不能尽戒也。如“诗成恰好过良友，病后尤难远酒杯”、“醇酒应添寒夜客，好春多在野人家”、“人生几许称心事，夜半诗成酒醉时”、“纷纷时局岂堪论，万感交怀赖一尊”，皆纪实也。

四二、秉周旧问余宜读何诗，为选香山集二三百首、东坡集百十首，使阅之。秉周果得力香山者十七八，得力东坡者十二三。《未晓登鼓山绝顶峰句》云：“几簇峰峦仙指掌，万家灯火地星辰。”又云：“莫道高危无住著，微明世界渐更新。”《人日石遣师招饮匹园》句云：“谈诗一叟雄天下，论史千秋贱帝王。”《枫丹招饮诗楼句》云：“数灯高揭望天边，郊外春光一壑专。据坐呼来千里月，凭栏嘘散万家烟。”楼在越王山上，左俯阊阖万家也。《同笃夫、秀渊等十人游飞泉寺》句云：“深山雨霁溪声大，绝壁泉飞夏暑消。”又云：“何图此乐今兹得，徒觉诗魂逐渐骄。”《友人新筑园林落成》云：“园林花草皆清福，愧我生涯托战场。”“爱月拟移窗外竹，摊书欲借树阴苔。”《黯淡滩》云：“应知世路危何限，日在危中自不知。”君尚有游武夷佳作甚多。

四三、放园（刘道铿）罕为诗，前仅选数首入《近代诗钞》。近见其一律云：“寒梅古盐各清真，并作高斋尔许春。花好最怜灯下影，客来都似画中人。风光在眼休轻负，年例开筵岂算贫。（自注：君每岁此时必谌客。）更忆超山千百树，可能携酒踏芳尘。”即以首句“清真”二字赠之。题系《叔通以所藏双汉罍，满插梅花，招客谌赏，次拔可韵》。叔通杭州人，故有“超山”云云。

四四、浙东为山水窟，尤以雁宕称首。夏剑丞、陈叔通、李拔可、林子有、梁众异、刘放园诸人皆尝游之，云有瀑数十道，奇岩洞，皆数十计。惟往游必得山中人蒋君为向导，可免危险。余有女弟子戴礼，玉环人，与蒋君至稔，十余年来，屡劝往游，以容易而转蹉跎，至今未往也。刘放园有纪游五言古四首，其二、三两首，最为轩豁，云：“雁山多奇境，二灵实最胜。一宿碧霄宫，泉响彻宵听。雨过泉更多，急湍肆奔竞。五老列窗前，众峰与呼应。触眼尽奇观，雄伟杂幽蓓。纷如名画陈，百卷未能竟。邻洞试窥探，小雾增游兴。北斗与观音，（皆洞名。）道释各为政。楼观塞虚空，布设都非称。去去且徘徊，半天落清磬。”“五日住灵岩，少雨天所佑。古刹倚屏霞，（障名。）霞彩

亦天授。飞瀑（小龙湫）咫尺间，奇峰森左右。倚楼恣吟赏，凉爽袭襟袖。乘晴时出游，未甘一隅囿。伟哉大龙湫，颂洞敌万溜。夙昔已闻名，目睹证非谬。远寻西石梁，瀑巨尤罕觐。喧如万马腾，悍若两军斗。同游欲观止，久坐娱晴昼。”又《雁山杂咏》二十绝句，《石门潭》云：“两崖中断划为门，一水穿行势若奔。六百年前开此境，道旁志异有碑存。”《东石梁洞》云：“架石为梁卧半空，果然造化有奇工。颇疑饮涧飞虹下，幻影长留古洞中。”《天柱峰》云：“万仞嶙峋莫计年，孤根欲拄九重天。横流沧海忧何极，作柱空山亦枉然。”《大龙湫》云：“龙湫幽邃似龙宫，泻出银河百丈雄。最是紫芝工写照，风吹作雨日成虹。”《西石梁洞瀑》云：“滚滚银涛下碧巖，万千铁骑此喧阗。水花四溅寒侵骨，不许游人立近前。”《梅雨瀑》云：“桂岩飞酒泉千尺，落地清淳水一泓。正似江南梅熟日，蒙蒙小雨不教晴。”句如“大溪三十里，山水已多态。越岭更西行，置身俨图画。便令胸次宽，未觉岭门隘。（隘门岭为温、台交界处。）”此入山之前。又云：“山中一日行，越涧率三四。奔泉足底过，激石声如沸。溪转辄见，要遮工作态。”此入山之后。

四五、放园有《题霜晓庵裁曲图》绝句云：“久客江南鬓欲丝，重来燕市少新知。喜逢霜晓庵中客，听拍红牙按小词。”自注：“霜晓庵者，金华金仲荪（兆枝）为程砚（后改作艳）秋裁曲之所也。”此诗大有故人何戡重唱《渭城》之概。余旧赠艳秋一绝，有“亭亭初日晓霜姿。句，盖艳秋至沪后，始字玉霜，赠诗适其时也。又《吴门谒石遗丈》云：“胭脂桥畔路，言访聿来堂。地僻门常闭，秋高桂正芳。宾筵稀旧雨，讲席吴乡。（丈方主讲无锡，真茹各校。）半日陪清坐，言归已夕阳。”此视唐人“移家犹带郭”一首，何多让耶？

四六、余尝言郭舜卿诗酷似其舅叶肖韩，近则才力渐肆，益以旁参白业，时有透过语。《冬夜》云：“庭除坠叶入清听，天风吹星光不定。偶从观化察几微，敛尽冬心寒可胜。”《游石鼓白云洞，经三天门、龙脊道下山》云：“山行不论晴与阴，况有雨具同登临。朝来一雨事大好，鼓我百尺听泉心。万松矗立待膏沐，出门一路苍烟深。笋将轧轧越冈阜，还步滑径穿苔岑。乱云在田忽在岭，纷向古洞栏侵。浓时对山不见顶，淡或竹影堪摹寻。风来驱云雨亦断，变为夕景森干林。山僧劝客学修幻，笑指前路山崎。”其二云：“昔从绝顶至白云，今由白云下山去。天门重重踏龙脊，险处平生未曾遇。悬崖伊谁奋斧凿，石齿几微不容步。镇绳相续细如丝，缘绳未敢穷瞻顾。小顷缒绳复坠岩，屏息竟亦忘忧惧。三千磴道难罢休，始识青筇实予助。三游有记归检读，（先曾祖有《三游白云洞记》。）经行试证当年路。”吾乡石鼓山，以白云洞路为最险，景却最佳。句如《田黄小品》云：“才大翻成难用感，色殊方有悟稀心。”《寿山石》云：“田坑最上品，水洞亦偶饶。秋深山柿烂，风阔塞云莽。眼

中冰壶清，袖裹孤月朗。直方坤道贵，贞洁女德仿。梦作玉投怀，爱如珠上掌。氤氲寓生气，有待手泽养。嗜者广搜致，曾闻破千襁。”君家旧有收藏，故颇能状其美，如读前后观石录也。

四七、又《雪生园中杜鹃百余本，多海外异种，莫春八日，约匹园老人诸君，燕集花间，纪以绝句》云：“十二年前花满庭，不堪溅泪感凋零。（舍问昔多杜鹃，皆先室人手植，今仅存一二。）芳园差喜经过熟，一到花时眼自醒。”“满屋花光日未曛，延宾园主意殷勤。盆盂犹带沧溟色，隅坐黄鹂独不群。”又云：“若向花中论妙品，应从淡绿唤真真。”杜鹃花以黄、绿二种为最佳也。旧岁余自苏州归里，赠余云：“鹭岛别经年，战尘飞海上。江枫送行李，归客乡树望。征途看御侮，积弱气一壮。豺牙久沉机，波及文物丧。故乡貌犹昔，阻雨春未畅。闻归候起居，车马竞相向。德齿既已尊，文章乃宗匠。有如开山祖，到处致供养。虽斗现在身，今稍节酒量。佛诞具悲怀，穷黎得嘉贶。仁人能胜兵，老作邦国障。迢迢姑苏宅，薪木应无恙。”“佛诞”二句，言余生日不宴客，移振水灾，及慰劳十九路军也。

四八、闽县尚干乡，在江边，林姓族居，六千余家，而悉本於一无父无母、诞不数月之孤。孤何以存？以义姑存也。初，姑在室，兄全家渡江上冢，覆舟尽死，惟嫂以有身未行。姑与为伴，既而嫂生一男，未几，嫂亦死。姑矢志不嫁，抚孤侄成立。林氏为建义姑祠，近徵题咏。林枫丹密七言古一首，独出冠时，云：“乡数千家一姓林，有义姑祠淘江浔。淘江之水深且清，不及姑恩与苦心。姑生景定岁辛酉，至元巳卯方十九。赵家块肉是年亡，一角崖山非宋有。国难如此家难生，全家上冢大江横。尽葬鱼腹嫂未行，嫂娠免身遗一婴。嫂亦旋卒姑，林氏存亡在此孤。干钧一发谁持扶，未生此孤先生姑。姑之终身不自图，乃能保此无母雏。天不祚赵胡为乎，九原哭煞陆秀夫。”

四九、自粤军驻闽，闽人之承乏各曹椽者多赋闲。黄仲良（祖汉），本充民政厅秘书，独仍旧贯。有《岁暮书感》云：“园林无叶剩孤枝，痴鸟危巢漫托之。雨打风吹不知数，安居亏汝到春时。”“儒生博古自称奇，用到文书转不宜。太息高吟陈正字，牛刀竟为割鸡施。”次首谓泽观终不讨好也。《除夕寄梅峰》云：“我挈妻孥仍作客，君抛儿女却还乡。一官鸡肋成何事，我酒君诗遣夜长。”《和翼才还乡》句云：“别久君如千里客，吟疏我负十年髭。”《梅峰招饮碧藏楼》句云：“长怜冠盖更番散，好趁芳菲逐日吟。酒后笑谈添夜色，乱时心事等春阴。”

五〇、鲤九寄近作数首，皆有可观。《园居赋呈石遣师》云：“神仙旧窟不遑居，偏向榕阴结草庐。故土何曾无缘荔，私心岂是为红蕖。纵横水石安排后，历乱图书部署余。亟向匹园重问讯，先生何日赋归欤？”首句指其乡九鲤湖

。《鼓山白云洞，险巖峻峭，近三天门有隙地，悬瀑倒泻而下，至此少渟，为吼雷湫，汀蕃筑庵其上，名曰凡圣，落成日邀同游观，即题》云：“悬三间屋崖之腹，束百丈瀑屋之肩。其人非具别手眼，此地安见新洞天。云开云阖即产牖，石吞石吐成关键。（汀蕃就石势险绝处，晕石为门，如关隘然。）灵源虽好人迹夥，何如来听高寒泉。”此首佳在称题，非貌为兀傲者比，可以远挹双井之袖，近拍散原之肩。《和谦宣三月三日春祭宛在堂奉怀石师之作》云：“湖上寻春不见春，谁知春已付诗人。山花酝藉惟含笑，堤柳轻盈也解颦。念四番风强半过，初三纤月上头新。先生社事关情甚，尚滞江南采白苹。”五一、陈说洲（海瀛）有《呈石师苏州》云：“甫也诸侯旧宾客，退之国子老先生。气吞湖海薄家食，手挈风骚主社盟。有子能随枚叔住，何人不识鲁山名？松枝东指私相庆，归日诗楼傥告成。（杜人集赉建说诗楼，已定义矣。）”）可谓字字工切。

五二、余向不作寿诗，林贻书老弟旧岁七十，又值日事方急，竟无以为寿。今春访余苏州，余破例补寿一律，中两联云：“依然对字童颜在，留待衰年弟畜来。兴到买山兼筑室，相宜食肉与衔杯。”贻书十余岁回里，住西街，与余对门，即见其面团团饶食肉相，至今不改，须发全黑，惟牙齿稍落。余长七岁，相见每拧其颊，实行弟畜也。提学江西时，尝筑别墅於庐山。投老喜山水游，囊中不乏佳句。近宿余聿来堂两夜，搜得数首。《花朝雪中陪庸庵可园观梅，怀黄子寿前辈》云：“搏云筛雪奈春何，携手方亭发浩歌。（亭为予寿年丈所建。）绮岁钓游犹省忆，盛时文献未消磨。吴中治行追芳躅，日下风流付逝波。爱敬古梅俨师友，眼前几辈匹寒柯。”《春雪放晴，游邓尉诸名胜，小憩還元阁》云：“横塘移棹倒芳樽，欢喜同登般若门。霁色乍明微有雪，寒香不断自成村。渔洋作记名空好，石壁谈玄道傥存。急景追逋险未就，归从皓月认梅痕。”《公园散步偶成》云：“倚筇喜听画眉声，十日春阴乍放晴。池馆骏骏春草碧，衣裳楚楚踏莎行。烟笼岸柳眠初起，寒勒园梅晚更清。莫管繁华终逝水，街杯聊遣有涯生。”“爱敬”、“寒香”、“衣裳”等句，皆《六一诗话》中材料也。“春草碧”、“踏莎行”，皆词调名。

五三、拔可近来敝精力於恢复印书馆，罕作诗，有则寿人与题图。然寿散原前四句，实足赅括散原晚年身世，云：“匡庐五老与天高，深眇能收一世豪。孤抱定应亲木石，微吟时足荡风涛。”他人虽干百言不敌也。

五四、合肥江伯瑟，潜之先生文孙，能传祖砚，肆力诗古文词。警句如《次韵丁洽明除夕诗》云：“春色只从残烛起，梅花仍作去年过。”《九日奇怀星所》云：“一秋断雁经年别，千里登台九日哀。”《挽胡渊如母何太夫人》云：“病目亲犹心使口，呼天儿亦驾成丝。”《安庆道中》云：“生世万般疑雪

浪，当春百变只烟花。”又云：“莫羨躬耕守茅屋，荷戈今日遍田家。”全首则《喜从兄忽自沪来，越日将归，诗以送之》云：“欣逢意外各无语，执手相看较瘦肥。客裹杯盘还送别，眼前灯火当偕归。离家最幸尊亲健，自我应愁世族微。色笑不承书枉绩，凭君何以谢庭帏。”自注：“客游五载未归。”

五五、柱尊近又有多诗，愤慨时事。《读离骚》一联最沈痛，云：“先生尚有天堪问，吾辈真无国可忧。”

五六、温州王季思（起），寄示其诗二、三十首，并有书自言沈浸宛陵、临川、东坡、后山诸家，而其诗乃苦淡使人不欢。率性录其作苦语者一首。《寄题梅冷生风树阁》云：“人间心目不到处，中有哀哀父母泪。客游所得曾几何，堂上椿萱已憔悴。劲风阁主无酸辛，闭门养志谁似君。祥禽遥认梅家树，片石能回黄发春。吾家老屋惟环堵，竹树萧萧风虎虎。年年寒雨打窗时，有子如无泪如雨。”句如《小龙湫》云：“卧闻岩泉鸣，兴发山雨夜。晨兴见悬瀑，近自窗户泻。出寺转微茫，间道不可假。阻径乍回，入谷涧屡跨。”《梅潭》云：“瘖潭重到诗可无，我来况值梅雨余。长河夭矫泻崖谷，飞沫错落跳玑珠。出山远见修涧合，余势犹与众流殊。吾生意气颇顽犷，欲与岩壑争崎岖。龙湫三游心未厌，晴峦霏雪沾衣裾。迩来亦复趋平淡，视前十载余叹呼。”又云：“归来抱膝对妻子，坐看春水平阶除。鹏搏决惟所适，岩淙檐溜得趣俱。斜阳归楫兴未极，更见远水明烟芜。一泓寒碧我无恋，吾乡自有钱塘湖。”以上二诗，颇不苦淡。

五七、歙县曹靖陶（熙宇）酷嗜为诗，屡以近作投余。《晓行》云：“为爱林花独晓行，雨余万鸟自由鸣。云辞远树青出，日漏前村红杏明。偶觅奇松栽屋角，却投细石晕江心。儿时风味今犹续，长啸当山试应声。”《遣闲》云：“倦意相催最莫春，鸡鸣蜂闹午愁人。小疲入梦行千里，骤觉余鼾动四邻。傍石痴猫空弄影，窥人憨雀正凝神。此中悟化还慵出，儿报山翁获野麋。”二诗饶有野景，颇似宛陵《东溪》一律。

五八、余方愁近日诗人不肯捐去故技，致语少惊人，而纸堆中忽发见众异二诗。一一为《汪袞甫属题王震所画墨梅》云：“意足不求颜色似，简斋诗人非画史。后村怕梅却爱画，观雒小儿喻殊诡。花光上人不可呼，彝斋王孙今亦无。山农苗裔擅余技，能逃大狙甯腐儒。晴为直干，汪侯宝之俾我赞。高馆沈沈夜将半，使君梦裹美人来，黑齿雕题一笑粲。”试问美人而黑齿雕题，来入我梦，能不惊杀人乎？能逃大狙而为腐儒，亦足以惊世脏俗矣。一首失题，记似另一登妙高台之作，云：“桩楼压僧坞，佛窟栖倾城。亭亭妙高台，何人之所营？坞中禅定人，定起间钗声。错疑摩登伽，来度诸有情。世间万骨枯，娱此一榻横。禅师遗蛻耳，持较孰重轻。我来暑方炽，坐爱松风清。休论儿女事，暂

主江山盟。”起五字便佳，不待再下第二语。有金沙滩菩萨普度众生，此横陈者，亦固其所。

五九、王石孙（景岐），法文博士，曾充驻比公使。有《影戏诗》，序云：“靖康元年正月，帝驾在青城。大雪极寒。金人索诸色人，计弄影戏、小说、嘌唱、弄傀儡、打筋斗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，令开封府押赴军前。影戏之术，疑因此遂传蒙古，达於欧西。欧洲人言影戏之源，亦尊中国幻媛所照之影，本名为‘中国影戏’，可为铁证。迄今八百年矣。此艺再由欧西，经若干科学，又输入中国。今日国难，不亚靖康，而上海影戏场最盛。观众中当亦有人念及靖康国难，与当时影戏始祖艺人之被俘，与今日之国难声中影戏奏技否耶？因作此诗。”云：“风雪青城正月天，艺人呈艺虏军前。南冠北去三千里，西学东归八百年。业纵日新因格物，国犹如昔失筹边。家山残破多忘祖，怀古伤今独泫然。”石孙少即肆力为诗，故能笔气健举，造语浑成若此。《邓尉归途》云：“中年已作归休计，岂有名心一点差。愿得太湖留半角，买山筑室种梅花。”此首言之甚易，行之实难。昔人诗云：“人人尽说归田好，林下何曾见一人。”何则？不争名於朝，亦争利於市，大隐、中隐、小隐，皆巧饰之辞。余卜居吴门，曾招隐数人，皆不能从，甯月费二、三万元，赁火管术篱之厝於上海。人生几何，大之不能有益於百姓，小之不能所识者得我，徒为儿孙作马牛而不厌，亦何必哉？福州人呼屋为“厝”，呼单间屋为“火管厝”，呼开门即至堂屋者为“衙篱厝”也。

六〇、石孙有《废纸行》诗，首云：“四山木屑捣成浆，滑滑粉泥倾大。微风吹暖调燥湿，机动轴转随舒张。川流不息匹练出，江河万里绕地长。近来造纸虽神速，几千万幅日作场。首功创造亦吾国，蔡侯左伯甯可忘。树肤麻头作玉版，敝布鱼网生银光。但苦费工货不足，时时纸贵愁洛阳。今则文人皆欢喜，持铅执笔无旁徨。用者得舒生者众，求之不穷供之常。岂独汗牛与充栋，充塞天地皆文章。”又云：“《李氏山房藏书记》，抚卷叹息言独详。老儒先生书难得，手写口诵常皇皇。近岁市人转摹刻，百家诸子非深藏。日传万纸亦何用，书虽易致学则荒。造纸愈多纸愈废，堆积如望千仅冈。”又云：“牛毛法令朝夕变，具文何以振纪纲。干封议草束高合，实践终不出朝堂。自从东北地沦陷，背盟戎首偏恃强。九邦约束皆破裂，同文同种来相戕。五十余国齐束手，纸墨何力驱虎狼。废纸劝我莫迁怒，本来夙望如琳琅。奈何世人薄信义，言不由衷多荒唐。我招废纸来我侧，题诗写篆静中忙。同是废材同怜惜，一日相对挥百行。吟成草罢已排闷，笼纱覆甌皆无妨。”此诗感慨甚深，可谓贤者能言其大矣。余不贤者，请言其小。我国自上至下，日言用国货矣，至於纸则必用洋纸，其易裂、易变黄色，非铅笔写则字易模糊，皆不如中国纸也。设此诗

所谓废纸者，皆用中国纸，亦塞漏卮之一乎！噫！

六一、拔可近寄示《兆丰公园晚坐》诗，妙於语言，急登之。诗云：“辛夷已吐玉千盘，细草如茵渐耐看。无限赏心当日暮，最难携手是春寒。销魂南浦才终尽，对泣新亭泪易乾。只有眼前真贾蕙，不随物我作悲欢。”闻遐庵欲易

“易”字作“不”字，一则一副急泪，一则倾河注海之泪，请大家择於斯二者。

六二、王逸塘自天津南下，过苏访余，适余游虎丘，不遇而云。余奇一绝句云：“凡鸟应留两字书，望尘不及怅何如。南人倘有归南意，盍向吴门赋《卜居》。”逸塘立次韵四首寄来，其三云：“世乱偷闲且读书，稍闻竺典说真如。中原逐鹿英雄事，奇货终怜不可居。反用恰当。其四云：“一面从来胜百书，缺为面别怅何如。探岩已办阮家屐，重访香山履道居。”履道居不敢当。而第一首末云：贝山自古吴门好，况有幽人共隐居。”则答余招隐之意，将据为在彼之旦壤矣。

六三、余索观剑丞游华山诗，剑丞奇示《三月十五日止宿€台峰》五古云：“太华视凡山，立意矫雷同。盘根一巨石，上裂为群峯。世眼惊造化，唤作青芙蓉。象物出自然，岂必由鬼工。曲说务悠谬，荒谈怵高崇。如此势绝，孰得磨以磬。皮毛蜕之净，气骨清而充。承载太始土，润泽千载松。葱郁翻在顶，发直头未童。墅罅挂灵药，杂以桃绯红。玉女梳洗出，亦爱春妆浓。下临深溪肆，幽怪辞人踪。天泉日奔穿，仅擘西谷通。舍此便绝路，除非解飞种。众手争一索，衔贯类岫螭。时遭下磴人，怜让喘息翁。古来设绍坛，望祭柴燎中。垂堂戒夸主，未信能登封。吾侪陟泰半，敢日德在躬。搦岭当足前，色沮蛇脊穹。退之与秋帆，困悔胁吾恫。止焉诉真宰，冀悯诗道穷。”余游山向不登绝顶，若华山则非登绝顶佳处不见。余以八十之年，勉力至青柯坪，已算格外交情，若使挽铁索，效独猴，虽壮岁亦断不为也。所怪华山无灵，不能令历代帝王凿石开道，如泰山之十八盘以降皆可撞八人轿者，徒令太白束坡辈作想当然之大言，而矫捷善走者，又皆檐夫樵子之流，不能雕绘山之状态。故以剑丞之工於锻诗，然仅登其半，亦只能浑写大意，使读者知的是华山之诗耳。又《香山寺》云：“人事危如八节滩，谁能疏凿使长安？白家功德虽圆满，只放门前数步宽。”惜余遇洛阳阻雨，均未得游。

六四、屈伯刚（弹民），有诗稿一册，因就上海印书馆编纂之席，致毁於旦人兵火。后追忆十得七八，为《劫余集》。有《清高宗及孝钦陵被发》七律二首，其一云：“里巷纷传陈氏子，人间禄命压千秋。十全街有生前缺，九世何来死后讎。天寿松楸封尚固，桥山弓舄任横搜。侯自辇宫中宝，此事风趋类窃钩。”首句谓相传乾隆帝为海蜜陈氏子。次联工极。末韵谓有权力者，盗卖清宫

收藏宝器古字画，不计其数，上行下效，故有发陵事，非有憾於清室也。其二次联云：“地下玉鱼金碗宝，人间铜马赤眉风。”指孝钦陵，用事亦极工切。

《寿刘翰怡》云：“醕宋楼倾更一廛，梦华空忆石渠编。刻书突过毛常熟，坐享盛名五百年。”末句用张文襄《书目答问》说，不然毛氏至今并未五百年。翰怡所刻多无用之书，不足以方毛氏也。《送恩咏春之官乌里雅苏台》云：“中原拓地极遐荒，北与丁零画土疆。记取霄州元故治，待修新史补乌梁。”自注：“元有乌梁海一路，史阙。”

六五、厦门陈丹初（桂琛），曾游斐律滨岛，有《麦哲伦墓》七言古一首，序略云：“麦氏为葡萄牙之航海家，得西班牙王之助，率舰队五艘，抵巴西，循南美洲之东岸而南。一船触礁，仅免溺死。进得一海峡，名曰麦哲伦海峡。一船辞去。麦氏鼓勇前进，出大洋，渺茫无际，自东南而西北，三月余方通过。天气清淑，风恬波静，号曰太平洋。遂得斐律滨群岛，时西元一五二一年也。会乏食，舟泊宿务，土人率众来攻，卒被杀。又沈毁两船，余一船，名维多利亚，自好望角遁归。是为环行地球之始。麦氏墓在宿预雨滂之马坛，高约三丈，上作塔形，外环铁栏，旁护椰树。甲子七月，予为募建励志校舍至务，紆道访之。为撮一影，并媵长句。”前半首云：“昔读西史耳君名，今来斐岛展君墓。椰风蕉雨洒然来，碧血英魂杳何处。人道君才更横死，我独谓君死非死。群生人世等浮温，中外几人留姓氏。贵胄顿成航海家，（麦氏葡之贵公予。）欲穷环球三万里。挟策王前屡曳裾，葡王怒斥班王喜。当其乘风破浪时，直以扁舟吞天池。五船同抵巴西境，（南美洲国名，时属葡领土。）陆地当前航路歧。一船触礁气不怙，居然发现大海峡。一船辞去帆更扬，居然前进大平洋。西复东兮道如砥，浩渺何从辨压埃。蓦然探得斐律滨，裨嬴大通从此始。息布（宿务转音）土人忽来攻，众寡不敌君竟死。死裹逃生十八人，一船维多利亚耳。空前伟绩表班王，用志不朽归舟藏。随行加那西巴斯，（人名。）赏以显爵锡以章。”末云：“足所未至气已吞，心所欲至境必拓。东亚西南航路通，宛似浑沌七窍凿。使其冒险性不坚，回航伟绩等云烟。使其挫折怯不前，草木同朽名安传。英名赫赫四百载，死而不死然不然。”述议论，笔力崭然。

六六、绵竹曹镶蘅（经沅），以诗为性命，遇谢康乐所谓四美者，未尝无诗，未尝无燕集。安庆不僻而陋，沈乙庵提学开藩於此，招余往游，苦无佳胜地。镶蘅乃能於去年上巳菱湖小集，以“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”分韵，得莺字，并寄旧京知友。渌水红蕖，抑何丽也，信乎地以人传矣。诗云：“廿年楔饮依王城，南注西涯恒寻盟。江南三月慳未到，牵肠柳岸听新莺。竭来舒州遂一载，错被湖海传诗名。佳晨命俦踵岁例，词流三五同晨星。湖选胜有幽筑，龙山招手在户庭。绯桃微惜未破萼，春寒亭午犹冥冥。兹邦游赏太寥寂，抱城佛

阁差堪登。（谓迎江寺。）吾侪娱此一勺水，胜无自觉聊慰情。西涯别后果何似，梦中未忍忘旧京。承平盛事终可复，湖楼一集新刊成。（辛壬两岁，什刹海修楔诗都为一集，近甫印成。）

六七、李印泉阁揆（根源），邀余讲经国学会，因识无锡诸左耕（祖耿）、宜兴史耐耕（乃康），皆江东之秀，教授於苏州诸学校者。金君松岑为介，请业於余。左耕尝序松岑诗，与松岑、耐耕同游宜兴，有《荆溪揽胜记》，皆甚工。诗则《张公洞》五古云：“探奇挈俊侣，来访张公洞。张公去不返，月落苍山空。山行木叶飞，洞口寒云冻。危亭瞰深黑，入险如入梦。扞萝上丹梯，睨壁开芝栋。玉井倒垂连，丹穴深藏凤。碧城十二楼，幻影见石瓮。依稀环佩声，暗水自吟弄。吾闻白罗仙，曾此驻飞鞋。连珠百子冠，山石娱清供。尘缘困凡质，瑶草何由种。明当礼北斗，《真诰》从头讽。”《善卷洞》云：“善卷老不死，化作苍精龙。逃尧诘为名，爱此冯夷宫。此地本仙居，呼吸地肺通。灵山亦时现，狮象高隐隆。余意入枯木，坚瘦梅与松。方池幻七宝，春水何溶溶。靖钵《在宥》旨，天地无春冬。导者为我言，龙去今无踪。晴空素纆逝，雨在八九成句。隔山探灵源，却入古洞中。呜呼世方乱，神物厌凡庸。安得偕汝游，快我平生胸。”精刻语入木三分矣。耐耕抑志劬学，方纂辑《江西诗派考》，诗亦近江西。《壬申除夕》云：“今岁今宵逝，明年明日来。深杯浇雨雪，残蜡照池台。魑魅成何世，文章老此才。驱罗诗作，吟兴动寒梅。”《癸酉元旦》云：“长夜漫漫旦，雄鸡报晓音。诗怀禁酒壮，寒意敌愁深。正始江山缺，维新礼乐淫。未能投笔起，抱膝且长吟。”前首第七句，后首第六句，语意尤迴不犹人。

六八、江阴怡园主人祝丹卿吏部（廷华），集陶社十四同人为八百遐龄大会。适余来游，亦邀入会。人各有诗。余诗末韵云：“潞公第二惭相似，尤似王君附骥彰。”盖洛社耆英会十二人，潞公以七十七岁居第二人，今余以七十八岁亦居第二人，王拱辰贻书请预洛社，为十三人，余亦后来加入也。门人谢冶盒鼎熔以艾岁预焉，有诗第二联云：“风流未敢希莲社，人数居然倍竹林。”对仗工切。

六九、旧岁九月，丹卿招余怡园赏菊。菊多奇种，大如，与旧都最上乘者相伯仲。丹卿耽诗好客，费巨贳营园林。池馆数处，多种梅花，叠石为愚山，嶙峋似虞山之剑门，非苏州寻常堆假山为岩洞者可比。余有小诗美之。园中设旅馆，大有郑当时置驿留宾之概。集同人结陶社，倡和外，集贳刻《江上诗钞》若干卷，《续钞》若干卷，皆冶盒主任编校。余至宿馆中，得晤曹远模（倜）、曹纶香（亮臣）、章松盒（锡奎）、章滕粟（锡名）、钱夔若（夔）、陈景侯（以浦）诸君，皆有投赠，多过於推重之言，不敢当也。章孙宜（作霖），则

门人绂云哲嗣，少孤好学，能诗画，工楷书。曾以其《椿萱忆蓉室唱和图》乞题，谢余一律云：“薄海诗人半八闽，匹园一老独嶙峋。趋庭听述师门训，投刺欣将道范亲。吴会英才归大冶，东林都讲起群伦。披图几度怜孤露，五字长城倍足珍。”盖余题以五言律也。句如“天遣山川放晚晴，迎来耆旧主诗盟。”谓以汽车接余同往，既雨复晴也。又“灯前老菊姿逾傲，袖裹新诗气倍横。”本为赏菊来也。故景侯五律亦云：“黄菊三秋傲，苍颜四座惊。兹游洗尘俗，鸦鹊噪新晴。”皆系实录。今年河豚之约，亦孙宜迎余，有一律甚工云：“迫陪又到小南湖，矍铄吟身杖不扶。清浅水波梅影弄，薄寒天气柳腰腥。食单本自门生议，摘句应归主客图。难得春江坡老在，惠崇晚景入描摹。”小南湖，怡园中池名。

七〇、曹远模今年八十有一矣，久官山左，有循良声，而济以精干，为历任上所倚。投老归里，入陶社而少作诗。以所著《古春草堂笔记》赠余，皆记作宰时事，有关系，非空谈也。丹卿诗才敏捷，下笔如飞，未见面先寄赠二律，推挹太过。如“栖皇半世此诗教，无限景行甘执御”，语自佳而不敢当。其晤面后复赠五律，则先云“首韵放言请恕罪”，盖云：“天链诗人骨，吟身健且顽。云烟驰道路，风雨看江山。旧侣欢联袂，新知笑破颜。恨余重病足，来轸未追攀。”题系《石遣先生冒风雨乘汽车来江，余在后园愚山下守候，得句奉呈》。“顽”韵佳，第四句尤佳。余既和丹卿七言二律，丹卿申谢以五律八首，尤多过誉。第二首云：“前度云车疾，当时驿路寒。荒江迓高躅，大海障狂澜。哲匠品严峻，经师气郁蟠。光和惊骨立，岁月百年宽。”情景逼肖。第五首云：“著集成渊海，瞻颜识斗山。薰风荣草木，紫气壮江关。覲面诗为蛰，联欢发尽斑。留春苦无计，太息送春还。”盖留客之殷如此。

七一、今年二月，丹卿复招余食河豚。余即席成二绝句。君次韵云：“思接光尘瞬十年，（章君绂云自闽旋里，盛称公诗海内崇拜。）公诗展读熟龙涎。江鲜风味邀欣赏，即席留题惊四筵。”“陶社刊诗匪钓名，序文弁首鬼神惊。

（谢君冶盒所辑《江上诗钞补》，公为作序。）发挥义蕴穷原委，寿世鸿篇匹《论衡》。”次“涎”韵、“衡”韵皆工。

七二、余去冬自江阴回苏，陶社诸诗人多至车站送行，各有依依之意，可感也。滕粟口占短句云：“相见方恨迟，相离何太促。未尽地主情，无以慰心曲。送君西郊外，去车似鸟速。转瞬即春融，请践梅花约。”语质情真，王孟去人未远。夔若云：“骚坛良会合，高馆肃嘉宾。监下诗情溢，风前笑语亲。庐罐花并寿，酌兕酒同春。伫看行旌去，江南化雨新。”前后唐音，不在大历以上。句如“江上闲云伴逸鸥”，七字写一时宾主恰称，与丹卿“联欢发尽斑”五字异曲同工。松盒赠五言律云：“廿年吟大集，今日遂瞻韩。伟业千秋著，名

山一席宽。声原重京邸，誉早冠诗坛。风雅凭扶植，先生论不刊。”余因松盒下问，遂与深言诗中甘苦处，故松盒末韵云然。松盒尚赠一长古，笔气奔放，首云：“八闽山水秀且雄，锤毓贤俊饶英风。后山而后得嗣响，纵然异曲应同工。曾旅京华诵佳什，诗律缜密诗格崇。能以少许胜多许，箏琶俗调迥不同。”此首以篇幅太长，未尽录。余不甚喜山谷、后山，而其工处不可没，实获我心。而篇中又言造西江堂奥，未免信日本博士铃木虎雄之说，余於他处曾辨之。

七三、不见冶贪十余年，去冬始获良晤。冶盒先以二律至云：“层层影事触前尘，闽水吴山迭主宾。（民国七年，偕师由闽赴沪，宴吾师於歇浦酒楼，呈诗一律，有‘闽水吴山迭主宾’句。）长者依然腰脚健，门生渐见鬓丝银。十年雁足传书少，千里鲈堂入梦频。何幸秋风来杖履，海鸥逸兴鹤精神。”“香草江干久不芳，（李申耆先生选吾乡诗人诗为《江干香草集》。）声声哢鵙韵偏长。山人无复沧州社，吏部重开大雅堂。（祝丹卿吏部与诸同人组织陶社。沧州社、大雅堂皆明时诗社名。）深喜嘉宾今戾止，好偕贤主共平章。（丹卿吏部恭请吾师赏菊，并商社事。）菊花丛裹高轩驻，对酒持螯乐未央。”二诗可谓字字稳惬。元人郭羲仲，人呼为“五十六”，可以移赠矣。又和余《河豚》绝句云：“春来微雨惯蒙蒙，今岁春寒迥不同。十万河豚迟出水，梅花风后杏花风。”

七四、纶香补赠诗四首，系次丹卿、冶盒原韵者，亦多过誉。第二首云：“笔扫千军亦壮哉，去年选胜此重来。一堂旧雨兼新雨，四座诗才共吏才。邑小喜留名土迹，篱疏曾醉菊花杯。何时再预耆英会，席上称觥取次陪。”此诗兼去冬樵集，第三句恰切，第四句谓远模诸君多宦成归隐者。又喜余重至句云：“何幸吟旌远道来，园门今又为公开。自惭对客无佳句，独喜盈樽有旧醅。”末云：“留宾正苦嘉肴缺，忽报河豚出水才。”造语皆极自然。

七五、前言钱子泉罕读其诗，必近来勤於学务，日事编纂，未遑陶写性情之故。昨乃搜其旧篋，得《清华园赋示诸子》三诗，则皆黄初、正始遗音，不屑作唐以下语者。其一云：“驱车走西郊，水木何清华。堂堂帝子居，境物寂无哗。庠序此宏开，多士以为家。忍俊聊复尔，守静期勿挎。有如园中柯，春至发奇葩。”其二云：“园中柯交蔽，我思郁以紆。郁紆何所念，气矜视瞿瞿。鲜事徒召闹，心驰学以芜。芜学塞吾明，吾昏日以愚。交柯蔽我目，我车不得驱。欲还绝无蹊，揽辔徒嗟吁。踟蹰欲何往，勒马临深池。”其三云：“深池阻不前，下马陟高冈。高冈纵目游，曲涧导池潢。勿轻为细流，涓滴成汪洋。博文非一日，有如此汤汤。所贵能积善，久自不寻常。我读《荀子》书，《劝学》篇章章。积水以成渊，为山不让壤。兹冈高百尺，追始亦何尝。寸壤岁月积

，崔巍气光昌。即此证为学，勿忘勿助长。功在锲不舍，而莫知其方。愿诏二三子，改辙驰康庄。毋或入歧路，我马玄以黄。”慙慙勉勸，不愧学人之诗。

“壤”字今阳韵不收，不读平声也，然《急就章》与“箱”为韵，古音本不分平仄，古钵诗尽可通用，“助长”韵亦读平声。尚有《自讼》及《读杜诗》两长古，限於篇幅未录。

七六、孙伯朋（易）出其师和州耿仲夷《清意楼集》诗四卷，使余评隙。兴趣似诚斋，面目似巢经巢。《郊居纪事》十首，在倚声中则陈迦陵之《惆怅词》也。诗云：“浩荡淮王国，郊居细事多。香胎依北郭，糙米出东河。助婢栽蝴蝶，看儿钓骆驼。有时置名酿，佳客一相过。”“山裹红搽叶，煎来偶独尝。僮调缩仆，华屋正欹墙。蚓粪除逢毒，瓜胎落麝香。候禽随夏至，啼彻鹧鸪郎。”“二里桥边路，羊石下田。据鞍驰黑卫，躡耙叱乌犍。径径缕吞蝮，穿林驾引鹪。城西湖畔柳，遥望绿芊芊。一百岁亦难得，胡为千载忧。采藜堪制杖，插柳已霾楼。鲈保螭茶尾，厨娘蓄酵头。游扬傥我用，随分作曹丘。一牧奴吹牧笛，时复唱村歌。花落红辞树，帅丰绿涨坡。蹲蹲鸡范鸭，跃跃马将羸。但得辛文术，散财未足多。”“汉辟神仙宅，禹开云水区。峨峨城郭丽，凿凿士民迂。植木宜樗树，入山怯盼狐。故家多别树，松菊久荒芜。”“老圃皆我友，老农尽我师。瘰唯艾疗也，癬以瘳之。瓠子经溲种，梗苗就水艺。别饶好风味，仙井碾黎祁。”“暇辄招邻叟，咨询呷玉醪。方春挑野萑，既夏刈仙桃。苗长鱧封眼，乳飞鸦换毛。灯前腾土狗，请俟雨如膏。一门外斜阳好，檐前宿雨收。曳鞭来蝎虎，负甲走蜗牛。静坐香初蒸，行沽酒乍篙。醉歌还独酌，爱尔月如球。”“犹有稚狂态，任它目作馐。造嵯丸白药，求硷渗青灰。僧刹新移竹，军持旧养梅。豺狼正当道，焉用问樵埋。”《遣》云：“不抚琴兮不着，复不作字但吟诗。坐来明月缺圆夜，看到好花开落时。”《问》石：“白云覆天苔铺地，青李开花鸟声至。寂寞深山无利名，问卿过此缘何事。”《湖上晚春》云：“一湖春水碧迢迢，载酒垂纶放小舫。岸有绿杨三百树，坐看飞絮入云霄。”《晤黄子猷遗像》云：“每於生死论交地，闲倚清咏暮云。自分已无相见日，不期画裹又逢君。”《示伯朋》云：“我歌水云清且闲，置子宜於邱壑间。妙笔自应拟衡霍，瞳矐莫貌寿春山。”《松径》云：“穿岩度壑入云深，树树含风弄好音。何处飞来一双鹭，樵人浪指是胎禽。”皆潇洒无习见语。

七七、吴县徐淫秋激，年少美才，服务教育，精六法，著有《王烟客年谱》、《娄东太原王氏画系表》，皆翔实可喜。诗工题画。《陆包山双钩兰花，画家沈雪庐得之汉皋，以贻幼女，指逵张君其也，属题，因赋》（代鹤望师）云：“烟波缥渺洞庭曲，山秀玲珑茁春缘。包山丈人耽小隐，芳杜芝兰结茅屋。

三绝人称老画师，霜兔如山管城秃。朝来移种上缣素，绰约佳人伫空谷。空谷幽芳本自赏，肯买胭脂写村俗。妙迹於今三百载，雪庐老眼矜奇福。漠皋解佩蛟龙妒，巾箱女儿歌《黄竹》。我展此图神为往，笔精墨妙花芬馥。楚客招魂结蕙帐，古仙遣世种秋玉。香烟印篆茗泉新，供养春朝一娱目。”读诗不啻见画，古人所以称“有声画”也。而勾勒安插，亦复丝毫不紊。

七八、丹徒戴镜激（增元），通《公羊》学，著有《公羊学通论》，辨析至精。罕为诗。尝以旧作十余首见示，中有《哭次女芝宇》、《赠别汪典存》二首五言古，最为真挚。《哭女》警句云：“嗟子十年前，家庭多惨遇。两女一男儿，周岁已物故。稚弱强相忘，移时守我素。恻哉及笄年，汝又死沈痼。汝性笃天伦，匆遽赴泉路。含泪问苍天，空劳复与顾。入学几春秋，遵循旧法度。流光惜课余，文史喜专务。剥落《道昭》碑，临抚竭智卢。妙肖重形神，凝视一心注。科学细寻绎，晨兴光乍曙。阻抑见母慈，犹谓身强固。”又云：“累月更侵寻，弥留我始悟。念此裂中肠，骨肉伤朝露。愧为父母心，劬劳反疏误。”又云：“瑟瑟先人莹，萧萧寒松树。涕泗不忍归，仆夫报日暮。”后半数语尤痛切。《赠别》警句云：“春风风人日，欣欣桃李场。成材益繁众，嘉绩坐相忘。”又云：“追踪范胡贤，持此语游杨。遣规思白鹿，精舍冀恢张。

”盖汪为苏州中学校长，成绩卓著也。又《得一以诸生受军训至严，纪之以诗，次其韵》前半首云：“边疆日蹙误蹉跎，孤月光寒照塞河。幸有终军龙盾合，伫看李牧雁门过。”

●卷二

一、白海藏提唱荆公诗，李壁注本为之腾价。余不深於荆公者，其显豁易解处，固喜吟讽，余则寄托遥深，多所未解。今读胡展堂（汉民）《读王荆文集》六十绝句，乃叹其浸淫日久，能见人所未见。爰录其有自注诸首，以饷世之读荆公诗者。“违屋寒流漱益清，赎鱼喂鸟岂无情。扶疏三百夸高茂。不为鹓雏为易成。（《示元度》诗：‘不为鹓雏贵，但取易成就。’是苟美莫完之意，然已不能无病矣。”）“谪宦相依见友情，微云消散滓尘清。修门共颂皇明迈，那有南山怨刺声。（何琬书上荆公与吕望之酬酢数诗，以为讽刺交作。”）“新城苦未惬归心，桓氏何知有碎金。咕囁久留畏年少，五陵飞鞋得追寻。（《游土山示蔡天启》诗，咏谢太傅‘久留畏年少’收结数语，则荆公自道也。”）“道人留听北山谣，护法无能且自嘲。岂有长松甘受秽，早知红鹤不堪招。（《白鹤吟示觉海元公》，原跋谓为逐讲僧行详留觉海而作，然云‘长松受秽死，乃以红鹤故’，则此举何晚耶？”）“鄱水滔天气泽宽，立朝风节古来难。了知行义有归处，始翔波澜堪纵观。（《赠彭器资》诗：‘文章浩渺足波澜，行义迢迢有归处。’李注言器资公早所厚，晚立朝风节弥劭，无所左

右。”）“不应王衍胜商君，此语当年岂乐闻。未有小儿能辨贼，可怜丝竹已纷纷。（晏殊恶欧九作闹，即其一也。”）“长安谁识择邻难，（陆渭南集《跋温公居家杂仪》云：‘王元泽答客曰：“大人之意，乃欲与司马十二丈卜邻，以其修身齐家，事事足为子弟法也。”’新城杨氏据此谓元泽亦恪遵父教，决无如《邵氏见闻录》所云。）爱礼成仇更所叹。已谤先生臣虏服，又言公子妇人冠。”“汉宫图画自年年，胡地春深更可怜。要识正言常若反，至今难忘是哀弦。（刘辰翁评《明妃曲》‘漠恩自浅胡自深，人生乐在相知心，’谓正言似反，与《小弁》之怨同情，可云卓识。观其於下即续以‘可怜青冢已芜没，尚有哀弦留至今’，则语意甚显。范冲对高宗仅摘此语，遂谓心背君父，盖极端文致之耳。”）《“虎图”偶拟杜陵诗，想见欧梅敛手时。（《虎图》诗李注：‘介甫、永叔、圣俞与一时文人分题，介甫先成，栗服其敏妙，永叔乃欽手。或曰：此体杜甫《画鹑行》耳。大抵前辈多模取古人意，以纾急解纷。’）方信并州天下望，（《韩持国从富并州辟》诗：‘并州天下望，抚士威爱匝。’案荆公对富如此，何便轻韩？）山墙野壁亦无讥。（诗前后亦与韩无涉似语，《邵氏见闻录》乃谓诋韩作，李氏纠之，是也。”）“怀王堕马贾生悲，目谕常於际遇疑。为说此心欺不得，滔滔绛灌更何知。（《即事》三‘哭死非为生，吾心良不欺’，此语亦前人所无。”）“放身干仞意难齐，下视尘居孰蔽亏。为有至怀迷所税，依依神阙在朝晖。（《题永昭陵》：‘神阙淡朝晖。’又表云：‘想龙驾於空衢，莫知所税。’”）“筋骸惟虑学人拘，疾雨横风瓚刺如。摭拾南轩轻下笔，新安忘却过庭书。（《吴长文新得鲁公坏碑》：‘坐使学士劳骸筋。’《墨庄漫绿》：‘荆公书飘飘不凡，世谓之横风疾雨。’宛陵《得介甫常州书》：‘字如瘦棘攒黑刺。’晦翁《题荆公帖》言“先君子自少好荆公书，赞叹再三”，及题韩公帖，乃引张南轩语诋祺不已。”）“锄奸不虑藏身固，除疾须严愜意余。公自寓言人造谤，遂成囚垢说《诗书》。（《烘虱》诗：‘已观细黠无所容，未放老奸终不堕。’《疥》诗：‘方其愜心时，更自无可患。’窃谓古人诗文之精洁，盖无逾荆公者。性情不如《辨奸论》所云，以此二诗，遂成口实也。”）“嗷嗷谁谓我心忧，一夜频惊众亦仇。从古偷安误人国，不鸣终为雁奴羞。（《同昌叔赋雁奴》云：‘频惊莫我捕，顾谓奴不直。’又‘偷安与受给，自古有亡国。’”）“旁围靡靡山无力，远出泠泠水有心。称意人间胁易得，委身天地始从今。（《过剡贡甫》云：‘称意人间甯易得。’《示平甫弟》云：‘付与天地从今始。’”）“良交那忍弃残缺，内讼要须勤补磨。我信先生非执拗，责躬常比责人多。（《美玉》云：‘大贤小玷缺，良交岂其绝。’又‘不补又不磨，人为奈尔何。’《感事》云：‘内讼敢不勤，同爱在僚友。’”）“但计英雄入彀中

，百端揉断叹才穷。李唐更与朱明较，归罪鸿都恐未公。（《未耜》云：‘山林尽百巧，揉断无良材。’《读进士试卷》云：‘安知鸿都串，竟用程人物。’”）“贷钱倾粟助之生，探本为谋义自明。一事青苗难放过，翻疑无意挫兼并。（程伊川言青苗一事放过何害，荆公《寓言》诗为探本之论，语意至硕。而李注谓公诗常云‘俗儒不知变，兼并无可摧，’而此诗复以挫兼并为非，盖就未二句：‘后世不务此，区区挫兼并’言，何止固哉高叟。”）“救弊难辞万谤伤，劳心养誉众旁皂。歌诗独念茶山赋，有术何曾挟管商。（《酬土詹叔奉使江东访茶利害见寄》云：‘区区欲教弊，万谤不容口。’又：‘劳心适有罪，养誉终天丑。’又：‘余知茶山民，不必生皆厚。’《考略》云：‘公之倦倦民事，若恫瘝切身，何后之攻新法者，必曰挟管商之术，亦曾於公诗文稍一寓目耶？’沈氏补注亦云：‘言茶山之民不必皆富，恐徵求无措，则逆料於弛禁之先。’可云明识。”）“患留西北岁乘边，朝野劳劳望息肩。卖剑买牛非易事，省兵议未附时贤。（荆公虽不及对省兵，亦不和文、庞当日论议也。”）“际遇丰熙旷代无，金陵全未怨孤。如何曲解《君难托》，论世翻输李雁湖。（李注《君难托》一首甚确，而沈氏肥测罗织，自形其谬。”）“闻唱旗亭转不怡，少年有句悔难追。平生直节元无负，只是高才太自奇。（《华藏院此君亭》诗云：‘人怜直节生来瘦，自许高材老更刚。’《高斋诗话》：‘公晚年与平甫坐亭上视诗牌，曰：少时作此题榜，一传不可追改。’”）“痛爱黄州五字诗，多碍日有微词。亦知水远山尤远，且遣江流拥涕洟。（荆公击节东坡自黄州北迁‘辜多争碍日，水速欲浮天’句，谓‘老夫生平未有’。余则酷爱荆公‘江拥涕没流入海’七字。”）“唐人声律盛当时，不废高岑应制诗。湖上春风曾再赋，披香齐窃柳家词。（《芥隐笔记》谓荆公於欧公坐上再赋而字韵，以是见疾於老泉。荆公句‘春风垂虹亭，一杯湖上持’，即而字韵。案荆公诗才素敏，如题《虎图》先成，欧阳阁笔，亦一证。《西清诗话》谓和御制赏花钓鱼诗，传至介甫，日将夕矣，亟欲奏御，得‘披香殿’未有封，因郑獬语，封以‘太液池’。翌日都下盛传。王舍人窃柳词云云，非事实也。”）“荒陂渺渺日骑驴，问字锺山兴未孤。南渡不知儒术贵，但传蕲国在西湖。（《荆公锺山骑驴图》，李伯时所昼，俞秀老挟《字说》随后，东坡和诗所谓‘骑驴渺渺入荒陂，想见先生未病时’也。”）“独寻芳草说归时，十载相从恨已迟。嘉本无《辨奸论》，金陵数见唱酬诗。（荆公《北山》诗：‘缓寻芳草得归迟。’东坡和云：‘从公已觉十年迟。’宋本《嘉集》无《辨奸论》。”）“今人未可非商鞅，后世谁能事左车。尧舜致君甯有术，不妨举国厌迂疏。（咏商鞅、张良、韩信、贾生诸诗，俱别有感慨，惟於孟子云：‘何妨举世嫌迂阔，故有斯人慰寂寥。’则素志也。故尝云：‘他日若能追孟子。’”

’ ”) “交亲第一重斯才，独自登临意更哀。亦有招提数行墨，何曾梁木感风摧。（《题雾祠》诗，李注云：‘临川李子经谓属逢源，恐非。’《考略》云：‘雾固未必有祠，即题祠，何必详注在宝公塔院？题已可疑，“岂谓登临处，飘然独往来。”尤不合父子悼亡语。则李子经谓属逢源，必有所据。’案诗意与《寄逢源》、《思逢源》诸作甚近，而荆公平日与诸弟及诸女诗，皆见性情，有分际，并证以《题永庆壁雾遗墨》一绝，尤觉《考略》所订为当。

”) “定肯低头东野秀，不闻抗手玉川奇。敛情约性非容易，力挽唐风入宋诗。（荆公兼学韩孟，其倾倒广陵，无异退之之於东野。惟广陵时有近玉川予者，荆公无之，岂不为耶？《石林诗话》谓荆公少以意气自许，不复更为含蓄；为草牧判官，从宋以道尽假唐人诗集，博观而约取，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。母逢辰序谓公之诗非宋人之诗，乃宋诗之唐者。案公近体尤见此意。

”) “耕深石挠独行歌，绝壑凌云奈尔何。诗到苏黄犹未尽，呕心应比锦囊多。（逢源《南山之田赠介甫》：‘耕之深兮石挠吾未。’《思逢源一》：‘杞梓豫章蟠绝壑，骐驎腰衷跨浮云。’尝谓逢源乃宋之昌谷，同一呕心为诗，而风会迥异。李尽於词，王尽於意，王似尤难。”) “龙文虎脊接《风骚》，积抱为工格自高。谁是书生辞赋气，故将严整敌韩豪。（刘辰翁谓读坡集喜而屡和，然节度严整，‘未足当韩豪’也。又云：‘公诗律甚严，得意亦少，及其拙也，有书生词赋之气。’案公近体工於隶事，而风韵不减；和诗不定胜东坡，而节度严整，正足救弊。刘氏殆非公论。”) “岂因相业累诗名，洛蜀非公世尚凭。七八百年门户废，今人不讳学金陵。（荆文学术文章，并为洛蜀党徒所疾视，元遗山已有讳学金陵之叹，而杨升庵、王渔洋辈，犹恣情揶揄，一若不如是不足当斯文之正宗者。”) 散原谓展堂读韩诗、王诗各数十首，大抵就依故实，而抒胸臆、寓识解，於读王尤多索隐表微之论；以其得力於二家至深，故五七古皆近退之，七言绝句皆肖介甫。视余所作展堂诗序，较有特见矣。

二、汪精卫兆铭与胡展堂为粤东二妙，而才调迥不相同。今更论次精卫诗如左。《癸酉九日，清凉山扫叶楼登高》五言古云：“飘风吹落叶，散作沙石走。书非不勤，积地倏已厚。仰观高林杪，柯条渐坚瘦。危巢失所蔽，岌岌不可久。宿鸟暮未归，栖托已非旧。踟蹰集空枝，婉变终相守。此时登楼者，太息各搔首。西风日以厉，势欲摧万有。何以谢岁寒，临难义不苟。蒲柳奋登先，松柏耻雕后。敢辞晚节苦，直恐初心负。高人緬半千，佳节遇重九。还当扫落叶，共责一尊酒。”慨当以慷，不作一躲闪语，的是此人诗，的是此地诗。

三、自洪北江有《机声灯影图》，写其节母课读，索人题咏，於是读书稍有成而欲张其节母者，皆有一图，若《寒灯课子》之类，求题咏。不知依样葫芦，率见不鲜，难得佳章也。即北江图，亦仅黄仲则有数语取径独别，云：“老

渔隔溪住十年，君家旧事渠能言。打鱼夜夜四更起，洪家楼上灯犹然。”余欲作一文字，洗此白窠久矣。近见精卫有《秋庭晨课图》，自记其左云：“右图兆铭儿时依母之状也。其时兆铭年九岁，平旦必习字於中庭，母必临视之，日以为常。秋晨萧爽，木芙蓉娟娟作花，藤萝蔓於壁上。距今三十年矣。每一涉想，此状如在目前。当时父年七十，母则四十，父以家贫，虽老犹为客於陆丰。海道不易，惟母同行，诸兄姊皆不获从，以兆铭幼，挈以自随。兆铭无知，惟以依依膝下为乐。有时见母寂坐有泪痕，心虽戚然不齐，初不解慈母念远之心至苦也。嗟夫！岂特此一端而已。兆铭年十三而失母，生平德行能知者几何？於母生平所遇之艰难，能知者又几何？母鸡鸣而起，上侍老父，下抚诸弱小，操持家事，米盐琐屑，罔不综覈，往往宵分不寐。兆铭惟知饥则索饼饵，饱则跳踉以乐，懵然不知母之劳瘁也。岁时令节，兆铭逐群儿嬉戏而忘倦，时见母蹠躩仰屋，微叹有声，搜篋得衣物付佣妇，令质钱市果喂，及亲友至，则亟语笑款洽，似无所忧者。兆铭亦忽忽不厝意，不知母何为而委曲烦重若是也。母所生子女各三人，劬劳太甚，诸子女以此长成，而母亦以此伤其生，不获终其天年。悲夫！兆铭丧母后六年而去国，凡十年乃得归。归而求父之手泽，蠹余犹得尺简；求母之杯椿，则无有存焉者。因以儿时所得之印象，告之温幼菊丈，乞为图之。庶几母子虽一生一死乎，於图中犹聚首也。”末二语抵人千百。自题诗云：“一卷残编在短檠，思亲怀友泪同倾。百年鼎鼎行将半，孤影萧萧只自惊。人事蹉跎成后死，梦魂劳苦若平生。风涛终夜喧胚甚，镇把心光对月明。”可谓伤心人别有怀抱矣。“怀友”谓图后有故友廖仲恺题词也。余因题一长句云：“机声灯影洪氏图，踵而作者江湖。寒灯课读何处无，其灯不朽视其孤。眉山卓犖挺二苏，何曾孤露抚双雏。程夫人授东汉书，范滂母子相嗟吁。西江亦有蒋心畬，太行马背父与俱，竹箴波磔母则劬。孜孜母意兄欲睡，谯楼听鼓呼坐隅。可知读书贵朝气，年幼脑力薄未腴。女功月得册五日，儿童不责勤三余。此图白窠尽扫除，党锢亦与汉宋殊。萧晨挹爽鸡鸣起，拒霜花发朝曦初。乾坤清气风吹垢，啼鸟反哺徒区区。”盖此图重在念母，与斤斤专注课读以表有成者不同也。曹缤衡题云：“荒鸡初唱窗有曦，一庭秋气儿先知。儿甫胜衣母遽夺，此哀穷凄肝脾。杯桩梦断三十载，披图彷彿依春晖。孤儿老有孺子慕，牵裾犹似垂髫时。画师但解摹临池，无言之教知者谁。平生滂传早流涕，许身何止轻皋夔。世儒报亲侈禄养，万羊未逮儿聋悲。”又云：“只今阡表述庸德，忧勤万一曾未窥。图中矫矫青松姿，儿今励节亦似之。丈夫手援天下溺，但酬乌哺毋乃私。疲氓方待苏疮痍，请从锡类铺仁慈。”末数语能见其大。

四、东坡之梦绕云山、魂飞汤火，有恐怖意；椒山之风吹枷锁、簇簇争看，有

气矜意。精卫《被逮口占》云：“衔石成痴绝，沧波万里愁。孤飞终不倦，羞逐海鸥浮。”“姹紫嫣红色，从知渲染难。他时好花发，认取血痕斑。”“慷慨歌燕市，从容作楚囚。引刀成一快，不负少年头。”“留得心魂在，残躯付灰。青磷光不减，夜夜照燕台。宗旨有所不同也。《狱中杂感》云：“西风庭院夜深沈，彻耳秋声感不禁。伏驿骝千里志，经霜乔木百年心。南冠未改支离态，画角中含激楚音。多谢青磷慰岑寂，残宵犹自伴孤吟。”“煤山云树总凄然，荆棘铜驼几变迁。行去已无乾淨土，忧来徒唤奈何天。瞻乌不尽林宗恨，赋鹏知伤贾傅年。一死心期殊未了，此头须向国门悬。”末借用子胥语，痛切。《秋夜》云：“落叶空庭夜籁微，故人梦裹两依依。风萧易水今犹昨，魂度枫林是也非。入地相逢虽不愧，擘山无路欲何归。记从共洒新亭泪，忍使啼痕又满衣。”自注：“此诗由狱卒辗转传递至冰如手中，冰如持归与展堂读之。”案三、四工切绝伦。《中夜不寝偶成》云：“飘然御风游名山，吐喻岚翠陵孱颜。又随明月堕束海，吹嘘绿水生波澜。海山苍苍白千古，我於其间歌且舞。醒来倚枕尚茫然，不识此身在何处。三更秋虫声在壁，泣露欹风自啾唧。群鼯相和如吹竽，断魂欲啼凄复咽。旧游如梦亦迢迢，半炮寒灯影自摇。西风羸马燕台暗，细雨危樯瘴海遥。”自来狱中之作，不过如骆丞、坡公用南冠、牛衣等事，若此篇一起破空而来，篇终接混茫，自在游行，直不知身在囹圄者，得未曾有。《咏杨椒山先生手所植榆树》云：“树犹如此况生平，动我苍茫思古情。千里不堪闻路哭，一鸣岂为令人惊。疏阴落落无蟠节，枯叶萧萧有恨声。寥寂阶前坐相对，南枝留得夕阳明。”自注：“椒山就义之岁，手所植榆树适活，数百年来，无敢毁之者。余所居狱室，门前正对此树，朝夕相接。”除夕句云：“今夕复何夕，园扉万籁沈。”《广州之役，在北京狱中，偶闻狱卒道一二》云：“凄绝昨宵灯影裹，故人颜色渐模糊。”以上诸诗，录之以为圜扉生色。

五、精卫诗落笔必是自己语，不能移到他人。《见人析车轮为薪》云：“年年颠蹶关山路，不向崎岖叹劳苦。只今困顿尘埃间，倔强依然耐刀斧。”末云：“待得蒸腾荐新稻，要使苍生同一饱。”《太平山听瀑布》云：“何当化作岩中石，一任清泉自在流。”《秋夜》云：“商飙一何讯，扫此流尘积。丛忧亦如此，摧陷苦不力。”《印度洋舟中》云：“肱已三折，肠徒剧九回。劳薪如可蒸，未敢惜寒灰。”他如“景纯咏《游仙》，意欲翔寥廓。如何著《葬书》，所志在糟粕”、“呜呼夜漫漫，众生同黯。束身作大炬，烛破群鬼胆”，余谓古之鬼胆小，险语足以破之；今之鬼胆大，大炬乃足以烛之。

六、写景之作，如《双照楼即事》云：“双照楼头月色新，清辉如庆比肩人。梅花雪点温诗句，疏影横斜又满身。”末句视“香雾云鬟”，殆突过黄初矣。

《放舟太平洋》句云：“缺月因风如欲坠，疏星在水忽生棱。”《再登金山，桃杏已盛开》云：“山色闲绀碧，花光涵绛绯。清辉一相映，百丈成虹霓。”《碧云寺夜坐》云：“余霞灭天际，山寺坐沈黑。方庭蓄万绿，一一泼浓墨。”又云：“泉声出万寂，流远韵更澈。似闻穿林去，邂逅涧中石。微风一吹荡，松籁与之洽。”入峡云：“入峡天如束，心随江水长。”《出峡》云：“出峡天如放，虚舟思渺然。”《即事》云：“鸟雀亦如人望治，晴光才动乐声多。”《大雪》云：“飘如扁舟凌沧浪，银涛万顷生光芒。又如花时归故乡，玉田蔼蔼素馨香。”春晚云：“向晚微风和，斜月明天边。流云受余艳，漾作晴霞妍。”《游莫干山》云：“一角茅檐对远山，此心清似长天色。”《热甚，既而得雨》云：“土田龟坼苗将枯，桔槔鸦轧如哀呼。”又云：“长空荧荧三足乌，直以碧落为红炉。收云入甑炊作雨，十里山水生模糊。”皆如观照相片，如闻留声机。

七、《冰如薄游北京书寄》云：“彩笔飞来一朵云，最深情语最温文。灯前儿女依依甚，笑颊微涡恰似君。”此王安丰妇所谓“不卿卿，谁当卿卿。”，苏若兰所谓。非我佳人莫解。者：宋广平铁石肝肠，赋梅花不足异矣。《游春词》云：“花枝红映醉颜酡，杂人游人笑语和。我更为花深祷告，折花人少种花多。。即《大学》“生众食寡”之义。又云：“千红万紫各成行，日暖林塘蔼蔼香。此际园丁高枕卧，游人自为看花忙。”大有功成者退，与扶杖而观太平气象。呜呼！安得於吾身亲见之哉！句如《病起郊行》云：“觅新诗似驴旋磨，温旧书如牛反刍。”竟似放翁。《病中读陶诗》云：“种豆岂宜杂荒秽，植桑曾未择高原。”绝好对仗。

八、镶蘅旧岁结夏匡庐，亲炙散原老人数月，用诗为散原作者，倍觉亲切有味。如《屡诣散原赋呈长句》云：“名山与名宿，踪迹恒相依。政如耐久朋，颠沛初不违。匡庐瓦万鳞，孰者真周遗。自公专此山，遂为万流归。识公我已迟，犹幸生同时。十年费百书，一面偿其私。”又云：“移居苦蹉跎，未免辜深期。（余与醇士结夏芦林，翁以相距太远，屡促近移，因循未果。）平生办香心，诅独文与诗。即此吨笑亲，已耐百日思。仆仆尔何为，一任途人嗤。”又《新居距散原老人甚近，赋呈》云：“一牛鸣地往还亲，暂对苍颜被苦辛。僮仆渐谙排闼客，松篁分护独吟身。疏钟穿岭浑忘晚，近局携尊岂厌频。投老此山吾所愿，头衔何幸署松邻。（散原所居颜曰松门别墅。）”又《散原老人北游有日，听水师贻书有两龙钟相聚於金台月下亦老年一乐事之语，辄用其意，赋诗送行》云：“弥天四海两龙钟，重向金台话别惊。定有都人遮道看，况多群彦载醪从。西山戴雪如迎客，姚井煎茶与浣胸。（姚家井在陶然亭畔，井泉最佳。）莫对胡僧谕浩，慈仁寺畔抚双松。”“老恋锺山再到迟，旧经行处

百迷离。追欢淮榭频邀月，温梦湖舟欠补诗。生世待同约卒语，风流剩遣酒佣知。明年花发春明日，迟我城南共举卮。”《甲戌元旦寄怀散原翁北平》云：“去年泛雪石门湖，扁舟载客归及晡，此景堪画谁为图。今年充隐邻菰芦，淹留将勿嘲贾胡，江山如此诗可无。兹邦荡荡万井庐，孰者柴丈茶徒，流风渐沫须人扶。我从两载辞故都，低徊北梦成模糊。西山晴雪浮轩除，中有诗老清而妹。别来破例贻我书，悬知高会锄霜蔬，欲往从之奈修途。慈仁双松今未枯，冷摊访古思王朱。春风披拂萋柳舒，应怜贱子犹泥涂。一泥涂”二字，用“江湖一菰芦”更好，然已押在前。

九、又《杭州探梅》首云：“灵百株梅，颠倒四方客。我来七日迟，落英渐狼藉。昔游值冬深，忍寒花未坼。山亭一晌留，弹指三年隔。”又云：“不见梦坡翁，遗诗空挂壁。何者为不朽，未可恃简册。异代爱屋乌，翻借嘉树力。

（梅为梦坡手植。）起十字语妙，“册”韵、“力”韵的确。次首云：“杭州落吾手，梦已超山驰。宵来闻雨声，心窃为花危。凌晨徇我友，改计趋西溪。”又云：“万苇犹未绿，微惜春事迟。佳处在一旷，江亭疑依稀。若论云水光，燕郊无此奇。”《癸酉九日清凉山扫叶楼登高，以龚半干半亩园诗分均，拈得事字》云：“游车填咽灵谷寺，谁爱清凉有殊致。僧楼占断一山秋，凭槛江天娱坐对。斜阳终古不移影，十庙兴亡送鸦背。我来白下访残僧，却喜逢辰共高会。连阴顿霁倘关天，午过岩腰盛车骑。西江一老笑口开，（谓散原翁。）此会疑为此邦最。逃虚肯信人迹稀，搏沙翻庆德星萃。世儿攘臂论洛蜀，岂识九州皆气类。诸贤都是过江人，莫对新亭揽危涕。明年此日更登高，一任悠悠嘲好事。”又《舟发安庆即事》云：“长闲天所靳，锋车迫南游。一载盛唐山，闭置同拘囚。文移况堆眼，宵漏蜜自休。高楼听雨人，谁识丛百忧。及幸脱命，矜此素愿酬。兹邦吾久习，气类多绸缪。美政舆新诗，穆然怀前修。同光盛文藻，袁（滔移）沈（寐叟）皆胜流。亦有王（六潭）与谭（复堂），各自领一州。流风扇江国，横舍犹歌姬。丧乱两纪还，民俗尚已偷。成园莽荆榛，何处礼岳楼。（成园在藩署内，旧饶花木，楼榜为湘绮老人书。）月泉循曩例，规罅频呼俦。寒江打桨句，诗老谬见收。（余《江行杂诗》有‘扁舟又逐鸥韦去，自爱寒江打桨声’句，疑盒、拔可书来见及。）鸥鹭有前盟，决去胡淹留。邦人争送我，情与潭水侔。再来访天都，期维江上舟。”

一〇、巴壶天，滁州人，年少，诗有清气。《将去庐山》云：“凉吹驮云出岫多，带蝉残叶渐辞柯。痴儿三宿匡山顶，未忍回身负薜萝。”句如《癸酉夏集匡山万松林》云：“领略匡庐一段奇，共收松吹入新诗。”又云：“灵瀑飞凉苏暑病，浓阴摇盖漏秋曦。”《九日集扫叶楼》云：“石城风雨收，山川洗酖毒。”又云：“昔贤逃虚地，跂音今满谷。”“酖毒”用张广雅诗“酖毒山川

是建康”意。

一一、张默君女士，名满当世。余去秋至金陵，翼如即招燕於其玄圃，默君以典试中州，未得见也。因谈余稔其尊人时，未知默君已揽揆与否。岁月茫茫，与散原相对，不无摩挲铜狄之感。嗣翼如寄示所著《曼殊遣载》，后有默君所题六绝句，以不著点尘之笔，吊不可一世之人，老朽何能赞一辞。今录默君诗，系以翼如所载末段，俾阅者得梗概焉。诗云：“渺渺骚魂不可招，担经天外听云韶。料知白马投荒去，海月空寒梦六朝。一袈裟和泪采芙蓉，瑶想琼思证大宗。一白花光仙去后，（花光和尚亦擅绘事。）霜钟摇怨满春淞。”“刻骨清哀贮绛纱，如潮红泪对烟霞。孤山埋得春心在，输与寒梅乱作花。一水佩风裳别有乡，亭亭万本拥灵藏。春人挟瑟今何许，湖月年年自在凉。一寥天鹤唳感无端，梵韵泉声泻五寒。携手深山深顶礼，落花三尺作蒲团。”长笛山阳一惘然，去留肝胆郁新编。莲花如海香如雪，烟水苍茫吊印禅。”翼如云：“十六年春，余偕默君越孤山省亲曼殊灵藏，以红白梅各一枝献之。先是曼殊于清季授业白下，尝译梵典数种，介人倩默君为题“师子元音”四字，因循未果。顷乃书此数字，焚之塔前，以符延陵挂剑之意。并赋《解佩令》一阕吊之。曼殊之灵，其少慰乎？”

一二、案头诗卷，高可隐人者数堆。披沙拣金，正苦头晕，忽得吾乡曾仲鸣诗数首，由壤衢奇来者，读之心目为一爽。《远归》（时由北平返香港）云：“远归倍觉园林暖，冰晕襟间已尽消。一带山川邻故国，几时滩岸涨新潮。渔灯波上争浮荡，人语边烟转寂寥。种竹栽梅天亦，三更风雨忽萧萧。”一开口便移不到他题去，甚得杜味。《秋雨新晴，至公园坐至薄暮》云：“淡阳横壁樾横栏，如此寒光未觉寒。暂暖园林秋气薄，忽晴景象鸟声欢。湖山微白殊堪梦，松柏犹青不厌看。寂寂空亭忘坐久，照人新月破云端。”《二月一日晨望》云：“翠壑深廊凭倚处，荒荒海气失村城。一山林外犹明灭，数竹台前半死生。风搅浓云成破碎，雾收残雨忽微晴。辛勤种得春花了，愁听饥虫啮叶声。”《一园》云：“一园三亩倚江湖，望裹苍茫好画图。半日难消心抑塞，中原转幸影模糊。雏鸡多病移埭健，枯竹佣锄得雨稣。窗下牡丹看正发，群蜂来去夺花须。”以上二首，均见怀抱。《草》云：“草感春恩分外妍，迎风徐响似鸣弦。丛生自带行云意，勃发真如出地泉。新柳微阴还淡绝，远山半绿已嫣然。王孙一别经年事，幽径行来处处怜。”有寄托。《凄迷》云：“凄迷情绪凭栏久，澹荡花香上砌初。有限生涯还作客，无多园地亦堪庐。海云飘忽能晴雨，远市须臾半有无。久对天然怜物与，喜看蝌蚪满沟渠。”句如“岁阑才种菘兼韭，春至无端雨又烟。双鸽愁寒栖不定，几回引颈盼晴天”、“薄冰栖鸭愁无语，髡柳巢鸦梦未安”，皆有物与气象。

一三、偶读邵翼如（元冲）《庐山销夏用远公韵》云：“杖策事幽讨，消摇穷灵迹。飞流天际垂，空翠岩间滴。昔贤尚嘉避，外物情自适。险远既匪阻，深秀於焉辟。遂令造化奇，一一洞无隔。旷然览八弦，若振培风翮。凉意濯虚襟，为道资日益。”於江河日下之余，独弹古调，可谓不随流俗转矣。句如《万松林精舍》云：“飘然携手蹑松关，莲社风流若可攀。浮世已随苍狗换，劳生偶共白云闲。。是自己语。

一四、往者陈强庵阁学屏居里门，诗始留稿，前后且三十年，积至千首。逸塘久屏居，与相似，廿年来，诗亦哀然成巨集。二人兴趣，俱在荆公、白傅间；大略搜老较近荆公，逸塘较近白傅耳。今录逸塘诗如左。《春宵酒集，即席次答圣逸，并呈同坐》云：“东风二月梦吴艘，柳拂长堤草映。争欲避兵藏藕空，何期招客倒春缸。多情共剪留人烛，豪语能惊隔舍历。酒阵输君号无敌，未吟佳句气先降。一应”韵隽而不纤。《山游》云：“山居罕人事，半晌抵兼旬。有时手一卷，相与送昏晨。猛忆炎暑时，积月淹海滨。遄归曾几日，盈盈襟上尘。幸兹得小憩，野意忽已新。可惜城市中，扰扰昏其神。盍贮清凉味，特以饷彼人。”《海滨得散释奇诗，中多悲语，次均广之》云：“行窝安乐即瀛州，何必仙人十二楼。修竹当风方愿夏，明河堕露忽惊秋。登山已办几两屐，望海能消万古愁。扫径迟君松下酌，佳辰莫使负清游。”二诗语多超诣。《觉庵书斋留题》：“从者留余坐少时，主人暮返不愆期。案愿喜见香山集，政好从容读此诗。”《友梅杜诗，津榆道中次答》云：“新诗味永美於回，书到浑疑旧雨来。天下汹汹相斫史，城南落落谪仙才。十年鸥梦君能忆，四野鸿嗷我亦哀。商略凉秋文字饮，肯辞抵掌共深杯。”《赠藏园》云：“谓君岷山精，乙盒本非谿。藏书塞破双监楼，如讨蜀中千万壑。但精善本，不标汉宋学。黥黥蝉灰足宝贵，隐隐蛛丝有脉络。尔来海内事校讎，德化与君称浩博。君方六十年更富，似闻书是长年药。今之所获亦已丰，升庵以来无此乐。君更广搜太不廉，不如抛书玩冲漠。此言知君不能用，聊发轩渠侑一爵。”语独奇横。吾意亦云然。《便欲》一首云：“便欲浮家遇一生，沈沈江海未休兵。美人天末何来暮，大错神州铸已成。世界能禁她虺坏，伦常亦为货财争。尼山富教真途失，忍更随声诋并耕。”《杜峰诗草题词》云：“想君的有烟霞癖，爱访禅林爱看山。此意幽然超世外，论诗亦在白苏间。一又疑君是林和靖，逢著梅花便有诗。花渐无多天欲老，寥寥此味更谁知。”二首亦在白苏间。《旧京示学圃，用喻南清明均》云：“厌听津沽潮汐声，一句两度踏春明。未妨浊酒三分醉，已赚芳郊几日晴。小圃重寻余倦蝶，杂花无语媚群莺。王城旧是万人海，谁信闲身嫩似僧。”首韵持之有故，次韵言之成理，第六句用邱迟语，如自己出。《海滨奇醇士，时君北游，甫抵沽上》云：“纵横天外一书生

，睥睨人间十万兵。惜欠名园依栗里，好搜奇语答兰成。啼鹃惯向津桥听，饥凤宁为斗米争。何日相携青箬笠，莲细雨课春耕。”《抱瓮庐口占》云：“万松深处野人家，满架藤萝正著花。卷幔更添山翠涌，穿林时有鸟声哗。朝晴看海云随杖，午倦敲诗酒当茶。数日淹留妖溟滓，不须重问枣如瓜。”《叠均示前溪》云：“匪焰兵氛并一时，国魂民命兀如丝。乱危满眼将安择，焦烂而今亦已迟。上策安心惟佛谛，孱躯援溺总情痴。吾家但守王倪秘，四问从嘲四不知。”先忧后乐变相，乃至於此。

一五、拔可有《诒书世丈同年，今春来沪，年逾七十矣，纵谈往事，怅然有感》云：“风义平生出自然，耻相标榜送华颠。洛阳年少多轻薄，背信桥边日者贤。”余於诒书，实可为“桥边日者”。又云：“一龠弥勒御行滕，旧事浑如过去僧。惭愧春城桃李客，十年夜雨失传灯。（戊戌春闱，丈为予赁居城南莲花寺，为寄榻之所，并假伯羲祭酒之意园以作试寓。”）时余亦同寓，亦常至盛宅。又云：“神官诗案记重重，世变难逃水镜胸。屈曲世间应自可，江亭休打五更钟。（戊戌元旦，丈在陶然亭掷玫极验。”）此首有关嗽谷事。又云：“幅巾意态自萧闲，底用龙门水一湾。但使小蛮扶醉在，不妨随地作香山。”诒书与余，常同携姬人出游。以上数诗，读之皆使人如履旧游者。

一六、歙诗人许疑盒承尧，老断轮手也。余曾序其诗。《读石遗题云海探奇图，戏作寄之，并示则柔》云：“苏戡颂黄海，叹为阳城太室不被兵。石遣反其说，虑有山贼能横行。（原诗云：‘大盗虽无山贼有。’）盗钩盗国等盗耳，我谓山贼较可喜。嗟我黄山当晚明，游者鳞集纷连耕。人人争效谢康乐，宾从伎乐惊山灵。玉茗自言无梦到，江子文石奋笔断断争。迩来天都久寂寞，海内游踪亦萧索。列仙之儒不可呼，今谢康乐其谁乎。巍峨闽海数宗宿，乘兴何时贲高躅。黄巾自解避郑公，我请扫除迓车毂。深深三十六芙蓉，拥护仙云一万重。试语城东叶居士，共持酒盏待元龙。”招游之殷如此。老迈穷忙，不知此生能赴约否也。

一七、众异《晨泊京口》云：“不放金焦睡，凌晨整髻鬟。酒随兵共尽，鸥与客俱闲。闯献天终厌，孙刘去不还。英雄无好手，吾亦负江山。”用事不为事用。此首不愧“四十贤人”矣。

一八、拔可有《战夜感作》云：“矢志能摧敌，孤军震一韩。江声催勇锐，月色带饥寒。量力无天幸，衡情有至难。缩头龟殿裹，应媿此心安。”此战之情形势力，中四语真写得出，非一味唱高调者。《题陈吉士丈超山遗爱图卷》云：“养兵成贼祸一世，如此用兵民所利。唐栖庐橘似甘棠，斛土何曾半钱费。使君故是引漳手，发健能采唱田制。功成始觉沛江河，为德当年等儿戏。一生谿浪薄束坡，百岁神游定谁计。请持此意语山僧，窃比真人喻天际。”吉士作

好官，以谈笑出之，难得此传神之笔，惟此诗须有自注方明白。《答黄松客霏阳见寄之作》云：“匹夫怀宝久旁皇，一纸边愁鬓已苍。掩耳虏乘秋共至，吞声诗与国偕亡。谁言巨壑藏舟固，莫制中宵饮药狂。沈陆自关夷甫辈，可容千顷独汪汪。。中四语工切绝伦。《赠鹤亭同年》云：“君如谢公官永嘉，斤竹涧外题未。”又如“坡翁誓江水，买田终悔求阳羨。风流出处肯相让，拟古怀人一手擅。比从二帝倦遨游，笑访匡君识真面。龙锺不分卧邱樊，坐阅扬尘海三变。人材章甫杂文身，风味同甘思锁院。褰帘便认日五色，老眼能夸书鹦荐。岂真伯乐不常有，周乱亦厕邦之媛。吾侪故技贱尘土，多子得士传笔砚。掌故绳绳水绘园，寿酒千觞桃李宴。请看下拜宗师，定有金花头上颤。”此诗可作鹤亭小传。

一九、李释戡有《壬申上巳湖楼楔集得春字》云：“春老乱离裹，终疑非我春。甘陵方党论，边塞尽胡尘。犹拟芳林楔，谁扶大雅轮。西涯留一角，付与倚楼人。”

二〇、放园有《壬申春日杭游杂诗》云：“四山红似鬣觚，此景真成天下无。工为杜鹃花写照，坡翁端不负西湖。。特别景写得出，点明杜鹃花，用倒戟而出法，不落恒蹊。

二一、秋岳诗廿年前余采入《诗话》者，皆十余岁至廿余岁之作。后读书既多，肆力为骈体文，余以为能集清代之大成，而仿佛治《公羊》治《大戴》之仪郑堂、治《尚书》治《墨子》之问字堂者居多。故五七言遂与专力治诗者有异。平日朋好，每谓其诗患才多。近者秋岳欲刊其诗，出卷四以下钞本，属为去取。余以为诗者吾人之年谱目录，凡言情写景感事之作皆可存；其应酬题咏，非吾意所愿为者，可存可不存。乃拣取若干首才思有余而笔力轩豁者如后，阅者当不复觉才多乎？《正月十五夜，车过徐州见月》云：“长安拙宦不自闲，发兴来看江南山。帷车闭置负佳昼，忽有明月开我颜。乱山缩髓围釜底，斗大孤城背山起。城头冷吹濯新魄，荡曳春姿蘸寒水。欲知今夕定何夕，刮暝疎灯星桥隔。幽人笔砚待何年，属想云鬟愁脉脉。陵隍谷眇岁不同，彭城终为天下冲。郊原兵气近暂戢，但见野柳摇春风。彭黄汴泗古如此，太息长洪笛声死。飙轮挟我不少留，独遣清辉送千里。”此首为秋岳初次南游之作，故首韵云然。后半笔力遒劲，气势亦复莽苍。《鹤亭月来累邮新诗，却寄》云：“江山於诗无尽藏，端待新人凿新句。京口兵残酒犹冽，界子津梁慰迟暮。”起笔甚似坡公往来江上诸诗。《暮入退谷访养安不遇》云：“谷鸟噪暮碧，驶流有余清。退翁栖隐地，遗此莹与峥。我来迷前躅，桥崩石髓横。老蔓缠高屋，是中唯鹤声。驾言漱寒石，鹤亦随我行。苔气累百尺，上与夕景争。归途念周侯，书巢无世情。”《五月二十日，归自西山，始逢大雨》云：“天公

忽厌十旬晴，特纵顽云快一倾。尽泻琼瑰铿客耳，似闻鹅鸭杂军声。田功已恨盈渠晚，屋漏仍疑比户惊。可惜出山先一晌，负伊岩瀑彻宵鸣。”《秋日阴雨独游翠微》云：“镇日山行为觅诗，岩腰深拥绿参差。戒坛云气桑乾水，并作秋山一段奇。”《晚渡浑河望石景山》云：“石景山头落日赭，扁舟铁索桑乾下。仆夫乱流竞干喧，迎面众勒奔马。廿年自笑幽并客，晚借萧辰始谋野。珑旁麦秀珑柳黄，泱泱寒渠水光泻。今年千里高田荒，污土深耕天所假。”极似荆公。《癸亥岁除，啸麓约同书衡诸君游西山，循往例也。余先返，日尚未晡，晤杜盒、只庵於省中，并记所语》云：“西山洽比如家人，岁腊与君必一至。当时发兴偶然耳，已被人间传故事。今年命俦得五六，亭午轻车犯寒吹。连滕无雪干枝髡，饭后闻钟初入寺。池冰龟坼微流澌，墙竹盈盈尚交翠。大悲海棠亦槁立，参砌柴猱具禅味。”又云：“吾侪庶几世所遗，苦爱荒寒起山睡。清景一瞥正非瞥，去住谈锋皆可记。”荒寒寂寞况味，写得出正自不易。《从一片石至双泉寺》云：“万马西来作太行，云屯余怒散丛冈。尽收髡赭供初色，复遣精蓝枕右方。凭觅双池穷泱泱，经过片石擘荒荒。长安正在春灯裹，谁料幽人忍冻忙。”游西山诗，出色者颇少，秋击之作，殆如樊榭之於西湖矣。《得无畏书，次韵却奇》云：“书来触拨自酸辛，门外风埃正恼人。事定始哀公论少，交深应谅我生贫。凤鸾飘泊楼将老，虎兕纵横道孰亲。遣子楼居天有意，远山长日对新颦。”时无畏有趟岐复壁之难，此诗多本事。《雨夜不寐》云：“凤城雨过忽凄清，莞簟凉生感亦生。谁信长卿贫是病，自怜思旷宦无情。羊何故友成疏隔，牛李中朝孰重轻。感绝银屏干宛转，意根未拔怨难明。”此亦有本事之作。《喜石遣师北来，即次赠散原韵奉呈，兼呈天琴、泊园二老》云：“车如鸡栖马蹶块，日负诗囊走尘塔。宵分忽披观槿札，（拔可书先一夕至。）晨谒本师致再拜。稍惊霜首照四海，嶙骨癯颜百无惫。首言家居三岁好，今见纤儿坐相坏。次言书局本随身，新蠹选楼托江介。（师避兵中江，新选近代诗若干卷。）子诗近胡伤繁噍，翩宜飞龙浅宜濼。答云长安居易不易，坐看干戈满海内。已从秘阁贬无咎，苦向绿岩忆元晦。幽吟自诡拥趟瑟，高筑翻成避周债。每疑清贫例相倚，欲决西江换宗派。身甘舟流付人海，不管爱河有惊湃。深谈霏雪过卓午，时也何曾立门外。心知中兴到文酒，果尔追陪日三再。词场异人两楚老，豪者鲸呖健鳌戴。新篇接厉比韩孟，籍泥汗僵睹犹爱。岩蛸险韵似秋华，缚脚跻攀更斋戒。上京莫问后山门，黄预虽存叹无辈。”此韵和者多人，人或数叠，樊山至六七叠，君亦两叠，亦余不居长安后，一唱和盛事也。病榻闻雁云：“金河秋半不能归，自护残疮绕月飞。未肯拣枝洲渚冷，可怜谋食稻粱稀。关山杀气连张缴，城郭寒声警授衣。只有病夫最知汝，空床流感一灯微。”《病院杂诗》云：“每从虚幌辨朝晖，亦有花光霭更微

。白毡匡秋不到，看人日日换裳衣。”非过来人而工诗者写不出。《病起书怀，呈真长、拔可、敷庵，兼寄石遣师、舜卿表兄福州》云：“故山几师友，甚念石遗翁。孤儿行当归，樽酒谓可同。岂知千里来，羸博悲秋风。死者已弃泥，生者尚转蓬。执手顾我病，喜极药有功。无罪以当贵，丁蜜善处穷。微良已起，翁行何忽忽。愿了爱与缘，勿为百态攻。我归定何期，烽燧天南东。”此诗乃彼此极难为怀之时，谁意十年后尚能流落江湖重话酸辛邪？《薄游武昌归来，酒次有歌汉调者》云：“水陆街头草草游，紫烟落日万家浮。北兵不识南皮恨，月裹吹笛奥略楼。”

二二、南昌王晓湘易，工为沈痛语。特录其哀惋之作。《二月二日令容诞日》云：“宵寒饮泪吾将病，总帐归魂子已陈。几日春风来未觉，十年残语梦非真。无知儿女蠕蠕拜，有尽莺花逐逐新。一酹暂终成木立，九原应忆独醒人。”

《清明萧寺展令容椁》云：“清露湿林原，早市集鱼米。江南候未齐，三月冷犹尔。小篮携酒浆，城南步荒时。寸心自怦怦，节物逐生死。野塘鹜作温，生意盎泓水。胡人乃弗如，患苦铄心体。沈冥二百日，茹痛过然指。逝者声已吞，存者息徒视。从知大瓮中，微命仅蝼蚁。行行出郭门，凉凉古招提。蜂房户牖开，赫然君在斯。骨肉竟何状，闭目不敢思。当年好眉鬓，笼袖花四围。低颜向前和，腐心念长离。入户意不伸，谁与问来兹。恨穷遽无言，积泪一把挥。挥泪尚何为，所冀君或知。”此首甚似陈师曾悼亡作。起本《公羊》

，尤惨痛。“蓬头见二三，唤我日八九。君去似相忘，吾母劳已久。雏婴生七月，肥白赤双藕。悬知及长成，虽母不知有。二女君所爱，学语甫上口。但囿携抱亲，指姬谓为母。小怒与娇啼，赴怨竟忘丑。大儿挟书归，敬长礼知守。有时履脱纂，或乃襟出肘。引我双眼芒，有泪湿其手。儿女身外物，相逢已云偶。徒苦复何酬，同君异先后。昔日愿同死，谁知死亦难。万钧著两肩，不死固非。明知七尺身，许人岂宜然。盐车久在涂，天使不得闲。玄黄此何世，托命虫沙间。凋残自骨肉，积已十年。而今复遘兹，童稚却成班。遂悟造物勤，更迭不畏烦。灶勉顺吾生，乘化良所安。”

《夏夜检然弟遣札，援笔泄哀》云：“死去不足惧，所悲在犹生。残笺及遣挂，触处皆伤情。庭下乳臭儿，绕膝时哀鸣。强笑抚其头，肠断不敢声。我前抱深悼，襟渍犹新凝。今兹遘重夷，稍悟鸿毛轻。迢递百年后，斯世谁留形。谅哉马迁心，汲汲身后名。”《慰晏弼群丧偶》云：“殃祸匪一端，爱者胡可死。丈夫健官骸，不能保妻子。蚩蚩众生心，大戚尽如此。岂知太仓中，万化若梯米。入门悼张目，荆棘在几。依稀想声容，终愤不神似。牵裾幼依依，施衣姬眦。日落启愁城，风来伫新鬼。此情胡然知，昔我尝遘尔。寄语同病人，作达保其齿。年命孰逾百，所欠后先耳。念彼泉下人，弃我犹敝屣。试令易地居，渠苦我何委。爱深当虑兹，况

君知命理。”《妇弟安定告墓作》云：“生前百事纷，入穴均已了。旷野来两棺，寒林无一鸟。形神别渊穹，造化剧昏晓。默默同不言，一朽杂彭天。经营弹心力，所得定殊眇。藉云灵有知，寂寞守华表。纵横爱与悲，緘泪奇幽杳。吾妇贤孝人，吾弟天下士。后先不二年，相率脱其屣。奇哀我岂任，在势痛应死。顾櫛遁天刑，不敢薄肤体。封树今日心，言笑去时耳。买山当共隐，甯计遂如此。念兹意皇皇，思尔九原起。”诸诗工力，在郑子尹、江强叔之间。大略君诗多苦语，虽所遇使然，亦心思才力固有刻挚过人者乎？然句如“好春若丹青，渲染出缣楮。初淡继以浓，水石日增补”，清言又何绮耶？

二三、夏瞿禅承熹，教授之江大学，著有《白石歌曲旁谱辨》，於歌曲之学，至为深精。尝次余避乱韵感北省近事云：“衰衣自合从高勋，（遗山句。）袞袞筹边腹负君。快意犹能堕郿费，寒心岂但弃燕云。未招朱昧归千里，又见苍头哭一军。翻被药师笑张珩，汴京此局昔无闻。”用事精切，非深於史学者不办。《月轮楼即兴答玉岑、榆生》云：“何人架楼翔好仙，云涛当产星垂筵。观生长日一炉烟，摊书来坐忽三年。南风酒面不论钱，待谁伴我占江天。玉岑新岁悼婵娟，闻损玉貌出双颧。遣悲画松笔如椽，放笔直干羞拳拳。榆生古心迈往贤，低徊肝胆持遣编。强村片砚临终传，后山翻泪欲彻泉。吾侪百计为朝擅，广额自好避髡胡。李生鬼崇天不怜，谓果明。尚余心目几夔炫。西溪昨夜飞秋，饮兴直欲无长川。安能风吹到我前，浮二三子共江船。。此首音节直逼涪翁《松风阁》之作。又《月轮楼纪事》云：“豪语流传对酒歌，潼关东下走黄河。风云苦恨张华少，下品曹公柰汝何。（读《诗品》。）”余有《诗品平议》，甚不满於锺君，得此作，益使记室百喙莫解矣。又云：“铁弩江山话灰，当楼一塔阅潮迴。沧桑不挂山僧眼，立尽斜阳数雁来。”宋人词云：“立尽西风雁不来。”一雁也，不啻《西厢记》之莺莺，有肯来、到来、不来之无定准矣。《题潭秋培风楼集兼坚湖上觐面之约》云：“吾生具眼愧岩电，看云不到香炉。荡胸灵气梦五老，因读君诗恍相逢。昔年风雪过彭蠡，浮江归计迫穷冬。茫茫禹迹不敢留，恐无语答洪涛春。君诗状物怨真宰，烟雾搜挖愁蛟龙。使我灯火动颜色，夜夜合眼翠连空。西湖花柳欠飞动，倘嫌句律近纤稼。家山落落一雁荡，谢屐未到谁追从？迟君有兴扛健笔，雕别七十青芙蓉。匡山不须待头白，各约东道辨芒箠。”回抱得势。句如“若无烦恼便无禅，请为涪翁下转语，”吾亦云然。

二四、余识叶誉虎（恭绰）殆将册年，多譙集而绝少倡和。誉虎近来寓居沪上，多刊故友遗集。（若刚甫、挟东辈。）客冬招余饮，逾月至苏，见示一律云：“鄂云燕树两茫茫，（自注：始识公於武昌。）少日追从鬓已霜。客舍五浆浑自失，斜街一饭可能忘。（自注：公招饮上斜街，肴饌精绝，迄不能忘，今

同坐半归道山矣。)三峰永羨游山屐，九曲思随泛海装。人事只今销黯尽，倘余行乐未相妨。(自注：公去年游华岳，今九曲已成三神山，渺不可即矣。

)“九曲”指武夷。近福建兵乱，上游尤甚，故云然。此诗感旧之作，幅短情长。末暗用谢安石恐儿辈觉之损其乐趣意，故余和韵次联云：“清景亡逋追已尽，山丘零落久难忘。”谓往事被君说尽也。第五句云：“还山李泌耽残芋。”自谓最切，盖君常茹素也。

二五、鹤亭当壮盛之年，即喜充老辈，留长髯，称老夫，此皆名士结习。欧阳公称醉翁时，年尚未四十也。余尝告以老有何好处？君惟未老，乃喜老，若既老，则推之不去矣。香山“老色上面”数语，断不余欺。时余方过五十，颇有先觉之明也。今年鹤亭才六十二岁，去年除夕有句云：“镜裏须眉镊不玄，梦中肠胃绕谁边。”又云：“松菊久抛三亩宅，稻粱犹逐众人前。”果爱老，须眉何厌其不玄？果未老，逐稻粱亦分内事也。又有一绝句云：“一印经年出入将，从今无用亦收藏。思量山谷元晖句，留与诸儿继阿章。”题为《去岁除夕，杨千里为我制六一翁印，今岁又除，作二十八字，以宠其别。》此诗亦癸酉六十一岁除夕所作，套用山谷句恰好。此则望儿耆寿，人之常情矣。

二六、李印泉转来其同乡由夔举(云龙)赠诗，颌联云：“海内谈诗宗北斗，朝端知己属南皮。”上句不敢当，然其对仗工整，自不可没。或云“宗”字当改用“尊”字，不知司中、司命，为文昌第五星、第四星，实居六宗之二，自不如“宗”字典切矣。末韵云：“莫道天荒千里外，邮贱倘许质然疑。”语切而得体。自注：“二千里外，岂曰天荒。见《文泉子集》。”又得余和诗，复叠韵见奇，中二联云：“不分颜材逢匠石，为加鞭策置毛皮。(萧贡诗：‘古人相马遗毛皮。’)迢迢驿使江南至，渺渺真人天际思。”皆自然稳惬。

二七、叶梦庐(敬常)自广东农林局寄示游闽绝句数首。《镜湖亭茗谈》云：“水亭闲坐消长夏，两腋真来习习风。七碗建茶三百荔，傲他坡老与卢仝。”玉川未尝武夷奇种之茶，坡老未啖色香味具佳之荔，叶君真能为吾乡物产高台声价矣。

二八、屈伯刚设书肆於苏州言桥南，在古人则陈思、陈起，近人则钮匪石、席氏扫叶山房之类，文林中一佳话也。伯刚戏占二绝句云：“废基犹有再兴时，文学今荒言子祠。墨古书棚谁记得，剩怀嘉道老儒师。”自注：“王府基旧有周姓墨古堂书肆，见《莞圃题跋》。”其二云：“谢家矮屋傍桥边，门限曾经踏欲穿。四十年来寻旧梦，读书种子几薪传。”自注：“桥东侧临流小屋，系紫阳书院书吏谢小卿故居。昔年交卷看案及领取官师膏火，悉往其家。吴地老生，犹能耳熟言桥名也。”此诗及注，可备苏州坊巷志材料，与《厉樊榭

束城杂记》等观也。又《偕劲秋师泛舟碧浪，遂步行至金盖山》云：“三板轻摇出郭门，几家烟浦上朝暾。湖山已觉风流改，蔬笋何嫌酒味村。十里王坟留霸气，一棺词客吊吟魂。（舟过未强村殡宫。）吾乡弥叹荒寒甚，难取斯文说弟昆。”得意处直逼樊榭。句如《退合、逸霄、拂云、无恙同游虎丘、冷香阁诸胜，晚观梅张氏园，共饮功德林》云：“十年湖海劫频灰，难得寻春踏损苔。梅信犹因寒意勒，山先现好容来。”又《重游次前韵》云：“风已不寒容久立，梅如有约笑重来。”又《拂云、无恙诸君，有邓尉探梅之约，会雨辄止》云：“好花经雨多磨折，天意留人省去来。”皆塞人诗话中材料。又《去岁仲春避乱回吴，适值初度，又一年矣，感成》云：“时危跛上庸非福，人老纤儿动见欺。行乐治园惟种豆，真贫卓地失前锥。”未老称老，未免文人结习，拟易以“才拙”何如。又有句云：“出尘今见不凡僧。”自注：“上人曾官旅长。”含蓄有味。

二九、钱仲联近刻《游仙诗》三卷，余为书端。前附张埔隐（鸿）五十首，后附杨冠南（无恙）十六首，中为己作，皆寄托遥深，遣词丽则，无可选择於其间者，惟有代为鼓吹而已。

三〇、谢冶庵寄来吴苇青（希萼）《劫海吟》、吴纲斋（曾篴）《纲斋剩稿》，合刻一册。二君皆江阴人，早岁殁谢，诗至不多。其友章绂云（廷华）所刊，与冶庵以或传或跋表章之。苇青有《漫成》一首云：“蓟门霜气破空来，承露犹为汉室台。（时西人拟以李鸿章为总统，李却之。）树隐长天天隐塞，西风愁听暮笳哀。”又云：“皇舆败绩事纷纭，遥念春明换劫氛。”又云：“凝碧池头今夜月，西风弦管不胜悲。（时军驾幸西安。）”以上皆言庚子联军入都事。用《离骚》语最切，凝碧池事不甚合，联军不能比以安史，百官非迎降受伪命者。惟赛金花与德将瓦德西宿仪鸾殿，可方以李师师耳。纲斋有《首夏留滞都门》句云：“芳春似客匆匆短，清画和愁细细长。”写春明客况逼肖。

三一、自朱强村以填词衣钵传授榆生，榆生遂专意词学，极少作诗。偶见其《风雨中独游烟雨楼》云：“平湖曲港小桡通，杨柳堆烟路几重。暂驻征骖揽春色，短篷归去雨蒙蒙。”“杨柳堆烟”，自是词家语。

三二、龙榆生又有《寄于右任院长》七律云：“断句高吟转激昂，於今谁似熟肝肠。（公有‘忧国如焚中夜起’句。）雄姿伏枥思骥骥，野鸡梢林看凤凰。渭水秦山廿年梦，骚心史笔几人强。有灵词客惊知己，异代相望与播芳。”自注：“余方校刊朱强翁遗稿，承助刻费四百圆。”余以为助费刻书，最为实惠，用特表之。近挚友王逸塘，以余自刻所著书，财力就屈，（《周礼疑义辨证》、《通鉴纪事本末书后》、《史汉研究法》，皆友朋门生代刊。）忽奇助二百金；谢以长句，末云：“肥泉我友间慨然，挹注猥损及廉泉。免同老去金风

长，述作多半未雕镌。”榆生又有《大厂转示展堂近作约同和》云：“待挽春光毕竟难，吞声扞舌悯凋残。惊心野蔓风催长，聒耳鸣蛙兴未阑。乍试轻雷甯作雨，半沈斜照一凭栏。居夷可是平生志，浊酒高楼泪漫弹。”颇有冬郎意境。

三三、无锡国学馆门人徐义，字仁甫，嗜为诗，毕业后教授上海。有寄余七律，推崇太过，不敢受。次联云：“杜陵身世归骚雅，庾信波澜独老成。”末云：“骑驴偶过华阴道，争看神仙地上行。”却切，余近方游华山也。《战区农民归耕咏》云：“规后人如犬丧家，归来触景总堪嗟。已无缘树村边合，只有青山郭外斜。买犊买牛先卖剑，种瓜种豆莫栽花。菜香稻熟豚肥日，有酒有肴何用赊。”丧家狗本当作刍狗解，丧读平声，然东坡、山谷诗已作失家之犬用矣。颌联反正，用孟公句，巧合。

三四、学生孙蔚滨（启基）呈诗云：“盛年早擅起衰文，一代栖栖老更勤。诗派已桃闽十子，家风遥继汉三君。天留劲殿辉残局，世竞浇谈孰异军。秦火又成今日规，鸡林声价诅能焚。”第三句有见地，对亦整。

三五、寿州方峯民（希孟），同台间以邑诸生官广文，舍去。幕游四方，北走燕赵，南抵粤闽，东涉辽溇，西踰秦陇，再出嘉峪关，周历天山南北。辛亥革命，由武昌节署仓卒东归，癸丑客芜湖，病卒。有《息园诗存》八卷，自王晋卿、姚仲实诸人有序，皆盛称其诗。《途中得家书》云：“走马西来雪满，停鞭和泪急开封。行行只道阳关远，更隔阳关一万重。”用唐人“走马西来欲到天”、“马上相逢无纸笔”、“更隔蓬山一万重”各诗意调，未知视古人何如，俟读者论定之。《阿春》云：“阿春无夙性，嬉戏不知年。才尽《诗三百》，难终籀九千。处田疑不慧，近市惧多迁。已恐青箱坠，惭人说象贤。”末二句由衷之言，反用厉之人夜半生子意，可抵昌黎《符城南读书》全首，惜“惧”“恐”两字微复。又西湖句云：“白苹花大欲成莲。”眼前语未经人说过。

三六、陈伯冶（世）长临海法院，赴都过苏一饭，别后寄余诗云：“小筑愤然远市廛，未能白日枕书眠。（师文字之役甚忙。）姑苏城畔青青柳，馆住诗翁又一年。”“忽忽拜别黯伤神，去踏京华十丈尘。灵运诗才浑不称，可堪辜负永嘉人。（师为余作荐牒，有‘官长灵运山川，永嘉流风未’之语。）”“曲江雁塔占京华，华岳瘞关兴未赊。珍重天台他日约，要将白发映桃花。”眼前语隽爽可喜。

三七、门人陈季屏（祥翰）同黄迂见过云：“胭脂桥畔筑行窝，看罢梅花载酒过。四载擎经劳讲画，卅年违侍换山河。夏峰老向吴中隐，闽海遥连甬上波。忝附门墙愧无已，平生低首一东坡。”第二句谓从邓尉来也。三十年一见，不换山河，亦同隔世矣。

三八、门人宜兴史耐耕（乃康），年少悼亡，数年不娶。余与松岑为执柯未成。耐耕管理苏学校，老亲念其独居，已促续弦。其《悼亡集句》云：“柿叶翻时独悼亡（李商隐），年年岁岁恨难忘（尤秉元）。自从环佩无消息（蒋廷铨），忍见堂空纸挂墙（秦略）。”“影暗红窗镜未移（吴尘），一楼烟雨暮凄凄（李煜）。境分生死伤心切（毛师柱），闲坐悲君亦自悲（元稹）。”“欲问高穹竟渺茫（厉鹗），鸳鸯何事自相将（李商隐）。早知半路应相失（梁简文帝），不及从来莫作双（庾信）。”“透壁秋声虫络丝（白居易），可怜寂寞去何之（宋之问）。凭阑惆怅人谁会（李煜），默默无言恻恻悲（韦庄）。”“荆布相依最苦卒（毛师柱），浮云一片是吾身（李商隐）。如今悔恨将何杯（韦庄），月冷空房不见人（白居易）。”悼亡诗最宜质言，潘安仁、元微之之作，所以千古也。然安仁篇末，已不免用典，若王阮亭全然用典，近於世故周旋矣。至以少年科第之人，而用牛衣对泣事，尤属无谓。厉樊榭虽未能免此，然系姬人，有不同处。李易安词云：“物在人亡事事非，欲语泪先流。”悼德甫也。可谓洗尽铅华，眼泪洗面矣。成容若词云：“丁甯休曝旧罗衣，忆素手为余缝绽。”亦其次也。耐耕悲怀，多写以短长句，此五首不著一字，自极凄黯。又有《春归》绝句云：“望帝啼声裹，残花落满池。终年长作客，怕作送春诗。”亦其一往情深处。又有《怀张縠铭、叶石甫》一律云：“金风萧瑟叶辞枝，冀北山川独系思。尺素抒怀逾匝月，朵云望眼已多时。愁来还读离骚否，路远犹希教诲之。瘦骨支撑情莫慰，茂陵秋雨正丝丝。”耐耕体格清瘦，余劝其勿作愁语。尝著江西诗派考，为登国学论衡中。

三九、“杂花生树，鞞莺乱飞”，江南草长时佳景也，无锡诸左耕（祖耿）诗境颇似之。《看花》绝句云：“梅英堕砌作香尘，又见绯桃一色新。不待东风吹万片，浓春如绣已愁人。”“碧鸡坊裹海棠颠，一去人间八百年。日对红妆吟旧句，那能不饮酒如泉。”“绿阴青子望中稠，斜日当风一倚楼。刻意伤春春不管，对花欢笑背花愁。”“吟尽梅边与柳边，当春难遣是诗颠。儿童休笑吟情剧，春好无诗太可怜。”《春游》绝句云：“树树红云照眼明，西山夜雨晓来晴。芒鞋不惜春泥滑，但拣桃花多处行。”蚕芰花开春野香，泥人小立是斜阳。风吹一对黄蝴蝶，飞过谁家雪色墙。”“路上行人半踏青，村南村北雨声停。凭君吹彻关山笛，一曲飞花满洞庭。”虽本杜陵、放翁此种绝句来，然酷似铁崖《花游》诸诗，似非绝无寄托矣。《秋海棠》云：“花魂如梦上阑干，月白风清夜未阑。为是蛩吟太凄切，画帘虽卷未曾看。”《同曼君及澄清两儿酒后野步》云：“试将诗句写芳辰，颇喜年来笔有神。难得一天闲裹过，居然四座酒边亲。穿林危步驴惊客，闻响翩飞蝶畏人。不用登临更极目，由来高处易酸辛。”急雨云：“急雨来时万瓦惊，四檐争作不平鸣。辨才古似孙龙子

，消渴今瘳司马卿。助以风雷成帝业，驱将虎豹壮军声。世间多少玄黄血，愿挽天河洗甲兵。”密雪云：“似尔风流亦足夸，前身曾以水为家。嘉名应写银光纸，小字宜呼阴丽华。粉本描来蕉有影，朱楼望去玉无瑕。棠梨一树分明在，未到深春已着花。”《感怀》四首云：“熟读《离骚》见性情，少年忧国梦魂惊。蹉跎虚学豢龙术，齷齪羞为腐鼠争。”“日下江河关气运，胸中泾渭自分明。步檐独夜看牛斗，屋角庚庚落大横。”一顾已能倾城国，二施复不辨西东。十年豹隐南山雾，六月鹏搏北海风。”“迢递关河喧燕雀，参差袍笏误儿童。何图日下荀鸣鹤，未化云间陆士龙。”《四月一日，素川古因招同素苓、素彬集北土山最高楼，怅然思归》：“篁竹萧萧此一楼，春来归思浩难收。正南便是狼山塔，直欲来风到上头。”“斜日归舟映碧芜，一篙春水漾模糊。无风万顷靴纹起，坐对微波忆太湖。一龕屋春江俯白苹，萧然城市即山林。诗书以外无长物，忧患之余发大心。双塔云中相拱揖，一灯夜半助哀吟。妻帑知我贫寒惯，不羨邻花满地金。（南邻花圃，时黄菊方开。”）《积雨遣闷》云：“帘外春泥一尺高，帘前新水长溪毛。乌云不动为淫雨，急溜时掀作怒涛。已鄙行文追《乞巧》，何须痛饮读《离骚》。短衣射鸭江湖好，便买渔蓑与小肋。”《戏赠耐耕》云：“君字耐耕我佐耕，一般心事为编氓。可怜老作佣书客，不与人间致太平。”以上诸作，时复积健为雄。句如《夜坐》云：“月高万象肃，风静百花恬。”“恬”字稳惬。《夜泊芜湖》云：“夜深渔火出，松密寺钟留。”“出”字、“留”字均稳。《西征开拔歌》云：“若将长物酬知己，剑最嶙峋笛最清。”《槭槭》云：“微风振木生佳籁，缺月窥人有怨心。”

四〇、吴县王乘六（乘六）有《观河》云：“皱面观河感逝川，遣愁不去与忘年。花开虚室宝生白，叶落荒亭待草《玄》。棋局冷看朝市变，剑光宵烛斗牛躔。立身自觅千秋地，不契《参同》厌坐禅。”读书人不当如是耶？

四一、江南徐祖武，年少惊才绝艳，自言为诗好仲则、定盒，自编六百余首，分三卷印行之，皆七言绝句也。中除论诗、论文等数十首外，皆无题诗，不必琐碎标题，统称为无题可也。即《读辽史》、《金史》及各代宫词，亦皆艳体。实则仲则无题诗并不多，定盒稍多矣尚不如易实甫、樊樊山之多。此集极似实甫少作，而实甫多古体，樊山多用僻典，为不同耳。集中大同小异，美不胜收，自可如王次回之《疑雨集》、黄莘田之《香草笺》，单行传世。兹采《无题》云：“天涯地角情长短，瑟网箫灰认去留。自有藐香白太傅，楼中孀燕也千秋。”“孀燕”二字，铸词鲜新，特表出之。《读辽史》云：“锡库名称作女巫，也同方士逞虚诬。延年药要男儿胆，割得南人大胆无。”用事鲜新，特表出之。

四二、肖鹓送余归里云：“宛转归巢遂意根，婆娑病树复膏论。履綦有道常驱疟，（病中数荷存问。）文字如天况感恩。（为传先德。）名辈例存江左宅，传家新喜半千孙。此情待剪西窗烛，未易临歧遣一尊。（兹行竟未获奉饯。‘尊酒何能遣此情，’丈送黄晓浦之官黄州句也。）”君绝喜余“尊酒”句，讽咏不去口者累日，故复用此意为结句。

四三、朱铎民（镜宙）嗜余诗而罕见其诗。之官甘肃度支使，要余以诗赠行，余要其出示近作，乃读其《南昌百花洲夜坐》云：“湖光敛暝色，几席落银河。浮玉波含月，摇珠露啜荷。笙歌沈北院，烟水锁东坡。无限清秋意，长天一雁过。”清气满纸。

四四、久不得刘仲英诗，忽见其前数年寄来一律云：“一楼风雨养花光，拄颊看山廿载长。元晦仍闻归鹿洞，放翁岂合老龟堂。诗人心裹春常驻，胜具天教晚更强。别既不辞书不报，韩门终许小叉狂。”起联及第五句实获我心，结联倔强可喜。惜谀墓之金，皆以塞啼号，无可攫耳。

四五、放庵老弟，每岁必自旧都南下，薄游吴越山水，必过余吴门寓庐。昨奇示纪游数诗。《瞿园》云：“衰年重到网师园，回想前尘几辈存。奇语石遗老居士，结庐犹喜傍葑门。”网师园旧为苏梟李眉生（鸿裔）别业，有“苏邻”之名，“苏”指子美，谓与沧浪亭相近，此易实甫告余者也。后归张金坡将军（锡銮），金坡不及居而卒，其子欲贱售之，余寓庐与相近，为咏坡公诗中易一字云：“仓皇欲买万金无。”放庵又有《梁溪舟中作》项联云：“灶渚楼台新缔构，蠡园草木记依稀。”对仗恰好。

四六、龚惕庵（乾义）为诗向多僻涩，近则渐趋轩豁，而造语使事，时复迥不犹人。《夏夜奉怀奇呈》云：“苦热江卧北窗，睡魔凭遣茗柯降。乘风漫想千秋戏，吐虹愁看二等。勤诵和歌温旧梦，（前岁有苦热赐和之作。）可令薪木寓危邦。啼声莫恶毛头鸟，（‘树顶猫头鸟正啼’，亦旧时赐和句。）尽有刑天对帝江。”两怪物竟有能舞干戚者，云山经用始鲜明矣。时草泽正在弄兵，读之不禁叫绝。余和韵止用到杨么、宋江，“天宝末年时世”耳。君方假馆马江船司空，故首句云然。

四七、梁沙隐（天民）不事苦吟，自饶好句，良非易易。《闻石遗叟谈乡事感愤有作》云：“赤舌烧城事可知，黄金坎陷咎谁尸。（叟行之日，三十八百坎已陷。）颇闻灞棘皆儿戏，直把朦朧作水嬉。禅虱势成翁好去，釜鱼游乐孰知危。瞻云岂独亲朋在，庐墓终天宰树悲。”《荣孙生，寄示淞儿》三首云：“老夫三十始生儿，正是流离板荡时。乍喜尔曹能自立，其知郎罢大难为。来书似挟啼声壮，晚疾端资喜气治。”其二云：“生子何须似仲谋，（放翁成句。）吾孙长但事田畴。天伦无过农家乐，沟瘠从多贵介流。耕稼陶渔随所适

，猪龙豚犬总贻羞。衰翁已被能文误，书种承家亦可休。”其三云：“未应投镊嗤无旦，能与为嬉慰剑南。随世愿惟知守拙，迎门瞬解索分甘。明朝准拟登车去，先对山妻办一酣。”《一秋未对菊，立冬日友人分赠数盆，呼酒赏之》云：“多君三迳未蓬蒿，盆盎分携及我曹。失喜逾秋能见菊，病店今岁废持螯。坐看菜几增颜色，晚对芳辰念驾毛。老矣穆生谁设醴，醪钱市脯且醪酶。”《重阳车中口占》云：“早市吃茶黄歇浦，夕烟辨树吕蒙城。消磨佳节车尘裹，惆怅寒山酒社盟。”朝发上海，晚至丹阳，非行铁道不能，末言不得赴诗钟吟集也。

四八、高茶禅极工铁笔，尝於砚石上刻余绝细行书，丝毫不爽。有《癸酉上元僦居早题巷何宅，相传宅本许瓿香先生米友堂，其西南一院即黄莘田先生香草斋旧址。今简张姓，所谓海棠银杏诸树已薪，惟梅桂芙蓉等略堪屈指。缅怀往昔，可胜悒悒，因纪以诗》云：“香帅斋边乍卜邻，依然飘泊旧吟身。沈园谢墅罗含宅，小住还添一段因。”“此地来寻米友堂，行人犹解说瓿香。沧桑也到闲花木，西府空教讯海棠。”

四九、长乐施桐卿（寓），余两兄乙亥同榜也。屡蹶春宫，裔志以歿。其孤（景琛）为刊《思鲁室遗诗》一卷。读之则足迹所及者，计偕都门与幕游霞浦审德，游览不广，投赠不多，故所造止此。《湖上》石：“三两人家傍水隈，镜波蘸影晚凉开。秋衫习习香风动，知是白运花上来。”觉金冬心之“消受白莲花世界”，去人未远。句如《病酒》石：“山妻恐惹流涎癖，搁尽良朋招饮书。”《春夜杂感》云：“多难敢辞为客早，清愁常觉欲眠迟。”是中庸人语。

五〇、诗之断句可采者，泰州则有张逸君（逸）之“霜欺古木鸦先觉，月妒芦花雁不知”，使毛西河见之，必曰：“鹊便后觉耶？”又单句之“杯中旧好贫犹密”、“闲云为客树为门”、“凄切暮鸦啼水郭”，对句皆逊。江都童瑞臣（绵春）之“欲认来时路，缤纷指落花”、“好山多隔水，疏柳不藏莺”。子希篮（彭年）之“杰阁摩空逼斗牛”，从杜老之“天阙象纬逼”、孙逖之“纱窗宿斗牛”来；“远树低随乎野尽”，从孟浩然之“野旷天低树”、杜老之“星垂乎野阔”来，而“尽”字独造自工。怀远宫霖生（汝雨）之“新诗有味谁能觉，明月多情夜正长”，颇有自得之趣。《自述》云：“遍尝世味增诗料，聊解愁肠读酒箴。”是并无酒可饮矣。《读五代史》云：“侍中顷刻为天子，将士居然佐命臣。被体黄旗犹未暖，黄袍点检已加身。”

五一、澄海谢少白，有《裳织寓言》、《裳织集》。《天寒》云：“天寒北风烈，四下彤云结。朝来无个事，闲庭看飞雪。”《寒窗》云：“寒窗独坐意悠然，雨雪霏霏欲暮天。几处琼楼围玉树，此身何以在人间。”《自题菊》云

：“粲然秋色满篱边，独自徘徊念昔贤。晋宋亡来千百载，黄花今且为谁妍。”

五二、余寓居吴下，谬承海内文人，过苏往往枉顾，非外出未有不延接者。陈啸湖（宣威）赠余诗云：“骚雅齐盟有霸功，不因小极拒阿蒙。”其确证矣。良以衰朽穷忙，困於文字之役，客来多不能答拜，函积多不作报书，（未有乎生之雅，以图卷丐题、诗文寄正者，案头如积薪，灶勉从事，实日不暇给。）藉此稍减吾罪也。

五三、淮南严雁峰（邀），有《贲园诗钞》，工选体，词藻纷纶，美不胜收。独《马嵬坡》一律，翻少陵之案，实获我心。诗云：“东去咸阳百里祠，野花零落故唐枝。晕云褒姒由妃子，是直武汤推禄儿。万占不书龙武弑，孤我愤马嵬奇。荒郊且决开天狱，莫蹙长生太液眉。”有《东乡》七言古，言四川东乡知县孙定扬陷邑人袁廷蛟弃市，奇终白一案，甚为翔实，惜诗并序太长，未录。

五四、泰兴戈二石（铭猷），江右循吏，年七十有四矣。相见於无锡国学馆，借观拙著诗文集，欲胥钞之，余破例持赠。（拙集向不轻送人。）君喜甚，报以诗云：“琼玖复琼玖，岂容轻赠人。君言永为好，我谓爱逾珍。传记出韩柳，碑铭追汉秦。况存三代直，邻酒话天真。（自注：一日论文，君谓余《二石词》有生涩处，可谓直谅矣。）”此诗余即以“天真”二字赠之。

五五、久不见程穆庵康，前岁相遇於其叔父子大处，读其《次韵梁众异三月三日同陈病树、叶逋孙兆丰公园看花之作》云：“园花迟客未成尘，鸟语嬉晴尚有春。老树阴笼三百亩，夕阳人影万千身。良辰向使寻常过，白发霏辞次第新。惆怅相要觅归路，桃源何世可忘秦？”有春夏气，不似从前好为苦涩语。第四句的是公园中景象。

五六、南通徐益修昂，范肯堂入室弟子，著有《诗经声韵谱》、《说文部首音释》、《声纽通转》、《音说》、《益修文谈》。诗似其师，不肯作人云亦云语。《谒曹将军庙》云：“三百年前悲壮事，试从寥阔索根源。须眉非复人间世，祠宇犹招劫后魂。腾踏眼中孤冢在，苍茫隔代战云屯。神威万祀压京观，尚有烟氛向海昏。”末句似与第六句意复。《清明前一日，朋好约游北山，便谒苦李墓，感和曹君觉韵》云：“景物又逢寒食节，荒苔忍掩故人才。松声似欣世兴替，（西山古松，宋代物。）佛眼澄观客去来。（舟过宝辜庄，观占佛目，皆半启。）时有高谈浮竹起，且看野卉傍山开。归舟盥诵先师句，（舟中携范伯子先生诗集。）感进苍茫吾意徊。”末句“徊”字，似宜推敲。

五七、久不得松之信，殆穷无复之，不欲以酸苦之言告我也。其手稿藏余篋衍

，未入《诗话》者尚多。如《石师报书，谓近作多可入摘句图，并许寄赐诗文集，赋谢》云：“万点桃花尺半鱼，（成句）。渔洋胁溢美其徒。微生纵有江湖句，将累吾师溢美无？”“大集从来不送人，怜贫持赠具深心。残年嗜好无他物，当许刘叉偶攫金。”《闻石师至江南趋侍》云：“久疏请业喜成行，忽听旁人说避兵。趋侍如奔行在所，水程百里更兼程。”比拟恳切，无以复加矣。《初到集美，榆生、达安过访，喜作》云：“二客相携过寓斋，江西宗派有诗才。溯源同出闽江派，流向泉州一道来。”《读定庵秋心诗，即用其首联作起》云：“秋心如海复如潮，独有秋魂不可招。侧想冷泉亭上月，怕听子夜曲中箫。江湖转徙空皮骨，蛙明林塘伴寂寥。便过一生吾也得，莫愁此腹不能枵。”

五八、丹初《菲律宾竹枝词》，有可传者数首，录之。“茹荤错怪习成风，肉贱蔬昂价不同。谁道安贫菜根好，菜根咬得富家翁。（菲岛蔬菜昂贵，有价倍鱼肉者。）”“前身合是老獬豸，谪向人间尾尚存。为语旁人休认错，碧徕山裹老哥番。（伊老哥，未追化土番，臀部生一短尾。）”“悲歌《薤露》彻天堂，松柏萧萧向夕阳。白马素车来戚友，北邙会葬小儿殇。（菲俗殇子出殡，甚为热闹，谓小儿无罪，可升天堂。）”“千行银烛万家灯，绿女红男祝佛生。生佛一年三百六，乞将香水锡嘉名。（天主教以三百六十佛分配一年，每日均有佛生日。宿雾教徒，礼佛尤盛。垄人结婚生子，即以是日生佛之名名之。）”

五九、丹初门人陈觉夫，年少嗜诗，周墨史荐充海外宿雾教授，独学无友。有《闻丹师游菲岛归，奉奇》云：“曾经沧海水，已过万重山。”十字用元稹、李白语作对，浑成极。《题秦淮画舫录后》云：“无端洒尽相思泪，添作秦淮日夜潮。”颇婉而多风。

六〇、人之克自树立者，必不为方隅所囿，文字何莫不然？水嘉诗人，止斋、浪语、水心而后，四灵则专攻五律。姚味辛琮，水嘉人，典军有年，身经百战，当轴倚如左右手，当无暇为郊、岛、四灵之苦吟。今读其诗，如《友人来书问近况赋答》云：“羽檄东南日夜驰，乡人风鹤亦惊疑。攻防策定浑无事，净几明窗自写诗。”好整以暇，想见雅歌投壶气象。《到家作》云：“真成壮士十年归，城郭人民半已非。稍喜鬓边有霜雪，趋庭仍舞老莱衣。”“一别沧桑几变迁，故人相对各凄然。茶余莫话军中事，烽火东南又接天。”第一首天性语，次首血性语。《挽平阳曾石谷营长》云：“手把阴符对榻论，忍看祖国蹙鲸吞。燕山越水同投笔，楚尾吴头各列屯。马革裹尸知所愿，墓门挂剑欲何言。只今重过汤溪路，君在汤溪阵亡。空见纵横旧垒存。”真同袍同泽之言。五六对仗稳健，千金不能易一字者。《西湖念园落成》云：“乱山当产月临除

，半种梅花半读书。但恐闲居生髀肉，还从湖上日骑驴。一山光水色养天真，百战归来有几人。睡起临窗成一笑，孤山梅鹤是吾邻。”是名将语，是名士语。《郝少将修葺且园为官兵俱乐部赋》云：“公暇小经营，园林又向荣。开池宜月上，叠石看云生。斩酒熊罢将，敲棋子弟兵。他年大树下，独坐让功名。”后四语工切无伦。以上诸诗，皆不能移属他人去，真诗有别才矣。《屏居》云：“满地疮痍又用兵，杜门不出若为情。流亡江上千家哭，风雨天边一雁横。万里烽烟长讨逆，两年泉石独偷生。书城坐拥心初定，其奈鸡鸣干夜声。”《送松圃弟归省》云：“时艰未许解征衣，日日乡心绕旧扉。为问许山上月，岁寒曾照几人归？”二诗大有公尔忘私之慨。他如《大龙湫》云：“一派倒银河，神笼变化多。青天虹贯日，素女髻盘螺。风遇霏珠玉，雷鸣动涧阿。出山应有意，待润万家禾。”《书斋题壁》云：“吾斋题味筍，取义足规箴。不厌冰霜苦，敢忘雨露深。凌云应有志，出土若无心。转眼春风里，森森满院阴。”句如《雁山道中》云：“不道春归在客先，桃生洞口柳生烟。泉奔大海疑无地，云挟群欲上天。”《西石梁观瀑》云：“雁湖西洞石为梁，日夜龙吟引兴长。百丈浚风盘薄雾，四时飞雨作秋凉。非关绝壁增声势，终为苍生长稻梁。”灵峰云：“民贫未必因山瘦，国难何劳乞佛怜。（壁上粘土一亭手书中国佛教会启，岛国难日亟，令全国各寺祈祷。）虽解兵符难久住，明朝又买秣陵船。”具见抱负。又《百子亭新宅》云：“六朝山水好寻诗，篇竹诛茅肯惜资。”又“春归花底莺长啭，客到帘边燕小窥。”宋人名句。《重阳乘飞机自京赴汉口》云：“平生不愿登仙阙，肯把金丹换凡骨。一旦御风忽远行，举手直堪探月窟。西望香炉出岫云，东望秦淮渡头月。江河如线城如盆，漠漠水田连楚越。有时足底白云生，万里长江明复没。不须缩地羨长房，行旅从今废舟筏。此际儿童倘见之，将谓九秋穿云鹞。那信将军天外飞，大笑茱萸无可钥。”飞机从未见有诗，得此形容尽致矣。末又能切自己身分。（【校】《重阳乘飞机自京赴汉口》以下原别为一则，今合为一则。）

六一、逸塘断句可录者尚多，如“先生梦想羲皇上，草屋栖迟八九间”（《温陶集》）、“几年穉柳高於我，十里乎芜绿向人”（《海滨怀人》）、“苦雨堪憎如恶客，新诗可味胜嘉蔬”（《海滨寒雨》）、“吾辈登科思宝，旧时讲学重东林”（《菀衷同年枉诗次韵》）， “吾辈”句自待不薄。“榱崩终恐侨将压，鹄退从知宋有风”（《次公叠韵见示奉酬》）、“予遗茹痛知多少，忍为劳生叹不辰”（《答醇士》）、“独醒未必回群醉，一面从知胜百书”（《喜清溉过津枉谈》）、“松立阶前如壮士，山横屋后作崇垣”（《贾泽民求诗》）、“三月初三又修禊，五旬过五合知非”（《上巳和翁宿习》）、“旷野直疑天欲坠，飘车一瞥树如飞”（《海滨归津道中》），皆《剑南集》中语

，可摘书楹帖者。

六二、滕若渠固，南宋忠节公讳茂实字秀颖后人。忠节工诗，若渠远承家学。甲戌上巳，楔集后跻，因获读其分韵性字五言古云：“春风吹白门，湖水接天净。桃李倚城隈，浓淡闲相竞。前有鸡笼山，参差浸倒影。芳草被台城，不掩景阳井。兴亡数历历，哀乐逝俄顷。比岁遭艰虞，渔樵亦忍性。忽间上巳临，游者车连轸。劳生亦偷闲，来娱时节盛。群公富才华，二老诗遒紧。搜索及肺肠，放言杂蝼蚓。嗟哉饮马塘，昔曾严鞭鞞。幽愤尚可平，放舟纵孤咏。”一起有街洗马“对此茫茫，百端交集”之慨，此六义之兴体也。”井”韵尤为慨然。忠节靖康中副路允迪使金，粘罕留之，迁代州。徽钦既北狩，金将大用公，公拒之，自为哀辞，忧愤成疾卒。其辞云：“齧盐老书生，谬列王都官。索米了无补，从事敢辞难。殊邻复盟好，仗节来榆关。城守久不下，川涂望漫漫。俭辈果不惜，一往何当还。牧羊困苏武，假道拘张骞。流离念窘辱，坐阅四序迁。同来悉言归，我独留塞垣。形影自相吊，国破家亦残。呼天曾不闻，痛甚伤肺肝。相逢有兄弟，悼叹安得欢。金人自南归，得志鞍马间。波澜卷大厦，一木乃求安。世事宝有此，聊发我所存。爵禄匪所慕，金珠敢怀贪。纵或违我心，蜜不汗我颜。昔燕破齐王，群臣望风奔。王蝎独守节，燕人诱寸言。经首自绝，感慨今昔闻。未尝食查禄，徒以世为民。况我禄数世，一死何足论。远或死江海，近或死朝昏。敛我不须衣，裹尸有黄旂。题作宋人墓，篆字当深刊。我母不复见，泪血空潺。梦魂依母旁，苦心若椎别。我妻尚少艾，儿女皆童顽。四海无置锥，飘零倍悲酸。谁当给衣食，使不厄饥寒。岁时一酌我，聊以慰我魂。我魂自悠悠，异乡寄沈冤。他时风雨夜，草木号空山。”诗至沈痛。元遗山先生有《南冠滕奉使遗诗引》，元集未登，附见滕公遗诗中，若渠将刊以行世。余以忠节没且千百年，尚有知名当世之间孙，非优旃所谓“不可为而可为”者耶？故特表之。

六三、近见默君《偕翼如谒韩蕲王墓兼怀梁安国警句》云：“松风展双拜，泪阔沧溟窄。怀缅南渡后，铁骑逞膻狄。攘夷百战威，黄天荡水赤。”又云：“安国天人姿，英风生妮媼。慷慨赋同仇，此身并许国。叱鼓金山高，叱咤惊涛立。一鼓走渠凶，再鼓贼无迹。千秋此豪情，笑指江月白。”有云垂海立处。《司徒庙古柏》云：“想见森森殷社前，心源遥引雪香天。寒声浴梦疑风雨，黛影侵湖乱水烟。子落灵泉堪饮佛，根孳怪石不知年。汉台明月应相识，又向空山证净缘。（予廿载前探梅山中，曾至柏囚社。）”是柏诗非松诗。《穹窿寺》（寺为明姚广孝出家处）云：“燕啄皇孙事岂平，何当缙衲误苍生。即今浮土罹尘，百丈飞泉作怒鸣。”首句用古童谣语恰好。《玄墓還元阁次莼鸥均》云：“照梦青芝倦眼开，湖山无恙我重来。黄鹏欲唤春魂返，相与题

诗扫石苔。”“湖光摇荡乱云开，坐看青山渡水来。廿载微怜鸿雪在，读碑重自认玄苔。”首二句景，惟太湖有之。《归舟木渎，饮於石家饭店》云：“梅子盈枝雨后黄，一舟温梦五湖凉。石家脍炙诗人口，李谱新传豆饭香。（近李印翁以滇南田家豆饭相授，味绝佳，翼如为续一结句。）”可续韦巨源食谱之张手美家浇店建康七妙矣。

六四、仲鸣有《过廖仲恺先生墓》云：“处处郊原滞积阴，不辞悲痛独来临。孤坟有幸碑还在，荒径何堪草已深。六载长劳风雨夕，数松不变雪霜心。当年愤恨消难尽，忽听枝禽哀怨音。”宿草犹哭，觉恐悔腹痛者，犹世情已。句如《赤柱海滨薄暮忽大风雨》云：“狂风走岸林如草，飞浪溅窗屋若舟。印度洋中今忆起，孤帆与海斗沈浮。”眼前语未经人道。《新历除夕，与君壁同在沪上旅舍》云：“众籁参差催岁改，数星寥落写更残。”是除夜景。《由北平南返》云：“已秋林叶迎风密，将腊园亭晚气温。微月筛帘寻旧影，苍苔绕径占新痕。唧唧虫声鸣不已，明朝晴雨似相论。”是南边景。

六五、秋岳幼去其乡，壮年始一返，近郊远郊风景，遂烦点，亦山林之遭遇也。《百洞山》警句云：“青芝俯江干，戴石别成趣。鸣泉绝无砌，一碧不须树。我来台山后，百洞恐非故。岩腰有何好，楼榭曲比附。绕楼植梅竹，江国入指顾。双崖障其东，危径即天路。玉蜍辞望舒，化石伫寒露。其阿蝙蝠洞，磴仄窘余步。窥天真坐井，静与太古遇。此云最胜处，验取壁题句。星窝石寻常，虎洞远奔赴。山僧指磊隗，妄状脊与跗。”起四语已一口吸尽。惟此山实以洞胜，有可坐、可卧、可作居室者。《福州杂诗》九首，可作《竹枝词》读。云：“石遣老子何所匹，坐拥匹园千帙书。结梦十秋今始到，过墙梧竹影萧疏。”言余所居匹园也。“廿年不到旧吟台，伐竹髡崖百事哀。只有沁泉山馆月，破云重见我归来。”言外家玉尺山、光禄吟台诸胜迹，今已易主也。“溪光映紫岭拖蓝，霜柏微丹柳半髡。终古耿王庄北路，七桥秋色似江南。”言水部门外耿王庄，今作南公园也。“大顶如覆釜然，洞天戴笠白云悬。昔贤取譬背深肖，不是亲来莫浪传。”言自石鼓山大顶远探白云洞也。“双岩钩赭水如油，侧卧篮舆看放舟。欲唤富春黄子久，冬山更写荔阴稠。”自注：“黄店看洪江。”黄店，地名。“文山半面瞰洪塘，谁擘苍岩贮水光。隐者即今无郑育，路人那解唤黄裳。”文山，宋隐士郑育所居，太守黄裳访之。“茶棚午憩废芦店，松坞危过竹仔山。至竟盛朝饶物力，子孙醪酒扫碑还。”自注：“竹仔山拜太高祖墓。”厅芦店，地名。仔，读作团。“方塘二亩水痕青，亏有屏山作画屏。我爱钓鲈桥畔地，榔榔荔竹乱冥冥。”指吴氏半野轩。墙外屏山，如在屋裏，“亏”字用得妙。“编竹栽杉山压园，张生意匠祖南垣。壁间罗瘿遗诗在，可逐梅花共返魂。”指张宗扬（岷园）。《林宗孟挽诗二首，在福州作

》云：“惨澹迷龙战，凋伤遘鹏年。伏强随李密，失策佐桓玄。玉碎真当惜，膏明本自煎。向来相厚意，流涕不成眠。”丧乱看骈尽，於君有至哀。秋堂成永诀，记室是虚陪。朱序须难返，宾王貌漫猜。故乡城郭异，化鹤莫归来。”比拟切当。（【校】《林宗孟挽诗二首》以下原别为一则，今合为一则。）六六、余昔寓沪上，数十至金陵，所有名胜，游踪殆遍，独未游牛首、栖霞。今读吾乡刘伯瀛通诗云：“雄怀不得发，思吐山水间。近郊多尘溷，颇喜牛首山。崎势欲飞，苍翠浓作滴。尤爱观音阁，蜿蜒附岩壁。红墙衬绿阴，幽磴出云幂。高望意豁如，静处心冥寂。山中有淑气，非烟亦非雨。是日髻鬢之，毋乃神为主。寒花见精神，清泉冽肺腑。暮钟催下山，眉目挂天宇。妙情抒新诗，余兴奇村酷。只此足遨游，何必梦天姥。”不啻身历其境矣。首十字的是伯瀛语。诗从门人叶长青传来，长青本从伯瀛游者。

六七、癸亥、甲子间，余数至厦门，两游鼓浪屿林菽庄（尔嘉）园林。菽庄方就医日本，既复移就瑞士，未得见。惟屡以书札往来，述其尊人时甫京卿帮办台湾内山抚垦时，余客台抚刘壮肃（铭传）幕中，常至京卿行馆，菽庄彼时方成童，必荷衣揖客，不复谛忆之矣。既割台，菽庄不肯为日民，弃其素封田产如敝屣，居厦岛。诸子能废著鬻财，因自放於文酒之间，轻财好客，有郑庄风。委余作《菽庄记》，余况以查莲坡之水西庄。余总通志局，兵事起，刊费不继，菽庄以其尊人有传在志中，捐助数百金。近已归厦，托人索其新诗，仅得三数首。《甲戌春日题虎溪岩》云：“几度匡庐过虎溪，归来还爱此山低。一登绝顶能观海，不似云深路易迷。”余向笑鹭岛之虎溪鹿洞，何必蹈袭庐阜两地名，读此诗标出胜处，益可以自立名号矣。山不厌高，“还爱此山低”，语妙。《虎邱怀古》云：“剑池无恙霸图空，揽胜人来趁晚风。不吊英雄吊儿女，真娘墓上夕阳红。”第三句极似随园口吻。《登五老》云：“踏破双游屐，回路几重。遥看云似海，绝顶客支筇。峭壁多奇石，寒枝尽短松。画图呈五老，不改旧时容。”“松。韵的是五老峰。凡高岩峻之不戴土者，往往松生石罅，泰山全山皆然。句如《庐山仙人洞》云：“昔者行路难，今者行路易。荆棘务芟除，豺虎知退避。岩穴新结构，楼台金银气。我来既不早，访古迹多废。亦不憾来迟，履险如平地。所欣别有天，靡睽人间世。”余近为曹缀蘅作《庐山雅集诗序》，极言往日游庐山之难，今日游庐山之易，可以此诗相印证矣。“金银气”句，指牯牛岭之多伟人与外国人。

●卷三

一、上海郑永诣字翼谋，有《质庵诗稿》一卷，出笔不俗，多可诵语。《寓斋初夏》云：“明月窥人树影斜，纸窗三面薄於纱。青蛙声裹微风起，一院香生柚子花。”《杂兴》云：“收拾当年旧梦痕，昨非今是总难论。微嫌月上琴犹

涩，最爱人来酒始温。诗到格高真有骨，花虽命薄岂无魂。问谁能免名为累，不慕龙门慕鹿门。”《瑞安潘志雅善艺菊，赠以诗》云：“繁英发东篱，借问谁管领。脱非免俗人，正愁菊未肯。满城风雨中，一锄还独秉。满天霜月下，一壶聊小饮。有骨无不做，有香无不冷。何怪陶渊明，到此不肯醒。转嫌杜少陵，两开泪如绶。插既与人看，餐亦怪人忍。何如收落英，一以贮於枕。”《莫愁湖》云：“六朝金粉付浮姬，艇子依然不载愁。人去歌尘飘似燕，我来诗思淡於鸥。波光云影寒犹腻，月榭风廊曲更幽。湖上只今添胜迹，平分烟水与王侯。”《叶师袖东明经哀词》第三首云：“公言作诗苦，往往貌为癯。相彼风与月，古今岂有殊。我生古人后，下笔多踌躇。所愿读我诗，知我人何如。胡为不自爱，人间拾唾余。吁嗟公不作，谁复举一隅。”《江村春日》云：“白云冉冉日迟迟，正是蛮鸟语时。临水莫嫌春影淡，李花如雪两三枝。”《味园社集》云：“垂杨烟淡末藏鸦，丛竹微将曲径遮。诗思绿浇寒食酒，春光红入武陵花。文鱼影裹溪如画，幽鸟声中日欲斜。一醉真教忘魏晋，半谈风月半桑麻。”《题会稽鲍亚白江村诗思图》云：“三间老屋四面湖，湖光如监玻璃铺。相亲相近鸥相呼，谁其主者烟霞徒。落落不随小奚奴，吟身着处何妨孤。四时佳景虽有殊，忘机惟觉红尘祛。万绿丛中自荷锄，少年种竹心更虚。远山白云出岫初，徐徐如欲入吾庐。朝夕沈吟闲有余，好风吹到故人书，为问迩来诗有无。浮生若梦付居诸，不乐其志非丈夫。有泪莫弹阮籍途，有手莫击王敦壶。岂必濠濮始观鱼，岂必灞桥始骑驴。竭来大醉歌乌乌，诗情如水何由枯。何当买棹访幽居，与君盟鸥一相於。”以上皆不媿诗人之诗。好句如《夜坐》云：“吹灭读书灯，一身都是月。”《响屐廊》云：“一顾倾城易，千秋学步难。”《秋夜书怀》云：“剑除斫地将安用，诗为悲秋不肯狂。商妇船边花尽白，故人坟上草初黄。”又“英雄谁是江山老，天亦无聊日日阴。”《东陵行》首云：“人间易变江山色，地下难为帝王骨。”中云：“当年原是无愁易，此际应怜速朽难。”《餐霞见示北游诸作》云：“燕赵悲歌多出塞，关山明月最宜秋。”又“总为老天容易醉，与君同抱杞人忧。”语意多警策。《暮秋书感》云：“但使庭宽容竹马，不妨庐小似瓜生。”亦新颖。《直读山榴花，都数万株，亘四五里，长歌纪之》云：“江南四月花事尽，寻芳空复思春容。出游惘惘如有失，吾曹载酒将何从。特过幕府趋直读，山径萃确车既攻。岂知别有一天在，干树万树珊瑚红。”入手最得势，余皆鳞爪矣。

二、质庵寄上海郁氏三世吟稿一巨册，读之则各有胜处。素痴老人字屏翰，以字行。早岁肄业广方言馆，课余嗜吟咏。久之舍去，废著鬻财，商力渐雄厚，好义有古任侠风。暮年兼事农圃，以为治生之具、退隐之资，莫善於此，繇是蒔桑种，杂昔花木，躬自督理。其家距邑庙之豫园仅数百武，君又辟一径以

通之，日相羊於其中。故其诗如话如画，在香山、康节、放翁之间。如《老病》云：“老至一何速，开镜增喜笑。人皆厌衰朽，吾独爱吾老。君看扰扰人，白发上头少。老病困席，怡然好吾好。藉此学养生，杂念胸次扫。呜呼天下万事苦不平，惟有老死至公道。”此实有见道之言，非故为矫情也。香山之“老色上面，欢惊去心”，固不欺之谈，然於“乐天”、“居易”之命名，不无少愧矣。《花月吟》云：“我是江南桑苎家，栽花对月思无涯。花如含笑春舒蕊，月果多情影透纱。老去擎杯宜赏月，蝎来击鼓为催花。闲吟有恨人难识，花好月圆愿尚赊。”此首中五句能变化康节先生《插花吟》起结四语。句如《湖上口占》云：“几处山青几树红，西湖风景咏难工。”《六十有六自寿》云：“提壶挈桡徜徉去，埋骨青山愿亦痴。”皆有自得乐趣。其感慨时事，则《湖亭杂咏》云：“一句短祚诏书红，史乘新标戏剧同。”又“坐中半是忧时客，不学诗狂学酒狂。”又“我是江南老桑苎，兴亡两字莫相闻。”《枫叶》云：“化工欲驻韶华景，幻作桃花岭上飞。”《迎春》云：“闻道春归归未得，一帆冒雪到江南。”又“三十六残雪尽，一鞭挥处马蹄轻。”写春从水陆两路，颇有趣。《题画竹》云：“不教雪压霜欺损，终有云霄直上时。”《孙元英周啐喜占》云：“桑柘成阴池可钓，无多事业付吾儿。”五言句，则《除夕湖亭望雪》云：“踏雪到湖亭，湖亭玉琢成。”《游天平山》云：“巨石耸径侧，故作奔人势。”此老胸次乾净，故随意说来，都无沾滞处。

三、素痴没祀乡社，私谥敦惠。子葆青，孙元英，能世其业，皆以字行。葆青有《除夕湖亭望雪》云：“园林人迹少，亭榭粉妆成。春被梅花泄，水从风雪更。迎年菜舞彩，（大人於元日生。）钱腊酒飞觥。诗兴寒逾热，瓯茶手自烹。”粉粧成。视乃翁之“玉琢成”，稍逊矣。“舞彩”俗典，用此却不厌。

“诗兴。五字警句。《莫愁湖》二律云：“莫愁湖傍胜棋楼，湖净楼空陈迹留。万里山河争一著，六朝粉黛自千秋。英雄霸业垂青史，儿女柔情付碧流。毕竟此湖谁作主，蛾眉不肯让王侯。一隔岸青山郭外斜，绿杨楼合是卢家。珠帘钩挂碧波月，瓜艇梭穿红藕花。无复玳梁栖海燕，只余古木噪寒鸦。游人倘有愁千斛，好把愁来付水涯。”前首以英雄儿女两相比较量，却自清空一气。末二语，与余绝句“湘乡事业中山亚，才占荷塘一半秋”用意相同。次首秀蓓，恰肖此湖风景，结眼前语，出以自然。句如《申江冶春词》云：“坠欢追忆难重拾，每到清宵百感集。笙歌灯火别院明，夜阑独背银缸泣。春江春色自年年，佳丽依然满眼前。一年堕落知多少，我更何心听管弦。”大是慈悲语。《虞山拂水桥》云：“帆从眷草没，风挟水珠来。（晴日立桥上，风中有水珠拂面，亦一奇也。）”《夜宿昭明禅寺》云：“被薄云添絮，灯残月满床。”诗笔轩爽。七言句云：“名句得从酣醉后，神交订自乱离中。”《自况》云：“苦

心每欲翻新意，得句初疑袭古人。”《春闺》云：“添烛漫教花睡去，卷帘只待燕归来。”皆随园诗话中材料也。

四、元英能治经，《礼》学宗郑说。《古意》云：“老树五六株，春寒花未发。暖气日融和，枝叶自蓬勃。方其寂寂时，荣枯了无迹。”《读书》云：“读书如游山，深入莫回顾。若说待重来，已失当时路。”具见读书人吐属。《鬻歌》云：“水云乡裏按红牙，曲罢宵深月影斜。举世谁知亡国恨，不妨重唱《后庭花》。”语颇沈痛。《西泠怀古》云：“南渡兴亡迹已陈，湖山犹是旧时春。和戎宰相今何在，十二金牌换铁人。”句如《春兴》云：“芳草池塘鸠妇雨，落花庭院鼠姑风。江山如此催头白，块垒难消剩酒红。”《焦山怀古》云：“吸江亭上思悠悠，吸尽江心今古愁。”此与乃翁“游人倘有愁干斛”两句，异曲同工。《登北高》云：“曲江匝地三重带，远岫浮天一叶舟。世外寻秋原有路，巔揽胜惜无楼。”我亦云然。《闺情》云：“妾身愿化黄河水，常绕离人马足边。”《除夕》云：“美酒最宜今夜醉，名山难得壮年游。”答戴鹤皋云：“避世似鸥还似鹭，立身如矢不如弓。”《秋雨》云：“问天可是银河水，一洗兵戈净万方。”《萤火》云：“试看风雨前途黑，留得人间一点明。”又非泛泛批风抹月之作矣。五言句云：“豚肥知近社，蚁孰好留宾。”田家风味，从乃祖兼事农圃得来。

五、葆青、元英尚有好句在《沪渎同声集》者。葆青《寻春》云：“梅花欲透春消息，处处闲开三两花。”《中海》云：“黄花时节最宜诗，犂路低徊得句迟。”元英《碧浪湖》云：“湖清涵落日，塔瘦似诗人。”《季夏家园即景》云：“跣足科头吾自得，茅亭一卷放翁诗。”葆青别署“餐英散人”，元英别署“茧迂”，皆以颜其集。

六、余四十年前客上海，道署聘阅苏松太九书院课卷，姚子让（文垞）每冠其曹；今从其门人郁元英处寄示其旅行诗，由信阳至开封者十数首，为数联，亦一文字缘也。如云：“天空风怒吼，泥滑雨初收。人似惊寒雁，舆如逆水舟。”又“传食忧资罄，旁观笑雨行。吾将饮酒耳，不用问君平。”既用《左传》雨行事甚切矣，不知末句何以牵到问君平。又“鸟啜声干种，柳含春几分。”上句用庾子山《春赋》。

七、元英尚有好句可诵在《吟草》者。《春阴》云：“好山三月犹如睡，新柳一堤常带烟。”《栖霞秋行》云：“化工薰得山如画，著个诗人更有情。”《花朝》云：“百年几度花生日，花落花开人白头。”《味园雅集》云：“曲曲滩溪短短篱，小园烟景与春宜。十年杨柳含愁重，一水桃花作记迟。寒食客来莺唤酒，卖风过蝶催诗。坐中耆旧须眉古，留取韶光仗画师。”

八、黄松客（式叙）数以诗寄余，为题《千峰图》，旧矣。近翻陈鹤柴诗，方

知“松客”二字乃鹤柴所赠。松客有《滨江上巳修楔》句云：“芙蓉春水曲江曲，杨柳大堤三月三。”语诚佳矣。惟辽阳三月，未知有杨柳、芙蓉与否。

九、鹤柴为人拘谨，为诗亦多拘谨。兹翻《凤台山馆稿》，录其《奇怀散原先生庐山》云：“先生手携五色笔，重访庐山三叠泉。入社啸歌刚止酒，千霄松竹已忘年。归鸿来燕易寒暑，左江右湖观性天。闻说黄巾知避舍，由来深谷号栖贤。”则动荡活泼矣。

一〇、郁葆青尚有《和鹤柴游味园见赠》句云：“头白风尘阅岁华，轻车乘兴到吾家。题襟笔有江山助，款客肴无绮绣嘉。”自注：《“梁书贺琛传”：‘列肴同绮绣。’”用典新颖，可与樊山争席。

一一、章敬礼有《游敬亭山》绝句云：“为寻诗句不辞艰，足茧荒榛乱石间。坐听松风忘日暮，孤云一片去闲闲。”增长太白句自佳，亦“漠漠水田”例也。敬礼诗见鹤柴诗注，当是皖人。

一二、郑质庵寄余《沪渎同声集》一厚册，凡三十余人，诗为陈鹤柴所选，人不过三数首。鹤柴自为诗过於拘谨，所选多按部就班之作，可话者遂亦不多。今汇采如右。吴兴姚劲秋孝廉洪淦，近入苏州折枝吟社，余闲与雋集。其赏雨西湖之南山，有即景绝句云：“泉烹龙井半瓯尝，新采茶饶色味香。尤爱峦三面抱，独空一角吸湖光。”龙井佳处说得出。又句云：“既雨初晴晴又雨。”湖上本有晴湖、雨湖之别，春天则雨晴不定矣。

一三、吴兴周梦坡（庆云），多以著作见赠，惟罕见其诗。今读其《题潘兰史江湖载酒图》云：“十年说剑拭龙纹，红海归来记策勋。便向江湖狎鸥鹭，幡胸灵气自成云。”余久识兰史，尚未知其曾从红海归来，为急录之。

一四、吴中人喜茗饮，公家园林，往往修饰茶社，文人常相聚其中剧谈，茗外不设酒肴，饭时各自归去。癸酉夏日余旋里，初秋乃来，闻费仲深（树蔚）与邓孝先（邦述）、彭子嘉（谷孙）、屈伯刚（弹民）诸人，每隔三日，相约集公园之东斋茗话，晨聚午散。久之各有吟咏。因属杨君无恙为酬倡第一图，孝先为第二图，系二绝句云：“无恙萧疏见性真，祇嫌冷落画中人。自妍朱碧翻前稿，满写花光作好春。”第二句谓无恙图中只写两三人，第四句谓图中荷花本夏景，而垂杨杂树却似春景也。其二云：“绿水平分上下池，靓避面较晴漪。衰翁为写花容艳，特向金闺觅口脂。”老人作俊语，故自可喜。

一五、仲深先有一律云：“摇碧池姬散复生，熨栏茗对凉晴。百年他日知何地，四海弥天剩此城。幽坐自能穷物妄，剧谈浑不斩心兵。咫园一隻应相忆，病起筇枝约意行。”题系《东斋小坐，望见巽堪、无恙，扶藜过桥，戏吟陈简斋“只应干载溪桥路，欠我婴姍勃奉行”之句，遂即用此诗韵，柬同坐诸君，兼怀耿翁虞阳。》用简斋诗语自嘲，神情逼肖。耿翁，宗子戴也；巽堪，蔡晋镛

也。庞拂云树阶和作末韵云：“思归散策江乡路，平楚苍然率意行。”自注：“吾邑公园在城北，倚山麓女墙建筑，无恙用小谢句，题茗坐额曰‘平楚苍然’。”拂云复次韵云：“阿谁能遣有涯生，未雨先规既雨晴。（仲深以用少陵《丈八沟纳凉遇雨》韵诗示同人。）权以茗充摩勒果，恰如梦入闺婆城。”自注：“均见《楞伽经》。”仲深叠韵中二联云：“岂敢旗亭争画壁，有如灶婢学倾城。衣冠洛社差年少，坛坵吴江有败兵。”自注：“钱香树与尹文端叠韵乞和故事。一城”韵裁对工巧。子嘉次韵和拂云作中二联云：“附鲙不忘商旧学，谈龙何敢议新城。吾於成佛终居后，（自注：所用佛经，愧未能解。）公等登坛善将兵。”用事甚切。时拂云有“宜推仲深为盟主”语也。拂云又有“看云喜见日沈阁，倚槛恨无山入城”句，的是姑苏城内风景。又有“看尽欲天魔女相，输他不夜化人城”句，自注：“姑苏士女，夏夜园游风气，较沪上稍逊。”吴九珠首韵云：“吾衰莫遣有涯生，病起浑如天放晴。”形容病起极工。郑屯庵次“城”韵云：“知有秋心凌午，竭来诗句沸江城。”吴下近来唱酬，当以此图卷为最盛矣。孟盒次“兵”韵云：“几许楼台今易主，无多乔木厌谈兵。”对句用姜白石《扬州慢》语恰切时景。又次首韵云：“茶余两腋觉风生。”可谓俯拾即是。沙隐次“城”韵云：“暝坐未殊黄浦夜，端居深念绿榕城。”（自注：前夕在海上兆丰园与夏剑丞、李拔可暝坐。）时福州将有兵事也。又《一凉到骨，忽忽成秋，仍次韵》中二联云：“萝阴罨碧逾施幔，山色浮青欲扑城。蝉病噤如箝口士，蚊多悍似溃围兵。”杨无恙次“城”韵云：“柳阴箕踞闻清话，潭底星河浸碧城。”自注：“公园夜市甚盛。”巽堪次“城”韵云：“云如流水难藏月，人与秋光共此城。”爽气扑人，得未曾有，出句尤佳。次“行”字韵云：“侵晨杖屦知先集，破梦甯辞赋早行。”宋刘一止以《晓行》诗得名，用此恰好。又首韵云：“几日新凉带雨生，犹留残暑战阴晴。”次句造语甚工。南华居士次“城”韵云：“一样芙蓉思水殿，几株杨柳认金城。”自注：“四十年前，地半沮洳，柳多新种，盖园为淮张废址也。”又末韵云：“莫问西风黄菜叶，薰人溽暑正时行。”张士诚时，有姓黄姓蔡姓叶三人最用事，故有谣云云。霜杰次“城”、“兵”两韵云：“论才他日思吴会，惜别连朝唱渭城。（数承社钱。）磨刃却收东野集，荐书如救朔方兵。（近荷韦斋推毂。）”深情如揭。（〔校〕此则“子嘉次韵和拂云作”、“吴九珠首韵云”、“郑屯庵次城韵云”、“孟盒次兵韵云”、“沙隐次城韵云”、“杨无恙次城韵云”，“南华居士次城韵云”、“霜杰次城、兵两韵云”原各为一则，今合为一则。）

一六、陈简斋五言古，在宋人几欲独步，以宋人学常建、刘脊虚及韦、柳者也。至《夏日集葆真池上》一首，尤为压卷之作，厉樊榭平生所心摹力追者，全

在此种。故欲方驾此篇，殊不易易。韦斋《东斋观荷》，即用其韵，和者甚众，今各摘其隽句如下。韦斋云：“林樾何处无，行远仆夫病。主家宽得凉，赤嫖失威柄。胡为得得来，一寄濠濮兴。”又云：“微凉鼻功德，独笑不相赠。高寒坐花久，句管两镜。”又云：“稍平块磊胸，自理苍茫咏。”公孟云：“触熟拢霉子，苦於夏畦病。不如北窗卧，手执蒲葵柄。”末云：“凉风吹梦醒，欠伸屋如艇。”用宛丘先生诗句意，不费力，起亦自然。吴瞿庵云：“园亭晨固佳，林樾昼亦静。高荷延凉风，一一圆而正。”押韵皆站得住。“林樾”句暗用“绿阴生昼静”意。又云：“不图永嘉末，复睹正始盛。江左能偷安，此外皆余剩。”吴九珠云：“束斋人海场，而我蔡侯静。迂琐（仲深号）诗之龙，所谓葩而正。袖出池上篇，一一相持赠。”末云：“何如入鸥群，觅我黄篋艇。”树韵必坚，“黄篋艇”尤新。蔡师愚云：“拂阑柳丝长，醮水明漪定。蝉声咽别枝，似报秋将盛。炎凉变须臾，山水嗟残剩。”孝先云：“佳客岂待招，小集每尽兴。坐凉若忘蒸，谈喧翻习静。”孝先饶静者机，故云然。又云：“蔡侯心无尘，不拭已同镜。忽如痒乍搔，未肯悦禅定。”谓巽堪新愈，不敢苦吟，而复见猎心喜也。未云：“陆海潘江间，何处著吾艇。”用思甚巧。屈伯刚云：“束书嫩勿观，斗茗闲遣兴。海内方鼎沸，敢问旗枪静。”又云：“闻声驱蛩和，依命形影赠。目远射牛背，波摇揽明镜。”又云：“尽洗胸中滓，吐纳理新咏。”竹林云：“月落星渐稀，晨气愈我病。群公荷池游，清谈挥麈柄。向来衰颓人，闻之亦鼓兴。一晨气”五字，可作《养生论》读。杨无恙云：“清涟君子花，亭立晨风定。竹溪怜寂寞，吴会英才盛。皮陆积酬唱，牙慧拾余剩。”霜杰云：“韦斋更好我，别言忆临赠。昱中旧风物，起灭在胸镜。何时野史亭，搜集及大定。愧非江左才，犹继永嘉盛。承平托梦忆，掌故入《觚剩》。”“定”、“剩”二韵尤坚卓。（〔校〕此则“公孟云。以下诸家云云，原各为一则，今合为一则。）

一七、韦斋又有二律，用少陵（丈八沟）韵云：“满目悲生事（成句），薰风扇雨迟。徒闻增岁计，谁与念农时。流润微沾，回晴细散丝。英灵宗社托，吾辈但吟诗。”此首极似杜矣。次首云：“列久庞居士，相看霜上头。一凉来不易，三白见应愁。自注：用钱穆父事。”末云：“西风黄菜叶，真恐不胜秋。”题云《迩来无日不到东斋，久旱望雨，庞子甸才来，遂得骤雨，责饼僧房，邀茗柯诸君同坐。》又有二首，末韵云：“扶栏斜点笔，夏色二分秋。（自注：促杨君无恙作图，故有落句。）”五字极写出望秋神理。

一八、又江迟《东斋消夏小集分韵得六言》断句云：“旧雨今雨偕来，长亭短亭闲步。此地消暑最宜，有人登高能赋。”又云：“当年梧井深秋，此日荷塘怀古。马画剩水残山，庾赋《小园枯树》。”又云：“我亦居士清凉，莫管将

军今故。”

一九、展观《东斋酬唱图》卷将尽，韦斋佳篇，多在后幅。《唐宋郡圃，北池亭馆极胜，今北池虽小，准以地望，或去古未远，用韦公消暑北池诗韵》云：“坐久池光静，朋来野意长。无多开口笑，消受定心凉。唐宋轩亭圯，沧桑岁月忙。地因新运复，斋以旧名当。（东斋循唐宋旧名也。）帘影浮初旭，荷香度曲塘。恨无风雨至，愁入鬓眉苍。民瘁偏同乐，（宋时郡圃名草乐。）秋深稀冶芳。（此时几以公园为桑濮。）置之聊尔耳，茶熟抵衔觞。”“风雨至”句，即用韦诗。读此首及下一首，可略知郡治左近地望。又《与东斋诸君谈有感，用白傅齐云楼晚望韵》云：“士女般游地，幢幢暑未阑。有人存旦气，於此可澄观。始建云楼壮，前临郡圃宽。守惭居处逸，民习政刑安。趟宋循良继，淮张霸业残。荆芜鬼窟久，歌舞夜场漫。岂有昌丰象，徒供邂逅欢。忧天宵我独，避世到今难。俯仰成陈迹，追陪答岁寒。歌吟余事耳，放笔泪阑干。”但尚未详徐吴与钱氏割据时苏州如何耳。

二〇、又《石遗老人扶病避兵自闽来，赋呈用肖鹓韵》云：“茗叨时又策勋，幔亭飞下武夷君。目光小恶仍岩电，心事孤清托岫云。论极皇王兴废迹，（纵论有清一代政治学术及外交得失。）怀哉仆射父兄军。（追话左文襄入闽用兵方略，丈方九岁，见文襄入城风采。）谁知诗老韬长算，差许迂生习旧闻。”

二一、又《恨东斋池水浅，用荆公喜雨韵》云：“坐对沧漪辄有诗，最宜轻碧动林霏。竭来池上群公集，不雨矶头白鹭飞。密叶含风疑细浪，高花无日亦清辉。晓行偶欲明漪照，川逝何时大壑归。却忆临流多处所，不须冲暑陟郊圻。荒园尘扫堪凭槛（拙政园），古寺僧眠但叩扉（瑞莲庵）。可惜茶汤无俊侣，遂令膏泽在空围。何当一雨陂塘满，且濯冠缨且乐饥。”韦斋有《次屯庵送石遗老人归里韵，托寄石翁》云：“谓我废疏有道根，花间参侍酒间论。临行苦劝存诗集，积感终知负误恩。书去凭君为驿使，饥来转地馆君孙。（谓肖纶。）江楼月夜应相忆，执挺情依节制尊。”自注：“望石翁早来吴下，为诗坛盟主也。”第六句见君待友之挚。

二二、门人薛综缘持赠其师萧畏之（丙章）《萧斋诗选》、《续选》两薄本，阅之，前诗多五律，气味极似祥符周季贶星诒，专工五言长城。如《题费此度墨迹》云：“世路本难平，高人跛足行。一家辞蜀道，千里到芜城。浩劫余残息，荒村毕此生。大江孤艇句，千载惹浮名。”首十字奇创，觉渔洋成都跛道士之作，仅敷衍门面矣。《重游于氏园》（平山堂西里许）云：“秋老树犹茂，临溪始见门。重来知旧径，久坐绝尘喧。删竹广窗隙，留苔护石根。殷勤宾主意，相送过前村。”句如《题王说作耳鸣集》云：“无家依梵院，有子作

诗僧。”《送洛清弟之邳州》云：“年至虚佳耦，家贫有病兄。”敝裘云：“朔风搜病骨，赖此得微温。”《雨中见马伯梁先生著笠》云：“甘为垂钓者，不揖下车人。”《哭雪溪先生》云：“归田年尚少，爱菊死逢秋。”皆以沈著胜。七言如《呈伯梁先生》云：“偶来握手话艰辛，偃仰东湖一隐民。贫到鬻书能嫁女，老犹课读不依人。身闲久绝公卿梦，市远唯余鸥鹭亲。重过酒鲈酣畅地，昔年觞咏已沈沦。”末韵直有盛时难再之感，不必黄墟叹逝也。《病中简霞青》云：“人间有壁皆诗草，列坐何人不酒徒。”此与昔人之“门前债户雁行立，屋内酒人鱼贯眠”写衰败景象者，异曲同工。《有感次伯通均》云：“贫困有时欺鲍叔，疏狂无奈绝山公。”能写出无可奈何处。《睡起》云：“三径幽花香细细，一庭暝色思微微。”会心故自不远。

二三、上海严载如昌有《渊雷室诗存》。《金山》云：“近挹山门壮，遥瞻梵塔高。钟声渡云树，铃语答风涛。天堑觚形胜，江流悟浪淘。沧桑迁变处，沙壤按灵鳌。（山旧在江心，今沙涨在陆地久矣。）”首二句移不得到他山去。

《招隐寺》（中有昭明读书台）云：“寺占垆之奥，林深翠作堆，《楚词》《招隐》什，梁代读书台。竹影千竿动，山坳一径开。鹧声谁会得，俗驾故应回。”《焦山》句云：“不教山著地，但与水为乡。”此何减古人之“树影中流见，钟声两岸间”耶？《竹林寺》云：“幽径禅房寂，深岩屐齿停。疏烟笼古寺，层岭衬孤亭。风竹摇天碧，江隔岸青。”

二四、孙镜字尖凤，湖北京山人，有《盥道庐吟草》。《扶桑纪游杂咏》云：“幕倒难容射猎翁，空将白铁铸英雄。谁浇不忍池中水，洗净山头战血红。”在武士道主义见之，殆以为不入耳之谈，来相劝勉，岂不可叹？又云：“招魂难返角声哀，万树樱花带泪开。儿女何关军国事，踏歌都趁夕阳来。”末二句，在募兵之国则然，若徵兵之国，则一遭败挫，《檀弓》所云“鲁妇人发而吊”矣。

二五、丹徒戴振声，字鹤皋，清季以县令仕浙。有《题文澜补阙图一百韵》，有序，略云：“杭州西湖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，都七万九千又七十卷，遭粤乱，阁书散。钱塘丁竹舟（申）、松生（丙）昆仲两先生，力为补亡，尚阙书约五千卷。石屏袁树五（嘉谷）提学来浙，钞存阙目待补。国变后，归安钱念劬星使（恂）补钞二百六十八卷，嗣因资竭中辍。海齐张闽僧博士（宗祥）长浙教育，举以谋之乌程周梦坡广文（庆云），醴金至北京，借文津阁本补钞四千四百九十七卷，於是全书完备。先后阅时十稔，费银币二万有奇。梦坡手辑阙补书目一编授梓，属吾乡刘云叔文学锦仁绩图，冠诸简端。”诗中间云：“忽焉浩罹洪杨，运厄祖龙呼彼苍。双丁伯仲鸿雁翔，抱残守阙心惶惶。补牢犹憾多亡羊，铁网还思珊海张。勇哉钱氏著作郎，急起直追凤鸣冈。一臂力

竭当车螯，请益惜无人发棠。借箸喜有张子房，爰谘周侯骖靳骧。再接再厉肩敢当，慨蠲巨金先为倡，前于后喁和引吭。文津阁本幸完良，四部充备堆满。限程影写勤补亡，寒士佣书昕夕忙。下笔有声蚕食桑，积五千卷富撑肠。乃竟前功如愿债，移贮旧阁谋始臧。一编箸录精且详，绘图纪事珍琳琅。”诗过长，未能全录，节采其翔实者。惟序中似微有误。余於林迪臣太守官杭州时，往文澜阁看书，林太守派孙叔和广文（树礼）招待检书。叔和为余言，杭城将陷时，丁氏早备丁壮多人，将阁中书运出，置僻静处，故得免於焚如。其所阙约五千卷者，仓皇转徙时不免散失。叔和与丁家同乡世好，言自可信。不然一炬之余，合成焦土，书亦随之，安得尚存七万四千余卷之多乎？其钞存阙目待补，则余与叔和检书时，已披阅及，距袁树五提学来浙前且十有三年。至念劬、梦坡之热心钞补，则固可信者矣。

二六、剑丞《送春词》云：“林间杂花午乱飞，余才绣作锦地衣。供人赏玩未履足，只令蝶大蜂子肥。春工力疲将逃归，势如逸马不受玃。一句两句争芳菲，得欢无几徒增悲。我前告春今有辞，为花延命去稍迟。日色宜薄雨宜微，任花开落莫苦催。约春休与我愿违，来岁须悟今日非。”在古今惜春饯春诗中，可称绝唱。为花请命，即光华复旦之义，非尽欢竭忠也。

二七、胡颖之字栗长，绍兴人，官湖南、江苏、四川各省知县。《同散原、病山二年丈西溪秋雪庵看芦花》云：“沿溪打桨趁霜晴，来听萧萧瑟瑟声。鹭影同怜搔更短，眼光顿觉洗逾明。残阳入崦高楼倚，野渡冲沙小艇横。莫话沧桑今昔感，花开堪折不胜情。（往岁同游者，贞牡、味庵均离浙，南孙且下世。芦洲亦渐易为桑田矣。）”《丙寅泛舟西溪》云：“秋雪庵前真似雪，交芦庵畔已无芦。频年来洗看花眼，有客同题《放棹图》。樊榭风流今不作，梦坡好事古为徒。待寻曲水苍凉境，更种梅花十万株。（西溪旧以梅花名，交芦庵、秋水庵外，尚有曲水庵，屡见昔人题咏，今已不知其处。）”此诗得传，梦坡可以不朽矣。

二八、江宁吴遽庵孝廉（鸣麒），官江西知县，有《遽然觉斋诗录》。《夜坐》云：“风定月华清，百虫寂不鸣。满阶梧叶影，何处有秋声。”与余旧作“乱虫嘈杂鸣，月出声反止”句同意。

二九、丹徒叶藻渔明经（玉森），官安徽知县，有《中冷诗钞》。《采石香炉歌次鲁叔诣韵》云：“当涂采石山，以山石色采得名。相传束晋时於山麓井中得香炉一，乃采石凿成，润泽若玉。初藏承天观，后移度观音合，历劫隐见不时。清咸、同间又失，疑毁于兵燹。光绪初，彭刚直公（玉麟）捐金重建谪仙楼，掘土得之，供设楼上。民国初元，水陆防军屯集山阿，主将阴图攫取，鲁绅叔诣力请大府禁阻，并乞任保存，大府嘉许。叔诣邀予监赏，目为之眩。爰

歌以和之。”歌长，摘录其警切者云：“叔诣邀我观石炉，厥量计升远输蚪。霞光月晕波涛魂，云云回回互交午。到眼都惊气象千，析相岂徒章采五。列座当焚十国香，设色尽包九州土。叔诣为我述炉史，不似义山吟玉虎。粤自东晋出智井，颇惜危矶时用武。寺院争藏历几朝，神龙隐见江之游。风斤削就本灵奇，雷剑比之常散聚。红羊历劫不可见，枉劳佳客停柔舱。安得燃犀烛幽府，无复明珠还合浦。承天观荒叶满阶，观音阁圯蒿生糜。真同洛水沦九鼎，遑问岐阳留十鼓。虬髯虎步刚直公，云麾江表挥谈尘。捐金特建谪仙楼，笑以诗囊易甲组。旧物居然现土花，高咏固宜题玉宇。共和鼎革蜂营屯，狼躯狸输弄戈櫓。鸛鹤鸛鹤其求巢，鸚鴒莫敢侮。”

三〇、徐英，字澄宇，汉川人，有《天风阁诗》。《内子以碧湘词索题》云：“梦窗饮水水云楼，漱玉疏香沮尔侔。乳燕新歌宫柳细，寒猿夜啸大江秋。难消块垒干重恨，乍减苕华一字愁。留取吟魂依岳麓，他年同向碧山游。”

三一、陈家庆，字秀园，湖南篝乡人，汉园之次妹，归汉川徐英，有《碧湘阁诗》。《金风》云：“金风初动武昌城，雨过天高秋气清。芳草变衰惊节换，罗衣著体觉寒生。百年身世常为客，千里烽烟未解兵。何处桃源能避俗，似闻海外有蓬瀛。”有雨过秋清气象。

三二、陈直，字进宦，丹徒人，有《摹庐诗》。《雪夜杂诗》云：“吾妇持家作岁除，料量压肉又腌鱼。鱼余谓可徵嘉兆，此亦谐声合六书。”质朴可喜。

三三、孙玉声，名家振，以字行，别署海上漱石生，上海人，著有说部数十种，又《上海沿革考》、《沪蠕话旧录》各若干卷。有《西湖春游词》云：“湿云罩住远青，几似冬山睡未醒。行近犹难辨何处，闻钟才晓是南屏。”

三四、嘉兴朱大可（奇），余已选其诗入《近代诗钞》，兹见沪上有钞其《寂宦诗》者，再录两首如下。《消寒》云：“茶铛未沸砚池冰，初九严寒已不胜。斟酌新诗谁第一，红梅布政白梅僧（樊山、寄禅。”）樊布政旧甚赏君诗，寄惮梅诗未见，樊诗亦不记之矣。《邓尉》云：“篮舆轧轧晓禽啼，随意穿林复渡溪。径仄低枝时碍帽，花深小雨不成泥。”逼肖邓尉风景。《君美约游半淞园》云：“一雨霏霏已浹旬，看花无计只伤神。那知书札绸缪意，犹有林亭邂逅人。切后风光仍烂熳，尊前怀抱漫酸辛。他年故事凭君记，阖市争看垫角巾。”起二句说雨，末句便非虚设。

三五、钱任远，字小山，武进人，名山先生长子。《挽朝鲜曹玉山》（有序）云：“先生善画兰竹，自来吾常，辗转佛寺，又厄於兵。去岁迁寓横山白龙庵，今年遽尔辞世，业师杨霞为葬之。先生常劝屏诗词重经济，古人哉！因赋四十字以寄哀。”“流离成久客，白首掩禅关。往事终缄口，深心不驻颜。画兰无好土，埋骨有青山。留得遗民草，刀环梦几还。”写亡国人甚凄黯。

三六、谢颛虞，字玉岑，武进人。有《溪桥消夏》云：“雨余螺髻四山青，闻有轻帆出洞庭。自是江乡足生意，水杨盈尺亦娉婷。”“竹石几静无哗，长日惟消一饼茶。惓惓轻云无雨意，残波开瘦水荭花。”自是苏、常一带天气。

三七、奉贤庄吕尘义，余已选其诗入《近代诗钞》。兹读其《西湖伎泛》句云：“西湖寒不波，夜色看逾碧。四山若沈睡，避我远来客。”的是西湖无月夜景，移他处不得。又云：“榜人知我意，棹入万荷隙。荷香不见花，妙语略能绎。（《晚翠轩诗》‘荷香不见花，暗裹勾我诗’。）晚翠妙语，妙能提出。又《雨夜过佛影谈，杂纪所语》首云：“干诗不及梅都官，一寒欲过陈后山。苦吟忍饥计已熟，众口匿笑惊我顽。平生虎头有同调，指寻巷陌夜款关。倒裳失喜颜动色，却怪咫尺疏往还。”起四语写出苦吟人身分。

三八、沈文浩，字瘦狂，松江人，著有《病禅室诗》。《宿邓尉》云：“东风解冻水微波，落日停桡一宿过。孤负山头千万树，梅花争及客愁多。”

三九、顾宪融，字佛影，南汇人，有《红梵精舍诗》。《咏帘》警句云：“郁金堂上苦思君，身是潇湘薄命云。绝世聪明欺燕子，迷人颜色斜曛。”又云：“一样关心如绣幄，半生留恋是茶烟。荡花风起疑无地，胃鬓人来怆隔年。”又云：“一树寒梅羞已老，敢移疏影上雕拢。”可谓巧不伤雅。

四〇、唐鼎元，字玉虬，武进人。有《龙沙》一首（壬中立春日作，当日所闻如是）云：“龙沙紫塞晓烟开，万里冰天跃马来。终看碣戈挥日转，独凭铁弩射潮回。山连鼓角欢声动，月照旌旗虏胆摧。千古汗青追卫霍，勋名岂只画云台。”此所谓过屠门而大嚼，虽不得肉，贵且快意也。

四一、庄毅，字敬亭，上海人。有《鸳湖棹歌》云：“烟雨楼头带夕曛，数声渔唱隔林闻。南湖恰似西湖好，也有前朝苏小坟。”据朱竹垞《棹歌》注，苏小墓本在嘉兴，家在钱塘，西湖之墓，乃后人依托耳。

四二、康年，字竹鸣，南汇人。有《冬日过佛因寓斋》云：“读罢新诗意自雄，恨无长剑倚崆峒。漫天风雪龙蛇垫，百辈生涯燕雀同。置酒暂容歌倡侧，出门应泣路西东。围炉莫共伤樗散，尚有流亡沟壑中。”末有稷契怀抱。

四三、袁天庚，字梦白，别署无耳尊者，浙江会稽人，著有《谨肤》四卷，《痴寮萝吃》二卷，《八百里荷花渔唱词》四卷、《诗》二卷。《秋夜掩经冥坐，忽闻梅檀气》云：“蒲团足幽憩，寂坐神益清。短景萧萧逝，初寒薄薄生。一爨诗入定，四壁画无声。禅味此时适，心香不可名。”此诗似渔洋之学王孟者。《快阁月夜》八首之一云：“梅花复梅花，诗中时一见。我欲招放翁，同入白团扇。”

四四、洪完，字太完，又字荆山，慈溪人。《哀罗瘿公先生》云：“敝车蹙蹙老京门，九死难亡故主恩。寒甚尧年思鹤语，梦回蜀道拜鹃魂。碎琴只觉心同

裂，读曲惟应舌尚存。剩有何戡旧人在，可怜朝士尽贞元。”逼肖扶东。惟第二句第四句殊不然，谈东并非复辟党。

四五、绍兴周办西明经（大封），著有《芬陀利馆瓿稿》。《超山宋梅》长句首云：“超山梅发十里缟，南宋老梅开最早。今年我来春三月，迎面一枝犹皎皎。”中云：“道人点茶喜相款，手指花身为我道。呼吸烟霞七百载，植自淳熙或嘉绍。又闻玉潜带月锄，尚与冬青共姓赵。老干断槁埋土中，长可盈尺粗合抱。昔岁生梯亦半枯，霜皮留见龙天矫。万鳞掩玉茁贞枝，重返花魂仙缥缈。疏影徘徊云去来，香光开合山昏晓。长依古寺归佛地，寂寞无言诸义了。”

”末略云：“梦坡居士老好事，昨筑危亭插晴昊。访梅愿作梅檀越，篱笆鹿眼课僧逵。梅若有知故含笑，岂与凡花争寿夭。”的是宋梅。

四六、萧山王袖沧明经（仁溥），江西知县。有《不寐》五律云：“夜中不能寐，老景渐相催。我思集如霰，人鼾狂若雷。好诗无意得，旧事上心来。安得邯郸枕，黄粱再一间。”写独醒，可谓“有声画”。

四七、徐行恭，字曙岑，杭县人，著有《竹间吟榭集》十卷。《镜妹为予写定自编诗稿，致力甚勤，赋此为赠》云：“阿兄澹世念，负手长沈吟。阿妹抱微尚，风雅思力任。共兹书宠月，修绠汲古今。论年我自媿，霜华毛鬓侵。昆弟五六辈，如鸟栖择林。君於齿最稚，秉柔人所钦。幼慧熟选理，吐属谐元音。靡靡逮巾幗，从违良费斟。浅学未足益，感君求应深。诗虽号小技，密缕同运钿。缝纫既卒事，线迹何由寻。岂在工粉饰，要当涤胸襟。其道难具说，好景资凭临。欣然若有会，击贼渠成擒。理之恍无绪，纵之怜坐暗。悠悠百代下，春物行骏骏。沧浪继表圣，妙契仙佛心。便拟叩玄阙，乞分琼枝阴。泠泠踞水石，旁置无弦琴。”“密缕”数语，即所谓“美人细意熨贴平，裁缝灭尽针线迹”也。“襟”韵最中肯綮。

四八、陈闳慧，字仲陶，永嘉人，著有《将车集》、《剑庐文剩》、《诗话》、《词话》。《籀园期李大不至，用白石待干岩韵》云：“一星见树梢，倒影漾芒角。烟水生晚寒，老柳倘先觉。野鳧飞过我，却向苍茫落。非关期故人，此景自不恶。”不为王孟所囿。“枯蕉鸣夜风，梦作碧湖浪。惊魂奇危舸，一觉幸无恙。隔窗影幢幢，山鬼骇相望。支颐见缺月，恰照疏桐上。”昔有降鸾诗云：“鬼语出深竹，细听殊寂然。褰帷下阶立，松际月初弦。”视此未知何如？

四九、陈道量，字器伯，镇海人，有《单云阁诗》。《除夕读广陵集题呈木师》云：“宛陵澹弥隽，庐陵雄而募。广陵奋硬笔，无语不奇峭。神寒闯孟门，骨重入韩奥。凡庸尽唾弃，灵怪发突室。刻意事搜索，血气日凋耗。文星俄绝系，至今我犹悼。使天假之年，而及于老耄。所诣当益邃，余子安能到。《

广陵集》，皎皎生光耀。此是何等事，不信出年少。吾师据坛坫，论诗见道要。标此示后生，修途得先导。矢诗逾十年，拟古苦不肖。终当捐百嗜，努力致深造。明灯逼岁除，微吟遂达晓。心神通真漠，万古耿余照。”诗如广陵，可谓深造矣。然其人未有能寿而康者，虽假之年，恐亦无可再遽也。

五〇、南通徐明经望，字贯恂，著有《澹庐诗》、《文》、《词》等集，辑有《崇川词徵》。能书画，诗颇不肯作犹人语，易实甫、李审言皆有赠言。《题潘兰史山塘听雨图》云：“七里山塘一叶舟，有垂杨处便停留。春来雨是才人泪，不待听残已白头。”《题菹西蓺芦鹭》云：“烟雨江南何处村，不随鹅鸭乱争墩。霜衣雪发沙头立，自写风标异羽孙。”第二句有身分。又句云：“芦中鹭即幕中宾，让水廉泉一律贫。”“一律贫”七字说得好。《赵尧生侍御赠书山游旧作诗七首，句中及龙者三，及虎者四，感题》云：“道气中涵骨气多，岂徒书体迈鸥波。旧游三十年前客，如虎如龙句不磨。”尧生字却不似松雪。《题朱衣道人画家山》云：“黄冠似识昨宵逢，七里茆庵五里松。一角家山残不卖，鸡声人语翠微中。”《玄武湖》云：“菱酥藕嫩钉村盘，湖上鸥盟想未寒。一棹迟来秋渐老，白芦花当白莲看。”皆佳。句如《陈桥驿》云：“脱口杜后言，吾儿有大志。”亦得间。

五一、吴县胡越中有《咏嫦娥》云：“长裙素面柳丝腰，云髻蓬松金雀翘。斜倚广寒宫裏坐，枉劳攘臂举杯邀。”妙绝。味辛尚有佳句可采者，如“身世怜牛马，亲朋忆姓名”、“仕隐终嫌俗，山居自不凡谓散原老人”、“云将缺补，石带水光肥”、“云欲浮山去，泉如奔海来”、“连年鞍马干程外，乱世功名一笑中”。《长清道上追敌》云：“牛羊多易地，鸡犬早无声。”《赠黄菊裳》云：“广吴山谁立马，华顶倘褰旗。”《晓发吉安》云：“蒙蒙山木合，漠漠水云宽。客路三千里，孤舟十八滩。”《出防龙泉》云：“云飞天欲低，石燕因风起。南山北山雨，大溪小溪水。”雄浑似杜。《答友人求书与诗》云：“弓衣不绣《春雪》诗，盾墨不作元和脚。”《咏蜂》云：“所事敢求温饱，一春全为人忙。”《蚕》云：“作茧甘心自缚，无非衣被苍生。”皆落落大方，而自见身分。

五二、林子有葆（恒）多填词，出游则作诗。近以登太华、雁宕、匡庐诗见示。雁宕余所未游，华山仅至青柯坪，匡庐则别久矣。其《匡庐山居》云：“往年游庐阜，踪迹周山南。金井与玉渊，胜地靡不探。近处独闯如，十载心滋。今兹志遁暑，远略非所耽。昨游黄龙寺，深处得澄潭。两压覆古木，一水中淳涵。颇闻听瀑亭，后起足靳驂。（王家陂瀑布为近年新发明者。）石门与水帘（三叠泉），取次容趁赶。前游所未及，庶几补两三。亦以谢山灵，吾志良非贪。”此首上半，不啻为我言之，下半尚有志未逮也。“游山戒冠盖，此语间

诸古。策杖偶出门，戎服何虎虎。似间章贡间，螳臂拒修斧。当局盛忧民，羽书驰旁午。遂令白虎洞，偃文而修武。不贤譬识小，志仅在逋暑。矛渐与剑炊，已忘鱼游釜。所望奋机谋，深入穷险阻。庶使神明区，萧然安环堵。岂独安生灵，亦以慰羁旅。”又《杂诗》云：“碧山深处倚孤筇，暑气饮人画更慵。却恨闲云不成雨，悠悠只在最高。”二诗皆语非泛设。《游三叠泉》云：“昔从海会规寻泉，雨阻途穷遂中罢。十年结轿今逢晴，不恤凌晨夙秋驾。崎岖初登大月山，浩浩长江流日夜。西南直拊五老背，无数风帆杂渔舍。万千气象奔眼前，应接已觉百无暇。那知穷岩绝壑底，尚有清泉浩如泻。一叠喷薄殷成潭，二叠县流极变化。参差千二百尺间，终古雷霆恣激射。神龙掉尾作三叠，犹喷珠玑满岩罅。屏风九叠迎面张，谁构石亭拟风榭。胡儿但解作风浴，舍命澄潭浑不怕。老夫自筋力惫，饱听泉声如啖蔗。山南佳瀑数黄岩，次及玉渊差可亚。惮热未敢寻前游，僻地得兹聊慰藉。便当胜处商结茆，坐对清流销长夏。”匡庐诗当以此首厌卷。句如《散步至天桥》云：“悬岩列峙中壁立，下有奔泉出山急。神工若遣安石梁，合与天台相拱揖。”落想甚趣。《王家坡瀑布》云：“庐山多佳瀑，往往名不彰。有如三叠泉，末宋运始昌。”又云：“争如王家坡，双瀑悬中央。磐石足坐憩，观听恣徜徉。绿岩披蒙茸，有亭翼其旁。白龙直下趋，矫若浚风翔。中潏成碧潭，陡落分数行。散为万珠玑，声韵何铿锵。面亭起峭壁，松柏郁青苍。下视彭蠡湖，一镜如方塘。持视水帘泉，岂易论短长。此瀑虽晚出，不见赏紫阳。乃遇散原翁，极力为褒扬。譬如潜修士，千载抱孤芳。忽蒙衡鉴精，面目生辉光。”黄晓浦亦有此诗，觅出再论之。《十二夜步月至松树林》云：“路暗回曲径微，涛声深处选苔矶。高松筛月光干点，老树惊人影十围。”能写夜景画不出者。华山诗如《自西峪登山宿北峰》云：“关陕久苦旱，夜窗忽潺。绝顶知无泉，睡。拨乱尚无人，太平那可冀。”仅至青柯坪，诗料只有景略、希夷。余亦曾凑成两句云：“骑驴大笑今何世，扞虱雄谈我欲眠。”似太兀傲否？《夜宿潼关》云：“潼关气势宥尧，更鼓严城宿此宵。风力遏云归太华，河声挟雨下中条。”自然唐音。《龙门山》云：“岳云袖底散不收，驱车还作龙门游。晓日瞳瞳渡洛水，天津桥上风飏飏。两开处见伊阙，神功治水谁能侔。倚山万洞嵌宝相，当时物力勤雕镂。一开海禁争好古，囊金待购只园头。”又云：“败寺无僧来驻锡，打碑铺地纷求售。危岩上下无一树，涧泉涓涓空自流。香山隔水不可渡，白傅废冢啼鸂鶒。当局百废方具举，奉春建策安金瓯。”余过洛阳，欲游伊阙，阻雨未往，读此诗亦可不游矣。《雁宕观音洞》云：“灵峰两涧划然开，弹指华严法界来。层累蜂房著徒众，中分蚌壳见楼台。”末云：“何必裹粮求极乐，眼中婀娜即蓬莱。”用梦窗词恰合。《雁山有业采药者，能白天柱顶缘组而下，去地八十丈

，诗以惜之》云：“天柱高千尺强，一绳奇命犹康庄。观者胆落色然骇，猱升蚁附如平常。可惜健儿好身手，不向军前馘群丑。采药归去步如飞，日日烹羊饮酷酒。”

五三、说诗社诸子诗，尚有可话者如下。林枫丹密有《夜坐已倦，取石遣室文集读之，至登太山记，神为一王，因题后》云：“掩卷欲神游，天门转一周。万松分状态，诸水别源流。笔亦如立，名同此岳留。底须亲蹑屐，但卧读书楼。”余此记颇近马第伯《封禅仪》之作，不欲效惜抱翁之故为高简。友人之登泰山者，每携作路引。枫丹此诗，则直以为“有声画”矣。又《楔日同人集开化寺蔬酌，石师有诗命和，次均》云：“来借云堂泛九霞，醉归湖路幅巾斜。今年谢豹风光里，只啖猫头不啖虾。”是日余诗用齏菜孟尝君及祁鱼虾二故事，剑以为“虾”字不易押，不如枫丹直用谢豹笋、谢豹虾、谢豹花以关合蔬食为大方矣。林鼎燮贫病就殆，枫丹精医术，余传电话使诊之，枫丹报云不可救，媵以诗云：“仓皇传语自吾师，命我趋扶鼎燮危。推产萧斋惊寂寞，登楼嫩版见支持。肺脾损尽终无药，肝肾雕残半为诗。最是可怜双弱女，亲前不敢泪交颐。”未几而鼎燮死矣。余谓即以此为挽诗可也。句如《哭聿睢》云：“衣裘空界陈无己，厨帐谁襄吴隐之。”聿睢贫甚，故云然。

五四、梅佳作甚多，余话之屡矣。年来契阔，又寄到一卷，录其较有意味者。《九日登燕山》云：“燕山高处作重阳，俯瞰桥门宛女墙。北向峦依剑水，西行村落接洪塘。鹧鸪唳约江鱼白，螃蟹脐团野稻黄。独有诗人事幽讨，同来萧寺赏荒凉。”《妙峰寺》云：“妙在何许，山径埋蒿莱。樵人与禽鸟，相与成朋侪。重阳僧未识，客至方惊猜。斋厨冷无烟，萧瑟及茗杯。午钟亦嫩撞，寒菜晚方栽。荒凉即禅意，半床黄叶堆。寂灭生诗声，万壑松风催。心空境亦空，色相皆尘埃。静中坐一顷，可镇干轮回。”皆能写出荒凉意味。《金焦》云：“两山对峙水迢迢，无数风帆趁晚潮。一自扬州衰歇后，二分明月是金焦。”余谓扬州即不衰歇，二分明月亦当属焦山。曾有诗略言之。警句如《明翠阁》云：“岩磴盘旋似叠晕，侧身高处眼光回。群山争向水中去，一舸疑从天上来。”十四字工极，非曾登此阁者不知。《玉尺山观梅》云：“色香已敛还招妒，风雪相加总不言。偃蹇未应入宫府，孤寒只合守家园。”能占身分。《重修杭州陈忠肃祠墓》云：“生在蒲东死浙西，不餐薇蕨隘夷齐。兰陂清觉黄河浊，葛岭高嫌北岳低。”又“蒙产天子家何在，衅鼓汇臣首不低。公被执至合沙诗：‘须信汇臣堪爨鼓。’”又“人生真合杭州死，名与吴山万古齐。”陈公讳文龙，莆田人，兵败，元人拘之杭州，不食死，梅之乡先哲也，故言之痛切若此。《玉尺山池荷》云：“红占一池春，白作六月雪。”《忆钱塘巷藤花》云：“春来盼花开，花开治行滕。买花良不易，看花还未能。”《雨中老树

，独立一鹰，意自若，感赋》云：“古木待春枝兀兀，老干杈榭向空突。鶡雀逡巡不敢栖，上立一鹰独强倔。昂头敛翼缩两拳，雨打风欺视无物。”皆金经百链之作。

五五、诗才诗思，二者缺一不可。鲤九涉笔多可喜，思有余，才亦足供驱使也。《酬友人题红蕖别墅》云：“六月能为天下春，（张亨甫《荷花》句。）是我绝爱荷花处。战酣烈日立亭亭，定知其中非无据。拂衣奇傲泥涂间，养晦遵时或其庶。洋洋之水供荷花，荷花深处即吾家。东家疏影照横斜，西家松柏郁杈树。松柏后雕梅早尊，相与结邻亦不恶。”余颇不喜亨甫诗，独喜其《王郎曲》云：“天下三分明月，二分在扬州，一分乃在王郎之眉头。”今鲤九乃举其荷花句云“六月能为天下春”，亦可谓伯乐一过冀北之野，而马群遂空矣。此诗第二句接得好，第三句又足得好，洋洋二句，振起得势，皆所谓有才思也。《送守戡归隐霍童》云：“洞天三十六，霍童跨第一。守戡山中人，气骨自奇崛。挟此游四方，俗眼那能悦。由来巧宦者，婢膝腰可折。君曾西入蜀，蜀山立峭拔。子瞻生其间，时宰欲见杀。君曾泛西江，江水绿如发。黄九生其间，无往不见黜。山水窟中人，只司谈风月。我闻霍童山，九十九活。人迹所能到，刚四十有八。君归穷搜讨，补山志所阙。”此首亦有才思者。又《治园》句云：姓名输荔子，世界隐荷花。”余谓可作别墅楹帖，暇当为书之。

五六、吾乡妙在西郊，向所未游。壬申九日，谦宣有与同社登燕山憩妙寺诗云：“避俗高寻僻地登，妙妙处集诗朋。无碑可考何朝寺，有榻粗安住院僧。松欲化龙吟谖谖，山如巢燕望层层。老来腰脚犹能健，醉啸狂歌众谷磨。”又句如《送春》云：“花时不醉去难追，好景如烟剩夕晖。”又云：“家贫不碍园林富，一树桃花殿晚春。”又云：“但祝山僧春睡美，明朝忘打寺门钟。”又云：“芒鞍竹杖从今办，去讨深山四月春。”皆新颖可喜。

五七、陈西园亦有《九日同秉周、鲤九、谦宣、秀渊、梅、筱萼、监洲登燕山妙寺》云：“寻秋入翠微，山腹隐禅扉。日午浮云澹，风高过鸟稀。钟声疏渡水，松气冷侵衣。香火从寥落，孤僧亦告饥。”次首首韵云：“境界成人外，山川在眼中。”末云：“廿年此为客，胸次有秋风。”写出僻地寥落风景，雅近右丞。末五字名言。

五八、久不见干宝诗，忽寄一首，系《松岑先生厌妖长江、太湖诸名山，由吴来闽，访石鼓之胜，同人欢宴於息园，即席赋赠》云：“为探石鼓海束隅，不惮风涛千里途。比似官厨厌刍豢，却螺蛤与园蔬。”吾意亦云然。欲赋一诗送其行，今可不作矣。

五九、仲良诗脱手便多可诵。如《秋日寄梅峰》云：“灯前看菊吐微黄，更喜幽兰数箭香。呼酒坐花肝胆熟，不知瓦上有严霜。”“又届西风飒飒期，巢危

木落鹊先知。寥天何限鹏路，笑尔低头守一枝。”“绝句吟多懒可知，三秋垂尽几新诗。蛟螭蝼蚓吾犹愧，长使韩公笑立之。”《西京车中望富士山》云：“此山大似故乡山，（状与吾莆壶公山相似。）收入车窗当画看。怪底科头倚天外，一冬戴雪不知寒。（富士为火山，不生车木。）”《看人》云：“看人飘忽飞千里，（指乘飞机出省者。）笑我痴顽遇一秋。雨雪连天容闭户，风波满地却同舟。诗从深夜灯边得，菊为萧斋座上留。朝市山林两非计，园葵有女正多忧。”有极似诚斋者。《题红蕖别墅》云：“老树参天半荔支，雨余凉意动荷池。主人自是吟情足，一度桥南一首诗。（钓鲈桥南有书屋一间。）”“高楼筑就便藏书，水石浑如野外居。闲裏知君犹有事，仰看飞鸟俯观鱼。”句如《秋怀》云：“身为妻孥贱，官缘骨相卑。”《七月二十夜作》云：“柝声终夜若有言，洪桥以上无完村。青天白日竟如此，血光旗影谁能分。”写景如“平沙贴渔舍，船篷高过之”。吾乡江干钓人，所居如昼。

六〇、陈说洲（海瀛）有《飞机连日轰毁福州城市，奇呈石师苏州》云：“贴贴飞鸢在上头，福州今日亦苏州。（去年淞沪之战，日机日有多架至苏州，石师初未避。尝云：‘苏城十万户，若独被炸，是数万富签，中头彩矣。未必然也。’）吾师早有探筹喻，数万筹中中一筹。”能将余戏言写得出。他如《乘周将军招饮怡山长庆寺，即送其赴崇安军次》云：“飏轮出郭日斜初，三两人行入胜徐。情怯登楼秋气足，意悬看月雨声疏。”末云：“极目顺昌旗帜外，武夷山色近何如。”《集双荔园补祝谦宣生日》云：“逸妻相对外无宾，犹许周旋几社人。珍重岁寒林下共，料量海色鸯边新。（谦宣方自海上游归。）棋枰翻覆如今日，酒玠迁延及小春。”《伯修生日，同社有议釀饮者，以此诗先之》云：“江郎诗句屹如山，出入昌黎子美间。已秃千毫犹可试，未荒三径却先还。人前弛慢疑成癖，社裏招要独破颜。”皆说诗社近日情形，思之不见，良用惘然。

六一、福安郭梓羽（曾嘉），幼学能诗。有寄余一律云：“田园人日快衔杯，沧海门生病不来。犹有薄寒宜小酒，喜无浓雪冻疏梅。文章赳德潮人诵，巾服渊明栗里回。他日一篇铭墓作，荣施闽懈重碑材。（去岁曾乞师撰先外舅墓表。）”

六二、徐鲤九得李忠定名印一方，或疑据《七修类稿》，元王冕始用花乳石为印，而唐明两代，又皆有与忠定同姓名者，恐此印非忠定物。鲤九作诗辨之，有云：“世人少见多所怪，必谓石章起元末。责石山农斯花乳，天下纷纷重山骨。谁知吾闽有寿山，宋季早已穷采伐。黄公有句担隐忧，石为多文招斧凿。（宋黄干《游寿山》句。）”是宋时已以石刻印，有铁证矣。余谓一物而数人皆有关系，当归名之最著者。山谷得玄晖之印，安必其为谢，设无山谷此诗

，后世不能断此印属谢属米矣。

六三、荫亭近诗，可者已不少。今年赴欧美考察邮政，得诗率寄示余。独采其《离家》一首，具见性真，云：“七载家园带泪看，避兵何意获团乐。精神似昔亲还健，菽水从今梦亦安。小聚休嗟仍还别，壮游不仅救饥寒。归来携得瀛谈富，倘博慈颜一笑欢。”

六四、秋有《夜宿天平》云：“客来翠径暮烟浮，偏爱深山夜半留。月到中天人静后，干岩寒绿一宠收。”吴下诸山，天平树木最盛。写景如画。常熟虞山虽小，风景尽有不同寻常者，乍游之，颇写不出。常建《破山寺》一律，欧公所以独低首也。秋有纪游五言古颇长，有云：“人家桑巔出，雉堞山腰束。

”十字殊逼肖。虞山一山，贯城内外也。又云：“微径辟层阴，蜿蜒走水曲。径尽得招提，绀壁环修竹。”又云：“寺南破龙涧，涧水寒更绿。潺潺出山去，慎尔判清浊。相传二龙斩，一怒破山腹。至今涧底石，血染朱砂馐。西访三峰寺，松风吹谡谡。石磴倚岑笛，梵陨出寒绿。东登拂水庵，怒崖抗急瀑。剑门峙嶷巍，突兀心觳觫。云烟互吞吐，猿鸟骇失足。造幽果何人，毋乃巨灵。

”余尝论虞山为吴中诸山之冠者，以剑门全石，绝无而仅有，故有句云：“最是南中冠冕处，早将短发戴毋颐。”指仲雍断发居吴，兼吴王好冠来之意而言也。又凄秋善画，故题画诗下笔即言之成理。《题沈石田竹堂寺探梅图》中云：“安得画中置吾身，枢衣来作先生宾。花前聚散本无定，画中光景常鲜新。”

六五、释堪诗境清真。居北平时，每年仅奇示数首；南来相密迹，得常读近作，与拔可又以“二难”称矣。（两尊翁畚曾、次王，夙称“二难”。）《莫干山同拔可兄陈氏姊》云：“急雨返风松偃蹇，断崖妨路竹扶持。衰年兄弟相携处，惜取灯廊夜坐时。”未五十称衰年，犯余未老叹老戒，惟释堪病后，尚未复元，姑许僭称。“断崖”句写得出。余昔登钓台，非有竹扶持，则临江磴摇摇，几不敢践矣。句如“老至傥教亲骨月，便无泉石亦流连”，视子由《彭城》绝句，尤觉亲切。《铜官山》云：“三竺理安足数，梦中应不忘铜官。

”《剑池》云：“平生十万横磨手，却倚清流数鬓丝。”老至髯丝，皆诗人结习语。《陆丹林属题红树室画》云：“绝怜红树青山裹，著个诗人陆务观。

”恰合。《题秋庭晨课图》云：“公今系安危，气盖干豪杰。犹存孺子慕，终爱难追日。曩时习书势，恃母授口诀。朝曦浮墨渾，鹤眼濯莹洁。龙蛇入腕底，飞动不可掣。仰头审母意，莞尔示微悦。人生当此时，寸晷连城匹。年年拒霜花，西风催又发。母去不复见，花开仍丽绝。哀哀忆母人，花前曾绕膝。愿花尔勿开，见汝肝肠裂。”非普通《节母课读图》所可移用。《孝陵白樱花下作》云：“深春积缟初专夜，亭午围光直涨天。”如舒白地光明锦矣。

六六、李次贡（景荃），工诗有年，尤工凄惋之作。余前《诗话》已论次及之。去腊从海外归，出示《游草》一卷。工者甚多，而哭其爱子遂滋学泳北海溺死五首，极沈痛，使人不忍卒读，只得不录。录《息力杂诗》，其一云：“群雄弈海上，要着争后先。局势忌不展，孤子虞远悬。英既灭三印，犄角无相连。半岛未到手，高枕难安眠。息力馆亚东，区脱在海蠕。莱佛计已售，（英印度公司代表莱佛士，航海觅得新加坡，於一八二四年以三万余西班牙币，向柔佛苏丹购得。）苏丹愚可怜。寸土今比金，谁忆开辟前。二百十方哩，三万王面钱。苏丹诚未愚，失地羸腰缠。坐捐十六州，昔闻云与燕。”其三云：“海崎走两股，如蟹张双螯。天然一军港，中可藏千艘。是亦要塞比，稍近讥诃遭。我来为上宾，所见嗟皮毛。列强盟弭兵，汝胡糜水曹。益叹机事神，能以器代劳。关捩司一夫，畚茵同桔槔。港成会有时，东方诚足豪。（为红海以東第一军港。）象山今何为，论议徒甚高。发矢弓且无，遑间弓之搜。”其四：“诸夏国无主，岛夷知有君。此邦嘉会辰，渠帅大搜军。书生昧戎事，兰席壁上分。土著无一兵，免役蜜汝恩。印卒故非弱，国亡声空吞。奈何我健儿，不自护本根。为人执矛戟，非义勇奚论。（华人自成义勇军一队，归英官管辖。）当时破拿翁，军容犹有存。死保夙誉，亿千国殇魂。（英兵第二十团第一营最称劲旅，历史三百余年，无役不捷。曾破拿坡仑军，欧战亦立殊勋，有特别帽徽，一望可识，现戍新加坡。）广武幸成名，兹事闻未闻。”其七云：“寄儿於邻家，教之憎主人。主人予禁逐，未即为不仁。人病不自反，使我有此邻。以此施诸吾，能勿生怒嗔。向来论邦本，畴日非在民。东西贩陈义，涂饰为颖新。慷慨谈厚生，患寡患不均。异族吓腐鼠，闭拒如瘟神。平议禁挟书，咎非专在秦。”其九云：“海外宾萌多，首数粤与闽。闽粤派既分，未见闽相亲。郡县有疆界，山川至不仁。天上星野同，人心殊越秦。对面隔山岳，言语非其因。我本四海家，殊乡犹比邻。况遇郡国士，敬礼敢不均。获戾庶可免，负爱良主臣。二豪积不能，无力为调人。平亭各有失，不袒富与贫。”以上皆较有关系者。

六七、《静安路散步入市，归作》云：“垣途如加髯，风动无一尘。行饭信大佳，可惜车马频。去来机上梭，衔尾恒辘辘。上载醉生魄，下萦枉死魂。行道少缓步，居宝多闭门。行行惭入市，造次忧失群。进止听街卒，部勒严行军。高楼疑夹岩，蔽亏天易昏。暮色幢幢中，人禽难强分。倚市笑即哭，登徒眉能言。繁灯欲烧城，蒸气生炎云。本来欲追凉，何苦自煎薰。急归似逃死，移榻依前园。茗瓿以自搞，蒲扇先策勋。”写上海如观油画，“魂”韵则画所不到。句如《题拒毒专著卷端》云：“阿片药笼物，可以已风湿。药也其实莖，可暂不可习。膏火烧成灰，汝脂口自吸。芦竹戳作管，汝骨手自执。捱气如瘴

，吐吞声若泣。更有亟趋死，引针注毒汁。忍痛换片愉，命送针亦涩。”中数语如画地狱变相。《答秋岳并寄众异》云：“才穷剩丐山水助，下笔嫌平喜险陡。”《黄龙洞山椒》云：“松气能醉人，泉所偶一醒。”《杂诗》云：“女慕男贪眷属成，姻缘大抵结多生。如何写就鸳鸯牒，却要闲官为主盟。”

六八、秋岳有《读史》四首，注“甲子秋作”。云：“久谓事当尔，崩解倏此日。锐师宵自加，剽风卷千室。黷昏固自焚，肤篋亦寡术。坐令道旁儿，匿笑蟹败漆。果然亡逡巡，朱李又迭出。友豚犬耳，亚子定谁匹。惜哉晋阳朝，亦只画日笔。纷纷皆李锥，可但戮其一。往者足闵哀，来者莫究诘。吾侪终濡需，焦头真豕虱。”田成篡齐国，仁义盗一旦。邴寄卖友生，北军遂归漠。时危用乌头，钩注有不惮。况承邺台教，黜忠当用叛。虽然吾终疑，胡马屡绝绊。朔方跛脚奴，反覆自烧悍。世无贺六浑，绍宗孰遣算。老公方佞佛，妄觊合冰炭。青丝白马谣，江表浩惊窜。异时的乌，吹唇必生乱。兴亡看镜事，跛踵待鱼烂。一天子闭门居，荧惑迫之走。内园儿尽易，关门夜亡牡。牙官蒋元晖，露刀谁指喉。遮罗收宝录，纫质命清酒。多藏必厚亡，纲堕不复纽。固知运靡常，在道在蒙垢。千秋帝王家，孤寡落人手。尔朱负拓跋，相习盖已久。青衣虽仓皇，犹脱虎豹守。何当戮共工，以次齧相柳。一大梁王铁枪，事主能全节。斯人忽并世，万口叹勇决。吾意殊未餍，欲拟邈佶烈。代州有爱将，慷慨万人杰。晋王试泉府，束帛取甚洁。殿前李横冲，四方惮挝铁。忽遭青山败，中矢股流血。临敌能忘身，其语凛不灭。后来入幽州，积耻或一雪。丧乱哀未终，功名多瓦裂。汤汤望江汉，歌哭肠内熟。”凿齿《阳秋》，可与余《通鉴纪事本末书后》相为表裏。至借慨时事，近年来余几於理乱不知，亦无能下注脚矣。

六九、又断句如渡江云：“初怜鸥意萧闲甚，苦说龙蟠指点疑。”我亦云然。《历览同泰寺、台城诸胜》云：“何年南皮翁，楼槛著题翰。相期此江山，浩荡列凡案。焉知蔽阴霾，壮志入夜漫。”《北极阁》云：“风流向尽江声送，战伐新疲草色芊。”《西湖》云：“拏舟追清景，万象付寒舱。不知山有无，但见塔仰俯。”写空蒙雨景也。又云：“两湖既清绝，吾艇亦已孤。蒙蒙十顷青，私此一幅蒲。”《龙井至九溪十八涧》云：“我闻淮海记兹山，湖不能淫论殊笃。平生嵇性欲安驯，会截众流位茅屋。”笔意亦截断众流。《大明湖》绝句云：“济南艳说多名士，不见题诗历下亭。”余旧亦有绝句云：“左海人从海右过，由来名士济南多。李邕杜甫论交地，识面无因奈汝何。”《入山至慈善寺》云：“年年我是寻诗客，处处山如入定僧。”是冬山如睡神情。余旧亦有句云：“寂寞江山春尚睡，酸寒城郭客如僧。”《初入房山》云：“微径据蜿蜒，众壑皆北趋。迴看街尾輿，若缘九曲珠。”的是北京山行情状。《

泛舟游昆明湖后山》云：“只应花见承平日，剩与鸥商去住身。”《上巳静心斋楔集》云：“尔朱胡骑昨入洛，千官天柱尊真王。贺六浑兵出肘腋，颠蹶俄顷畴能防。南朝萧娘亦莫喜，吹唇万马来寿阳。殷忧庾信叹方始，饥黎稷下餐无糠。新亭不作南冠泣，何遽曲洧娱徜徉。”余不禁为诵杜老《戏为绝句》曰：“窃攀屈宋宜方驾，恐与齐梁作后尘。”齐梁正自不易。

七〇、江东杨云史圻，当代名诗人也，有《江山万里楼诗钞》十二卷，分《少年》、《壮年》、《中年》、《强年》四集，印刷甚精，洋装本两大册。惟印用洋墨，字迹太淡，老眼昏花，阅之甚费目力。勉读百十叶，知力振唐音，不落宋人哑涩之体。急录名句，与知音者共赏之，然甚呼负负矣。如《竹溪野寺》云：“孤村风叶脱，一郡好山青。”《泊均州江听猿》云：“乡心嫌酒浅，秋色觉灯新。”《泊汉阴峡中望月，江雨忽来》云：“醉裹均州尽，诗中蜀道来。峡阴常带雨，江热夜闻雷。”《垓下》云：“楚漠无明日，乾坤要弭兵。”《江雪》云：“夜来江雪大，夹杂放梅花。”《早春》云：“香稻白於玉，红梅瘦似妻。”《春书》云：“昼永鸟多暇，日高草欲然。”《战马》云：“似闻成大业，未必是天闲。”《章江别燕生》云：“花开亡国后，泪坠美人前。”《出庐山诗》云：“寻诗三十里，细雨出庐山。”《过万氏山庄》云：“溪云吹满袖，山翠化为诗。”《得家书》云：“自忘为客久，只解劝人归。”《汉阴秋望》云：“落日坠地上，丹黄千万重。秋色随雁来，浩荡自关中。”七言如《回国赴鄂州》云：“秋来红蓼白苹裹，人在灵均宋玉间。”以上七八唐人语，一二宋人语。绝句如《春日杂感》云：“故山青暖胜天涯，湖上春来是花。半世清明都在客，在家犹自梦还家。”《楼外楼小酌看雨》云：“水色山光云模糊，我来适与风雨俱。橹声暝踏西泠去，出得荷花便入湖。”《舟遇天门，风月浩然》云：“丹枫叶落江干尺，绝壁张帆山月清。如此江山好风月，何人不忆谢宣城。”《军中》五言律二首，最有魄力。序云：“壬戌春，张作霖率奉军入关，占据城邑，挟制朝政。三月二十九癸亥，吴公自洛阳移师河北。奉军分三路进，公亦分三路讨之，而自当张景惠、邹芬於京畿西。余随军中，以诗纪之。”其一云：“带甲辞东郡，移师救上京。乱山无月色，万马杂风声。贼胆当先破，军心在不平。枕戈看夜象，天际将星明。”云史七古，率长庆体，如《天山曲》纪香妃事，《长平公主曲》，直欲突过梅村。其他《榆关纪痛》五律十首，有长序，《鸡公山感怀》七古一百韵，皆以过长不能录。

七一、江右诗家，自陶潜以降，至赵宋而极盛。欧公、荆公、南丰、广陵外，又有所谓江西宗派，祖山谷而溯彭城之后山。其甥徐师川，即不宗仰山谷，不足凭之说也。至前清而就衰。名者虽有蒋心余、吴兰雪、高陶堂，派别既

不一致，力亦不足以转移天下风气。五十年来，惟吾友陈散原称雄海内。后生英俊，谬以余与海藏侪诸散原，方诸北宋苏、王、黄三家。以为海藏服膺荆公，遂以自命；双井为散原乡先哲，散原之兀傲僻涩似之，皆成确证。因以坡公属余。余於诗不主张专学某家，於宋人固绝爱坡公七言各体，兴趣音节，无首不佳，五言则具体而已，向所不喜；双井、后山，尤所不喜。日本博士铃本虎雄，特撰《诗说》一卷，专论余诗，以为主张江西派，实大不然。余七古向转韵，七律向不作拗体，皆大异山谷者。故时论不尽可凭，若自己则如鱼饮水，较知冷暖矣。（【校】此则与下一则原合为一则，今据内容分为二则。）

七二、南昌邵潭秋（祖平），有数诗人也。散原为其《培风楼诗存》作序，谓其冥搜孤造，艰崛奥衍，意敛而力横，虽取途不尽依山谷，而句法所出颇本之。而潭秋自序，则谓散原所言，微有不类余者。今录潭秋诗数首於后。《自祖堂登牛首》云：“草香无定处，游人迷空青。诸秀螺髻，泉窦如疏星。竹枝雨已活，松虫春亦鸣。山深啼鸟换，路古石气迎。度山杏华园，嫁去惜娉婷。不然满山谷，红妆遣人惊。蹇驴嘶新花，人住云亦停。踟躕慕高爽，一径非泠泠。牛卧食细草，塔立如大臣。不知何年石，瑰此万古形。犂确铿行杖，回头失松声。岩危树欲殉，藤挂云已冥。效效石楠叶，乃红如丹英。东西两阙，森立开画屏。江山倚形势，纵览心怦怦。时无背嵬骑，人念岳家兵。四夷若不守，设险当何成？登临忽流感，春游真虚营。”《三月念六日，同翼谋、伯沆、梦炎，宿摄山栖霞寺，翌日盘游而归》云：“茶罢天面清，西崖聊攀登。累七舍利塔，弹鬓貌峻峭。石工傥含道，巨斧女子衡。峨峨四天使，窈窈七莲灯。阴岩干佛响，跌坐眉垂藤。山泉洗两眼，见净不见僧。水鸣万玉瓶，鸟啼无爱憎。无能谢世法，一椽庇胡髻。”《戊午正月十五生日书怀》云：“鱼龙万舞共庭隅，比户春声乐鸟乌。冰雪十年回独抱，淹留昨夜梦良图。梅花自倚天姿绝，月色浑同酒面妹。惆怅还因缘范蠡，贤劳割炙念江湖。”《舍身岩》云：“舍身岩傍天池寺，径仄路滑难徘徊。崖倾高风乱远木，壑倒悬瀑惊奔雷。尖之外堕鸢死，月黑以西衡虎回。云繚裳衣忽揪敛，怀新寻异双悲摧。”以上古近数篇，皆酷似散原者，“尖”一联尤神似。《春日》两绝句云：“菜菔著花麦浪晴，画图红满紫云英。朝阳上树雏鸦唤，豕母将豚占一坪。”“苦竹村边长暗苔，游蜂入户栋花开。唾绒红女随龙出，罢塾黄童捕雀回。”《后湖》三绝句云：“嫩白儿肤菡萏明，软风迟桨最多情。木兰舟好未能发，恐有城头唤渡声。”“村岸人家开水茨，片云裹窈亦冲融。吴娘看雨燕支湿，水面吹过茉莉风。”“凝凝湖绿旧滢洄，取次琴尊归去来。十八女郎椎髻样，菱儿菜重压船回。”数绝句亦神似散原。《钞选全唐诗竟，感题五诗》，录二首云：“文章以气胜，一代不数辈。吾爱五夫子，真树干载。太白逸天下，轩豁出

尘塔。杜公抱忠愤，悲悯世如瘵。倔强韩吏部，横铄出胸肺。东野穷复穷，沈惊六尺内。惟有太傅白，气和色无坏。吁嗟此五君，吐辞各极态。其人实贤杰，大事见诗外。他如刘与柳，远适蓄叹慨。王孟暨储韦，偶然清气会。是皆轶余子，惜未抵其最。拙哉昌谷生，乃以诗雕绘。”“宣矣《三百篇》，文存名不有。当时发愤作，蜜以记谁某。诗者世公言，发泄任众口。如何后世人，唐宋互击掙。苦心出头地，肝肾困雕剖。俨然承作家，佛焉拒诤友。爱古不薄今，子美意独厚。才难理则然，时岂用美丑。未来如风潮，谁为盖代手。从今愿无师，摆落众所守。纵情赋新诗，风窗酬樽酒。”又句云：“姚贾四十字，子子一生蹈。令人思呜咽，从悔事吟啸。”酷似方虚谷之《秋堂》十首。又句如《七月初九日同客泛舟后湖》云：“晴波潏皱匝城根，菱叶荷花净客魂。野艇通桥吹石气，冷香留桨上诗痕。”《水仙盆舐》云：“疑觉舜妃偕屈姊，强呼矾弟与梅兄。”《春昼赋遣》云：“书味渐知参蔗境，客怀空欲闯花时。”又似樊榭。理安寺云：“山绿不藏人，春风为颠簸。诸骏作势，下注无一跛。”直似坡公。《葛岭》云：“为山平湖上，神观际天表。葛岭一来坐，高高送飞鸟。”竟似太白。殆阅诗既多，非有意规仿，不觉犯人之形也。

七三、侯官高迪庵（赞鼎），何梅生诗弟子，余已采其诗入前《诗话》。今春余至金陵，迪庵出示其《感怀》六首，其一云：“穷愁不著书，用意我自深。一日了世事，此心即向禽。山情及水性，写以清越音。一歌黄鹏和，再歌众籁暗。玄机常在抱，尘虑何由侵。干戈送人老，朝晖复夕阴。”其三云：“近人尚物质，求为耳目娱。车泽屋亦润，插架皆西书。张皇徇新异，奋欲忘其初。日夕以心斗，病於骊山徒。四海方艰食，蓄机动兵符。太平何气象，里巷闻咕唔。（教育根本在家争，即以厚国本，今人不知也。）”其六云：“夷场突烟密，栖鸟不哑哑。虽有几林园，抚境多咨嗟。剪树必平削，碾草无参差。春风非我风，无复生道芽。何如看芦苇，绝忆南下洼。”所言正如吾腹中所欲言。又《岁聿云暮，疾犹未瘳，触景伤情，聊抒胸臆》云：“骨瘦不知瘦，曹腾呼榻坚。无人教引气，一念欲参禅。省啬调糜料，艰难买药钱。耐贫还耐病，倡迫入华颠。”苦语逼真。句如“樱岛嬉三月，花湖艳一冬（墨西哥京城有湖曰花湖，有岸十余里，皆种玫瑰，终年有花）”、“病希春到减，诗在梦回成”、“寒泉荐茗思龙井，落日停船爱虎邱”，皆工整。

七四、永嘉黄溯初苇，好古能诗，由刘放园识余，赠余以所刻《敬乡楼丛书》五十册。出《敬乡楼图卷》请题，余题一七言律美之。喜为诗，率出天籁。壮游蜀中，多名句，急录之，藉纾向往之情。《巫峡》云：“客裹悲秋杜老情，我来却值春水生。不觉萧森觉奇丽，看山难得晚来晴。”《瞿塘峡》云：“山容严肃瞿塘峡，水势雄深酆预堆。天险不殊人事异，萧条夔府最堪哀。

”《乐山》云：“奇绝黄流界碧流，中分水色是嘉州。（春冬时，岷江水小而碧，雅河水大而黄，雅水街破岷水，故嘉城外岷江上流碧而下流黄，划然中分，诚奇观也。）岩头大佛千年坐，阅尽乌尤（山名亦寺名）往返舟。”《峨眉纪游》云：“嘉州城外路漫漫，才换轻舟又滑竿（形似山轿。）为爱峨眉天下秀，不辞万里远来看。”“峨眉县郭小如舟，向晚舆遇未少留。便出南门入山去，高林落日径通幽。”“山头新月影如钩，伏虎禅林足暂休。行过溪桥凝望久，参天树色入双眸。一路转回山渐深，忽逢两水夹牛心（石名亦寺名。）双飞桥上苍茫立，满耳流泉漱石音。”“阎王碓与罗汉坡，托命舆夫幸不蹉。上视有天下无地，行人常踏白云过。”“九老洞门日日开，寺僧缘客扫苍苔。此间闻有猴居士，（山中称猴为居士，又曰山儿，此处最多，僧能呼来与客相近。）乞为相呼一见来。”句如“龙门景似小三峡，如此溪山欲画难。”“石坠悬崖何处止，雀争残粒几时休。”《再挽印昆》云：“人间此何世，再生愿君迟。”《酷旱》云：“万家有井难医渴，半亩无田亦厌晴。”具见怀抱。

七五、富顺胡铁华诗，已采入《近代诗钞》及前《诗话》。近始得其尊人念祖字汝修《洞易斋遣诗》一册，为赵尧生所评赏。《和香宋》云：“与君一别近三秋，君自江河万古流。一寸乡园乾净土，纵横忧患满神州。”《清明微雨》云：“四所山闻杜宇声，冷烟微雨过清明。人间最好惟三月，只是春泥不只行。”《命儿孙拜扫张夫人墓》云：“萋萋怯履坟头草，恐见空山不见人。”《红荷湖初夏》云：“小塘别有人间世，试听蛙声水一方。”《怡堂即景》五言云：“出产路临水，当庐春笑山。”皆诗人之诗。

七六、门人顺昌卢星樵（榕林），近岁挈妻子避地福州乌石山下。诗多伤乱之作。余今年归里，读其《酬王耐轩赠山水画幅》云：“耐轩近作华岳游，（去秋耐轩随石遗师游华山。）幽崖绝蝎凌清秋。山川自昔供挥洒，南穷吴越北蓊幽。羞随时俗事簪弭，且借林峦表胸次。君家学派继四王，一水一石饶生气。此幅写作山居图，笔则淡远神清腴。岚烟远近翠欲滴，飞瀑喷薄凉侵肤。何人卜筑万山裹，老屋数间枕流水。似为贱子特写真，位置林泉老居士。年来遍地见揠枪，任是桃源也战场。神州苦少乾净土，安得藕孔容身藏。多谢毫端拓尺地，结茅拟向图中避。图中山水无沧桑，托意遥深知所奇。星樵得此重百朋，山妻见此谢未能。会令投报拭吴绫，写出直干立苍鹰。”此诗面面俱到，极似元裕之、虞伯生题画诸作。其夫人李文字心琴，工画花鸟古木，兼能山水，故篇末云然。

七七、振心诗稿在余处者，尚有可摘佳句。如《寄挥之弟》云：“诗已惊人堪泣鬼，书将遗肉但留筋。”又“此处声名还不薄，逢人都问小冯君。”《谒张中丞庙》云：“一死存天下，孤城捍万师。许公真长者，南八是男儿。”《秋

夜》云：“夜雨乍晴天似沐，行云如水去无声。”《得内子书感赋》云：“平生不解因人热，出处偏宜与妇谋。”绝句如《寄柱尊》云：“春气能为三日暖，野梅闻已二分开。细尝好景如尝蔗，莫待群花鼎盛来。”《游蠡园作》云：“梅花丛裏起朱楼，更有亭台映水幽。最好入诗还入画，画中仍许我来游。”《中秋奇陈生一百美国》云：“清光不到海西头，欲寄相思可自由。今夜明朝两明月，不应同说是中秋。”《偶成》云：“有情芍药含春泪，无力蔷薇卧晚枝。识得温柔本诗教，何妨时作女郎诗。”《呈石遗师》云：“公诗独造原无法，我语心平碍或伦。羞与时贤共窠臼，每於常处见清新。旁人错比陈无己，肯作江西社裏人？”《春至》云：“凭栏何所事，著眼渐分明。春欲天涯返，途由树杪行。无人能会此，有鸟最先鸣。试着墙边柳，丝丝绿又生。”

七八、秉周尚有断句可诵者。如《小园微雨》云：“茶烟一榻话温存，看罢名山陋小园。”《移榻悟园，诗以志之》云：“诗成恰好过良友，病后尤难远酒杯。”《东园桃花雨中晚开》云：“菊梅傲雪无足道，弱桃傲雨谁能期。”《酒后赠德斋》云：“人生几许称心事，夜半诗成酒醉时。”《登登高山有感》云：“醇酒应添寒夜客，好春多在野人家。”

七九、今人工诗者不少，而七古音节不合者颇多。往往词意雄俊，至三数句以后，使人读不下去。虽有佳章，不能入选，故七古可登者希也。试取昌黎、东坡、遗山之作读之，有一篇一句，犯此病者乎？向与搜庵尝言之。渔洋七言古，词意并不甚高妙，而读来自觉可喜，音节激扬故也。此事至显而至要，人自不留意耳。对友朋所作，有时不便明言，对门人则不敢不告矣。

八〇、今人喜搜集前人逸稿，多为本人所删弃者，转以暴前人短处矣。近见卢前所刊《巢经巢逸诗》一卷，凡二十叶，则未刻之稿，非删弃也。中有《埋书》五言古四首，言藏书三万余卷，尽为贼毁，收其灰烬埋之。有云：“人死既宜葬，书毁可弃诸？”末云：“汝存我尽力，汝亡我收枯。借问烬中人，识此孝子无？”窃谓“烬中人”“人”字，只要用“书”字；若对书中人说，则他处此书尚存，其人故未烬也。第三首有云：“我生嗜博涉，将老迷滓济。此岂贼火哉，毋乃天所使。为绝泛鹜缘，自作反本计。随身十二担，经史子已备。”虽愤言，亦实言也。今之人经史抛荒，扪搏一二无用之书，自矜博瞻，果何益哉？又《病中叹》云：“蹉跎一病半年余，欲裂牙床腐颊车。怪证无名医欲避，久缠不放业何如。先人化去空留药，口业思来只读书。亲属不知人不问，可怜奇事尽归余。”此首亦愤激之言，绝笔之作。不有此逸诗，不知子尹受此苦恼也。子尹善人孝子，而暮年经此苦况，天道信难言哉！

●卷四

一、余序镶蘅癸酉登高雅集诗，言遇重三重九必有集，集必有诗矣，难在意不

重复，语皆得体。如《甲戌上巳玄武湖楔集分得湖字》云：“风景举目殊，余此百顷湖。及春勤命俦，临流多顾厨。亦知世难殷，何心论袪除。将毋嚶羽同，求友声自呼。鱼鸟能忘机，坐对心魂舒。虽非濠濮怀，已契轩羲初。凭阑俯雉堞，擘舟惊鳧雏。坐有皆山翁（谓石遗翁），沿缘忘日晡。丧乱廿载还，天独私耆儒。何以永占欢，待补《秋泛图》。（谓去秋与散原、石遗诸公湖舟同游事。）流觞逢巳辰，不谓今偶符。盛事赅春明，一集吾能都。（旧京辛壬两岁修楔诗，余曾主编。）以缤蘅之风雅才调，何难远接“平山堂下五清明”之王司李。然君有政事才，甚望其当一面以济时艰，勿徒为文采风流所囿也。镶蘅古体诗，余既屡话不一话，而近体诗则尤工七言律。《展花朝日，石遣诗老招饮吴门寓斋，视同集》云：“吟俦星集阖闾城，（是日纫庵、泉异、放园、履川自沪至，余与秋岳、释堪自京来会。）一老庞眉为主盟。社约荔香容蜀客，盘飧虾菜冠吴烹。看花诅减斜街盛，谭艺谁如左海精。匝月苏台三度过，微君吾亦倦宵行。”第七句本事，详后一首。送余还福州云：“熟梅天气送轻航，归及家园荔子香。世乱弥珍还里乐，身闲翻为刻书忙。可堪小别将三月，留待重来补一觞。海内论诗公最健，皆山楼接带经堂。”君从事南京行政院，休沐日必至苏州，寓束小桥吴氏园，去余寓庐最近，无不相访者，故第五句云然。带经堂有二，余同里陈氏带经堂，藏书极富，然接第七句论诗而言，当指渔洋之带经堂。《吴门中秋，赋呈石遣翁》云：“年时烟月梦吴闾，今日苏州当故乡。久涸渚莲犹战叶，乍霜庭桂已飘香。千人石畔清歌渺，七里塘前画舫凉。预为黄花申后约，豁蒙楼上作重阳。”自注：“《陶庵梦忆》载明末吴门虎丘赏月弦管之盛，故腹联及之。”今则并无画舫，月明时亦坡诗所谓“路人行尽野人行”而已。

二、近托镶蘅向精卫索书新诗，旋得转来数笺，系《十九年冬，僦居海溢，宅旁有荒地数亩，草木不生，因於读书之暇，从事耕种，藉覩生机，且以习劳，得诗八首》，云：“海滨非吾土，山椒非吾庐。偶乘读书暇，於此事犁锄。相坡蒔花竹，欲使交扶疏。培蝼凿为田，因以治瓜蔬。曾闻斥卤地，三岁不成畬。土膏未盈畚，石膏已专车。敢云心力勤，可以变荒芜。筋骨既已疲，魂梦或稍舒。朝来视新栽，日照东山隅。多谢杜鹃花，使我衰颜朱。”“佳种不易致，来自青山隈。珍重萌蘖生，一日看十回。小笕引清泉，泠泠满晕。天寒雨泽少，何以报琼瑰。徘徊空谷间，蝴蝶忽飞来。旧草为君青，新花为君开。”“韩公好悲春，宋子好悲秋。区区不忍心，人乃谓何求。世情恶真率，巧笑饰烦忧。大度惟苍曼，何以纵怨尤。所以于田人，号泣不可收。於气则至刚，於情则至柔。春秋有佳日，庶可共绸缪。”“青松受严风，兀兀不肯驯。不如靡靡草，暂屈还复伸。强项性使然，骨折何足论。我行松林下，风落不拾巾

。不辞众草笑，只畏青松嗔。”“朝来雾气重，天半山尽失。初阳鸡子红，破白乃无力。披蓑行林间，雨自蓑针滴。缩项入笠檐，苔滑碍行屐。草间泥渐解，萍际水微活。荷锄此其时，沾衣沮云惜。梅花顾我笑，数枝正红湿。遥知新霁后，青动万山色。”“海多悲风，草木不易蕃。旷土终可惜，结构成小园。种菜与耘瓜，闭门乐隐沦。古人或有然，此志匪我存。目欲去荒秽，手欲除荆榛。孰云筋力衰，犹足任斧斤。有豆种南山，有桑植高原。有兰生前庭，有菊荣东轩。桃李以为华，松柏以为根。秋风不能仇，春风不能恩。豁然披我襟，海天荡无垠。”“夙闻古人言，修竹比君子。见贤思与齐，上达终不已。岭南有木棉，兀募亦可喜。每当伍凡卉，辄欲出头地。黄老实中怯，不殆因知止。坐令习巽懦，伯伯无生气。吾生良有涯，斯道乃无埃。慨然念征迈，养勇在知耻。”“去恶如薶草，滋蔓行复萌。植善如培花，芒芒不见形。平生济时意，枵落无所成。倚枕忽丸澜，中夜闻商声。愿我泪为霜，杀草不使生。愿我泪为露，滋花使向荣。不然为江河，日夜东南倾。”以嗣宗、渊明之笔力，写许身稷契之怀抱，为魏晋而不为魏晋所囿。第三首、第六首、第八首，尤为“落笔摇五岳，笑傲凌沧洲”矣。

三、宿迁臧易秋邮部增庆，工诗，有《一柳草堂诗稿》。殆自取得意之句，以名其堂，因以名其诗。君既归道山，其孤荫簷及余门，岁暮抱遣稿，走百里诣余请，因得细读君诗。《秋易楼卧病示张撰卿》云：“北风吹月白於霜，霜到楼边冷到。破晓惊心闻鼓角，残年游子感河梁。万方多难依朋友，一病无聊思故乡。早起频劳君慰问，贪眠僮尚懒如僵。”首联及第五句，视余旧作“霜风渐欲作重阳，入夜高楼月似霜。可与言愁人有几，未知独驾税何方”，较凄切矣。《除夕》云：“岁岁逢今夕，桃符换旧门。百年先世宅，一柳老夫村。春记王正建，人犹汉腊尊。馨香篷豆下，谁为荐苹蘩。”“村”韵显从“独树老夫家”来，而有自得之趣，盖又兼用“山下孤烟远村，天边独树高原。一瓢颜回陋巷，五柳先生对门”诗意也。《戒酒数年，闷极，独饮成醉》云：“斑毛虎豹赤毛狐，弯嘴鸱大嘴乌。一鸟图南且奚适，独山出水乃名孤。斯人不作吾谁与，天地无情有是夫。读罢渊明《止酒》句，清尊送老更行沽。”从老杜“白狐跳踉黄狐立”、“东飞驾鹅后鹅鹤”等语变化出来。《甲寅六月，再过桐城，不得一访姚叔节、潘季野，途中占此却寄》云：“远望龙眠山，山势何盘纡。行行又桐城，逸郭历村墟。吾家有先烈，战没城南隅。去年从军来，丰碑拜通衢。僂仰为陈迹，仆仆仍道途。兹行更军役，驿吏劳我车。就间仁里俗，得讯高人居。马公通伯今参政，讲经帐已虚。姚叟（叔节）悼兰芽，悲郁惨不舒。潘生（季野）面城市，赋闲乐有余。过门不入室，无乃情太疏。为谁迫程期，不得仰琴书。作诗谢故人，挥鞭更前驱。”“虚”韵有微词。《次答石

遣》第二首云：“先生卅载诸侯客，未改清操原宪穷。雅尚不求流俗异，孤怀还许故人同。文章淡逸归熙甫，韵语清新陆放翁。衰病输君能老健，岂唯视听更明聪。”知我之言。惟鄙人虽贫，尚未至原宪；归熙甫文章，许可者少，《寒花葬志》尤所鄙嗤；诗亦不尽学放翁。

四、与陈子言别久矣，忽来见怀一绝句云：“桃花坞裹春如旧，燕子桥边月正明。矍铄是翁忘耄耄，夜深然烛写诗评。”并约到沪时必须过访，欲邀一醉。故人情重，急录其诗以报之。

五、与成都林山腴别二十四年矣，忽避乱携家至吴下。有喜晤余一律云：“问讯石遣叟，交情旧复新。那堪俱白发，同是避黄巾。（闽、蜀并有赤祸。）海内尊耆宿，天涯作比邻。此行真不易，晨夕数应频。”余急招痛饮，方诵坡公“二老来往”语，而君又以蜀乱渐平，匆匆西上。和诗未就，骊唱遽闻，未免与末句五字，行不践言矣。一笑。

六、湖外李佩秋，幕游福州，适余归里，数招燕集。赠余一律，中二联云：“门生为载玄亭酒，坐客能容白也狂。糖蟹盐鲊差可议，雩风沂浴共相将。”裁对工整。用门生议食单事，谓坐有地方法院院长左云凌，余三十七年前门人也。

七、老来嗜好，惟有花前饮酒。花朝春寒，梅杏落尽，诸桃渐开。厨有鱼翅，急集吴淞、白门数故人大嚼。秋岳诗先成，云：“八十诗翁酒面颊，看花还喜侍玄亭。房拢匹似斜街好，只欠墙西一迳青。”余旧京斜街宅，地势高凸，可望西山，哲维故有“坏垣能见翠微山”句。

八、黄漪午厚诚有《春日游莫干山》云：“震旦今成第一山，杂居遍地尽夷蛮。可怜宝剑腾名处，变作豪家消夏湾。”谈笑出之。余於庐山牯牛岭亦云然。

九、陈泽观以举家贫病，忧郁而死。黄仲良挽之云：“百千官俸飘摇日，一代词人结束期。病到全家天太酷，贫难薄殓鬼犹悲。霜风凄紧招魂酒，虫语苍凉哭奠诗。便有湖堂容吐气，书生事业总成痴。”余前数年有哭林鼎燮一律，沈痛已极，此诗乃复过之。余亦欲哭泽观，恐将阁笔矣。首句谓月失俸入百金，第七句谓入祀西湖宛在堂诗宠。

一〇、星樵诗多乱离之作。如《饯蒋肖诚入川》云：“乍辞溽暑入清秋，鼙鼓声中此唱酬。未死亲朋容会面，无情天地忌销忧。暂时浩劫逃兵火，歧路生涯在酒楼。最是离筵容易散，茫茫一水又分流。”警句如《癸酉纪事》云：“垒在始知兵善走，民穷翻冀贼生怜。”《赠陈任之》云：“烽火光阴愁裹过，凄凉诗卷客中看。”《乱后将乐途次》云：“荒村败屋孤城远，碧血青磷战垒多。”《避乱马江》云：“亲朋契阔疑千古，琴剑飘零又一春。”《移居奉直会馆后园》云：“借得园林屋数楹，不妨久客寄浮生。夕阳红作可怜色，池水绿

含无限情。莽莽乾坤自烽火，滔滔岁月任殇彭。闭门便是神仙境，敢向哀鸿说避兵。”五言如《乱后剑津舟次》云：“百年原作客，一夜尽归心。。《秋日病起》云：“那堪垂老病，更在及秋时。”以上皆随便说来，多未经人道语。如避兵，苦事也，而在哀鸿则视为乐境；贼，害民者也，而翻望其怜，则无告可想；兵善走而垒存，则存为不幸；乱后而生涯在酒楼，则所谓“饥何不食肉糜”矣。《舟行遇雪》云：“在家望雨雪，雨雪便春耕。出门畏雨雪，雨雪艰行程。当我在家时，岂无人远征。逆风愿风小，风小篙可撑。顺风愿风大，风大舟弥轻。当我顺风时，岂无舟不行。凡事类如此，奈何心不平。推己隘者宽，任运困者亨。一杯且自酌，玉戏纷瑶琼。”《春归》云：“杜宇唤春归，不见春归路。飞絮逐回风，落花恋高树。触目无非新，回首已成故。奇言繁华子，得失一朝暮。”皆处境有得之言。寄怀余云：“干戈随地吟身奇，桃李他乡着意培。”《建溪滩行》云：“嗟彼水东流，我舟独西上。求进仅尺寸，失势乃寻丈。知难退未能，临深戒岂忘。”

一一、山腴既携家来吴，以蜀乱渐平，旋欲归去，留诗志别，有“胭脂桥畔茅家弄，此别何年更见君”之句。余年八十，山腴亦六十余，焉能不黯然魂销。此与尧生之“我自入山无出理，断难相见只相思”，可谓貌异心同。

一二、默存有《车中即目》云：“蜿蜒雪路走雷车，往看朝霞返暮霞。向晚西风加意紧，盘空多少欲栖鸦。”此余往来苏锡道中，所欲写而未就者。谚云：“早霞暮雨晚霞晴。”殊不尽然。

一三、衡阳何懿生女士承微，故人张伯纯郎中嘉耦，诗中老手，旧有《仪孝堂集》二卷。古体雅近《玉台新咏》，下逮温李，今体多《叩弹集》中名作，美不胜收。如《月夜独酌呈外子》云：“庭澹夕ざ，修然百忧屏。红兰敷露渠，绿芜荫寒井。暖暖金粟光，荧荧玉绳影。尘役既已疲，良宵怯难永。甯静生道心，坐悟维摩境。”合希逸《月赋》、文通《别赋》而撷其华。《古意》云：“席上春初歇，城西乐未央。雕梁明玳瑁，锦幌擘鸳鸯。酒晕腕脂透，风薰豆蔻香。笙歌双桨去，摇入莫愁乡。”末十字，与吾友林希村《咏莫愁湖鸳鸯》云“笙歌艇子破愁围，载得王昌缓缓归”异曲同工。《护花》云：“数枝浓艳趁春栽，善护名花亦爱才。吩咐蜘蛛多设网，休教蜂蝶过墙来。”有“抱瓮医花渴，开窗度燕迷”怀抱。句如“天高月华小，露下星河白”，仿佛玄晖；“山连秦地阔，城压大河长”（《题潼关驿楼》），则右丞矣。

一四、近见放庵《南游纪胜》云：“晚年脱世网，屏迹居京华。亲朋不遐弃，山游兴未除。凌晨即就道，岱顶瞻碧霞。行胜旋南来，泉唐呼酒家。冒雨登峻岭，岩谷皆贻砑。东西两天目，对峙如高衙。薄暮始抵寺，饥肠充胡麻。杜鹃苦不见，瀑布则龙拏。前游花胜瀑，后游瀑胜花。十年三至此，光景相矜夸

。桑海经几变，吾生未有涯。黄山与白岳，待我乘云车。”“前游”二句，何减范零陵之“昔去雪如花，今来花似雪”耶？此诗能写出活泼泼地，翻庄叟之“吾生有涯”，直不知老之既至矣，所以为吾放庵也。

一五、余於秋花，最喜木芙蓉。少日有句云：“芙蓉红白天初晓。”自以为压卷之作。昨见精卫绝句二首云：“随分浓妆与淡妆，水边林下最清扬。霜华为尔添颜色，只合迎霜莫拒霜。”“朝来玉骨傲西风，晚对斜阳酒晕红。如此独醒还独醉，几生修得到芙蓉？”虽借题写照，亦幼日秋庭晨课时，常对此花，故感情倍觉亲切欤？又五古二首，警句云：“态含三春艳，气得九秋洁。云霞为之华，冰雪为之质。初阳为施粉，亦不嫌太白。夕阳为施朱，亦不嫌太赤。”又云：“芙蓉亦草木，诟与繁霜宜。艰难九秋中，葆此贞秀姿。正如处厄穷，志节乃尔奇。”殆所谓“无忘在莒”矣。又云：“西风日凄属，百卉归黄萎。后凋亦何为，踽踽良可悲。”则桓伊抚箏之感，商声太重，愿勿续续弹也。《今岁重九，豁蒙楼之集，因事未往，休沐日偶得登临》云：“栏榭参差带暮烟，寺楼重过已经年。茫茫虎踞龙蟠地，黯黯鸿来燕去天。不断江流思往事，如含瓦石块前贤。未黄木叶萧疏甚，要把秋声处处传。”一起便是豁蒙楼。楼对锺山，俯后湖，为金陵最开敞处。三四语雅与题称，五六兴体非赋体。

一六、梅花诗作者太多，甚难出色。林和靖、陈简斋、刘后村皆以早生千百年，好语被其捷手先得矣。吾乡萧冰崖之“冻妃危立瘦蛟脊，海月冷挂珊瑚枝”，极力出奇制胜，然亦工於咏物而已。墮诗人张尊鸥维翰，有《梅花》七律十首，独爱其第五首前四句，云：“老干蟠龙水底眠，冰轮倒映镜中天。与花同命林和靖，抱月长终李谪仙。”用倒戟而出法，写老梅照影水中神情，笔力崛强。三四浑成，如生铁铸成。“与花同命”七字，可作梅花碑铭。第四首中二联云：“有鹤频来依瘦影，拒人深入障横枝。生成傲骨难相狎，天与清香忍自私。”亦能传出梅花孤介品格与及物怀抱。《艺圃》十首之二云：“艺圃何能辞苦辛，养花便是不闲人。（昔人有句云：‘天许人闲只灌花。’余闽辄养花，而养花便不得闲矣。）晨浇似泽分秧雨，要洒株株一样匀。”有户牖宰肉之意。“向荣花木自欣欣，新插梅秧趁晓分。瓮到池前还怯手，汲泉深恐散鱼群。”有不扰狱市之意。

一七、又《辛酉春游日本，寓东京本乡区，地僻远嚣，得读书静养之乐》云：“睡起掀帘夕照红，披襟曳屐小庭东。绕廊密树绿无缝，风过犹余上野钟。（宅距上野公园不远，时阁寺钟穿林，而余音犹留耳际，令人意静。）”《癸亥秋，就昆明北仓山营螺翠山庄，既成，为诗落之》云：“风散轻烟雨乍晴，豆棚瓜架不胜清。倡他都市田园化，种菜蒔花自养生。（都市须有田园生趣，为近代欧美市政学者所主张。余曾译有《田园都市》一书，由商务印书馆出

版。时余为昆明市长，尝提倡市民种花，故於退食余暇，每手自栽培。

”）“窗临曲水壁依山，因树为楹草不删。贫士园林殊省事，天然亭榭两三间。”《游滁州琅琊山》云：“蔚然深秀访琅琊，林壑秋研兴倍加。路转溪回驴背稳，天空云静雁行斜。芦丛茸雪初成絮，枫叶经霜已胜花。人面山容同一醉，争攀红树压归车。”又句云：“五代干戈征战地，四方宾客骋游时。只缘僻壤通车辙，都趁晴天载酒。”《闲意》云：“林间放鹤寻松子，篱外呼僮检菜根。荒岁愈知蔬果贵，野情终惮簿书烦。”又“静院无人自掩扉，曲肱惯与石相依。空潭乍响惊鱼跃，密树轻摇识鸟归。”又“清闲更喜邻僧寺，几杵疏钟听入微。”《壬申五月沐浴汤山》云：“山深常有清凉意，一雨成冬五月寒。”《庚申冬养痾滇垣黑龙潭》云：“老柏森森映古潭，对余心事似曾谙。”君诗多得储、韦之趣，而不必袭其面目，盖自有静者机也。《谒薛尔望先生墓》云：“风披细草根还劲，雪压长松节更坚。”

一八、门人永嘉陈闳慧，诗功不浅，已见上册。兹复奇来一小册，有《三十述怀》云：“刺天鸾鹄厉清音，穷鸟衬枞尚故林。一饱竟教甘万辱，篇诗几见值钩金。樵苏不爨谈弥剧，麴蘖能趣自深。便鼓箏琶谁解赏，断纹空抱古瑶琴。”此三十守故林所作。今年且三十有八矣，尚橐笔瓯海关监督署，不能无郁郁久居之感。然其家藏书颇富，借莲幕为芸窗，著书正不在闭户也，但交游游览未免有不出其乡之感耳。《贾宅园揜梅次莲湖均》云：“梦裹曾夸烂熳开，此来真踏涧边苔。枝横自爱花侵座，风定闲看雪点杯。难得荒寒逢胜集，故应临去又迟回。犹龙一树知名久，更访田家铁干梅。”又四绝句云：“龙蛇壁上迹空留，人与梅龙一例休。绝叹平生太萧瑟，不曾华屋便山邱。（往与莲湖东此，村农家有老梅一株，夭矫若龙，莲湖为赋《梅龙歌》题壁。今距莲湖之歿四载矣，梅亦枯萎，为恍然不置。）”“北上山园径禾荒，了无亭榭为铺张。春风但解吹桃李，却有冰霜酿冷香。”“千林缀玉枉纷奢，几树临流转可夸。便欲铺笺商画稿，小桥幽涧带疏花。”“白云违屋雪漫阡，此福村农直拟仙。待缚团焦东涧畔，更栽苦竹翠参天。”数诗颇似荆公金陵诸作，“花侵坐”、“便山邱”、“吹桃李”各句，尤得神味。《羲之墨池》云：“科斗犹疑涤墨余，筋骸劳瘁足欹献。短垣合有藤阴庇，引蔓看渠学草书。”亦宋人得意之笔。《刘玉溪先生铁耕小筑印谱厚庄丈属题》云：“完白龙泓后，纷纭别派张。南天有小筑，望气识虹光。刻意撑奇古，穷搜接混茫。一编千万寿，想像鬓毛苍。”不为题缚。句如《志莲画山水见赠，即题其上》云：“携家思就图中住，一椽卜筑山之幽。闲田种秫可酿酒，遥屋更艺瓜满畴。槿篱杂花间红白，往往香逗饼与瓯。田夫野老时泥饮，出游还跨乌犍牛。此间避世诚得地，逍遥不羨公与侯。不能快意姑设想，无田此愿良难训。”意亦寻常，说来较有兴味。

《明佛招集黄园道暑》云：“谁家亭榭压湖光，烟水迷茫易夕阳。黑几人犹嘯傲，黄尘是处独清凉。江山举目伤周顛，节序如流感孝章。只合高歌《将进酒》，花前痛饮倒千觞。”音调自佳。

一九、近又得陈西园挽泽观五律，其一云：“饶仰失时趋，衙参殆畏途。才原输巧宦，世亦弃迂儒。道丧文章贱，人非气类孤。撑肠五千卷，地下愧相需。”写出不合时宜真相。其二云：“禄不称其学，忧能伤此人。妻孥同在病，朋友半居贫。典已穷衣被，赙还靳米薪。一棺旁四壁，了却著书身。”质言之，贫死人而已，谓之忧伤者，文言也。其三云：“往者开吟社，尊师亦乐群。攒眉尝笑我，便腹最推君。派别蠲私见，渊源熟旧问。他年丁敬礼，谁与定吾文。”谓社友素推君淹博也。其四云：“海水群飞日，沧胥势已成。幸存甯是福，太上诅忘情。文酒无欢趣，郊原有哭声。湖堂黯相对，不独为平生。”谓宛在堂诗宠秋祭，以君新逝，来者相对寡欢也。

二〇、陈伯冶亦有《挽陈泽观丈》诗云：“黄鹄曾闻旧日歌，沿堤版舫障长波。书生岂是无能者，浚了西湖又浚河。”“匪同画饼盗虚声，下笔能令一座惊。僚底推排还不免，羌无官职写铭旌。”“迢迢双鲤慰离居，遗墨摩挲泪满裾。毕竟黄泉多少路，可容报汝一封书。”“篋中珠玉浩难收，天遣吾徒似此休。三尺桐棺一坏土，只能埋骨那埋忧。”“宛在堂前洒共倾，诗宠岁岁荐秋英。江湖萧瑟重阳雨，便当山阳邻笛声。”“秋来吾意太萧骚，感逝天涯又一遭。白马素车归不得，仙霞关外战尘高。”

二一、陈鹿庄（寿璃）诗，见於前《诗话》已不，兹又检得旧作数首。《林义姑祠（并序）》云：“尚干林五娘者，宋进士第尚书干官讳津龙公女也。幼读书，知大义，年十九，怙恃相继失。兄维本由粤弃官归，举家往筹岐展墓，渡江遭风，舟覆溺焉。家遗祖母黄，兄嫂郑，兄女才九岁。逾月郑遗腹生一男，名元士，而郑旋卒。姑矢志不嫁，上事祖母，下抚遗孤。至元士授室，姑乃喜曰：‘今而后可以息肩矣。’所有贖产券据，一以付元士，自诵经茹素以老。卒年四十有九，时元武宗至大二年也。元士感姑恩，葬姑于祖坟之右，并以附祀祖祠。近者合族数千人，贪曰姑之功德大，宜有殊礼，议建义姑专祠祀焉。”“波臣风伯何毒痛，举家性命戕须臾，所不能戕腹中孤。孤方出腹母又殂，此孤谁抚亏乃姑。乃姑少小通诗书，支撑危难责在吾，椎心泣血仰天呼。我祖我父诚何辜，功德在民民所誉，为善必昌齐非诬。惟有不字贞其躯，忍泪护兹无母雏，鞠育长大敢疏虞。使知稼穡督耕锄，单丁嗣续宜急图，往迎尔相御妇车。侄既有室姑心愉，我家先畴与先庐，一一证券付汝储，长斋绣佛甘茹蔬。姑志坚兮姑力劬，姑德纯兮姑恩殊。埋骨宜傍先莹跌，春秋俎豆荐肥输。姑之奇行志阙如，吾师闻之遂操觚。火急立传词非谀，（石遗师方修省志，即为

撰传。)潜德幽光发瑾瑜。即今六百廿年余，家声丕振承簪裾，子孙蕃盛甲闽都。瓜瓞绵绵溯厥初，恃一块肉充其间。报功建祠画专区，女贞一树长不枯，姜嫄立庙略相符。”笔力苍老，无一长语。《诗病呈石遗师》云：“治病不患奇与剧，患似无病难救药。吾诗之病不可医，其病与无病相若。先生储药因病施，六门二法除三缚。神存心手有奇方，治疾之圣博而约。我投门下已七年，蓄艾不先终身作。师曰诗难病在易，汝宜多读而少作。汝诗之病不在字句之皮毛，不在章节之脉络。推陈出新除习见，不见饭颗穷搜索。有时师不我瑕疵，累日郁郁滋不乐。病深所幸自知明，闻毁则思誉则愕。易肝要饮少陵灰，涤胃恐引西江涸。不然久坐春风中，胜逢扁鹊太仓公。”质而不俚。《同人游双骏园，主人称疾未出》云：“多事园丁问姓名，由来看竹任行行。叶堆宾榻羌无碍，鸟识儒衣了不惊。结构能收林壑美，登临还望海天清。主人在病元非傲，付与青山管送迎。”写景如画。句如《喜江伯修归里》云：“累月征途历险艰，烽烟密处只身还。由来戎马诗逾壮，直到家园笔不闲。雪点顾添须髻白，笳声犹在梦魂间。”写伯修幕游，崎岖兵间，与下笔万言情况。《大夫岭有盗匪，秋祭不果》云：“群盗纵横渐逼城，去城半驿即榛荆。孤儿洒泪嗟无所，乱世全躯枉此生。咫尺松楸千里隔，春秋菘韭一年更。”故乡乱况，如是者非一日矣。近作如《秉周旅长来自浔阳，招饮市楼》云：“小集翻教宾作主，虚怀竟视友如师。承示近作。旌旗不蔽寻诗路，壁垒都供揽胜资。”时秉周移防九江湖口也。《六十二岁生日》云：“饷我山川还是福，受人升斗莫非恩。”时鹿庄尚饥驱幕游南昌也，几同渊明街戢口气。

二二、山阴虞德元(愚)，号竹园，厦门大学毕业生。通国文、论理学、中国名学、中印哲学，尤精佛学。书法闯北魏之室，诗不暇苦吟，自有真语。如《寄逸君》云：“照我定情是此月，照我别离亦此月。任他天上各团圆，照到人间总有缺。”直似古歌谣。《上林处士墓》云：“淡烟疏柳有余哀，处士高风入梦回。白鹤不归山寂寂，一天风雨落残梅。”《雨后即事》云：“雨过花添色，风来竹作声。小窗无个事，一鹊噪新晴。”此二诗若令王文简、沈文殷见之，不知当著何倾倒矣。《展曼殊上人墓》云：“袈裟破钵任飘零，松柏森森恨不胜。一代才华多泪眼，风风雨雨吊诗僧。”《甲戌百花生日，菽庄主人约予听琴於蔚然亭上，归作》云：“甲戌花朝日，幽亭调素琴。如闻天上曲，远答海潮音。既惬园林趣，弥清烦恼心。伯牙今已遇，高会许重寻。”二诗清气满纸。《登云顶岩感赋》云：“叠嶂危崖亦壮哉，云间联袂足徘徊。穿林一磬空昏晓，卧刹残碑半草莱。纤磴石顽晴亦滑，秋蝉声空，晚逾哀。愧身已等珠崖弃，忍见扶桑蛱蝶来。”自注：“明代倭人西侵，有蛱蝶至。见《厦门志》。”《中秋夜游白鹿洞》云：“豪气销沈剩此身，秋风如梦易伤神。孤标石上

松干尺，炯照天心月一轮。南北东西长泛泛，悲欢圆缺自频频。举头愁见山河影，大好神州半已沦。”句如“客思涛声相断续，壮怀暝色共沈沦”，能写出航海时情景。

二三、门人刘仲起（润六），工古文词，尝撰其尊人行状，请余表墓。诗稳惬如其人。薄宦饥驱，南北转徙，非其志也。《招隐》云：“出山泉已浊，作计本全疏。世路尽悬栈，人情半吮疽。知无食肉相，应广《绝交书》。丛桂频招隐，行行归敝庐。”奇余苏州云：“淮南木落正愁予，喜得吴门尺一书。方报锡山开讲席，忽传虎阜赋移居。巍峨全仗中流柱，飘泊偏怜沧海珠。问字驱车殊自幸，况瞻道体健如初。”“函丈睽违忆迫滨，十年仆仆走风尘。秋深辽海无朱果，雪满松江育玉鳞。绛帐每思亲色笑，穹庐谁共话酸辛。伤心怕读《文渊传》，恐累师门暗怆神。”第一首第六句、次首末韵，皆有本事。君为人受过，被谤不辨，录之以作纪念。《偕陆贡闲、吴荣伯登清凉山扫叶尘》云：“春阴不可扫，联袂一登楼。山色浓於染，湖光澹胜秋。湿云含雨重，野鸟向人愁。共瀹六朝井，甘回舌本留。”起五字有神无迹。《至三游洞步坡公元韵》二首云：“雨歇泉奔沫溅雪，磴危苔冷芒层滑。剔藓寻碑万虑蠲，回首束岩上新月。”“道人无语头如雪，分我清斋香且滑。坡公游后继者谁，短句空留纪岁月。”《东山寺访桂，兼寻东山草堂》云：“久耳东山寺，来寻旧草堂。参天森古桂，（阶除有明桂二株。）入鼻有奇香。残碣余烽火，危楼倚夕阳。（攒胜楼已颓败。）听僧话往事，追忆黯神伤。”夷陵胜迹，久欲往游而未果，仲起寄书招邀，并示数诗，录之以为在彼之息壤。句如《病起》云：“病去真如解倒悬，怯风静坐类枯禅。”《和适斋》云：“安得买田阳羨隐，好山当产读陶诗。”诗情如此，其宦味亦可想见矣。

二四、丰城涂世恩寄示其诗十数首，有《送四弟之浦城》，首句云：“危邦竟入意堪哀。”七字写尽今日之饥驱出走，不择地而蹈之苦况。又句云：“西江宗派今当盛。”西江诗人，在今日未为甚盛，然尚有人耳。《呈辟疆师》云：“海内文章惊晚出，天南庐阜照孤妍。”辟疆余所知，愿求其大，勿为孤妍已也。

二五、龙岩苏逸云寿乔，十年前筑卧云楼於其里中，使余为记，近以避乱居鹭门鼓浪屿。寄示近作，有《万卷楼主人以忆东宝山卧云楼诗见示，依韵答之》云：“垂老无家事等闲，何须搔首问青天。名山早分归尘劫，乍读新诗也黯然。”“依稀风景记当年，云石般还别有天。兀坐危楼无个事，书声遥和涧中泉。”“人民城郭两非非，化鹤他年倘许归。猛忆故乡山水好，春云何事不南飞。（东宝春云为岩邑八景之一。）”家有林泉而不得归，人生最苦境也。第一首强作豁达，二、三首又谁能遣此矣。俟诸化鹤，无聊之极思，吾於故里，亦

将作如是观。噫！又句如《壬申秋学海三兄遇匪不屈，投河死，诗以哭之》云：“带萝被荔满山阿，读罢《离骚》沈泪罗。”用事真切。此等毛贼，不啻山鬼也。《姑苏台》云：“抵死甬东封不受，夫差毕竟解亡吴。”颇冷隽。

二六、前岁晓浦奇来《黄州杂诗》百首，多数典之作。兹仅录其有意味者数首如下。“孤塔擎空水抱城，城头高与塔尖平。官斋更在山城上，悄听间阎疾苦声。”“州门束去得高冈，居士亭南旧雪堂。流水小桥通暗井，紫裘乌帽拂垂杨。”“蜜汁窟汤强入唇，督邮相对敢生瞠。伊谁会得文潜意，千里齐安酒最醇。”“十日阴寒一日晴，况逢春雨慰春耕。鼠牙雀角姑捐弃，试听桑枝布谷声。”“寒溪草木意欣欣，暮鼓晨钟受法熏。我愧匡山老居士，尚贪高论堕知闻。”“夕阳犹倩乱山街，万丈明霞一水嵌。今夜姑苏台上月，有人相对望归帆。”读第一首、第四首，觉冷泉判牍，徒矜名士风流已。晓浦数世单传，年五十尚未有丈夫子，家有敬通之妇，两妾尚离居在苏，故第六首云然。尚有《雪夜启行，宜姬送至平门车站，黯然别去，车中口号》云：“怜卿忍泪携儿去，一步回头一断肠。宁待冰天如此夜，早知门外即愁乡。”辘辘声裹我车行，居近平门听最清。可恨车声难约住，一声一泪更怜卿。”余谓酷似后山居甥馆时别其妻子之作。

二七、筠连曾小鲁（学孔），少年蕴藉，喜为诗，缥衡介识余。《江行杂诗》云：“暮秋天气最清夷，况复江行景倍奇。除却看山无个事，白云中有谢公诗。”几年尊恋江乡，浊酒新沽且自尝。见说望江霜蟹美，炊烟数点抵华阳。

（望江县华阳镇，以产蟹名。）“树古亭荒澹莫烟，宛陵高致至今传。读公诗卷池州后，（秋浦原名池州。）山色犹如景年。（秋浦县署后山梅亭为梅圣俞建。《宛陵集》池州后诗，即当时游览之作。）”“突出晴岚一角青，黄花香裹此曾经。盈盈一水怀彭泽，干载犹传爱菊亭。（东流县郭外爱菊亭，为靖节先生建。）”句如《除夕海上》云：“照眼繁监夺画明，肝肠冰雪倘移情。未春莺语矜吴软，已老蛮腰斗楚轻。”又云：“隔邻守岁饶卮酒，犹自酣歌醉太平。”次联写上海妇女逼肖，又《杏花》云：“枫落孤细雨斜，司勋祠庙聚寒鸦。停车最爱《山行》句，霜叶红於二月花。”余至湖南，游岳麓山，下有爱晚亭，相传取牧之《山行》诗语为名。然牧之未尝至湖南，诗不应作於此，今读此作，乃恍然矣。

二八、乐清黄胥庵（式苏），旅食白下，至苏见访，相隔二十年矣。赠诗云：“草堂重拜雪须眉，瞿铄依然似昔时。世奉香山为教主，天教吴郡诵新诗。管宁避地居初定，伏胜传经老不辞。耆旧东南今有几，祝公长作士林师。”第三句不免过於推挹，余却是实录。余集中吴郡诗甚少，且耄而教学，芦中人岂非穷士乎？

二九、彦通本工词，诗则酷似其父。有《为先母卜兆域，至临安法华山中，夜宿兰若》云：“荒山独夜自惊神，鼠落鸱腾簸屋尘。灯影扑疑有魇，松涛如海欲沈身。免怀顾复承家日，换劫艰难拜墓人。明日出门愁雨脚，麻鞋妍足仰苍旻。”杂诸散原“蜻庐”诸作，几不能辨。

三〇、宜兴多百合花，邑人以制粉出售。罗栖青（致勋），宜兴诗人也，以其农场自制百合粉寄贻，媵以诗并小引云：“今岁敝邑旱灾严重，川流涸绝，百合多数焦枯，以致鳞片瘦削，浆液稀少，产量於是大减。又大暑期间，庠田竭蹶，取水写远，饮料难供，淀粉莫给。迨古历七月望后，天降微雨，人得少休，乃漂制少许。用此相贻，不值一晒。”云：“炎魃雕枯百合浆，天瓢灌救挽天潢。浪淘云片旋琼磨，渣滤银沙压绢囊。玉女盆宽漂止水，雪姑筐满曝浓霜。菱菱聊索诗豪笑，调入冰瓯试一尝。”此种诗，坡公集中常有之。罗君欲索余赋一诗，则匆匆不暇唱渭城矣。

三一、永嘉刘贞晦（景晨），由放园、溯初与相识。有《甲戌重阳，豁蒙楼雅集，镶蘅代拈酌字》云：“昔我居石城，两载吟小阁。独无重阳诗，江山泐余恻。今我过沪滨，四顾无丘壑。重阳且风雨，却就吟俦约。放翁忽告我，此日石城乐。城端豁蒙楼，楼外湖光拓。群贤预招邀，高歌盛杯酌。我闻颇向往，川原奈寥廓。拳拳曹夫子，采诗不厌博。有如我爱酒，未肯弃糟粕。忆昔登兹楼，触景情怀恶。台城柳尚青，辱井水长涸。山灵笑向人，乾坤待卫霍。迢迢此嘉会，文字许结托。裁诗报良朋，兼自慰寂寞。”俯仰古今，慨当以慷，而说来却不激烈。

三二、湘乡杜云秋俞，四十年前老友，喜谈兵，未获大用。有《黄陵诗钞》一册，转徙失之，惟《纪闻》七律残稿二首（记似不止二首）尚存，云：“羽骑如云出贺兰，淮阴壮士早登坛。一军独破重围入，诸将皆从壁上观。戈壁已留秦郡县，花门未改汉衣冠。安危大计君休说，自古攻心建策难。”“细柳军中尽老苍，关河百战固金汤。阴山秋老来鸿雁，玉帐春深宿虎狼。终古秦云还岫美，一轮汉月出关黄。尊前莫奏《凉州曲》，久认穹庐是故乡。”似说左文襄克复新疆事。中法构兵，文襄重莅福州，君曾入幕府，作诗时尚未入也。录之为故人留片羽云。

三三、门人陈省吾（耀鸪），前《诗话》已录其诗。兹见其《冬日杂诗》一首云：“穷冬百无营，抱遗耽岑寂。所期扩胸襟，是用守典籍。撑肠五千卷，名字供糊壁。发短而已斑，面皱而不皙。乃心古人心，欲迹古人迹。世事鼠般姜，景光驹过隙。身如水马跳，进退不逾尺。恃兹冬心存，足以适吾适。抗怀拾遗杜，载念太传白。大厦与长裘，庇寒为己责。耿耿方寸间，何时始？肖释。”记此时省吾尚赋闲居，难得有此怀抱。

三四、今岁四月，晓浦有预祝余八十生日五言古一百韵，余向不作寿人诗，尤不欲人以诗寿余，因屏置，初未寓目。秋来晓浦屡函催为一阅，则一篇谈艺之作，多本余平日讲学宗旨，出以韵语，妥帖排，与前《诗话》所载石铭吾、刘仲英两长古，可以鼎足而三。诗云：“颉诵造文字，赓歌鬯陶唐。粲然周尚文，二代鉴夏商。尼山不得位，宪章日皇皇。三千七十士，各教于其乡。西河享高寿，《诗》《礼》语焉详。岂惟政教分，学术开阙疆。礼乐盛荀况，故训兴毛萇。嬴秦燔诗书，斯文犹未亡。两汉人文盛，卓哉班与扬。词赋丽以则，音节皆铿锵。六朝挟缙藻，三唐诗教昌。中有韩柳杜（牧之），诗文俱张。赵宋称作家，欧梅（宛陵著《唐载》二十六卷、《毛诗小传》二十卷，注《孙子》十三篇）苏曾王。后贤标三义，考据兼词章。不期小朝廷，崛起朱紫阳。朱明社已覆，始得顾王黄。列朝千百人，难得一向尝。胜清论宗工，竹宅诚昂昂。乾嘉讲朴学，诗文非所长。倪参最上乘，谁似聿来堂。泰山积邱垤，瀚海涵汪洋。奄有古作者，著书丰穰穰。字徵尉氏律，《书》搜梅赜脏。举要证义例，朗如网在网。经国始称经，名言扼众吭。司空补断简，戴程走且僵。郑注订轸，贾疏辨熏乡。磬折稽句股，爪穷毫芒。经明继以史，顺逆分否臧。温公与机仲，卖饼陋《公羊》。贯串无特识，歧路空徨。读书贵论世，炯炯资阐彰。《春秋说题辞》，诗事原相将。《中州》刊总集，诗料罗筐筐。阙弥厉樊榭，传补王渔洋。海邦有邹鲁，风骚接梯航。筑堂祭诗人，宛在水中央。西江宗派图，比拟劳衡量。安石遗碎金，采访周榆枋。床前古衣冠，罗拜应千行。精勤犹未已，十闽志职方。雍乾多疏略，最录趋浙杭。牙签如山积，顾影日不遑。盱衡数千载，疾书蚕食桑。方言笺郎罢，家虱呼蜚螂。金石经籍志，精该异寻常。分之可专行，合则炳缥緗。志稿未尽刊，散失良可伤。名山关福分，风雨不相妨。闲来作《诗话》，藐视严沧浪。说法悬孤灯，诗魂招八荒。故人晨星散，投赠多琳琅。弃置心未忍，《诗钞》经几霜。那知此书出，派别推同光。见仁亦见智，饥食渴饮汤。少陵有盗臣，语出新都杨。自家真头目，岂类鼠与獐。六经作鼓吹，岂沸蝟与蟪。迷津方浩浩，彼岸待舟梁。以诗求吾师，终隔九仞墙。海蠡试一测，三元（开元、元和、元）括于囊。草堂居蜀后，率笔弥老苍。金丹换凡骨，非师谁敢望。思深绝非僻，气盛绝非狂。语诙情不荡，中坚外不。伏如雾豹隐，起如云龙翔。铺陈无逸景，拾漉饶余粮。却思道咸来，诗教争辉煌。春海善搏才完，寿阳驾王良。湘乡务洗伐，槎牙偏清刚。道州博望槎，未达牛斗旁。遵义巢经巢，石濑弦风篁。时于隘谷中，昂藏石敢当。壶公尚排，矩步鸣珩璜。莫嫌居移气，所思在庙廊。樊易逾万首，温李齐趋跄。浙江开精舍，蜜脾缀僧房。半山暨遗山，海藏与颉顽。散原本双井，节庵韩冬郎。螺江学坡公，得句梦池塘。吾师淹众美，大国风泱泱。鼓钟有余韵

，亦复调笙簧。和羹有余味，亦复挹琼浆。锦绣千万色，百衲难为裳。楼台数百尺，寸木难成{亡木}。未能入宝山，安知无尽藏。非巨灵掌，枉用百川防。诗外傥无物，芥舟杭绝潢。陵阳有公言，（尧生丈来函言诗，推师为海内第一人。）回也应坐忘。廿年忝门下，广大履道坊。岁月岂旋磨，生涯牛服箱。吴中快重聚，雪夜催去檣。遥知礼堂下，桃李春芬芳。花时欲奋飞，一病方奄床。绿阴瞬成幄，早稻今移秧。肋尊降世日，信有千岁祥。八旬逢开秩，十方诵如冈。愿挑长明灯，更南丰香。百拜歌千言，一言进一觞。千觞亦不办，千春寿而康。”音节颇似虞山。

三五、鱼翅为百十年来宴客盛饌，然庖人治之，能尽美尽善者殊鲜。广东人治庖不惜重费，一簋鱼翅，价率数十饼金，但以长排者为贵，条粗如灯草，美味不能细入，不如丝细而排稍短者易于著味。余家庖善治鱼翅，为海内饮食之人所深赏，而家贫不能多得好原料，不能常宴客为憾。门人李次贡旧腊从南洋归，馈余鱼翅甚佳，今春乃以宴客。故次贡有诗云：“选味续食经，鱼翅晚出胜。几束压归装，寒厨烹未称。持伴北海樽，旧雨省分赠。土仪惭荒庄，游草呈此媵。昨闻师戒庖，食单佐觞政。折柬百千里，豪情更莫竞。海物非苞苴，梁侯解自圣。险膏腹贾吻，遇合鱼有命。茫刺撑诗肠，能助得句劲。明珠无虚投，未与我奚病。螯弧不自食，饮啄信前定。”题系《众异书告石师觞客，以鱼翅为号召，知为装中物，因以螯弧食尾自食自为戏》云云。福州呼蜻蜓为螯弧，取其形似也。蜻蜓每自食其尾，福州有此谚语。是日子有填词，纻襄蘅、履川、秋岳有诗，皆已见前。放园诗云：“风光胎宕似榕城，诗酒犹堪续旧盟。恰值春晴邀胜侣，新收海错佐珍烹。”第四句亦指鱼翅也。

三六、益阳陈天倪（鼎忠），经学湛深，著有《六艺后论》一巨册，足以津梁后进。近将去吴适粤，乃出游南京、苏州、镇江、扬州、常熟，得杂诗百十首，录其有议论而造语特工者。《秣陵杂诗》云：“平分国色渡江东，选胥乔公一笑中。霸气消沈金粉在，美人终是胜英雄。（吴）”“舍身三度尚<片戈>生，终见人天感至精。四百南朝烟雨寺，总留同泰伴台城。（梁同泰寺，明改为鸡鸣寺）。”“天堑分明北渡难，春江花月尽堪欢。欲知王气归何处，可向胭脂井里看。（陈）”“王侯蚁垤总纷纷，篝火狐鸣又一群。粉墨优伶宁有别，休论苍鹘与参军。（杨吴）”“念家山破欲谁依，怕听仓皇别庙词。若问君愁何日了，一江春水逆流时。（南唐）”“梨园妙选已无多，几令君王唤奈何。收拾朱明三百载，《燕笺》《桃扇》两新歌。（晚明）”“艇子何曾到石头，洛阳兰室自清幽。怪他胜迹传吴下，赢得簪缨尽莫愁。（莫愁湖）”句如《秦淮》云：“无端凿出秦淮水，流送烟花到九朝。”又云：“尽多结绮临春阁，休问轻烟淡粉楼。”《苏州杂诗》云：“湖山第一数苏杭，膩水娇云阵阵香

。要看群峰波里荡，吴门端合胜钱塘。（苏州佳处，在太湖中七十二峰。

）”吾亦谓然。“刚下苏台又五湖，山凝眉黛水凝肤。兴亡何与佳人事，间笑鰕生说沼吴。（馆娃宫故址。）”“天平灵秀毓高平，万笏真成万甲兵。蒿目卧龙峰上望，八荒忧乐正关情。（天平山，范丈正高祖葬此，形家名万笏朝天。）”《常熟杂诗》云：“世家第一镇南荒，瑞委开吴自让王。莫对虞山讥翦发，江南儿女要蛮妆。”“九折愁肠欲语难，峰头如见影珊珊。齐门当日思亲泪，应作琵琶出塞看。（齐女峰，相传齐景公女葬此。）”《扬州杂诗》云：“岂有珠帘并玉箫，棹歌误逐广陵潮。烟花犹似二三月，蔓草难寻廿四桥。乔木新增清角恨，豆梢早共蜡心销。酒楼谁唱《扬州慢》，十里青青荠麦苗。”《镇江杂诗中泠泉》句云：“料是康王成让水，不应陆羽味清泓。”《焦山》句云：“一点青苍海气浮，焦先结舍号蜗牛。纵教三韶啣丹凤，无奈孤云狎白鸥。”大略君诗古体多《选》体，近体皆有新意，不为唐贤所囿。

三七、乡 襄衡有偕余罗园观枫叶示忘飞云：“咫尺负栖霞，交臂缘偏慳。天平牵我肠，阻雨亦未攀。相将叩罗园，到眼纷朱殷。墙东枫所族，新沐匀螺鬟。陈先语最妙，谁能侔酡颜。持比野烧红，未足摹斑斓。奇彩画不成，哦诗从可删。主人静者徒，相上久未还。此即爱晚亭，奚必怀乡山。”后数日余言牧之未至湖南，不知亭何由名“爱晚”，君言曾于岳麓闻土人说，此亭本名红叶，后袁随园为改此名，随园本不讲考据也。君又有苏锡道中屡共余谈诗作云：“车行如例与君期，（君主讲无锡国学馆，七日一至，余休木自吴回京亦然。）成就吴游一段奇。粉本泥人聊熨眼，（君咏道中风景云：‘绝似家常一图卷，壁间日日泥人看。’）清言饜我足忘饥。两斋士重湖州学，万首家传务观诗。壮志轮蹄销欲尽，只余谭艺不知疲。”余话君诗，第三句君转话余诗矣。

三八、余每读左耕诗，有令人和悦之意。今春饮余家碧桃花下云：“桃花灼灼春浩浩，醒眼看春花懊恼。一觞既尽花颜开，冉冉群仙欲下来。三月东风狂如虎，卷地吹花浮金。吸花入腹酿诗句，笺上飞花红玫瑰。诗酒留春春不住，落花已就春归路。宁辞百罚倒深杯，世上浮名草头露。”眼前语却不习见。

三九、谦宣有阙题绝句数首，录其三首云：“一雨了余春，危芳片片坠。莫漫惜落花，青苔方得意。”“家贫雀鼠去，偷食邻家米。乃知雀鼠多，却是家之喜。”“古人扇障风，畏被污尘入。有人方望尘，下拜恐不及。”颇婉而可风。

四〇、王惕三司李金陵，别三年矣。近有奇余七古云：“弥天诗教推闽陈，森严壁垒张一军。数十年来主风雅，读破万卷徵博闻。以说经法论诗学，考据义理精而醇。时拈一篇海内诵，经籍典重扬古芬。众长博采成真面，香山诚斋逮后村。”又云：“陆沈坐不讲学故，世无明哲谁知言。我拘官曹滞白下，未随

大雅来扶轮。余生或许晚闻道，当偕黄九（谓黄晓浦）谒苏门。”有切当语。

《题范伯子集后》有云：“嗟哉迂怪一贫士，目中那复有余子。造物忘子抱奇才，只令幽忧不令善。读书万卷谋生难，冯有铗空自弹。子穷下无地可入，子诗上有天能攀。”“攀”韵卓炼可喜。

四一、青浦沈瘦东（其光）诗，已见前《诗话》。去岁重九日，闻余卜居吴门，携其姬人同来访余，有诗云：“堂堂诗豪石遗老，四海凿齿名誉早。风麟在野世共嗟，珠玉随风人愈宝。缁幽凿险极荒怪，沿波讨源穷奥浩。岂惟籍骇走僵，直令元白愁压倒。闽中寇劫如乱麻，吴下莺啼自芳草。竭来卜居遂终隐，便合闭门安却扫。寻山健步黄犊羨，临水高谈白鸥恼。前年看云登太华，不信鬓边霜雪缟。退之号哭漫欲狂，子美醉坠终不槁。（先生往岁游长安，坠车伤肺，七十有七矣。）乃知幽灵扶大雅，未许世险厄吾道。三径淹留花事晚，重阳徙倚林亭好。说诗不减旧精神，撰杖差伸昔怀抱。胜地幸携裙屐过，（谓与潘省安农部及蒋姬同往访。）幽事会凭笔砚讨。还当载酒学侯芭，疥壁莫嗔醉墨燥。”妥贴无长语。《孤怀》云：“闭门无计遣流光，闲里真成觅句忙。嗜酒径须眠瓮侧，爱书漫想宿碑旁。河豚欲上春将暮，木笔初开画已长。那得孤怀一陶写，人生无赖是清狂。”次联嫌“宿”、“眠”太对，三联自是好句。句如《病中作》云：“长纓三尺不敢请，世乱蜷身惜微命。破屋临江俗客稀，落花满地诗人病。”落花。七字，似从张子野词“残花中酒，又是去年病。来，然风味自佳。《壬申正月二日雪有作》云：“铺张好雪补残腊，（去腊无大雪。）交卸余寒做拗春。（俗谓春初冷曰拗春。）”《遣闷》云：“野菽政肥牛踏扁，（牛踏扁，豆名。）秋英初绚雁来红。”《次韵独笑见怀》云：“世途蜀道浑难上，生计长安不易居。”《惊蛰前后颇暖，二月初七日，忽奇寒，晚更风雪大作，独酌感赋》云：“天公玉戏太颠痴，作践花枝更柳枝。布褐不胜滕六虐。松醪要与葛三期。”诸断句工者不减樊树。

四二、鹭门诗人，以周墨史、黄雁汀为二妙，其诗早采入前《诗话》。墨史已矣。余前岁又至，则与雁汀数倡和。其《月夜即景口号》云：“灯火荒村数点微，晚风无力衣。芋区瓜堰闲行遍，踏月徐徐伴影归。”“生计农村日就微，家家艰食少完衣。古时作息今难准，力作宵深尚未归。”“月色湖光露气微，犹然汗滴欲沾衣。桔槔夜静声逾响，似说贪凉不肯归。”雁汀村居，故写景如画。又《石文携眷，游自来水池，枉过敝庐，并和即景绝句，叠韵再呈》云：“市远盘食蔬藜微，百年粗粝飧逢衣。山茶苦劣山泉冽，却累全家忍饿归。”“六岁雏孙识字微，嬉嬉出拜愧荷衣。蓬门空负高轩过，只合留题凡鸟归。”“初秋爽气仅几微，（前一日立秋。）斜照余威尚灼衣。正好晚凉快谈尘，呜呜汽笛苦催归。”

四三、漪午颇工为谐谑诗。有《同仲深品茗于虎邱冷香阁，隔座有军官三人，讥吾二人为琵琶桶，盖即粤语肥伯也，戏成一律》云：“邂逅僧寮岂旧谙，品泉各自味憨憨。嘉名锡我为肥伯，大胆多君是好男。要识鄙人能食肉，待将弥勒与同龕。参军遮莫操蛮话，隔座人还解戏谈。”君与仲深皆稍饘其腹也。《送仲深赴北平》云：“来作金闾送别人，我翻为主子为宾。闲居终觉无聊赖，久蛰何妨一欠伸。吟橐遍收三辅胜，归鞭合带九衢尘。故宫满目皆禾黍，会读鸿篇论《过秦》。”第四句大有“梦中伸脚，踏破长安”意，末句“《过秦》”自是应有之论。

四四、何宝生（荣光）近自北平寄示数诗。《同甘侯至北海》云：“白塔朱亭迤邐开，两三画舫掠波来。久无铜鞮秋衾梦，未免离宫麦秀哀。奇石传闻移艮岳，游人指点艳妆台。天花散尽经楼圯，待觅胡僧话劫灰。虽是替人垂泪，要自《梦华录》中应有材料。《夜过成方街故居》句云：“隔岁庭花犹妩媚，照人梁月倍峥嵘。”何减唐人之“一院落花无客醉，五更残月有莺啼”耶？

四五、鹭门南普陀诗僧大醒，尝访余福州，著《山居诗钞》一卷。有《每朝至夕，海上辄见浮满打鱼舟子，凄然有感》云：“海中无数打鱼舟，千万鱼儿一纲收。食者只知鱼味好，不知鱼与汝何仇。”便不是佛门中人，亦应知此理。

《夜深不寐》云：“夜深更觉山居静，息虑才知妄想多。斜月半窗花影动，刹那转变又如何。”初念不差，只怕刹那转变耳；初念苟差，亦正赖刹那转变耳。《中元夜警予、达安、云声诸子茶会于兜率陀院》云：“万里交游二三子，相逢山寺亦前因。夜深话到骚坛事，同是石遗集里人。（自注：适座上置《石遗室诗话》，见三子诗均载其中。）”

四六、德元有《石遗先生见赠绝句奉答》云：“新诗见赠情深厚，期许言辞不在多。才可经纶守邱壑，老逢危乱渡关河。早为南北东西某，一付悲欢离合歌。拟共拂衣江海上，秋山迢递渺烟波。”第五句用《檀弓》语，极见浑成。《秋怨》云：“空阶闻叶响，夜静漏声迟。不惜相思苦，但愁君不知。”在六朝人自为名句。

四七、德元有挚友曾同源《送德元往菲岛》一律，德元书来，为余诵之。次联十字云：“孤舟今夜月，双照未眠人。”从少陵“今夜州月，闺中只独看”翻出来。

四八、何达安与榆生同至闽南讲学，久滞未归，有《梦中得句寄榆生》云：“无情流水鳞鳞碧，得意官蛙阁阁鸣。信是江南多好景，几回残梦绕归程。”时榆生已客江南数年矣。句如《人日从太虚法师游清源山》云：“极高峰被浓云锁，已倦眸迎嫩柳新。”达安多填词，诗名《双寂寞馆。》

四九、晋江谢云声（龙文），与南安苏警予（）齐名。谢有《灵箫阁诗录》

，诗无多，时有警句。如《项羽》云：“不向江东重卷土，项王到死是英雄。”《谢安》云：“一局残棋支晋代，多因江左有东山。”《偶感》云：“消渴归来气不扬，《庄》《骚》灵鬼踞愁肠。”《诗债》云：“来似催租急，多如贯酒钱。”《近感》云：“倘得酒壶伴孤剑，幽州重唱子昂歌。”全首如《林藜光将之巴黎讲学，赋此壮行》云：“惭愧未能策远勋，一尊浊酒壮风云。彦侯老去无人继，化雨西行又见君。（陈彦侯为老友绍宗丈长公子，曾应英国莱丁大学聘为讲师。）”《过西村先生故居》云：“师友凋零感慨频，前朝文物半沦湮。即论东谷西村辈，骨董能谈有几人。（吾厦金石书昼家叶东谷、吕西村，在咸同间颇负盛名。）”《自题灵箫阁谜存》云：“讠隐书不下千余种，刻本闽南有几家。铁柱主人知我者，他年《谜传》许参加。（北平铁柱轩张郁庭藏谜书近千种，近撰《谜家小传》，载上海《文虎》专刊，传诵一时。）”

五〇、警予有《隋天付与庐诗录》，有《陋巷吟》。《登郑延平故垒》云：“重寻故垒马鞍山，山色苍凉俯仰间。拂拂天风吹海岛，如闻万马战江关。”是闽南人应有之诗。句如《秋日遣兴》云：“愁多因爱酒，肩瘦为吟诗。”诗人因苦吟而肩如山字，未有以写照自己者，质语可喜。《重阳待菊》云：“独醒骚客希芳躅，旧约田家醉故人。”《梅》云：“老我广平门巷住，心肠铁石果何如。（余赁居广平巷，忽忽十年矣。）”

五一、漪午有《清明日有感》云：“湖海羁栖客梦惊，抱关吴会复清明。已无亲在羞言禄，渐觉年衰学养生。异地莺花空挂眼，故乡庐墓总关情。踏青且向郊原去，恹听箫声又卖饧。”此君官税务司时所作。“言禄”句，可使藉口养亲而亲亡犹患得患失者，杜其口矣。《上巳日在烟台修禊》句云：“衰颜醉后红能几，秃鬓年来白渐多。觞咏不期来海角，袪除无术止天戈。”修禊诗与寻常宴集稍不同，“戈”韵能顾题目。余今年后湖禊集，第三联云：“近水尘襟归淡荡，遥天兵气待销磨。”亦稍顾题目也。又《请旭晨代约于野桐襟小酌》云：“也知乱世闭门好，渐觉浮生胜会难。端合倾卮谋尽醉，不妨秉烛续余欢。”君颇喜樗蒲之戏，而每战多负，不以为意，正坡公所谓“胜固欣然，败亦可喜”也。“秉烛”句指此。《题金松岑饯春图》云：“凡物”必有情，临别始兴思。与我倘无缘，去留盍听之。吾年未五十，霜雪入髭须。急盼阳春回，妙手试良医。百卉尽向荣，一老独见遗。人老春不惜，春老人何悲。春老人亦老，同病两相知。春老人健在，合作饯春诗。樱红^上露角，正是春去时。春光在何处，指点凭画师。”辨才无碍，殆合诗可以怨矣。然在礼得无嫌于尽欢竭忠乎？一笑。《卜居苏州》句云：“邻翁过访慰寒居，门外曾无长者车。市远预储三日酒，雨余新种一畦蔬。栽花偶自观农历，展卷时还读父书。”此亦

在税务司时所作。余尝诣君，君送菜把，满载而归。《陈季安送残菊四盆》云：“寒儒太拘墟，平居畏四知。遇有馈物者，正色峻拒之。吾友陈惊座，盆菊忽相贻。宿土掩残茎，傲霜已空枝。我非郭橐驼，种树能擅奇。盛意虽稠叠，搔首颇相疑。千金求骏马，市骨不为痴。真性果怜香，孤根亦系思。世人好看花，走马每嫌迟。花事一阑珊，掉头弃如遗。君独具婆心，迥异轻薄儿。丁宁嘱园官，曲意为护持。高会待明年，繁英满东篱。”大有培植孤寒怀抱，不仅拾坠珥、念遗簪已也。

五二、黄漪^レ茂才，漪午哲弟也，年少颖悟，屡荐不售，中岁而卒。能诗，有《海萍草》一卷。《可门之行沿途随笔》云：“盘空鸟道晓云遮，石级千层曲又斜。却喜^一與无障盖，饱看夹道早梅花。”此所谓山兜也。各处用木为之，福建用竹。《寒夜对梅不寐》云：“西溪清客三余友，和靖山妻万里兄。我独慕君高洁格，只应呼汝作先生。”眼前语未经说过。《和王瑾卿司马十瓶春》云：“白玉鸦叉障画屏，群香隐隐隔纱极。高烧银烛牵铃索，守护红妆睡未醒。”读此觉东坡之不容花睡，未免粗豪。《七月七夕》云：“一年只有一宵缘，地老天荒十万年。即使人间无别恨，那能聚首许多天。”《久不得故人书》云：“徒教作客思鲈脍，难得呼僮剖鲤鱼。”支对恰好。

五三、钱默存近作，余已略话一二，兹得其所印今年初刊诗一小册，有甚工者数首。《北游纪事》云：“百年树木迟能待，顷刻开花速岂甘。各有姻缘天注定，牵牛西北雀东南。”中有本事，可谓文章天成，妙手偶得。“七万二千分内粮，秀才闻请意皇皇。叩门乞食陶元亮，与我一般为口忙。（自注：诸师友排日招邀，饮食若流，宋饶德操诗云：百年七万二千饭。）”恐乞食者闻之，将流馋涎也。“寝庙荒凉法器倾，千章黛色发春荣。最宜杜老惊人句，变雅重为《古柏行》。”与余《扬州绝句》“最宜中晚唐人笔，此地来题绝句诗”貌同而心不异。好句如“干卿底事一池水，送我深情千尺潭”、“几番来雨兼新旧，一样飞花判溷茵”、“为爱六朝容小住，偶吟五字得长城”、“风定涵天平妥贴，波摇浴月碎零星”，皆可书作楹帖。《哭徐管略》云：“待哺诸儿黄口小，丧明一老白头初。”《无题》云：“传言玉女未全讹，各蓄相思孰最多。人定金环深院印，梦回珠屐曲廊过。身无羽翼惭飞鸟，门有关防怯吠^一。”才思在玉溪、冬郎之间。“最”字似易“较”字更佳。

五四、张天方（凤），嘉善才子也，学通中外，博雅能文。余讲学暨南，听余说诗，欲称弟子，余不敢当。君诗无所不学，近于昌黎、长吉者居多。然长吉皆古体，君则近体亦然，余号君为“近体长吉”。今先标举其不似长吉者，使读者免为不脂之户也。《坐待》云：“坐待归家与汝商，征车辘辘几回肠。搓肠应得绳千丈，系住惧娱日夜长。”读此觉“胡绳系晷以难住，揭车载春而不

返”远取诸物，不如近取诸身矣。往者冒鹤亭有《自杨花桥夜归口占示内子》云：“车走傍江干，十里归程路转难。生恐林间明月坠，到家不及两人看。”用笔用意，极与相似，一正说一反说耳。《乡思》云：“寒夜月明苦忆家，心声微动中葭。归思堕汝挑灯处，照见无言坐落花。”《孩儿巷漫成》云：“雨尤云天一方，白狼丹凤怨寻常。荡胸奇泪红于火，和怨书成柿叶霜。”“雁字双双寄个人，并头比翼此禽珍。璇闺只盼花砖线，驿路梅花不当春。”《寄怀好富贵美人室郑师叔父盘乞香椽作供》云：“不是黄金想象欢，生米活翠滴盈盘。水仙欲乞清漳种，便可和之过岁寒。”“累累芳实出房栊，此事真堪傲石崇。为有嘉宾师叔父，敦忝长小斋中。”《寄正宜》云：“月苦灯怜不任思，思君端恐被君知。枕凹睡醒宵无梦，算是相忘未别离。”“炉火天寒欲近人，锦衾和冷裹吟身。冰梅不信无消息，独抱芳心酬古春。”《买碑》云：“人踪迹最书丛，坐惜囊羞阮客穷。到手有钱仍买字，转丸食墨等微虫。”《归家见柳州亭》云：“缭乱秋心不欲诗，稻花香里燕归时。西风斜剪州亭柳，吹上征衣画折枝。”《闻袁肖廉（莱）死耗》云：“灯光作意激寒空，窗外西风堕一鸿。秀句忽遥江国梦，青山烘暖夕阳红。（君《游鄂渚》句。）”《咏葫芦寄梅安》云：“八月何堪咏断壶，诗心无匹与灯孤。匏瓜读罢陈王赋，驰想梅花近更癯。”《答诵先问园菊开未》云：“已看群动尽昭苏，不放黄花独向隅。霜冷有声愁木叶，律催无射涩笙竽。孤根栗里西风瘦，新种朱门野性粗。射室秋英方老辣，欲寒诗句未寒吾。”以上多古锦囊中物，惟皆出近体，读之不钩格磔，尤为可喜耳。句如“奇冷人言欲堕天，已堪百虑度残年”、“硬语未删龙出骨，羁愁终类鸟窥笼。”五言如“诗骨人同瘦，山肩汝太凉”。《花坞》云：“石怪向人语，要是奔泉泻。”又云：“兹山人与物，惟荒故入雅。”《明月篇悼实月女士》云：“何用问遗君，珠泪进两眶。盛以白玉，和以郁金香。不敢持赠君，妾意徒自伤。昔时坐东阁，今时委北邙。西风墓门草，飞蝶篱花黄。贱妾非所惜，在理宜早忘。”

五五、忽于故纸堆中检出拔可《寄觚斋湖上别业兼怀仁先侍御》诗。觚斋青溪有楼，辟地以来，不归者两年矣。“世事年来觚不觚，犹留风雨守菰蒲。光黄有客能招隐，吴越相望比具区。梦里溪流绕肠胃，尊前湖影浸眉须。徘徊一壑将安老，欲效临川舍宅无。”此十余年前之作也。觚斋久逝，仁先久不住湖上，别业不知尚存与否？闻向子期山阳之笛，无此凄黯也。次联、末联，工切无匹。

五六、姻旧唐伯瑚，精法兰西语言文字，能诗，不肯示人。余为乃祖穆愈、穆增两先生（一生祖、一嗣祖）撰传，入《通志》《孝义类》。乃以诗为谢云：“我祖原庸行，还资为表扬。微名留不朽，小子感难忘。国学传经广，平生

好善长。暂容依杖履，话别倍神伤。”君父绩庭茂才，以良医名于鹭门，遂家焉。余避乱数戾止，常与绩庭为文酒之集。辛未又至，则绩庭已归道山。君喜亲老成，款洽备至，故末韵云然，皆实情也。

五七、祥符靳仲云（志），以名进士远游西域，归乃郎潜译署。刻意吟咏，藻思敏捷，以篇什为日课。游履所至，凡名胜古迹，无问其为所见、所闻、所传闻，及其存在与否，必系以五七言，且往往言之不足，又长言之。殆庄周氏所谓“与古为徒”、孟轲氏所谓“尚论古之人”，兼而好之欤。故年未中身，积稿无虑万首，视樊山、实甫且远过之。余久耳君名，近岁屡辱先施，远寄《居易》、《入洛》、《过江》诸集，美不胜收，择其尤工致者如左。《金陵杂诗》云：“有斜阳处独登楼，二水三山眼底收。艇子石城双桨杳，莫愁湖上总生愁。”（《莫愁湖》）“江孔风流去未遥，后庭花好最魂销。六朝自有青山在，不信青山送六朝。”（秦淮酒楼）翻龚芝麓语也。“干宝搜神半杳冥，《神弦》乐府况伶俜。侯封帝号纷纭久，骨与锺山一样青。”（《蒋予文祠》）“西山鸾鹤与谁群，松际清光解为君。终古茅亭花月影，青溪深处有孤云。”（《王昌龄故居》）尝论王阮亭作诗最能融化古人名句为己语，君此首与《含章殿》一首皆是。《司徒庙古柏》云：“清奇古怪必为邻，嘉树原难与写真。四柏只应如四皓，商山犹占汉时春。”首句套杜诗调恰好。《香雪海》云：“往时土人，大概树梅为业，间艺茶桑，汪琬《马驾山记》有梅五茶三桑二之说，今则满山种桂矣。盖利之所在，非有偏好也。”“桑二茶三五属梅，山家花事费量裁。会看月色中秋占，不待春风隔岁来。”《留别虎邱冷香阁》云：“开遍梅花三百树，冷香阁外雪漫空。归来道士千年鹤，行尽山塘七里风。妙绝清诗杂仙鬼，销沈名剑伴英雄。摩崖大字留题去，急雨催成总未工。”“缀玉苔枝占早春，翠禽娇小不生嗔。含章殿里罗浮梦，蛾绿飞来正近人。”（《含章殿吊寿阳公主》）《游京口南郊三寺》云：“三寺南郊取次寻，人天千劫未销沈。鹤林初讶依山浅，招隐才知隔世深。连岭云荒寄奴宅，入松风似戴公琴。苔碑断句勤搜剔，一字犹能抵一金。”《改儿子文翰诗》云：“卅里朱甍碧瓦沟，蒋陵无地孝陵愁。北风一夜江南雪，不怕锺山不白头。”《赠许石衡同年》，序云：“光绪丁酉，吾豫拔贡。志与孟津许鼎臣、杞县步翔即上海大报主笔林屋山人，有三杰之目。天风颂洞，吹换尘世，人事参商，大雅衰歇，不通音问者，盖三十五年矣。行都迁洛，赁庑设部，石衡过访，相与谈往事，忽忽如梦寐。当时年少，セ丽藻，猎巍科，意气甚盛，若不可一世者，今竟何如也。”诗云：“四海弥天一士衡，怪君才调太纵横。王杨雅爱当时体，苏李难忘别后情。大好园居金谷涧，若论诗格玉溪生。卅年京洛风尘道，青眼犹怜为我明。”《始皇帝陵》云：“秦兼天下起陵园，襟带河山形势尊

。牧豎亡羊燒地市，役徒逐鹿失中原。早知再世無蓬萊，枉徹三泉閉羨門。
A 土扶蘇最鄰近，千秋銜恨總無言。”《洛陽花品》云：“青鏡流年入鬢絲，旗亭唱徹酒盈卮。碧城天上夢曾見，紅豆江南意可知。盡有詩情吟杜若，最憐風訊到將離。從來花品洛陽貴，當戶沿街看女兒。”《伊闕唐武后造像》云：“草色青迷大奉先，千龕萬佛最南偏。一花一片蓮台現，猶艷唐宮脂粉錢。”以上多驚才絕艷之作。句如《夷門懷古》云：“秋草獨尋繁塔寺，好詩多在孝王台。”《麟見事後人來書求荐，且示以詩》云：“有客荐雄誰得似，逢人說項不辭頻。”《玄墓山》云：“白石笛邊猶月色，要離冢畔有山青。”《游夫子廟》云：“新國歷殊《荊楚記》，故書攤是海王村。”《宿華清池》云：“將才有客論房，禍水當時怨玉環。”《碑林》云：“竹書汲冢傳疑信，蠶紙昭陵亂假真。”《小雁塔》云：“雁行高并慈恩塔，雷火燒余荐福碑。”《過木渚停舟》云：“小市檐牙最鱗次，狹堤篙眠似蜂窠。”往余纂《近代詩鈔》，于樊山多選近體詩，全首外別為摘句圖，所摘百十聯，皆沈博絕麗者。君才豈亞樊山，因于全首外，亦別摘其尤工整者如右。他若《吾家山至玄墓山道上》云：“凭高但覺連村白，去遠疑聞隔澗香。”《回光福赴邑人約午餐》云：“已燒竹^上供寒具，便倩梅花作主人。”《登虎丘》云：“埋地劍光能上徹，崩空塔勢欲東傾。”又清隽不假雕飾云。

五八、遵義蹇方叔（先渠），有《伸春玄武湖上》云：“終日忽忽簿領間，偶來湖上學偷閑。青黃錯雜千條柳，烟雨空數點山。人世何心頻自擾，陽春有脚却知還。年年喜看花爭發，幾度花開鬢已班。”留連景光，最能損人壯志。余年三十，館于蘇松太道，兼主廣方言館講席者數寒暑，浮海負米，郁郁久居，然每當草長鶯飛，輒復戀戀不去，讀此詩，覺前塵如夢矣。江南山水，余以京口諸山為最，太湖次之。山與水交相輝映。山不必高峻，自成偉觀。東坡七言古亦以金焦諸篇為勝。方叔有《甘露寺江山第一亭，遙望焦山諸勝》云：“江天如鏡山如螺，蒼然數嶼浮清波。偶來登臨縱流覽，千里一目皆包羅。遙峰隱約開畫本，遠水澄淨明銀河。征帆數點浮空去，飛鳥一字橫江過。江南山水天下最，而此第一言非訛。我來時值春三月，東風吹綠鋪陂陀。郊原弄色碧于染，野花斗媚香逾荷。緬懷豪俊據很石，凭吊英彥登危坡。（是日謁太史慈墓。）人生百年本如寄，歡樂時少憂虞多。艱難閱盡頭已白，心之懊惱高岷峨。忽逢幽境快心目，塵懷滌盡消煩疴。徘徊流連未忍去，夕陽催歸將奈何。”迤邐說去，音調雅近坡公。《甲戌上巳禊集玄武湖》句云：“揮毫各逞撼山才，臨流忽發凌云唱。落花為舞游絲裊。清風徐來茶烟揚。”是日有絲竹之奏，“落花”兩句，寫得不費力。

五九、門人郭則湘，與弟則^泚融皆無錫國學館最優等畢業生。郭氏本世家，至

乃父同甫，薄宦清贫，则湘兄弟充学校讲师。以助家计。则湘曾为松江某署书记，则澂融有《寄家兄》云：“岂为莼鲈始薄游，翩翩书记未风流。人生到处应何似，世事如今不自由。浊酒难拚千日醉，新诗每寄百年忧。悬知风雨华亭夜，东屋西头感未休。”清况可想。鄙人常劝其讲求实学，勿多作牢愁语也。

六〇、门人傅鸿渐，不审其近来踪迹，忽寄诗数首，清气爽人。《春望》云：“诗心物外至，春夏望中明。残日江帆隐，孤村草浪平。山畦初足雨，晴鸟自催耕。不见东风老，依依旧日情。”《登惠山顶》云：“人在龙山第一峰，五湖烟水夕阳红。梁溪旧梦空回首，惟有僧庵几杵钟。”《由青岛赴溪梁》句云：“得遂趋庭归省心，暑期日月比黄金。”质语见性情。

六一、余客武昌，陈任先（）方毕业自强学堂。忽忽十余年，余居京师，任先出而使墨，使恰，使库，使法，余曾撰序送之；又十年归，则亦苍苍在鬓矣。向作诗不以示人，近搜其篋，有《消暑法国嘉堡海彳》云：“西人避暑如避兵，尽室襖被东北行。欧土五月时飞雪，行滕夸耀毳裘轻。（欧西妇女，避暑海滨，常披白狐外衣以夸耀。）重来有客未免俗，年年逐队聊经营。晴滩晓起看浴日，小阁晨兴听谈瀛。我国避兵如避暑，十室九空谁甯处。循环藩镇各称兵，今年为虎明年鼠。哀鸿嗷嗷遍禹域，赤日行空炙未黍。何当四野见桑麻，不辞喘汗听耶许。”借避暑以与避兵相形容，苦乐实相去霄壤矣。《巴黎和王逸塘》云：“坐看万象霎那迁，归鹤如今不记年。乱石急湍方作浪，回头应羨在山泉。”此古人所以叹一行作吏也。《七月十五日交卸使事移居多襄湖边》云：“安排笔砚且为家，一角湖山亦足夸。天际已过南去雁，阶前犹着晚开花。无边美景闲中得，一例黄粱觉后赊。万里归帆秋欲暮，故园松鞠正芳华。”劳者歌其劳，诗人之常也，至于不歌其劳而歌其逸，则其久劳可想。余三十年前有句云：“劳生天岂容高枕。”孰知至今尚求逸不得乎？《库伦署斋夜坐》云：“仗节走龙沙，行行雪作花。两年三奉使，（甲寅正月，使墨西哥，未成行，复奉使恰议约之命，乙丑夏，又令使库。）十载九离家。正朔官书奉，（约成，外蒙遵奉民国年历。）冠裳上国夸。穹庐小儿女，团坐说京华。”《库伦感怀》句云：“两字刀环萦梦寐，频年塞月照欢愁。无端霜雪先侵鬓，那复还家尚黑头。”以上二诗，则直歌劳矣。其二云：“尽说高原势建瓴，天山已早撤藩屏。开元盛事余残石，（唐开元二十年封蒙古《阙特勤碑》尚在额尔德尼昭。）《圣武》遗编愧典型。（有清经营蒙古事迹，见《圣武记》。）安得长纓系胡虏，空劳小队驻郊坰。（时带骑兵二百名，以资防护。）汉臣一把沧桑泪，夜夜成冰洒北庭。”往者行人辱命，怵淫威唯唯听从者无论矣。第七句指瓜离误名瓠脱，数千里之地，懵以授人者。《花朝日招集吟局，四山埋雪，塞草未芽，怅然有作》云：“一从远戍岁周遭，二月蠕蠕地未毛。权借酒瓢

消块垒，尚迟草色映旌旄。春光江左思如，酒价长安日渐高。好趁玉关杨柳绿，挥鞭归去敢辞劳。”《青岛消暑感怀》云：“层峦叠翠水含烟，劫后河山世外天。撼枕涛声疑鼓角，逼人海气尚腥膻。却从故垒闻弦诵，（德人兵房，今改青岛大学。）待筑层楼聚简编。兵数昆阳真咄咄，（东邻以十万泉取青岛于三千德人之手；昆阳之役，先武兵三千，莽军十万。）长教过客话当年。”次联、末联，皆阳秋也。《甲戌重九鸡鸣寺豁蒙楼登高》句云：“台城犹倚危楼路，榜额长留忧国心。”君亦广雅门下士，故于榜额别有感想云。《送翁氏姊随宦之蜀》云：“雁过应思弟。猿啼莫断肠。”

六二、石琢诗尚有淹贯史事，可以言无罪而闻足戒者。如《论宣和靖康史事》四首，其一云：“一寸山河一寸金，汉儿宰相教驱侵。南朝地似无人境，三镇民怀死国心。四尽到头军必犒，六如破胆寇何深。陈东徐铉汪若海，太学文章痛到今。”自注：“‘一寸山河一寸金’，左企弓降金，上阿骨诗句也。金人陷隆德府时，粘没喝叹曰：‘开险如此，而使我过之，南朝可谓无人矣。’王孝迪出榜搜括士庶所有之物，以犒金军，谓如此则免吾民肝脑涂地，不然则男子杀尽、妇人虏尽、宫室焚尽、金银取尽，时人谓之‘四尽中书’。李邕使金归，盛谈贼强我弱，以济和议，谓贼人如虎、马如龙、上山如猿、入水如獭、其势如泰山、中国如累卵，时人号为‘六如给事’。陈汪辈皆太学生，均伏阙上书言时事；徐亦太学生，向金营投书，言亲宋之利，被杀。”

六三、余旧有《萧闲堂》三百韵诗，系五言长律不转韵者。然悼亡有本事，故不觉其言之长。张天方亦有《寓言》三百韵，名《非非室集外诗》，惟未详本事，钦其实，莫名其妙矣。诗太长，特摘其裁对工整者。首云：“零落良家子，聪明可意儿。吴趋春翠黛，越绝霸燕支。泽畔生芳草，城隅长绿枝。使曾青鸟达，坊乃碧鸡宜。”中如“谢公怜弱小，左女惯娇痴。扫眉燕许笔，脱腕汉唐碑。雨漏通波磔，雷回识鼎彝。腥膻熏碧眼，声价涨蓝皮。无瑕人白璧，阿堵物朱提。妾愧冯双礼，郎真第五琦。《十三行》玉版，双陆谱牙棋。《秘辛》瞒杂事，屈戌约芳期。兰梦沈燕姑，花言息妫。骊唱歌三叠，鸿诗赋五噫。莘蓂筐笱采，松柏芑萝施。共道罗敷好，争知府吏谁。舟行声欽乃，室远想反而。穷窗随子立，眇目嫁丁仪。狂者犹歌凤，虞兮奈逝雕。”

六四、近见李冰若有《焦山歌》，中云：“焦山何所有，竹少饶荆棘。兰若郁崔巍，比丘肥且硕。借观周鼎汉鼎《瘞鹤铭》，酬资未饜色不悻。龙袍玉带贵人所题名，哓哓作态夸古迹。”写俗僧恶状如见。妙在“肥且硕”五字，肥且硕必俗僧也。

六五、门人陈闳慧，寄其尊人《意园诗钞》一厚册。读其友刘绍宽所撰家传，乃知犹子敬，乙酉副车、丁酉乡举与君兄弟两次同年。君讳寿宸，字子万

，尝肄业诂经精舍有名。工书，善画梅，诗中多题画之作。五古以《鞭魃》篇为压卷，七律以《题梅冷生劲风阁》为压卷。《鞭魃》云：“日炙菜色民，漫天火云紫。得米尚断炊，存亡争勺水。涕零祷雨师，厥角崩徒尔。天远吁无闻，龙卧呼不起。古事传桑林，太息非信史。岂知《神异经》，谓旱魃所使。厥神位南方，其身長尺耳。目居头之颠，行则疾风似。为虐咏于《诗》，赤子《秋官》纪。昔闻亲民官，遭岁苦旱乾。将魃雕偶像，装束无衣冠。十里南郭外，昏夜埋江干。明日威令下，逮捕如锄奸。庭鞠雷霆震，廨宇众聚观。长官声其罪，鞭魃肤无完。天阴层云起，风嘘海气蟠。沛然苏苗槁，闾泽动民欢。呜呼魃厉民，罪魃民乃安。政而为民厉，人将作魃看。天早有尽时，民渴何穷期。安得无形魃，惩以有形笞。”篇中叙述甚趣，虽近迷信，然为民请命，仁而失于愚，不妨也。余平生最不信鬼神仙佛，而民国七年，福州自秋至春，八阅月不雨，百计祈祷无效。余作《祷雨》诗五十韵，自写向园中最高台上焚之，默祝幸而降雨，某有低洼田数十亩，愿被淹不收。又次日竟大雨。自是十余日不停，因有《喜雨》、《再喜雨》、《三喜雨》、《四喜雨》各诗。已而果成大水，低田被淹，歉收三数百饼金而已。今年江苏大旱数月，余寓苏州，井水尽涸，七月底叹不可当。余赋《忧旱》诗二十韵，诗成而次日遂雨。岂拙诗之能逐魃，不亚杜诗之逐疟鬼乎？亦刘昆所谓“虎渡河，偶然耳”。贪天之功，则吾岂敢。《题劲风阁》云：“虬枝欲与阁争名，风雨非秋亦自鸣。入有吟声蝉惯续，客参语妙鸟能听。味书夜永逾醪醉，当户山奇助笔横。绝胜意园楼一角，檐牙斜日漏松棚。”造句多矫健如虬枝。惜“听”字不在庚韵，然韵书本淆乱百出，谬不足凭。余另著有《音韵表微》一书。《种树》云：“莫厌长饑手自持，芳辰扶植最相宜。也如学殖基年少，努力春华贵及时。”余谓学子固不可自误，其如办学者之种种误人子弟何？《拟杜少陵曲江》云：“曲江夜凉星月高，长风无力回秋涛，朝来览镜惊霜毛。人间鸡鹜尚有侣，吁嗟立鹤悲无曹。”“俯仰乾坤吊今古，徒步高歌出林莽，纷纷豪贵何足数。读《骚》饮酒且自娱，破屋一灯坐秋雨。”“白云苍狗弥青天，昨日沧海今桑田，归来醉卧南山边。英雄事业老无分，诛茅种秫消长年。”不必尽似少陵。《缙云旅馆题壁》云：“万壑雷声起卧松，飞身猛欲驾苍龙。任他压树层云墨，归思犹逾雨意浓。”若说不及归思浓，则直致矣。《登万象山烟雨楼》云：“万嶂围人气不横，登楼身似出重城。莓苔蜗篆残碑字，风雨龙吟老树声。补壁春山摹北苑，隔帘古洞指南明。眼前邱壑皆诗料，奇句谁教岛佛惊。”第二语显而辟。《王廷玉以风雨填词图属题》云：“山楼宜雨不宜晴，收拾烟云入管城。料得倚声人按拍，不填一阙《月华清》。”《游于园赠吕文起》云：“两家昆季旧知音，今日秋霜鬓共侵。风雨联床君自乐，池塘梦帅我孤吟。叩门林鸟应相识

，入径园花不厌深。泉石自惭空寄托，楼台争羨水边临。（园中新辟一池。）”次联眼前典用得恰切。句如《对菊有感》云：“秋色不媚人，不幸遭雕琢。蕊七翦其三，留者冀盈握。如抱人满忧，欲将民生剥。朱索与碧筠，羁绊防颠扑。如在桎梏中，幸物鲜知觉。”“叹息篱下寄，俯仰任所使。故主陶靖节，折腰且抱耻。岂禁花自如，束缚盆盎里。予愿种花人，瘦与肥同视。毋忧物不齐，士力增倍屣。如意植篱东，矫揉舍故技。”读此诗，谈共产者可以废然返矣。《和闻逖生感怀》云：“碧梧寒夜挟风鸣，为助灯前煨句成。”《和墨农》云：“太行山势供奇览，诗笔于今老更强。”《杨园赠主人》云：“满室笼纱诗作壁，游山行李酒盈车。”《江心寺》云：“东海谁将蓬岛移，南徐一样金山小。”《西湖纪游》云：“酒楼无壁为看山。”作壁无壁，并皆佳妙。觉决壁施窗，制题犹近吃力。《观放生》云：“吟怀忍托鲈为脍，剖腹休因鲤奇书。”觉处处皆当放下屠刀矣。

六六、松之旧诗，尚有可话者。《六月三日移居桥南新宅，喜作》云：“喜得南村寄此身，多裁帖子写宜春。自开户牖遗当世，藉养疏顽袪俗尘。尚可居鸠容妇孺，并无饲鸭恼比邻。任题风雨重阳句，不作催租败兴人。”此逋负屋租累月，倘钱后始得移居之作也。贫士清况如此。彼潘那老开有酒店，不如松之之为实录矣。《湖上杂诗》云：“湖波滑笏月当中，酒面推蓬纳晚风。为爱红情并绿意，几回来去藕花丛。”“贪作闲身搁百忙，来湖上送斜阳。曲园先我为评泊，似觉山光胜水光。一羞涩逢人说阮囊，吴绵虽好未添装。得钱买酒西园醉，山绿湖光共一床。”“十上孤山从北麓，此心不独拜林逋。夕阳疏树无非画，北苑东坡写得无？”昔赵子固尝暮入西泠最幽处，绝叫曰：“此董北苑得意之笔也。”诗意当本此。《湖上留别同事诸君子》云：“小住西湖百十天，归装长物是诗篇。此行原不呼辜负，未到桐庐尚惘然。”诸作参诸南屏诗社集中，绝无愧色。句如《钱塘江干待发》云：“雨余待发到江干，明月随人乱上滩。”归有日矣。《重游湖上诸山》云：“好水好山游八九，一春一夏尽流连。”游湖之作，譬诸南北曲，此其尾声也。又《寄榆生万载》云：“搁却游山且上楼，有人望远到中秋。（君来信，中秋前到沪。）东来破费君家物，多载新诗下赣州。”“坏为裳刘穆之，私怜白发尽垂垂。后山冻死成先例，不道文章不疗饥。”此首合前“羞涩”一首，不啻黄仲则之“九月衣裳未剪裁”矣。《将游鄂州卒以事阻，怅然作》下半首云：“生平一回首，踪迹如浮姬。东南尝登陟，西北未探投。去去登嵩高，放眼最上头。东可晒青徐，南可瞩楚邱。西可望秦关，北可俯河流。吊古更伤今，匪特豁双眸。愿为列御寇，不作马少游。”此仿余《陶然亭看雪》调者，结壮劲。

六七、龚惕庵诗思窃曲，尚多可录者。《壬申元旦》云：“历落村前爆竹声

，岁朝喜气见承平。（今年以沪战，村舍爆竹声，百不及一。）一醒猛省觉皆幻，失悔重寻梦不成。世乱至忧才始事，吾降何计返初生。石湖元命将诗赋，独乏佳怀负此名。（《石湖集》有《赋元命》诗，谓俗以六十一岁为元命也。））《不辰》云：“把卷看天怨不辰，少年望古剧驰神。今来却傲诸年少，曾及时平署幸民。”《承视苦热，俯同鄙韵之什，亦次韵再呈》云（此下三首，皆为余作）：“江吴来往系胸肠，况复咸秦古帝乡。八十老翁身特健，三峰俊约毫仍偿。（往岁先生与人约登华未果，今乃独往，期于必游。）起予商也和相续，（《苦热》诗，前数年已一再和属。）从我由欤心甚长。想得到时作重九，高邱远海写登望。”《比闻将之吴门，行有日矣，不胜依恋之情，赋呈》云：“无端离思搅愁肠，神往胥台旧乐乡。（幼时住苏州将十年。）浮海从游言固寓，买邻卜筑愿须偿。（久有卜居吴门之意。）乌山旧事渊源远，白首师门感激长。千里滚屯便还往，肯令江海镇相望。”惕庵少从吾伯兄游，中年同主厦门大学讲席，乃援杨时师二程故事，以伊川待余。五六深情如揭。《马江月夕奉怀》句云：“一楼并海共朝昏，今日羁孤又水村。乞米傍家还是客，辟人见似待谁言。”《三月杪坐雨山楼》云：“春愁漠漠雨疏疏，寂历柴门一事无。乌柏绚霜才几日，青荷擢水又前湖。晴犹不出泥从滑，酒为谁沾鸟漫呼。”六月又奉怀一绝云（此首亦为余作）：“投老江村蛩一身，六时结念更何人。花光阁下炎炎日，谁伴先生遣此辰。”《初冬怀问神》云：“逢辰回首人谁健，遇物无情气已衰。从此何人更心赏，推琴横涕念中旗。（偶集作诗钟之戏，以‘首’、‘情’二字嵌第四，问神于百许连中，拔余句为第一，即此绝首二句。）直为文辞复爱君，（问神尝云。）此言知己望余深。浑身是口全无解，终古难明一片心。”问神为余至敬。此诗有本事。《五月十四夕在马江奉怀》句云：“每尝江馆月几望，辄忆山斋约久虚。”此首亦为余作。

六八、门人章绂云（廷华），余早采其诗入前《诗话》及《近代诗钞》矣，中年遽逝，印有《勺轩诗钞》二卷。有《先君子摄篆延庆，小子曾随侍，忽忽廿年，榘运昌延，重来旧地，怆念前徽，成绝句十首》，中一首云：“一道长城耸碧空，居庸关外尽蚕丛。削除险阻归平坦，雷样欢声达外蒙。”即言其尊人知延庆时事。余曾为撰墓表，详其颠末。有蒙古僧手数十金，投工局为助。张学士佩纶有文记之。《马江口占》云：“一枕江流朴被眠，晓舟冒过早潮先。千峰障碍疑无路，双桨划开别有天。隔水琳宫齐动影，晓山云木半沈烟。榜人指点溪山外，半是天南再熟田。”写闽港险曲如绘。凡航船到口，须趁潮而入，入口早潮未退，则小舟可趁以上省。次句“冒”字、“过”字、“先”字，皆用得当。题余匹园云：“名区饱历卅年强，归葺街南旧草堂。借得云山围小阁，贪招风月拓回廊。盆花庭竹都成趣，石几藤床足纳凉。镇日清闲无个

事，自携新汲种都梁。”此诗视畏庐、秋岳诸人作，未知孰胜。惟谓“无个事”，则非实录。时余方修《通志》，无一暇晷也。《过小姑山》云：“大江西上此徂征，脱箬惊涛倍有声。扼要恰当湖口镇，争妍合赠《丽人行》。接天螺黛经春媚，新月蛾眉照夜明。最是长烟约经素，乱头粗服总倾城。”小姑山诗，颇难得好。次韵、末韵，自是警句。《漫兴》句云：“瓶花落案春痕在，阶竹横窗夜气清。”《除夕》句云：“了却簿书如扫叶，护持灯蕊待开花。”是宫中除夜语。

六九、故人王子仁（寿昌）少子迈，字达之，幼颖悟。家有婢女，艳而荡，迈眷之甚，母氏不许，嫁之。误适荡子陈某，不安于室，卒落风尘。然迈思之不己，又体素弱善病，出游中州经年，抑郁以死，可哀也。有《金缕曲》一阕，系题照作，云：“恰是霓裳侣，问几时、瑶台岑寂，误来尘土。一片幽怀应有恨，付与清华旧谱。想月夜、轻寒院宇。翠袖吟商应更好，听凤篁、别有凝心处。只合向，婵娟语。

飞花恍作回风舞，算年来、飘零异县，添人凄楚。却恨啼鹃无气力，不替红芳为主。君试看、尊前梦雨。散入江烟流澹碧，怕无端、吹上新眉妩。空赢得，恨如许。”此未往中州时作。换头处尚望其不终坠风尘也。又《凤凰台上忆吹箫》一阕，小序云：“逝将适梁，依依自恋，登船楼倚声一曲。离怀兀兀，不知所云。”“离笛一声，吾今去也，暮烟黯遍江头。算年来心事，尽付东流。孰信多情无益，空赢得、辛苦凝眸。谁怜我、一身憔悴，三载闲愁。休休。今生已矣，独自去思量，且莫羁留。只家山堪恋，临别登楼。见说梁园春好，更可叹、萍絮飘流。伤心处、天涯孤影，岁月悠悠。”此阕殆绝笔矣。起五句凄然欲断，刘希夷之诗讖，不足异矣。

●卷五

一、逸塘自柬国归，数晤谈，而未读其游草。近始得其《东游记略》，盖《西游记》、《辽东行部记》之体，兼载诗篇也。兹专摘其关于谈艺者。略云：“余好游。近国势益颓落，研讨日俄邻邦政情，愈不可缓。曾与前溪商作俄游，展转未果。去岁南北驰走，各方友人，僉谓何不东渡，一覘近事。在庐山时，遂与蒋使雨岩，预定观樱之约。适弘法大师千一百年法会期届，高野山金刚峰寺密教法侣殷殷促行，遂鼓勇往焉。于四月十八日（即夏历三月五日）由塘沽出帆。予拟持不作书、不作诗之戒，终不能忍。舟中得杂诗三首云：‘十年不饮方壶水，三日仙槎御好风。至竟晚樱犹待客，天涯微惜落花生。’‘无边海色接山光，似向诗人诉别肠。老眼输他朱舜水，年年天外看沧桑。’此愤激之言也。尚不至输于舜水，舜水时已亡国矣。‘一衣带水路无多，胡越参商独奈何。不是有风波不起，要从心上定风波。’”“遵陆以后，便匆匆驰赴高

野山。天德院住持金山穆韶师，别号天泉，年古稀矣，匪独戒律谨严，抑且湛深汉学。山雨初歇，倒屣来迎。寒暄略竟，自袖中出赠句云：‘高野山头华藏春，驩迎万里远来人。雨晴空翠干峰滴，想见如如一味真。’予答以二十八字云：‘领略金刚峰下春，遗风到处说唐人。轻舟三日今飞渡，美煞当年老鉴真。’鉴真唐僧，日人尊称过海大师。先后十二年，备极艰苦，人所难堪，卒达东来目的。”“予抵江户驿，竹雨、香城诸诗友惠然远迓。五月四日，乃有红叶馆之会。听松主人首成一律云：‘开讌燕芝山上，尊前喜见君。清名常所慕，高抱与谁群。夏景媚新树，鹃声穿白云。黄昏宜翦烛，醉里共谈文。’香城次韵云：‘奎星挂檐烂，山阁此逢君。学德原超世，才情迥出群。岩花寒照水，春树夜藏云。劝酒几挑烛，同论李杜文。’‘岩花’、‘夏景’两联均佳，‘媚’句尤见洗炼，‘奎星’起语神似初唐。竹雨成六绝句云：‘经国文章命世才，壮时名已占魁台。沧溟万里费瞻望，久待乘风破浪来。’‘曾经辽海访云关，不得相逢空白还。七十二沽秋色晚，青泉白石想庐山。（公时南游匡庐。）’‘都门昨见海藏翁，出阁胜筵今谒公。趣舍虽殊其道一，使人咫尺挹清风。’‘公与太玄（汪袞甫）交最敦，问奇我亦屡过门。一宵不得三人会，明月空招天上魂。’‘志业由来在济民，不妨余事作诗人。每翻一部《采风录》，高咏惟疑有鬼神。’‘未有文章壮海东，区区小技愧雕虫。不才谬受丈人赏，曾入王家诗话中。’‘太玄’一首，弥佩风义，读之泪下。二峰云：‘非儒非释又非仙，偶尔相逢结墨绿。好句无多休笑我，芝山春色代诗妍。’以外复成二律，有‘应有千诗惊鬼胆，岂无只字唤鹅群’句，殊可诵也。”“越五月十八日，复在二峰目黑别邸之澄怀堂中煮茗谈艺。予以事晏到，二峰即席口号云：‘夫子奚为来太迟，风温茶熟晷空移。黄昏可惜花容暗，红药紫藤然烛窥。’以外有‘大师传法千年后，高野旧丛花复开’句。竹雨云：‘昨于红叶馆中见，今向澄怀堂上逢。临水看云澹无雨，对床同听夕阳钟。’净明心地一尘无，便识参玄味道腴。活活流泉在山冽，高高明月出云孤。’香城云：‘环栏老木桧交枫，中有流泉曲曲通。啜茗澄怀堂上夕，绿阴天地坐清风。’二峰园景，得此诗状之，不辜负矣。宫岛大八，别号咏士，秋田县籍。四十年前，曾游保定莲池书院，从张廉卿讲经学，并习文法。甲午归国，廉卿落泪送之曰：‘吾书道东矣。’今果成名。嗣在外国语学校中，担任华语教授有年。著有《官话字典》，又《急救篇》，今为日人学华语之有名课本。政军实业各界之赫赫支那通，泰半出其门下。现偕寺西绳先创办善邻书院，专授经史及华语。教坛以外，但以书道乐育。廉洁高尚，罕有俦匹。予与有旧，招饮斋中，悬直幅一，乃黎莼斋亲书赠伊尊人诚一郎（粟香）丈诗也。时在丁亥冬，黎持使节重莅东京。诗云：‘索居离别已三年，握手相逢一惘然。

信有断金能砺石，可曾沧海变成田。搏桑浴日花争绶，枫树成林叶媚烟。与子麴町区咫尺，（使署在永田町。）更联情话早樱天。’余用黎均即席赠咏士云：‘海曲分襟瞬七年，东都邂逅各嫣然。平生为善非求福，垂老临池当种田。寒酒尊前春话旧，丹枫庭角暖生烟。晚樱开罢骊歌急，最是难忘四月天。’颌联十四字，余颇自喜，伊亦击节。”“浪华市上，主持坛坫者，厥惟闲斋。杜峰诗筵再张，狩野直喜博士暨长尾雨山翁远自洛下先后莅会。狩野叠闲斋两绝云：‘平生喜诵什公诗，相遇更钦谈吐奇。一醉江塘亭上酒，春风愿使片帆迟。’又‘性灵以外更无诗，刻画不须山水奇。四海论交仗文字，相逢偏憾十年迟。’雨山《花外楼即席次杜峰韵》云：‘灯光帘影旧青湾，楼阁深藏翠柳间。今日羞看紫云面，当年杜牧已衰颜。’三诗均饶清新之致。杜峰、闲斋暨方子易画家，唱和伙颐，容归津再检录。予和子易句云：‘有笔一支能换米，天涯臣朔总欢颜。’又《与绳先游琵琶湖》句云：‘宽杯浊酒微醺后，权向邯郸借枕头。’”读以上，可识日人酷嗜为诗。近来诗境，已由王孟而入于香山、宛陵。因念余生平未至日本，未谙日文，惟在武昌督办商业学堂、会办商务局、创办《商务报》时，与日人河濑仪太郎译经济财政书十数种。而日人前后先施来访者，若矢野仁一博士，若冈本要八郎院长，若神田喜一郎学士，若久保得二博士，若饭沼龙远教授，若西泽义徵总领事，皆一见如旧相识。别后或书来，以经学、文字学、史学相质问。至铃木虎雄博士未相见，为著《石遗诗说》。久保天随赠诗，有‘一获君知死不辞’之句。前岁中日交兵，久保天随远道托人求作诗序，余以两国方失和，非投缟赠纆之时，因援《春秋》晋乐鍼遣使于楚子重、免使者而复鼓之例，以书辞之。后天随即以此书弁卷端作序。至青木晋诸子受业于北京大学，余曾采其诗入前《诗话》，今闻在本国某大学为哲学教授。惜余老迈颓唐，不与逸塘同游扶桑也。录君游记，类志于此。君又有赠日本贵族院议长公爵近卫文磨云：“太平洋上水泱泱，彼美人兮一苇航。借得扶摇九万里，大鹏有背负朝阳。”君东游后，诗笔益复开放云。

二、镶蘅古体律诗，甄录动已盈幅，而绝句尚阙如。近作如县门山塘、前后杭游、江行，各有杂诗若干首。录其较有风味者。“絮帽飘萧犯晓寒，道人应诧客何闲。寻常莺燕争春地，着我孤行看雪山。”（《大雪虎丘晓望》）“横塘西去马骄，初日禅房雪未消。输与当年王十一，孤蓬听雨过枫桥。”（《雪晴再过寒山寺》）“掌故罗胸李曲石，芒鞋是处费冥搜。山塘转眼春波绿，后约还期十日留。”（《印泉近治吴郡掌故坚约重游》）“依旧柔波动酒鳞，银灯画舫总成尘。同来腹痛微云壑，绝亿携家打桨人。”（《偕亮吉过龙寿山房观元僧善继血书华严经，卷端有大鹤山人题名。亮吉，山人女夫也》）“偶遇旧肆问南京，柳嫂鱼羹似汴京。准拟追凉浮一舸，藕花深处避人行。”（《虎丘

临河酒家，治饌甚美，石遗翁亟称之》）以上吴门山塘诗。吴门山塘无荷花在，而荷荡近亦稀矣。“苔茵十丈到门寒，一路泉声入理安。却忆诗人何性与，松颠阁上不同看。”（《循九溪十八涧，遂至理安寺，寄怀梅生旧京》）不怀古人，而怀今人，梅生足以豪矣。“金碧楼台侠士祠，山灵齿冷傥多时。南湖一角真清绝，成就觚庵岁晚诗。”（《俞恪士别庄在南湖，与苍虬比邻》）觚庵诗实以度陇而益工，湖居时苦吟则头晕。“穷子迷家事可悲，蹉跎今始拜莲池。洗心亭畔笈篋谷，欲去低徊又少时。”（《由五云山至云栖，礼莲池欠师塔》）“篮舆随分过僧庐，恰是云堂饭熟初。底物牵肠忘未得，登盘新笋与霜蔬。”杭州竹笋，别自可口。“日日山兜已倦游，故人招我共湖舟。心知尚有重来约，却为晴漪一晌留。”（《临行与曙岑薄游湖上》）“放鹤亭前客未眠，巢居阁上月如烟。梅边吹笛何人共，唤起桥西白石仙。”（《孤山月下观梅》）“轻车火急到君家，为我新烹午夜茶。千里山阴原有约，此行何止为梅花。”（《夜访曙岑湖墅园居》）以上前后杭游诗。“火云蒸午乱波光，触热南征又一场。为报定王台上客，扁舟五日到潇湘。”（《浦口始发》）“江风猎猎动危旌，亭午轻帆泊皖城。此是两年眠食地，劳生重过不胜情。”（《舟泊安庆》）“交期吾亦附雷宗，咫尺匡庐怅未从。山寺旧题无恙否，因君传语讯青松。”（《青松，蜀僧，主黄龙寺。疾斋别我入山因属致语》）“送君何意自崖还，五老云中笑我顽。记取渔洋诗句好，匡山游罢更黄山。”（《莲花洞与疾斋别。渔洋诗‘天都瀑布胜匡庐’。时予与疾斋有秋晚同游黄山之约》）以上江行诗。

三、樊樊山轶事甚多。其逝也，余止挽以五十六字，颇能包括。前四句云：“二品官阶屋一廛，诗为茶饭万余篇。红裙不醉词偏艳，白发无私耄尚玄。”皆言君特别处也。下半首言吾两人交情，绰有余地矣。今读纒蘅輓君四律，有可补余所未及者。其一云：“魂销灞岸千条柳，（公灞桥题壁诗为时传诵。）气尽成都八百桑。”言其贫也。其二云：“删余叹老嗟卑语，尽有裁云镂月情。心血故应多数斗，声名早已重连城。纷纷唐宋拘门户，何似先生掉臂行。”言其诗之真相也。其三云：“语多诙诡甯谐俗，文渐颓唐只坐贫。”言其一切文字也。其四云：“小车洛下出常迟，舖饥风流酒保知。后海观莲频翦烛，江亭阻雪也题诗。（什利海作荷花生日及江亭登高，皆去岁与公同游事。）”亦言乎日交游也。

四、味辛奇示《重阳鸡寺豁蒙楼登高分韵得开字》云：“山楼佳节共衔杯，独雁江头去复回。冷寺斜阳凭客吊，故园丛菊为谁开？酒筹病后怜无分，诗债灯前怯再催。百事随人还自笑，万方多难尚登台。”诗中却有人在。

五、吴江许盥孚（观），号半龙，有《静观轩诗钞》，诸门弟子所代印。《信

步》云：“信步出江村，繁花杂成趣。旋折境逾僻，野水横樵路。忽到云多处，芳树临古渡。落日板桥西，汀洲明白鹭。”读末句眼为一明。《虎跑寺》云：“清磬澈林表，孤云养翠微。花光明丈室，松影上僧衣。寺古鹤粮富，苔荒虎迹稀。永怀岩壑意，吟啸澹忘归。”二诗善用“云”字，尤善用“明”字。

《海上逢高吹万，别后却寄》云：“泰山楼阁望峥嵘，小别连朝雨复晴。无复衣冠伤士类，忍将丧乱博诗名。一编笺罢思庄叟，五岳游归说向平。可许买邻添着我，梅花重结岁寒盟。”第四句真诗人敦厚之旨，一语抵人千百，觉次山、少陵，犹不免因丧乱而得诗名。《玄武湖》云：“倚栏湖上日西倾，坐遣余寒赖宿醒。白鹭飞时波有晕，绿芜秣处雨初晴。江山寥廓诗怀远，文物消沈剑胆横。眼底风光难画取，束装明日又归程。”三四写景，体会入微。《简蔡寒琼守广州》云：“吴头粤尾隔烽烟，郑重吟笺万里传。梅子黄添湖外雨，荔支红入岭南天。乡关兵火伤王粲，海国才名老郑虔。回首尉陀城下路，可无杯酒酹风前？”三四名句，在家人亦不多见。《王玄穆、凌昭懿见顾，招亚子宴瓠香阁》云：“一樽重与对斜晖，各有诗心论入微。乍会客如鸥鹭熟，再来时詎笋樱肥。长浇白堕声名淡，小住青山岁月违。湖上年年赋招隐，松花为饭芰荷衣。”《花朝与伯子康侯小饮》云：“婉变草堂琴，丛兰敛夕阴。悲欢余短烛，醒醉杂疏吟。重以湛冥意，乃生清净心。杏花门巷里，春已二分深。”此诗与秋岳少日夜集余小秀野草堂之作极相似。《闻道》云：“世窄犹容诗胆大，囊空无碍酒肠宽。”《同人集饮钓月舫》云：“白鹤未归青雀冷，红梅零落碧桃肥。”《春暮游兆丰公园》云：“东风道上转晴暄，欹帽来游雨后园。楝子花时春欲尽，壶卢提罢鸟无言。”《师让小筑漫兴》云：“丛桂堪招隐，诛茅此卜居。秋凉就水竹，夜雨长园蔬。贵客无车辙，娱亲有版舆。行藏樗散惯，宁省故人疏。”《范贞孝诗》（并引）云：“贞孝姓范，讳真莲，常熟人，凤翔女，袭亦溪聘妻也。未婚，亦溪殇，遂矢志不字。红羊之役，避难于江北。山途崎岖，真莲恒负父母而行，卒脱于险。乱平，家中落，赖真莲纺织以养，终父母之身焉。”“卓卓靡他志，贞风薄海传。乱余双足茧，亲老一身肩。棘手鸣机杼，藁心过智贤。旌门容有待，琴水鉴清涟。”第六句谓不嫁本贤智之过也。

六、陈鹤柴诗，尚有自写真自作小传者，汇录如左。《癸酉元日寓扈偶书》云：“绿阴如幄朱明诞，（余四月生日。）元旦堆盘五味盛。立志愿为乡善士，闭门原是鲁诸生。寰中胜境都经眼，客里藏书喜满簏。耄矣回思少时事，穗城羊石总关情。”三四可信，行不掩言。《七十自述》四首之一云：“我年廿一时，孙公返岩岫。（光绪甲申五月，舅外祖孙省斋方伯至庐江。）闲窗阅我文，评之日寒瘦。郊岛亦复佳，何必《云门》奏。不乘驷马车，老氏贵尚后。

问年渐与齐，扞腹惭吾陋。（予开孙公扬州邸舍藏书三楹，欲往阅之，未果也。）孙公可谓知言。《再题诗集后》二首云：“颇爱枯僧能入定，每当兀坐有诗来。从今一洗箏琶耳，私仿伶伦节奏才。一截竹柯亭作风鸣，夕阳红处可怜生。何人更擅长康笔，为画孤僧傍水行。”第一首次句、此首末句，皆自己传神之笔，何待长康。何梅生有句云：“山僧自是吟边物，只好遮林傍水看。”此闽谚所谓“中看不中吃”，濂溪《爱莲说》所谓“可远观不可亵玩”，反之在闽谚又所谓“远看一头马，近看马没头”，乃贬辞也。今鹤柴隐以自况，则形容逼肖，决不待欧阳询、长孙无忌之相嘲矣。

七、古今文人多口吃。近人如林墩谷、如鹤柴，今之相如、子云也。然鹤柴未自言，拔可乃微言之。《七十赠言》云：“得饮乃尔数，出言何用多。怪君饭颗瘦，皱面成观河。二友昔度陇，（君时应觚斋提学之聘。）更新忧民讹。土风变水草，泽如石受磨。用夏费妙手，七经白骆驼。（予代购七经百部，赁骆驼运陇。）儒效尺寸收，潢池忽干戈。坚卧守环堵，蓼虫自啸歌。抚旧有述作，褒新无讥诃。（君喜奖掖后进。）穷为诗所归，老专天之和。兀坐耸尧鹤，床书争嵯峨。”亦传略而兼传神者。君赠拔可作，亦能括其大，云：“折桂秋风弱冠年，白头市隐爱桃源。（侨居沪渎廿余年。）至今传得樊山檄，强项人称李上元。（光绪季年，君宰桃源，有善政。樊樊山方伯爱其才，檄署上元令，君厌迎送之烦，辟不赴。樊山批牍曰：‘傲不可长。’君因取此四字刊一印佩之。故友陈师曾所镌也。）”《寄赠章敬礼表侄》云：“敬亭山色恣游观，客里微吟亦足欢。寂寞纷华试相较，梅都官胜孔都官。（君有《双羊山谒梅都官墓》诗。）”

八、郑晓云（烈），前长福建高等法院时，以所著《名将百咏》属为序，卒卒数年，至厦岛始践诺成之。略云：“晓云少从事革命军，而服官却任司法，既官司法，而所志仍在将略，殆有见古者兵刑合一，大刑用甲兵，中刑用斧钺，除暴安良，与吊民伐罪，其理固相贯欤。”诗皆七律，取其论古有特识与铸词上整者，著于编。如《乐毅》云：“兵连五国复深雠，雄略奇才孰与俦。谈笑俄酬破齐志，凄惶亟谢伐燕谋。嗣王也解金求马，残敌何由火纵牛。太息邯郸亡命日，大功回首逐江流。”五六名论可喜。《周瑜》云：“如饮醇醪人尽醉，风流儒雅至今遗。笑谈便定三分局，顾盼俄烧百万师。“大帝”终降亦豚犬，小乔初嫁想丰姿。制儿赍志同无命，坐使曹瞒横一时。”“大帝”句奇横。《谢玄》云：“百万豺狼逼石头，投鞭信可断江流。凶锋已遣偏师挫，元老犹殷左衽忧。草木皆兵戎阵整，河山无恙智谋优。群胡胆落闻风溃，勋业周郎赤壁侔。”玄所摧者夷狄，瑜所摧中原耳，玄功何止与瑜侔。《王镇恶》云：“将门出将韬铃裕，义辨华夷觉更难。故国河山收版籍，中原父老睹衣冠。”

三秦底定钟锈返，百舸前驱江汉宽。宋武倘专方面奇，何须流涕望长安。”镇悉才识在乃父上，惜宋朝用之，不如苻氏用乃父之专耳。《吴》云：“十年对垒久相持，社稷微公朝露危。纵矢摧坚繁雨注，遗柑止渴讯风驰。虏酋创重咸宵遁，敌卒粮空尽力疲。布著西陲膏泽遍，格言还录作严师。”客尝问宋代福建人才谁为最，余曰：“吴兄弟，功在韩岳之上。无二吴即无秦蜀，是无南宋也。岂但最于福建。”句如《田单》云：“五千壮士追牛后，七十名城复马前。”《张辽》云：“陷阵几乎俘大帝，秉麾倏已斩单于。”《韦》云：“风驰电掣救锤离，膏草焚摧百万师。”又云：“竟堕肝胆倾相照，淝水功名较更奇。早斥萧娘用韦虎，中原遍睹汉官仪。”《韦孝宽》云：“关西男子擅英奇，岂肯生降负素期。倾国来攻长不息，危城死守苦相持。”《韩擒虎》云：“才闻上将临江表，又见降王执石头。”用“一片降幡”句调恰好。《郭子仪》云：“回纥仓皇翻马拜，吐蕃狼狽悉师逃。”《李晟》云：“室家不问吞狂贼，七鬯无惊复旧京。”《李》云：“风雪潜趋乘五夜，橐健迎谒美千秋。”以上皆能举其要。

九、余久耳京江柳翼谋（诒徵）名，近乃屡晤，然以为学人也。今读其《劬堂诗录》，乃知固功力甚深之诗人。夫学人不屑为诗人与不能为诗人者众矣。学人肯致力为诗，自有左右逢源之境。翼谋近管金陵图书馆，续其诗大有不愿乎外之意。《自咏》云：“姓名幸未停朝报，笠屐偏宜远市廛。熏习异书册万卷，不曾三食亦神仙。”《检书感赋》云：“扫除一室复何求，部别居分亦大猷。禹域茫茫劳割据，百城吾且傲王侯。”《夜读》云：“檐雨如潮接昼阴，自披灵宝豁孤襟。万花未吐蛟龙蛰，谁会山翁夜读心。”《梅雨》云：“梅雨送麦秋，湿云扶袂上南楼。研朱静较残明史，时为青山一举头。”《忆儿时读书况味》云：“细草凝油黯一灯，寒风撼牖雨绳绳。更无长物贫非病，窃睹残编兴倍增。争似高堂辉电炬，纷罗秘籍轶峻陵。四时乐事殊今昔，共学何方集远朋。”诸诗似皆图书馆之作。所谓士各有志，南面王不必与易也。《感事》句云：“底事痴儿尚尔痴，钧衡台阁梦迷离。何如把卷茅屋底，长炊冬春茹春荠。”《口号赠缪生》云：“廿载师门荷德深，楹书易主久惊心。劝君莫更思梨枣，归读遣编敌万金。”蕙风收藏过多，身后遽散，吾友柯逊庵、杨惺吾、萧敬甫、沈子培皆然，况蕙风乎？此诗可谓忠告善道。

一〇、翼谋书外殆甚好游，余至白下，多同出游。《覆舟山麓闲眺》云：“坠碧零红夹径飞，覆舟山畔晚菘肥。几湾流水萦黄落，一杵疏钟出翠微。鸟外更知城郭大，田间那识市朝非。瓦盆浊酒容吾老，便合诛茅傍钓矶。”《莫愁湖上》云：“梅炎水国迓新晴，又向湖楼发古情。笑口且绿红藕启，尘容倘使白鸥轻。眼中历历仍城郭，天下汹汹自甲兵。道是莫愁愁更甚，人豪太息负棋枰

。”“鸟外”、“眼中”二联，郊行人著想不当如是耶？与沙鸥熟有趣矣，“使白鸥轻”更有趣；上句从牧之诗兼并来。《山行》句云：“衔云穿竹海，喧寺识禽天。托命干戈里，离尘复爽然。”“竹海”、“禽天”铸语好，与“虫天”可称二天。《晨游后湖》云：“拔萝承朝曦，凉袭隔宵雨。命车问沙堤，荷露旋可睹。”又云：“丛莎鸥尚眠，高树蝉未语。独眺领万花，迟云隔篁吐。”《渚莲》云：“底用买田阳羨住，水云随处是吾乡。”“不是台城千树绿，哦诗那肯老南京。”余尝谓南京虽残山剩水，而风味自佳。“卖菜佣有烟水气”，与“佣贩皆冰玉”，二评未知孰信。君又有造语极似中、晚唐者。《即事》云：“缥碧瓶垂月季花，霁红瓿泛雨前茶。轻尘不到帘波定，乳燕斜飞触画叉。”绝句云：“水活风柔自在春，一帘花影转曦晨。闲中领取游蜂乐，但饮心香不螫人。”他如“民瘼可怜方殿屎，书痴犹自诩航头”、“人才谁识金三品，世难都缘银一流”、“清谈味胜鲊多骨，佳侣欢于扇聚头”，亦可与樊山争席。

一一、雁南沈甥，别去十有七年矣，今秋游吴，两次聚首，出诗卷读之，得力于先伯兄木庵先生者仍居多。录数首于后。《啸台夜坐同汪颂年学使》云：“腾身高处转虚明，残暑初消洗太清。树杪空摇塔余寸，山腰忽断月孤行。偶然拾句因耽夜，似觉无言近寡情。凉露沾襟好将息，余风犹弄市楼箏。”第三联尤神似木庵。《灯下检点旧藁，零乱无次，不惬意者火之》云：“未证菩提误造因，不禁西关等缁尘。吟怀逐老浑忘丑，夜雨重披独怆神。讳说饥寒驱作客，托为山水解留人。不知谁是余生业，临<耳>时艰痛厝薪。”五六语妙，不知有人说过否？“褊心天地欲安之，愚智相悬不可移。错合亲朋同传舍，随缘妻子等骈枝。一生那得尽人意，万事须留退步时。执著不沾况文字，传灯空焰是吾师。”《静趣》云：“商略吹灯兴味强，微萤草际远相将。冥心少可支秋燥，贪梦俄惊着夜凉。诗境去来禅月集，墨绿胎息晚香堂。犹防结习销除尽，故遣黄花傲薄霜。”《答墨藻六弟从广州寄诗，分柬纪南二兄、虎岩四弟、喜南五弟》云：“风尘海内嗟予季，走马东南鬓未苍。中岁弟兄几相见，他乡鸿雁不成行。蒙阴棠舍违长枕，仲兄时宰山东蒙阴县。岭表梅花欠和章。底事无成漓水意，残阳何处托行藏？”《独见》云：“分明是色又俄空，坚白何劳别异同。各具至情趋一境，多缘成见褊初衷。有时语默都难事，略带胡涂近化工。”《题齐频生借山吟馆图》云：“世味酸咸扫臼科，吟髭苦思近阴何。青山有道贫能借，绿树留情意自多。”《演庐漫兴》云：“渐使无涯逐有涯，东坡阳羨肯为家。水云不碍冲怀抱，物我浑忘惜齿牙。碱石春痕勾草藁，盆天星晕散鱼花。（粤语鱼苗曰鱼花。）”“昔年桃李尽摇春，行马飞辕半故人。自倚颓唐羞粉饰，不当痴妄彳旬缘因。菌芝新茁松知老，镫火垂残鸡向

晨。”以上皆置诸木庵集中不能辨者。“抱瓮能支道自尊，绛青钩络嫩<门为>门。栖香蛰蚓闲歌吹，推分禽鱼养子孙。不在多言《齐物论》，欲专一壑谢公墩。”《重过广益堂故址，喟然有作》云：“沙虫何日付休休，梦醒遭迥无尽头。通计三千年世界，恐成十六国春秋。”《甲子元日立春坐雨闻雷奉句谭公祖安》云：“玗衡甲子岁星回，最近天心握粟推。曾是政闻多似雨，果谁朕兆殷其雷。”《丁卯元日试笔》云：“朋辈渐稀惟石友，（六榕寺石友堂诸子。）水仙可爱是乡亲。也知无物还天地，摇兀残丛了夕晨。”以上多迥不犹人语。《辛酉人日用韵示无竞》云：“<鼻臭>香爆竹乐无厌，花木教人喜气添。春帖争看悬腕笔，绮肴随具剔牙签。但须翦彩聊存俗，不识呼卢若戒严。惊坐才华谁似子，酒龙诗虎一身兼。”次韵工切。甥年七十余，尚善书，牙齿皆补也。“连朝晴好醉厌厌，一例贤愚一岁添。富贵已迟休抚铗，琳琅新次又题签。不成T老延缘误，未许伤时禁制严。著述名山输片席，男钱女布老犹兼。”“一例”句使人失笑。《阳朔晓行》云：“鸡声天门开，曙色催行李。南风送归心，吹堕万山里。山势如转蓬，一一从面起。状态千万变，随吾意所拟。今朝天更宽，他日情曷已。”阳朔山水之奇，千百言未必能尽者，“随意”句以五字括之。《癸卯秋后杂诗》，录其自注而有趣者三首：“驱遣群峰逞霸才，秋光掠影碧莲开。仪徵开府风流甚，欲为看山降调来。（仪徵阮文达游阳朔山水，语人曰：‘愿辞制府，衣就县官。’”）“灵洞冲虚探道源，文如篆五千言。漫应西客谈玄牝，徐甲容知有托根。（与英人同游老君洞，问：‘老子骑青牛，牝乎牡乎？’应之曰：‘《道德经》：玄牝之门，是谓天地根。意当属牝。’徐甲少赁老子，约日百钱。及老子出关，速索偿，计欠甲七百二十万钱，盖随老子二百余年矣。见《神仙传》。”）“千秋坏土双忠树，凄望孤亭野色交。屑豆淮南传食谱，遗瓷典重出僧庖。（双忠亭乃瞿式耜、张同敞二公垆。栖霞寺僧藏有瞿忠宣遗碗四，客来打斋，则弄豆腐盛此器饷之。”）句如“回廊领略黄昏味，烟媚疏林月献天”，又“林塘如沫生新敬”，皆工炼字。《壬申归故里，去家又卅六年矣。述怀》云：“有鸟如呼下令威，人民城郭是耶非。古仙宫里存门望，一落南荒感式微。”宫巷皆故家所宅，吾乡之乌衣巷也。“逐帅无端起战尘，马坑松柏斫为薪。办香祖德天能护，乱后初归上冢人。”“梅亭墓木郁龙也，守佃殷勤意有加。蚤岁每随诸父拜，小西湖畔打尖茶。”马坑、梅亭两山，吾乡之九原、北邙也。“奠山儿气冷茶园，手植松楸六弟昆。长跼尽然难着语，萧疏白发几生存。”“兴怀真过少年时，镇日挥毫夜不疲。随处追惧留翰墨，何如团扇放翁诗。”福州人见有久客新归者，必群至索书，余与海藏、涛园每为所困。此数首可与涛园、秋岳归里之作参看之。一二、旧腊归里，适上游各郡口寇窜逐已尽，流亡渐返其乡，政府遣员赴各灾

区振一。旧度支使陈韵珊世讲（培锬）携十万金，赴汀州府属，著有《闽西十日记》，归以示余。写灾区情状，不可殫述。有云：“适中一乡，在汀龙无乱中，独能自存。碉堡森列，屋宇坚整，足见自卫力之强。风俗勤朴，妇女装束尚如三十年前。纪以二绝句云：‘卓午驱车过适中，森然砦栅万家同。陇间健妇能操作，缟袂青裙见古风。’”汀龙两郡尽腥膻，片土孤危得自全。守望扶持同井里，始知人力可回天。’又云：“闻连城有二十八人，被口党昏夜以刺刀骈戮郊外，中一人未中要害，死而复苏。有诗纪之云：‘身填沟壑血如泉，虎口游魂竟幸全。二十七人相继死，茅焦不死岂非天。’”此亦如《扬州十日记》所载，全城数十万人均被屠，独十七人幸免，命耶？数耶？不可以常理解者耶？”又云：“苏家坡为汀龙全路最险之处，仅十余里，历一时十五分。困苦情形，时萦梦寐。纪以七古云：‘龙岩西上七十里，山势崿绝苏家墟。蜿蜒鸟道入云际，行人震骇呼阎罗。（土人名为阎王路。）转轴逾急径逾窄，身如磨蚁如旋螺。或借树根承土石，或积岩溜成滂沱。平治道路有主者，难如上天理则那。余生不恤冒艰险，夜乘微月来经过。单车冥索各口噤，绝涧旁瞩常目逃。王尊竟过九折坂，颇疑民事天所呵。惊人险语莫浪出，盲人瞎马当奈何。君不见八表同昏世路阻，太行孟门平不颇。又不见魑魅喜人当白日，区区伏莽真么么。’此行汀龙公路所通之处，将次历遍，而被灾之处，以汀连交界之白鬐、杨岭、朋口、温坊、茶树、下涂坊、上莒溪等为最甚。流亡逐渐归集，偶行乡市，时闻哭声。大抵新归者有家族戚属离散之悲，孑遗者其家人遭略取之祸。综所经历，系之以诗云：‘文川岩邑古邹鲁，理学张（警庵）童（寒泉）实父祖。物力殷阜称奥区，民俗敦庞久安堵。红巾赭衣竟窃发，拥号汀州立官府。犁求旁邑供储胥，一夕破城疾风雨。辛壬癸甲四年中，来去自由躡兹上。穷搜盐米算缉钱，略取壮丁逮妇女。募闻官军旦夕至，敌生疑乃迁怒。城中藁街三千人，乡长杀人不知数。堂堂白日通衢前，狗噬人肝作脯。乱余沟壑有遗黎，大府恩仁议绥抚。不辞艰险循西陲，茶树温坊复上莒。（此三乡受祸最烈。）累累白骨无一坯，露道旁宁忍睹。回车小驻莲花城，（连城古名莲城。）十室可怜九无主。廨舍夷为种菜场，文庙归然余柱础。君不见辽海头，宇宙腥膻无死所。天寒日暮吾合休，戢影一椽先赁庑。’余最后尚不能无言者，闽省公路，现在积极进行，一时自未能遽臻完善，但如漳龙路之板寮岭，湾道过多，汀龙路之苏家坡、福坑山，路身过狭，白鬐、杨岭过于陡绝，车辆颠蹶，危害行人，实有改善之必要”云云。略读以上，真使人痛定思痛矣。

一三、吾乡度支使徐圣禅（桴）有《寒夜独坐，闻飒飒声，启窗视之，天已雪矣。感吟二绝，以柬振务会主席陈韵珊》云：“夜半鲈灰拨未红，寒飈和雪逼帘栊。穷途多少流离者，都在凄风苦雨中。”真有己饥己溺之怀抱。第二首后

二句云：“一夜思量无善计，问君何以慰灾黎。”尤朴质不作躲闪语。门人黄仲良和韵，所谓“地下哀鸿天上雪，万千怀抱一诗中”者也。

一四、度支秘书长岭南高少莱（汉楸），豪饮健啖，遇有讌燕集，怀中常藏白兰地（洋酒名）一扁壶，入席取自酌，并以饷同嗜者，盖不喜黄酒也。作诗亦豪迈不屑苦吟。余甚爱其《昭君》一律云：“汉皇德意遍朝晖，谁抱琵琶马上挥。触目江山犹是旧，抗怀时势已全非。众星拱极光芒在，万里投荒心事违。从此一麾天外去，那堪回首问宫闱。”慨当以慷，别有寄托，为从来咏明妃者所未道及。

一五、圣禅又有《饮道真室有感并呈陈石老及同席诸子》云：“不随凡艳斗金粉，喜与名流咏玉台。调味君劳慈母手，赋诗我愧放翁才。长依萱草留春在，独抱瑶琴待雪来。飞燕堂前话旧事，凄凉庭院几徘徊。”语皆实录，下半尤落落大方。

一六、少莱日了公事后，时复酩酊。余匆匆归吴，未得多钞其诗。有句云：“岁寒松柏寻常视，却有梅开雪夜中。”此微词也。谓松柏人所不识，梅以有香，或有识者。又记其《渔家傲》词半阙云：“黄莺似报春来了，春来不若君来好。并坐华筵齐斗酒，频回首，阶前几朵桃花小。”题系《元宵前一日，玉尺山即事》。又是斗酒矣。元宵前有桃花，的是福州天气。此词大有所指。

一七、郭于野（曾基），挚友咸熙学博之季子，宰江苏大邑有年，政声卓著，罕见其诗。漪午与同游无锡梅园，背诵其一律前半首云：“又向梁溪访画舫，吴娘珍重试香醪。兹游岂为梅千树，新涨才添水一篙。”此作实为醉裙，非看梅也。近年姑苏不为省会，梁溪商业冠全吴，往日閭门画舫尽移梁溪，访艳者托于探梅耳。第三句其供床也。漪午自有句云：“可怜生秉冰霜质，也被堆成锦绣丛。”题云《梅园探梅》。嫌其过密，且太近市，与鄙见相同。园俗子所营，不足称名胜也。

一八、圣禅有二诗，述闽广才兵时事，后有自作长跋，皆节录之，可以知吾乡当日泯棼之况矣。句云：“鹭门风雨千寻浪，它水旌旗一线春。知己感深吴季子，忧时泪洒屈灵均。”又云：“遍地哀鸿天有泪，半床孤影月当头。人情始识浮云薄，国事那堪落日愁。遥想江南小儿女，柔肠百结倚层楼。”跋云：“自北洋督军团作，而西南护法之师兴。闽李厚基，督军团之一也。民国七年，陈炯明、许崇智率粤军入闽，奄有汀、漳、兴、泉等三十七县地，任（桴）为护法区政务处长。九年，靖国军方声涛部张贞、护法军宋渊源部王荣光等与粤军冲突，激战于溪同之间，连月不解。不得已商之浙军陈肇英，请其率师由漳移驻于溪同，而将粤军调回汀漳，盖浙军与各军情感较佳也。同时在安海

设泉属财政局，由（桴）兼任局长。该处军队复杂，不易办理，各方均属望于（桴），故遂有安海之行。斯时也，粤军愤莫荣新专横，已豫备回师讨伐，又恐北军蹙其后，乃密与李厚基约，以所得汀漳各地悉数返还，并使其监视靖国、护法军及浙军，使不得有异动。于是漳泉之间，北军与党军相接触矣。（桴）于仓猝之间，由安海渡厦。时风声紧急，侦骑四出，检查綦严，（桴）遂被羁于警察厅。其时陈炯明亦以东江战事吃紧，未遑营救，致滞留两月，始复自由。吴子逊宸，警厅司法科长也，时相慰问。心感之，并知其善诗文，故呈二律。今者（桴）重闽度支，与逊宸共事一方，出旧作以示，犹想见十五年前革命之艰险，人情之冷爰云。时民国廿三年十一月。”

一九、兴化徐笃夫（德培），以士人襄理福建民政。有《乌石山图书馆壁悬平远台画帧，有吾邑宗子相先生所作文，感赋》云：“阳城（兴化为楚将昭阳食邑）斗大东海滨，朱明之季多异人。武功文采相照耀，中原才子（邑有中原才子石坊，在先生故居左近）殊嶙峋。百花洲畔访遗墓，但见一水皴鱼鳞。生平办香在先哲，却追遗躅来南闽。嘉靖季年患外寇，虾夷肆虐逾黄巾。我公秉节莅海嶠，鳌峰立马含悲辛。四郊多垒耻未雪，《西门》一记谁能伦。以今例古况愈下，扶桑蚕食宁逡巡。白山黑水恣割据，鶡首遽翦归嬴秦。台澎吞噬志未已，龙伯旦夕垂修纶。燕巢幕上苦不省，歌舞犹自嬉新春。公之精魂永不泯，灵旗来格惊天神。从公欲问御敌策，待扫海寓清边尘。”

二〇、还读楼主人姚任白有《王道真女士招饮志谢》诗，记得一联云：“诗人风雅书为壁，慈母辛勤羹有梅。”道真室中，有书万卷，两旁壁立，几欲连屋。其母善烹饪，爱女偶宴客，每为治庖。二语移赠他人不得也。末云：“俚言聊报夜光杯。”谓主人款以葡萄酒，亦雅切。

二一、王伯秋督察莅官长乐，余归里太忽忽，未得相见。书来道拳拳，索其近作，则以一行作吏，吟咏遂废，惟在金陵时，有赌酒联吟十许首耳。今录其较有兴味者。如《秋夜竹窗雅集，率赋一律，奉酬黼馨伉俪》云：“相逢每见耸吟肩，骚客豪情敌少年。荡涤襟怀山水外，衡量江海酒杯前。翩翩佳客来千里，（时春藻来自湘，叙父归自塞外，文琬归自南洋）。弱弱清歌动四筵。莫负黄花好时节，秣陵秋色比春妍。”第三句翻用《文心雕龙》“老庄告退，山水方滋”意，第四句套用《诗品》潘江陆海意，余皆俊爽。《秋日同叙父游句容，寻梁简王墓上石狮》云：“寥天气爽晚秋时，旷野来寻古石狮。四面青山环侍酒，千年华表共题诗。清游始觉闲身乐，雅抱甯希俗子知。（予与叙父坐石狮前饮酒、作昼、摄影、吟诗，村人但环视而笑，不知吾辈之所以乐也。）且为荒村添掌故，茶余围坐说双痴。”“四面”句从东坡“酒如人面”一联脱化来。《都门留别同人》句云：“降幡肯向词坛树，行法无如酒国难。”足见一

时诗酒之乐。君所交莼鸥、叙父辈，皆余熟人。

二二、杨稚云（遂），工画能诗。长鹭门司时，余适全家避兵互止，备承照护。君清羸善病，谢职去，近复寓厦，取其地气暄暖也。旧腊寄示数诗，多以病体寓言时局。如《初春病中得放园丈书有感》云：“岁序重更景物新，柴门深闭不知春。寒花欲落还经雨，饥鸟思飞更避人。谁念乱中遭痼疾，那堪宦后复清贫。多情长者时存问，病未能兴困在陈。”《园事久废，满眼荒芜，感慨系之》云：“一病经年百事僵，小园偶涉几神伤。春来春去无人管，花落花关为底忙？恶棘虽锄难灭种，狂蜂欲扑要擒王。可怜万里中原土，似此荒芜几十霜。”又句云：“春与病魔相背驰，商量花事每愆期。巢危鸠占还呼雨，桑蚀蚕饥尚吐丝。”但论近况，亦殊可念矣。又《警予以所藏芸皋观察手札索题，感赋》云：“西村东谷两名家，并作公门桃李华。我向延青空景仰，那堪室迩怅人遐。（前长厦门警政时，所居衙署，即公延青阁旧址。）”芸皋，厦门名宦也。

二三、华阳曾和君参议（天宇），雅人深致，客闽寓河西街，花水疏野，一室琴书无点尘。多收藏，以文衡山、董华亭墨迹两长卷为最。尝读其游鼓山长短句，《念奴娇》一阙云：“钟声导客，漾晴空、将近晚秋亭午。已觉身居人境外，指点下方烟树。猿鹤虫沙，繁华歌笑，起灭成今古。悠然忘却，林泉消我尘土。记得汉上题襟，思明眺月，荏苒愁无数。天末飞留鸿爪迹，又入闽江南浦。高阁眠云，松涛接海，清景维为侣。听风听水，移家便拟长住。”鼓山唱水岩钟声，日夜不断，闻到半山，系水转轮机自打者。起四字便写得情境逼肖。末“松涛”四字，亦是鼓山。遍山皆松，涛声真可与海潮相答，他处有松无海、有海无松，移不得也。

二四、余卜居苏州，与罗侏子（罗园）相去不过百余步。侏子善种花，园广二三十亩，中多佳种，余常与曹纒蘅步谿诣之。侏子爱花，然不饮酒，不见吟诗。偶从纒蘅读其《三叠泉迷雾兀坐》一律，次联云：“雾合只疑身是豹，云从更讶老犹龙。”妙语趣极。真所谓探骊得珠，其余皆鳞爪之而矣。

二五、新建程伯臧（学恂），柏庐哲兄，相见于金陵，出示近作十数首，皆游庐山者。《同鹤亭游黄龙潭》云：“何年飞下此黄龙，挟谷穿云势若桩。壁削削成苔黯淡，石当罅处树弥缝。纒回磴道攀无力，郁怒涛流去绝踪。收拾尘嚣来听水，一山秋味两枝筇。”结语名隽。《青玉峡》云：“高岩碧无罅，终古双瀑竞。一瀑喷乱沫，霜霰百道迸。一瀑坡顶来，下如奔马劲。汇流洞山腹，过峡啮其胫。匄隐答天籁，奔腾适水性。潴为古潭深，须眉了可镜。不见漱玉亭，泉石此其。坐久肺腑清，片念聊自圣。”东坡所谓双白龙者，其一平时无水，仅有水痕，一雨则双瀑俱下。余来时，先晴后雨，故知之。君与坡公所

见，殆皆雨后也。句如《三峡桥》云：“峡上云常来，兹山失左肘。峡底风湍疾，疑怒土囊口。阴能作夏寒，响欲穿地厚。巨石伏狰狞，恍如虎方毅。奔流激其吻，怪作师子吼。潭泻无尽藏，谷饮真虚受。”《车夷船峰观瀑，同鹤亭、车夷年》云：“山灵笑我去年人，胡为霜鬓添新痕。我怪匡君面依旧，胡乃瀑视去年瘦。”《过沪访散原丈，知挈家住庐山，寄怀》云：“窥吟星斗夜排闼，撼梦笙簧风入松。”《庐山喜晤什公有赠》云：“换世犹余老拙存，重逢应怪鬓霜繁。”一起妙于语言。

二六、番禺陈协之（融），有园曰，介鹤车使余书榜。因约有意游罗浮，当为东道主，并派人于上海照料行李，且有一二诗人偕来。鹤亭为传语。因寄示其近诗数首。《次鹤亭园赏菊韵》云：“疾翁胸臆带诗来，一读千回减百哀。君论要留春在意，我心期向定中灰。当筵顾曲年俱去，旧愿传人梦又回。此老风怀起枯瘁，可能晨夕共深杯。”时君有朝云之戚，故语意殊怅惘也。《遣悲怀》五首之一云：“得医方喜起沈疴，永诀翻惊一刹那。来日万难托伊始，此心百悔怨谁何。死庸非福卿先觉，责本平担我独多。饥食寒衣儿女事，可能胜任此婆娑。”此即余《哭子》诗所谓“是谁教汝多男子，父职无亏恐未能”、又“莫道索逋都已了，中丁黄口一肩担”之意也。其三云：“一门生事绪如麻，转眼都非往日家。尘侮奩前心爱物，雨欺栏畔手栽花。顽僮懒扫经风叶，痴婢时斟隔宿茶。书乱烛残庭露冷，更无人掩晚窗纱。”主妇一逝，家政遂不可究诘，琐碎说来皆工。句如“女衣夺目心非喜，儿气骄人棒不容”，管束儿女，迥非寻常妇人见解。《白下寄友》云：“湖山喜色息烽烟，春晚江南百卉妍。能否荼蘼花事了，逍遥书剑问南船。”

二七、鹤亭又告余，岭南诗人，有信宜陆光宇（嗣曾）、茂名熊卓然（英），并寄示其近作。光宇有《登观山寺》（在高州府城西）云：“千树浓阴藏古寺，偶从林罅俯江流。槛前笔架三峰出，（城南有笔架山）。眼底风帆十里收。城郭炊烟催日暮，山亭茗碗春愁。童年游钓曾临地，丹井重窥照白头。（寺有潘茂名炼丹玉泉井。）”写景似京口竹林、招隐诸寺。《哭侄那杰》云：“平生爱汝情何限，祭汝无文哭有诗。斜日那知妖鹏止，（侄手仅三十三。）”诫书难忘坠鸢悲。求医竟叹生无术，呼药伤闻叔太痴。老我不期收汝骨，秋风吹泪湿哀词。”前后皆翻用昌黎对侄故事，稳切。

二八、卓然有《憩峡山寺》云：“昔人迁谪经过地，有幸浮生到此来。浩浩波流双峡束，层层图障隔江开。不须茗碗消胸渴，稍借钟声唤梦回。水复山重浑一绿，破围孤棹浪花摧。”《陪云咳、光宇、匡文游金峰园》云：“暇日销忧野兴寻，小园曲径蔽榕阴。山围秋色当窗画，松泻风湍绝壑琴。暂浣尘容归淡寂，更舒群啸出幽深。求田谁解荆文意，乐事清时恐未任。”句如《藏霞洞遇

雨》云：“榜舟寻古洞，策杖陟绝。探胜平生心，弱足不辞远。上上高不危，转转往若返。峰峰互迴抱，树树交仰偃。一水奔其间，万古发哀喘。伊谁凿混沌，险处有平坦。一坦置一亭，一亭傍一涧。一亭一歇息，一涧一汲盥。常贯耳，翠霭纷泼眼。森然凛夏寒，忽尔忆冬暖。阴晴变须臾，云气出崖。壑响谷风回，林荡山雨散。山灵岂嫌客，尘颜为濯浣。”又云：“不知高处尽，但见前峰在。”《宿飞霞洞》云：“奔湍一道界，势束作怒叫。一桥横跨之，择险握其要。缈缈浮天根，（楼名，是夕宿此。）玄玄（门名）生众妙。颓然狮象蹲，矫若龙蛇跳。（狮象蛇均是处山名。）得非名可名，无乃道其道。峰高逼日坠，室暗藉灯照。”《太和洞暴雨》云：“清远诸洞幽，太和以石胜。初平叱群羊，磊磊散溪径。溯流踏溪上，插脚苦不正。维时当盛夏，赤帝专其柄。热甚风乃生，阳极阴转盛。疾雨沙石飞，奔雷山谷应。急湍没双踝，绝足拾微命。飘摇失处所，瑟缩蹲石磴。窍迸千号，天地入一暝。微微重云开，稍稍惊魄定。一雨苏焦枯，群山转深靓。悬流舒素练，刮壁闪明镜。负气标雄奇，露骨出瘦硬。”三诗几欲彷彿韩孟诸联句。鹤亭有《赠卓然即题其近诗后》云：“早岁师资杨茂名，（蓉甫侍郎师，卓然其里人也。）晚交犹得一熊英。身因疾病耽禅悦，笔有风雷叹老成。”推挹颇至。

二九、余尝与卢冀野（前）谈古今名胜，有未久而大变迁，有历久而不改者。冀野遂举所作《展香山墓因忆浣花草堂之游》一诗云：“昔年曾过草堂寺，舍北舍南春水生。今日独来居士墓，当门天阙尚峥嵘。”余谓名胜之历久不变迁者，有二原因：从来水有改流、有枯涸，山不改移者也，伊阙是也；人人共知之名胜，成都之草堂，采石之太白楼，黄州之东坡皆是也，地以人传者也。冀野此首，诗格颇创，特表之。

三〇、梅峰介其乡人游介园（定远），工篆刻，喜为诗，寄其《碧藏楼稿》一卷，并赠赵十五画一帧，画始终未至。句如《南昌除夕》云：“客中多恐乡心动，争奈庭前爆竹声。”《苦热》云：“风伯亦趋炎，争拥祝融辔。桎梏视衣冠，墨家有精义。辄念裸裎好，恐免柳下季。悠然清净心，便是潇湘意。”

《次翼才留别韵》云：“父老去思碑有口，诗书无税世其家。”《虎丘剑池》云：“如何百炼雌雄剑，闲看横江越骑来。”皆清无沙土痕。

三一、番禺许永尘太守，以乙科官部曹改外，子崇灏梓其遗诗数十首，古诗皆《选》体。独喜其七言一联云：“清漪澈底知鱼乐，秋影涵空见雁飞。”真可当一清字。《叠徐花农韵》云：“春词藻不言愁。”定是花农，移不到第二人去。崇灏诗只见其《西北途中杂咏》数首。《陇海路中》云：“陌上梨花堤上柳，春光明媚似江南。”《开中道上》云：“桃花初放柳初萌，旖旎风光到渭城。”余尝论世人品评花木，以松竹梅为岁寒三友，以菊为能傲霜。松不畏霜

雪，无可议者也。梅竹与菊，在南方固经秋历冬，在北方则畏霜雪如虎。梅菊非玻璃屋瓦屋，不能自存，竹非面南向日，背高墙不受北风，亦难生活。桃李梨杏杨柳，看似甚娇嫩、甚荏弱，却是通南北经寒暑而欣欣向荣。崇灏二诗，盖不薄视桃柳等也。其《乘飞机入甘青》云：“看罢黄河两岸山，奇峰收入画图间。明朝再奋凌天翼，携取春风度玉关。”又云：“乘风直欲渡天河，万里云程转瞬过。”又《乘飞机视察黄河青海》云：“足迹平生满九州，于今更与白云游。扶摇直上培风力，不羨乘槎博望侯。”眼前语却自称题。《游五泉山》云：“崆峒积雪未全消，三月春寒试锦貂。立马五泉山上望，教人频忆霍嫖姚。”

三二、南海崔百越（师贯），著有《北村类稿》，诗词各一卷。由其爱女瓦注寄示余，并致书述百越为梁节庵粮储之戚，曾与余相见于武昌、上海，请选其诗入《诗话》。读之，古诗多近宋人之学《选》体者。如《夏日还村庄养疴作》云：“版筑与比邻，旦夕<豕豕>不止。大车载瓦石，槛槛尤聒耳。移疾还故林，闻蛙意先喜。轻舟绕微行，见燕识衡宇。耳目尽改营，心忡亦良已。犯露夙行吟，避炎昼伏几。竟日无往来，脱落到巾履。物外兴尽闲，诟但听田水。

（港中无蛙与燕。）”有陶公味，不在面目。近体如《山中读书》云：“谁向风尘悟息机，百年寥落意多违。凡夫事大唯生死，隔世怀公有是非。当路偃蛇知草秽，入林饥鹤啄苔肥。往时把卷行吟地，犹自溪山眷晚晖。”有立脚不随流俗转之意。《岁朝检书》云：“归计无田但有书，幸能移徙及冬余。扫除大是关经济，编制端从别部居。为守阙疑仍帝虎，宁因止杀赦覃鱼。五千入室吾家事，目录新成重护储。（女瓦注喜为目录之学。）”是能知藏书甘苦之言。藏书太乱不可，太整亦不可。曩有讥人藏书而不读者，曰：“足下所藏书，整齐极矣，如全未触手然。”被讥者恨之刺骨。实则讥人者读书之多，尚远不及被讥者也。沈乙庵终日看书，卷帙乱如麻，然欲检某书，则探手可得，若他人一为整理，转不易检出矣。《正月十一日携女载瓦登粤秀山口占》云：“海上归来鹤有孙，空承悲涕汉山川。他年傥续《灵光赋》，留得天南第几椽。（山上三君祠、菊坡精舍、学海堂、应元书院，皆拆毁，镇海楼独存。）”“谩拟羊妻媿蔡姬，（蔡邕女文姬外，有一适羊氏，为枯之母。见《晋书》。李越缦考证甚详。）清游如此惜多违。净因合证来生愿，檀象银盘学寄诗。（是日为长女瓦注生日。教授香港，未同行。二女皆事佛。）”《过太良，宿龙箕伯园亭，有赠兼怀伯鸞司马》云：“浊世能佳见此才，故家乔木百年栽。铺日闭疏行迹，不厌衰慵待我来。”“司马风流不可追，楹书余燹尚馒梨。（伯鸞辑《知服斋丛书》，板半毁，其子修成之。）最怜知服斋头夜，醉倚银灯听虫丝。”以上数绝句，多有本事者。伯鸞，余故人，赠余丛书两部，惜皆被窃。句如

“岛人不识春，但爱拼桐绿。梅花属孤赏，艰求甚珠玉”、“夜半徒知风力转，阶松盈尺亦涛声”，《濠奥苦热坐月示儿女》云：“蝇虫交承坐入暝，行似脊令摇不定。”语皆不钝置。“山翠破鸟路，霞彩变鱼天”，则锦囊中物。

“帽触危芳落，衣蒙翠盈”，亦陈、隋佳句。集后附元举、女瓦注诗。元举《次韵大人罗浮林场赋示》云：“渡海非求药，方传种树多。泉分仙令灶，秋在野人窝。”又云：“舁舆偕弟妹，解醉林坡。”又云：“灵境稀能志，（《罗浮初志》最陋略，数百年来亦无续纂者。）流传但有诗。地贫生事简，乱阻隐居迟。”瓦注有《雨宿华首台，大人赋长句，敬缀小诗于后》云：“撰杖名区接胜游，重泉古木坐深幽。岩前风雨纷离合，（观瀑处为合掌严。）变见山灵意厚酬。”三句稳切，“变见”二字未解，“变”或“便”字之讹。

三三、曹靖陶为诗，善于描摹小景物。如《晨步城站公园即景》云：“迎风乾鹊欢翘尾，破藻寒鱼懒启唇。偶放高歌还自笑，邻娃梦觉倘生。”眼前语颇趣。

三四、去腊余从苏州归里，仲云来苏，访余不遇，留书及游稿一帙而去。余最喜其《天寿圣恩寺》一联云：“湖从松影疏时见，人向梅花多处来。”稿皆苏游之作也。

三五、汀州包伯华（树棠），由同安集美水产航海学校来书，论艺文志体例，博雅多识。著有《汀州八属经籍志》。惟不从班志之分各略，而取《道光通志》之以人为主，殊觉非是。有奇余七言律云：“左海灵光白发翁，皆山青抱一楼中。道咸宗派双春盛，（程春海侍郎、祁春圃相国。）乡国诗名二老崇。（一谓沧趣。）词客草堂巴蜀远，疆臣幕府汉江雄。欣闻文献归删定，上挹通儒夹际风。”词笔稳健。第五句未知所指，或指余挚友赵尧生乎？

三六、杨无恙有《舟行苕溪有怀让塘花木》云：“田庐敝屣浑闲事，烂漫春园废翦裁。想见西堂蛛作网，百花无我亦全开。”末句有万物逆旅、帝力何有之想，可以敝屣天下矣。《偶见翁文恭批把小卷，戏临并题》云：“墓木阴森暑未侵，墨池金弹偶抛林。山中宰相闲无事，沾溉人间滴滴金。（翁卷以四十全为人买去。）”“雪发银髯貌岸然，髻年记看鸽峰船。手栽桃李满天下，卢橘杨梅入画禅。”

三七、吴县吴国榛，逾冠即逝，有《甓勤斋诗》残稿二十首。《古镜》云：“始皇留照胆，一片五壶冰。青眼自今古，红颜几废兴。奁封泥剥藓，花蚀月生菱。认有须眉在，千秋唤不应。”“红颜”五字，觉《十七铭》犹未免词费。《登尧峰山》句云：“太湖在我前，汪洋暮霭中。灵岩在我后，孰削青夫容。”可以兄事莲洋“犹见尧时日”十字云。

三八、乐清黄菊襟（鼎瑞），以举人官福建直州同，权漳平县，有《天一笑庐

集》。诗多佳句，诵之使人有乐意。《闲居偶成》云：“得句惯教娇女诵，种花权作美人看。”《暮春遣兴》云：“落花凄似客初别，新月瘦如人可怜。”《春晴纪游》云：“帘影青招沽酒客，桃花红晕卷帘人。”《攄怀》云：“闲情作赋何伤玷，绝色难求忍索瘢。”《秋思》云：“诗意凄清人意冷，此身只合住凉州。”《漳州杂诗》云：“寻芳南郭竟停车，万紫千红照眼赊。春色尽教塘北占，不栽五谷只栽花。（出南郭五里有村曰塘北，居民惟以种花为业。）”

三九、杭郡徐曙岑（行恭），诗篇富有，独爱其《竹闲吟榭稿》，词意清新，可药习见之病。如《腆》云：“涩莺啼过峭寒时，湖柳萦红游女痴。春色已深犹腴腆，园花先放背人枝。”《登六和塔眺江上诸景得二绝句》云：“偶然发赋登台，急走澜逝不回。天外数椒浮越秀，远风来似白鸥来。”《洗心亭看竹》云：“骄阳卓午不讎人，拔地笄筍净迹尘。到此更无心待洗，四时风露只虚陈。”《偕友游南山诸胜纪二绝句》云：“南山朝爽挹篮舆，雾狎峰腰面面虚。的秋荷红照眼，生衣团扇漫捐除。”《秋湖曲》云：“明双桨击微波，送爨迎寒艳越罗。一样西风撼黄落，里湖秋比外湖多。”《哭延途程》云：“少摩霜翮健飞腾，壮慑洪流伍病僧。花外惊传登鬼，柳边痛忆踏秋媵。定知苦语摧肝肺，笃信平生在友朋。戢影一棺天地窄，泪兼急雨落如绳。”《小园池上作》云：“梅子熟黄雨不歇，银竹觥觥挟红日。头白园丁勤洒除，鱼龙俨欲踏波出。北园蝴蝶南园飞，拂草分花长不归。主人停扇动瑶想，风流似汝尘世稀。”句如《次韵训九思》云：“诵君俊语胜焚香，自泻冰壶热闹场。墨架书床相赋媚，水风山月却训偿。”《九思示悼亡之什，赋此报慰》云：“桃笙昼拥卧匡床，贪受风檐一味凉。陡觉诗来难转语，定知人静几迴肠。”《二月初三日师峰精舍讌燕集》云：“东风昨夜降层，款款相携花下宾。岩壑〈谷含〉〈谷牙〉皴鬼面，楼居缥缈慕仙人。”《花鸟》云：“择境殊择交，厌直不厌曲。”

四〇、萧县徐又铮上将树铮，识之有年，曾为题填词图，见其喜为桐城派文，未见其诗。今读其《视昔轩遗稿》，中有《兜香阁诗》二卷。《片濼七夕》云：“惆怅江湖载酒船，堕欢一例邈如烟。天涯芳草无归路，门外桃花几去年。只许目波成旖旎，愿为发泽附婵娟。楼高莫放珠帘下，任被双星笑未眠。”三四词语诗语，天然对偶。其二云：“娟娟璧月映琼枝，毕竟风流属阿谁。湖海未应销远志，阑干到处划相思。频要青鸟来何暮，浪打黄莺起太迟。迳涉汀洲采芳若，不堪对酒数归期。”《感旧》云：“白河烟月似秦淮，曾唤桃根荡桨来。苦恨未销英气尽，相思寸寸已成灰。”醇酒妇人，军人结习；名士悦倾城，军人而能文之结习矣。读前数诗，如见狂奴故态。《醉中》云：“性气粗豪不自收，等闲岁月太难留。此生称意须何日，抵死衔杯未肯休。苏晋清才

并价佛，灌夫故态公侯。安能化得身千亿，处处迎风上酒楼。”《写照》云：“天荒地老无终极，莽莽龙蛇起陆时。只恐刘郎英气尽，未嫌桓子语声雌。非常顾盼生眉宇，如此头颅有鬓丝。长使千金刀在握，彘肩卮酒更何辞。”又铮曾于新华门外壁中，不动声色，手刃晔卒七人，其勇敢何止哱伍。惜顶尖如古弼，与唐君才常同，余常忧之，不幸而中，哀哉！《和日本安富海军中校》云：“泱泱神州付阿谁，纵横自贵让群儿。邻舟风雨相逢处，共听鸣鸡喔喔时。”语有分寸。句云：“读书成进士，业绣薄鍼神。”

四一、孝先诗前已屡话，翻《群碧楼诗钞》，尚多可摘者。《乌拉草》云：“吉林人称有三宝，可宝无过乌拉草。人参但已富者疾，貂皮惟供贵官爨。”中云：“此草独能庇寒民，譬若婴衣锦襦。松花江水冻不流，风雪凌竞寒独早。重重絮入芒屨中，鞞瘡双跌信堪葆。”又云：“俯拾即是未伤廉，惠我应须歌富媪。”末云：“我为此草颂功德，世人莫震参貂好。”利人之物，非有文字表章之不可，从前未经人道，显晦固有其时邪？《谒延平王祠》云：“岂委天亡归运数，政因进锐坏机谋。”自是笃论。《乙卯冬夜书感》云：“被服山龙非草草，景从风虎太忽忽。”上句言项城不敢遽登大宝，下句言争先劝进也。《戊申元日溇阳作，时将赴官吉林》云：“趋庭我喜叨陪鲤，拜后人荣挹记禽。（时家大人官奉天巡警道，周少朴前辈笑谓余曰：‘周公拜于前，鲁公拜于后，子今日之谓也。’）空忆文章留凤掖，岂劳诗句播鸡林。”用事极贴切。《直庐外白荷花》云：“自敷薄粉朝初旭，懒著绯衣炫绿波。”《落叶》云：“鸟语争呼行不得，乐章漫谱《上之回》。”

四二、无恙尤工绝句，时有佳语。《晚度风篁岭》云：“丛薄萦迂路不疑，赤山南上冷云随。倦来欲坐刚逢石，暮竹烟中听画眉。”《南园雁来红》云：“七尺珊瑚碎有声，更堪低首受秋盟。猩红总藉霜渲染，算与西风血战成。”《位置盆供，可居可游，喜而有作》云：“模山范水小池盆，将就园亭直漫论。一病胜情归盎里，幼舆丘壑我乾坤。”即“乾坤一草亭”意。《重阳坐葛荫山庄》云：“湖水清明野色新，萧闲秋壑净无尘。白鸥一个庄前住，要借苹花寄此身。”《雪意》云：“客与同云共皜皜，连宵云意未曾回。玉皇好事夸机杼，病树无春欲放梅。”余有《大雪》诗云：“便教但作梅花看，破费天公已不赀。”与此略同意。《悼亡》云：“夜长秉烛愁俱尽，岂有闲怀哭短亭。算饮中山干日酒，海棠贪睡未曾醒。”余亦有《悼亡》诗云：“似此花开人不见，当他晓睡未梳妆。”与此同意。《燕谷蚕事》云：“陌上人归付叶忙，园丁充作伴蚕娘。平泉解记闲花木，岂有工夫讲苧桑。”昔人有《题二乔观兵书图》，责其不读《二南》，自是正论。果尽如此，则天下永远太平矣，安可得哉？

四三、余生平最爱竹，视王子猷殆有过无不及，尝作《竹赞》刻集中，颇尽竹之好处，子猷所未有也。非不爱松，以种松不如种竹之易活易长，易生子孙，故无往不种，无种不活，虽旧都之寒亦活，皆有诗志之。为人书对，必自集句。如“种树似培佳子弟，看竹何须问主人”、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；种千亩竹，封千户侯”，尤屡书不一书。集《褰帖》对句，向多一竹一兰，俗不叫耐，独喜一对云：万年老竹化为与可，大地春水尽是天随。”亦屡书之。今读武进徐养吾（宗浩）《石雪斋诗稿》，将书此对移赠之矣。养吾肆力画竹，自颜其庐为万竹。尝画竹题诗寄赠余。稿中题画之作十七八，题画竹者，又其七八。颇多收藏。有《论竹绝句》三十二首，实则论画竹也，可成一史。以自注太多，限于篇幅，不能尽录。《题李易安看竹图小像并序》云：“宣统辛亥，得易安居士小像于京师。图高晋尺五尺八寸，阔二尺六寸五分，有周二南诗跋。漫缀一绝，用志欣快云。”“高节凌云自一时，婣娟已有岁寒姿（借东坡句）。霜竿特立谁能撼，寄语西风莫浪吹。”此为易安辟改嫁之说也。余妻《道安室杂文》及《笔记》，为易安辨诬者，出卢雅雨、俞理初所辨外数事。此图必系真面目，与寻常传本不同，可宝也。《自题小像》云：“热不因人甘屈蠖，世无知我好盟鸥。十年忧患真堪笑，赢得萧萧两鬓秋。”“卅载欲凋题竹笔，半生长抱买山心。年来万事都灰冷，结习难除是苦吟。”《何诗孙丈（维朴）为写遂园图卷，喜题二律》云：“喧尘不到野人家，十里荒城绕屋斜。一室寤歌成偃蹇，百年粗蚬足生涯。山窗喜读倪迂传，石鼎闲烹陆羽茶。世难如山浑看惯，此身端合老烟霞。”“草草园号小小楼，从容偃仰散千忧。藏书已足供儿读，引水聊为蓄鹤谋。古树杈牙余劫火，柴门清寂对寒流。朝来别有闲滋味，行尽溪头弄钓舟。”读以上数诗，襟期当为此君所许。《题画竹用东坡送与可出守陵州韵》句云：“与可风流继左氏，髯苏妙迹凌庄周。”“继”字、“凌”字，似不如径用“竹”字。《夜坐》云：“良宵不忍眠，静向中庭坐。花底一星明，露重流萤堕。”末十字工绝。《寄徐行可（恕）武昌》云：“望断飞鸿无一纸，知君高合拥书堆。青灯黄卷人生福，不是寻常攫得来。”“卖书我亦成殊好，《二妙》新收鲍氏钞。（新收知不足斋钞本金段成己、克己《二妙集。》）何日蚁舟江汉上，一编相对话良宵。”行可劬学多收藏，益友也。又《听雨楼晓起》句云：“窗满岚光知树瘦，门稀车辙任苔肥。”“肥”、“瘦”两字用得好。

四四、不见闵葆之（尔昌）殆廿年，见亦恐不相识矣。得其《云海楼诗存》，刻本精好，称其风调之流美。《寄李瘦生》云：“悠悠客思逐东流，流过扬州到润州。天限一条衣带水，人摇双桨木兰舟。寻君易失梦中路，念我应登江上楼。旧事如尘各无奈，风花满眼使人愁。”《赠瘦生》句云：“天涯不见吴

歌雪（谓董卿），酒面频邀李过江。”新颖，视樊榭之“刘夜坐”、“薛春游”，殆又过之。《挽易实甫》云：“韵古堂曾擘彩笺，晚晴更接芳筵。长安米价愁饥凤，湘水吟魂泣杜鹃。幼陷兵尘恠正叔，老呼荡子李云田。词场自昔推樊易，只恐天琴叹绝弦。（云门别字天琴。）”第三联雅切无匹。樊山与实甫，晚年甚失欢，绝弦无其事矣。《九月十三日书事》云：“大忧深耻集孤臣，绝尸糜躯矢一伸。眼底英雄那足数，道旁兵卫竟虚陈。朱旗日丽天方醉，黑水风寒草不春。千载子房应抚掌，报仇今又见韩人。”末韵妙手假得。《豹岑为彦复校印北山楼遗稿题后》云：“遗书剩向茂陵求，消渴相如早倦游。紫姪红嫣春 δ 晚，凄凉燕子有空楼。”此言彦复爱妾彭嫣去也。《书湛然居士集后》云：“乾隆初立《贰臣传》，却峙丰碑旌瓮山。多事贵阳黄子寿，更同松雪肆讥设。（晋卿辽裔，元太祖定燕，谓晋卿‘辽金世讎，朕为汝雪之’。《陶楼文钞》以晋卿为金宗臣，与子昂并论，误矣。）”余尝谓论古须有特识，危太朴不必为胡元忠臣，朱元璋斥之误也；钱谦益降清，非入《贰臣传》不可；元好问本非汉种，既事金，不再事元，理之正也；耶律楚材又当别论矣。《赠内》云：“华年秋入双蓬鬓，归思风摇一短檠。朱孔南山它日约，伐{木}采若足吾生。”《昨梦》二首云：“昨梦扬州好，风花系我思。书探曹宪巷，棋覆谢安祠。明月高天下，新声属《柳枝》。何时集吟侣，重和冶春诗。”“昨梦苏州好，园林移我情。桥边朝饮马，花外晚闻莺。玄墓春无际，沧浪水最清。吴船虾菜美，画桨待将迎。”承平之世，宦成归隐者，非北扬州，则南苏州，寓公之渊薮也。人物园林之盛，从可想见。洪杨乱后，自不如前，今则每况愈下矣。

四五、歙县洪悌丞（汝怡），有《寄移诗存》四卷，才调演纷，音节和雅，近体高青邱、李于鳞之流亚也，近人中可与杨云史相伯仲。《甲辰除夕》云：“ \cup 乾坤又岁阑，敝庐风雪卧袁安。肝肠突兀凭谁语，骨肉团圆强自宽。摇碎河山双烛冷，吸深江海一尊乾。流光三十飞腾过，镜里头颅不忍看。”《春兴》云：“名士江东白颈乌，清谈挥麈总成虚。逢时颜色徐公美，忧国心肝叔宝无。若辈声华依草木，古来人物在菰芦。渭南犹作平原客，争怪当时赵许徒。”《暮春漫兴》云：“暖日照帘栊，一榻茶烟澹荡风。午梦欲酣花影外，春光渐老燕声中。余寒减尽衣才换，别调翻成句未工。不羨城东诸侠少，绿杨陌上走骄聪。”《读袁太常集》云：“萧瑟嵯峨不可名，寒溪水石戛踪琤。谭长隽语悬微解，不属宫声属角声。（谭仲修大令评公诗云尔。）”《信笔》云：“幽兰堂外朔风酸，白日萧萧易水寒。一集《中州》存史笔，遗山毕竟胜虞山。”遗山何止胜虞山而已。《晚霁》云：“疏雨歇残滴，西檐明晚晖。无言花自落，学语燕初飞。幽客自来去，清谈谁是非。盆鱼与阶草，一例寓天机。

”句如“中禁自翻《杨叛》调，专城争唱《董逃行》”、“五胡乱晋天终弃，三户亡秦事岂虚”，裁对工整。顷翻靳仲云《旧京集》，有一律颇似青邱者，并录于此。《立夏日社坛看牡丹，阑珊矣。即送立之赴津》云：“天香零乱鬓横斜，半付东风半塞沙。南客愁如将去燕，北枝晚有后开花。”又云：“今日惜春兼惜别，随春也欲向天涯。”

四六、近见钱振鏜、徐宗浩二君序跋武进吕绪承（光辰）诗，皆以为似黄仲则，读之则真似仲则。录数首于后。《杂成》云：“碧阑干外薄寒生，一缕茶烟月半楹。漫把琐窗帘莫卷，要他絮语不分明。”《秣陵旅感》云：“四面青山抱郭来，一揩倦眼慰摧颓。江淮回合仍雄国，金粉销磨几霸才。多病心情入孤癖，中年骨肉有余哀。凄迷一碧台城柳，日落寒鸦阵阵回。”“卷幙锺山黛一痕，晴妆雨沐伴朝昏。安心是药难医嫩，终日看山爱闭门。强作解嘲前定数，苦无安顿未锁魂。不须莼菜思千里，六月盘飧有竹孙。”《京邸旅夜》云：“对酒无端意已醺，薄寒一隙逗帘纹。秋虫坠树浑疑雨，瘦月行空不碍云。客梦渐如蓬鬓乱，闲情思借定香薰。茫茫新入中年感，懒趁儿童白练裙。”《偕枚臣、宛玉夜话》云：“多病始知团聚好，寻欢常觉幼时真。”《粤游杂诗》云：“长年指点为余说，亲历沧桑七十年。如此江山付人去，汉家家法是安边。（至香港有感。）”句如《鄱阳洪忠宣祠》云：“官家自欲开南宋，天意何尝女真。”君诗名《无我相集》。

四七、平湖葛景亮（金良），同光间人，以甲科官比部，有《传朴堂诗稿》。《和萍江先生》句云：“明月在天如在水，秋声非雁亦非虫。”自是佳语。《春尽日偶成》云：“湖山满目风景非，曰归曰归何不归。杨花酹尔一杯酒，与尔东西南北飞。”可谓文章天成，妙手偶得。《题萍江先生鼓山游草后》句云：“石鼓之峰卓天半，记同腊屐此中游。两枝笔有千秋在，万刃山将一卷收。”君亦同游，故有“两枝”句。《畚女词》云：“果然风俗是蛮方，地虎天龙别样妆。（髻作蛇形，名天龙；奚作虎形，名地虎。）休向弧论支派，本来女子叶蛇祥。（俗以畚女为蛇种，或云高辛公主之裔。）”“担囊负笈任驱驰，仆仆风尘竟不辞。漫笑雌飞雄转伏，如今巾帼属男儿。（畚种少女多男，闻是多夫制度，自命为公主，称男人为百姓。）”“舌钩未惯闻，纷纷荷锺却如云。倘教拔戟能成队，不让当年娘子军。（宋未有许夫人者，宋亡不降元，力战图恢复，败不知所之。）”“两鬓山花簇簇攒，〈黑曷〉衣掩胫不知寒。替郎辛苦耕耘惯，合署芳名黑牡丹。（水字一名黑牡丹。）”山中田不成亩，高下多层，名曾田，畚即其义。《陈金凤九龙帐歌》有云：“帐外居然龙九种，帐中宴尔凤双栖。”又云：“凭肩正自诉银蟾，蹋臂早经歌《赤凤》。”又云：“此中尽许鹑鹑宿，何处偏容燕燕翔。”“传道东华新受眷，故宫那有回心

院。”皆工切。金凤宠后为李春燕所夺也。

四八、泰州袁淡生孝廉（衔），李审言好友也。早卒，审言为作传。其《怀审言》云：“闭门穷海不知春，芳草连天野水滨。浴渤云烟生纸上，世间多少好龙人。”谓一时巨公，无真知审言者。《书王导传后》句云：“故国空持苏武节，西风休障庾公尘。”

四九、东台蔡达，著有《孤桐馆诗》。其自序言所以存少作之故，与鄙见甚合，盖即所谓朝气也。《读遗山论诗绝句至有情芍药一首》云：“撒盐诗句丈夫哦，柳絮因风又若何。铁板红牙词绝妙，要知情态女郎多。”遗山此首诗，近人多违言者。《无题次仲达韵》云：“将云和月作良宵，花事于今似落潮。秋气暗来人不觉，庭前又破一窗蕉。”《西湖》二首云：“六桥桥下水潺潺，千顷烟波入袖间。镜样西湖浑界破，东坡好事似香山。”湖上连峰作翠帷，我从帷外转相窥。分明潏滟如杯水，消得千秋万首诗。”西湖之为古今诗藪者，固多谢白、苏二人，而欧公有美堂记所言，实其大原因也。

五〇、常熟汪启东（佑南），有《山泾草堂诗》，多闲适自怡之作，杂之后村《千家诗》、《南宋群贤集》中，不辨楮叶。《春游》云：“脱尽重裘换薄绵，寻春野外午晴天。日怜麦短因回暖，风惜花秾不放颠。多感东皇工酝酿，便令南国斗芳妍。”《秋兴》云：“一片秋容出化工，晴窗小坐敞帘栊。庭蕉展绿还宜雨，邻桂分香不借风。”又云：“寻诗何必逢山水，自在清闲静穆中。”《晚秋泛舟山塘》云：“活水澄清能见底，好山蕴藉不嫌平。”又云：“西达湖桥才十里，青苍满眼秀难名。”《卧起》云：“叶经蚕食还舒绿，花受蜂攒不减红。”《出北郭沿山麓行数里抵破山寺》云：“凌晨入山光熹微，打头如雨叶乱飞。林禽对语音自好，栗鼠惊窜身何肥。两三担樵入城去，途中游客相逢稀。涛声隐隐响空际，饱看松色能忘饥。”写虞山景，与徐作同工。

五一、《大漠诗人集》，江南顾佛影著，造语有不惊人不休之意。《咏荷》云：“风亭道暑集群贤，击钵诗成各斗妍。老我莲蓬人一个，艳怀浑不似当年。”《緘鹭雪》云：“鹭雪归时病未除，商量家计近何如。不须自愧涂鸦字，常奇平安小简书。”质语可喜。《九日社集，同陈鹤柴、夏剑丞两翁及陈器伯、洪荆山、庄吕尘、朱大可诸子夜饮，分韵得还字》云：“诸子皆黄鹄，两翁如白鸂。讴吟天地外，哀乐雨风间。眼底谁家土，胸中兀有山。菊花尔何在，三径我将还。”《池上》云：“作意要新寒，西风何絮絮。万朵白荷花，摇头皆不许。”落想颇趣。《苏行杂诗》云：“晓色车窗得暂看，诗人情性爱轻寒。浓阴欲雨不成雨，明日丹枫应未残（车中）。”“一峰寒入孟郊诗，猿鹤应知某在斯。枫叶既残见山骨，此来转觉不曾迟（天平山）。”《东天目途中口占》云：“有泉出山腹，激石声嘶嘶。一禽立石上，侧目如有思。三人雨中来

，张乡散坐岸陂。三者共一境，其中各有私。泉欲得渊壑，鸟殆怀其雌。旅人苦长途，急求饼疗饥。无论生非生，有质情已随。此理叵思议，持之欲问谁。叩诸造物者，但指日月驰。”末二句似可援东坡欲节柳诗之例。句如“桑柘别来仙子宅，夭桃新建女儿宫”、“嚼来豆蔻儿时味，展到芭蕉病后心”，皆好。

五二、曙岑尚有诗可采者。《张贵男墓志，为隋碑中最晚出者，书法犹不脱北魏习气，自归端斋，其名始显；宜都杨氏称其笔意精妙处，不减丁道护启法寺碑，推崇未免过当。有人以拓本从福庵师乞题，代作》云：“《贵男》《黑女》辨雄雌，说向人前倒好嬉。压倒隋朝挥翰手，金刮目问良医。”用吾子行语颇趣。《雪后公园作》云：“犯寒揽胜凌高卜，积雪辞条舞落花。”自是佳句。

五三、项城有二才子，余稔寒云（克文），而未识规厂（克权），其时殆年尚稚也。近读规厂《忤昔楼诗存》，乃叹寒云清才，规厂奇才，有如简斋之论伯渊者。然均不为“丹霞华星”、“惊风白日”之语，而喜与常建、刘慎虚、温岐、李商隐之伦争席，身世亦不无影响矣。规厂之沈博绝丽，恐世人钦其实莫名其器，今特举似古器之鼎、众星之斗如下。《漫成》云：“走马长楸感岁华，欲倾肝肺写查牙。一庭萎约蜻蜓树，半亩苏州窠花。”渔洋之“枳壳花”，未知视此何如，屈绚衣其庶几乎？《游陶然亭》云：“胡僧自占花之寺，辽后终虚玉镜台。不尽城南天尺五，披缣谁解说关槐。（余藏有关槐《陶然亭卷子》。）”《趣语》云：“媵我胭脂一掬汤，铅华书遍少年场。侧闻燕姑方盈握，坐想韩嫣宛在床。《惜誓》原非关大计，赠言无奈是家常。但愁沟水东西别，滥雨平阶自不妨。”《百泉杂诗》云：“双忠墓侧柳成围，折芰燔枯愿已非。过此年年闻杜豹，栈云回首重歔歔。（注更阳冢。）”以微云女婿，而忆古藤州，已不知若何凄恻，况其哀有过于木棉乎？“野老供餐只蔬，锦鳞新网自名湖。萧然分背回塘去，傲得滁阳六一无？（清晖阁。）”《小园竹木，交亚成趣，为诗宠之》云：“安排紫玉拄清哀，镜槛何嫌薄薄埃。政恐寥天摇落尽，却从僻地浅深开。堂坳雨谊蛙吹，池圃流阴长鹿胎。悟到湛虚明后旨，一花真见一如来。”《纪事》二首云：“勃屑非无堕溷羞，牙云纪恨月窥裘。蹉跎格是黄衫老，十万灵花黯不收。”“填海填河总未平，亭童渴凤近求盟。殷芸枉结萦尘愿，销骨空教掌上轻。”《即事》云：“香囊夜火破寒慳，费煞调箏谢阿蛮。解道芙蓉凝孕久，鹤程休指郁寥山。”最录以上，供尝鼎一脔云。

五四、甲午、乙未以后，谈变法者蜂起，诸暨蒋观云（智由），一健将也，郁郁不得志以终。有遗诗一卷，为其女弟子吕美荪所印。《九日》云：“兵革长

开九宇颠，山川好在未能前。纵怀旧约须抛得，欲觅登高只慨然。陟盘崖徒想像，传萸把菊任因缘。人生国乱真愁绝，佳节身逢亦可怜。”并一登高而不暇及，可以想见先忧后乐之怀抱。《题王晓籟先生照相》云：“由赐在圣门，颇以博济闻。帛币扬孔子，车裘共故人。范蠡致千金，三散疏友昆。富而好行德，迁史著褒言。管仲始轲困，义仗鲍叔援。阳货不为仁，窃宝以逃奔。古圣有明训，多藏咤祸根。见金不有躬，怀璧丧其元。太息缓急有，盗始非性存。贫富阂障壁，白刃两讎冤。结群势骤成，世变因剧繁。况当邪说张，冲决拔篱藩。若火始一燎，熊熊赤中原。由来大乱作，多以小盗先。崦山肖剿刚，剡水奔源。其民剽悍甚，捷若鸟兽蹻。公为柔憨暴，有以饱<豸>。取求履其愿，稍得敛咆喧。时俗用欧化，淫巧日以蕃。嗜欲既横开，利器可攫扳。白昼莫谁何，所至才灾患。飞腾万价高，生计迫煎燔。一米如食珠，百金庇片椽。有生同体性，挤逐臭河昏。政客肆国蠹，工商罔市门。诸将拥军马，黄金各有缠。诡随惟官僚，志在乘鹤轩。后生饮狂说，不思瞽先传。耻让惟古重，芳洁非今妍。伯夷行不齿，跖则时世贤。{穴契}窳横九州，封豕自啖吞。君子方殿屎，小人尤捷翩。出入生死地，一决贫富关。嗟彼膂力人，横决固宜然。劫质汉季同，攘夺苗恶延。威弧不能矍，狼角芒中天。呜呼一小丑，万姓乃倒悬。行义孰如君，中<贝卒>斥已殫。手上塞江河，期能恬汹澜。倜傥挥情性，魁梧见容颜。乃是披纓人，持此世可论。”自跋：“今世所谓崦匪，其始扰，闻君之好施与，援同乡谊，假川资告乏急者屡抵门，君辄予以所欲得数，而诫其安居分营生业，匪以故稍敛迹。方是时，国崇西化，淫巧物繁眩商市，而百价腾踊，生存度日高岁增，诸匪迫贫困冲嗜欲而蹀富者门，富者悉吝酷拒勿予，出利器胁，辄过其数百倍而予。匪知富者之易怵也。而君财殫索，匪知之，不复至君所，以胁社会而祸横一世矣。”诗权奇倜傥，居然昌黎，跋亦跌宕。崦邑多匪，亦多善人。邑产茶与桑，有金禄甫名昌运者，业茶丝以起其家，恃以生活者众，而灾则振一继之，劫夺用日杀，不更恃源以往耶？余曾为作家传，故知之。又《黄叶在树，对此柴门，忽云秋矣。书怀》云：“秋色柴门到，今朝木叶黄。仰看因落帽，坐对欲移床。园缩乾坤小，楼奔日月忙。把诗吟送老，忧乐道难忘。”《奇徐仲荪灵隐山中》云：“僧说山飞来，我愁复飞去。不去几何年，身合山中住。”君多感事忧时之作，此二诗风调修然。

五五、翻章松《苍石斋集》，尚有可采者。《怀赵大冰》云：“莫道浮名摆脱难，焦螟蚊睫但求安。曝书亭语犹应记，自号归田七品官。”《题程青溪石磴飞泉》云：“峭壁千寻势不平，忽间奇响破空鸣。我今欲咏渔洋句，一道飞泉屋上行。”二诗皆以借用前人语见工。

五六、戈百洪有《慎园诗钞》一册，尚有《哭沈子培》句云：“扞虱谈天下

，参禅坐夜中。书淫皇甫谧，巾垫郭林宗。”二十字可作子培像赞。首句尤逼肖。《幽居一首奇夏游岑》句云：“恐惊树鸟常轻步，偶捉花虫便放生。”亦古人“抱瓮医花”等语意。

五七、余从金松岑识歙县汪允中（定执），有《慕云集》诗一厚册。独喜其《平湖秋月》云：“一湖明月一天秋，月色秋光一望收。便是扬州二分月，今宵未必胜杭州。”未知徐凝尚护前否？然扬州西湖既溢曰瘦，亦不得不让杭州矣。《雨中登箬岭望黄山云海》云：“卅六连峰似有无，迷离烟雨总模糊。谁知亦有模糊好，好幅米家书画图。”《许村雨阻，不及抵家，枕上作》云：“梦里回家路不遥，团乐欢会即明朝。无情最是黄昏雨，又使孤衾拥一宵。”《题玄墓山僧梅花手卷》云：“一入僧寮万念空，浑忘十丈软尘红。梅花也爱禅林静，开满山中又画中。”皆可入《万首绝句》中，末首尤超超元箸。

五八、无锡沈晴庚，原名杰，后改曰莹，字秋白，道光间人，例不入话，惟才思纷披，使人读之有乐意。《春游》云：“才过清明上冢天，柳棉吹尽又桐棉。袷夹衣试体宜晴日，绣陌嬉春各少年。芳草绿参词客鬓，夕阳红上酒人船。笔床茶灶安排定，一展奚囊五色笺。”《晚春即事》云：“池上风轩面面开，春萍一片绿于苔。两三点雨过寒食，四五枝花照酒杯。脉脉美人临水住，飞飞燕子定巢来。天涯惜别狂书记，不许愁肠不九回。”《初夏写怀》云：“拨置残书看暮山，近招吟兴绕溪湾。一堤碧草牛南北，十亩黄云鹭往还。诗写田园宜质朴，人堪图画在萧闲。移居更作村夫子，水竹柴门屋几间。”《今年》云：“今年十日九阴雨，到处五家三断烟。却向望湖门外望，卖鱼人系树头船。”“坏墙洞似耳三漏，破屋明于窍七星。屈蠖盘泥飞不得，一群虾子变蜻蜓。”《书所见》云：“梨花一树倚风柔，相妒相怜不自由。苦茗难医消渴疾，好山原对画眉楼。才人厮养多生业，名士倾城别样愁。未必锁魂竟真个，三星已照月如钩。”《春闺怨词》云：“青粉墙头卓画幡，一重芳树一重门。东风亦有三升泪，洒上桃花作雨痕。”“自家颜色雕零尽，却对东风吊落花。”《磨盘墩》云：“陈迹年年蹋驴磨，老墨磨人有程课。船随湾作之字行，欲北先南右先左。青瑶瓮绕碧玉环，九泥忽塞函谷关。上盘势瞰下盘脚，后盘船见前盘帆。盘里人家不知数，瘦竹疏花隐深树。儿童上学翁饭牛，不遣芒鞋出盘去。考盘之乐未央，民俗淳古桑麻长。人生只合老农圃，安能与世为低昂。我欲暮年专此壑，手缚团瓢种黄独。从人画取隐居图，应胜麻源第三谷。”

五九、门人江阴章绂云（鼎华），伉俪皆能诗。绂云有《勺轩诗钞》，早选入前《诗话》及《近代诗钞》。其妇杨浣芬（寿榛）有《忆蓉室诗草》。《续断肠诗》，哭儿之作也。中二首云：“更比童乌少一龄，八年短梦霎时醒。丸熊有志今何望，雏凤声残不可听。”“泡影空花悟夙因，重翻遗篋更酸辛。零笺

碎墨依然在，不见牵衣问字人。”平平说出，其为佳儿，已可想见。句如《答外子》云：“井臼操余还展卷，米盐量罢偶栽花。”亦朴而有味。惜与绂云中年并逝矣。

六〇、王又点工词又工诗，有《碧栖小集》，余早选入前《诗话》。其女公子德情，工画山水，与王道真姊妹可称闺中小三王。德倍诗不多作。偶见其《和坚庐》云：“自入秋来百务忙，试将诗句诉离肠。每逢花事情难已，欲寄闲愁路恨长。忽诵清吟疑入梦，恍如苦热得新凉，人生到处缘堪续，三径还期再举觞。”饶有真意。第六句尤隽。德情つ木逮下，多儿女之累，男钱女布，故首句云然。道真姊妹，前《诗话》所录已多，今限于篇幅，不复及矣。

●卷六

一、旧岁林秉周移军九江湖口，所游皆余曾游地，读其诗如重温旧梦然。录数首于后。《秀峰寺》云：“我来恰值桂花开，风送幽香入古台。（寺后有李勃读书台。）拔地危峰如剑立，盘空怪石俨炉排。（寺旁有双剑、香炉诸峰。

）黄岩瀑布阴晴雨，玉峡滩声日夜雷。（黄岩瀑布为庐山最大者，青玉峡在下。）爱看湖波乘兴上，攀登龟背坐青苔。（龟背峰可望都阳湖。）”《黄龙潭》云：“两山此斗奇，出峰相角抵。水尽路初穷，一门欣又启。”《登石钟山》云：“金焦锁钥东南固，楚蜀舟帆日夜过。对岸阴风吹水立，悬崖怪石骇人多。”《重游圣水寺》句云：“地僻翻宜吟侣集，台高恰与众峰平。”各篇都有雄骏可喜语。《次韵答鹿庄》云：“炊烟万缕水东湄，如此湖光合泛泛卮。戍赣身孤逢夙友，游吴事阻负吾师。（石师约游苏州，因事未果。）随携篋稿诗为命，未罄囊钱酒有资。我爱百花洲上夜，谁家玉笛倚楼吹。”《匪将窜闽东，奉令扼守飞鸾、白鹤二岭》云：“铠白于霜战血红，貔貅满野里间空。投鞭终散苻坚众，击楫应成祖逖功。万骑军犹迟剑北，孤城我独障闽东。森森壁垒秋林外，鸾鹤山高势自雄。”此下为未赴江西以前诗。《守甘归隐蕉城，同秀渊访之》云：“一椽傍城隈，青山四崔嵬。地僻无车马，巷深生绿苔。”《登鼓山绝顶峰海涛亭》云：“三山下视如龟鹤，五虎前趋似鸭鹅。石气峰高冲斗矗，涛声海近入亭多。寒岑雪释成新潦，绝壑风来助浩歌。可有巨灵经此地，斜伸一臂挽天河？”绝顶峰旧有亭，圯久矣。君糜千金重建之，余有记有诗，此首似与余同时作者。《飞泉》云：“万磴欹斜一径长，溪桥驻马看山光。悬岩堪笑奔腾瀑，底事争先入世忙？”《春日同秀渊、鉴宝、鲤九游豹屏寺》云：“岩苔竞长柳初黄，满目疮痍劫后伤。松洞风清孤径入，枫林叶密数村藏。忙中曳杖过春市，醉里敲诗卧夕阳。怪石如屏池似镜，炊烟万户野苍茫。”

二、青浦叶袖东明经（昌陞）诗多隽语。《江行杂咏》云：“瑟瑟芦花点客衣，悠然一雁破空飞。山容已被风吹瘦，只有白云分外肥。”“润州风景过吴会

，宝盖银台亦等闲。云水光中一拳石，年年揩眼看焦山。”《春游杂咏》云：“水面青苹亦碍舟，飘然结缆作闲游。可怜野岸崎岖甚，才避村尤乡又让牛。”村路如画。“科头跌坐夜三更，一梦翩然到玉京。梦与玉皇商略定，春星都锡美人名。”视仲则之“仅牵珠箔数春星”者，较有建白矣。《夏日杂咏》云：“梧桐叠翠草青青，濯锦矾头客暂停。置酒看花花恼否，红莲如醉白莲醒。”《古树》云：“古树兀然立，相传历宋明。绝无花点缀，更觉势纵横。老干自千载，行人已几生。盛衰悲世事，瞻仰有余情。”三四视宛陵语翻进一层，“行人”句，大有“天禄辟邪，阅尽汉唐池馆”之意。《病》云：“他日读书先药谱，此时疗病仅茶烟。故人已赴游山约，佳节空余买酒钱。黄日半窗风一线，顿教乡思荡无边。”《京津道中》句云：“地经剧战知名易，（庚子之役，沿路皆有剧战。）路有残春动色看。”《辛亥暮秋作》云：“百犇称奴尽不才。”谑而虐矣。

三、沔阳王彝九（家凤），有《夏油诗存》两厚册。《己巳往来洞庭，未至君山，癸巳冬仲，岳州试毕，偕张学使同游，历览虞妃墓、柳毅祠诸迹，晚饮崇胜寺，即席赋呈》云：“漫思划却水平铺，点缀烟波似画图。吴楚远看千里坼，荆衡别让一峰孤。湘妃鼓瑟声茫渺，龙女传书事有无。屈指壮观应第一，可还风景忆西湖？”君山实水中一岛，并无峰峦，余曾游，有文记之，首句与余同意。余旧有句云：“君山乌可划，晴天片云莹。”张学使杭人，故末句云然。

四、亡友龚南翘之子毓銓，庠生，请余董理其父诗文丛稿，并乞传叙。既蒇事，毓銓来取，因赠以诗，有云：“艰难故人子，老病冷官身。”十字眼前语，而身世交情如揭，盖君以孝廉方官教谕也。

五、余友张伯英总指挥（妨），中州鲁山人，将其伯祖鲁岩先生所著《鲁岩所学集》十五卷寄赠。读之，则先生生平枕{廿胙}四部书，日尽一卷，寒暑靡闲者数十年，每读一书，辄以他书旁通钩稽，品评其得失，纠正其讹舛，或增补其所未备，可谓精博兼至，嘉惠来学匪浅矣。外尚有《补遗》一卷、《鲁岩余事稿》二卷，盖以诗为余事也。诗格在靖节、香山间。《种豆篇》云：“种豆八九亩，朝朝课儿锄。儿生亦孱弱，讵堪此勤劬。况当志学初，豆治学恐芜。伊余生理薄，家鲜儋石储。童稚今满眼，待哺理当虞。呼儿田中去，须携一束书。辍耕之陇上，耕余即三余。治经兼治豆，庶几两不疏。”《郊原闲步》云：“大造供人亦裕哉，野花千种后先来。从今莫作皱眉事，笑口端须日日开。”《道旁巨碑》云：“生前事业已苍茫，矗矗丰碑尚道旁。无复姓名人脍炙，空余大字两三行。”宋人《题韩碑》云：“千载断碑人脍炙，不知世有段文昌。”“脍炙”二字，一正用一反用。《梦归》云：“梦里关河生羽翰，全家

相对转无欢。儿初学语向爷道，布被多年此夜寒。”

六、如皋沙健庵（元炳），有《志颐堂诗》十二卷。《舟中见月》云：“半规凉月上船唇，顿洗秋心一息新。便掩船门收月住，却思载去送何人。”竟是诚斋。《寄守朝鲜金沧江（泽荣）见赠韶集》云：“通州天下才俊笼，以诗鸣者沧江翁。往从二张接颜色，口欲致辞如吃雄。清谈废务日可惜，丘遣不及尖头公。黄尘满面诗思塞，未暇修谒缘忽忽。春寒细雨风打窗，屋角惊堕千丈虹。是何灵物发光依，冰霜雷电肩一筒。开〈贝覃〉急读声生吻，僮媪骇走呼欲聋。不知于翁何感激，但觉泪海翻吾胸。平生论世爱箕子，为奴犹足君一邦。即论歌诗亦《骚》祖，黍油麦秀排《王风》。删《诗》三百失诸圣，脱略《雅》《颂》归附庸。凡百兴废孰非幸，诉天天老难为聪。翁今避荒适吾国，憔悴已与先王同。有客有客实归耳，未须啜泣近妇童。紫琅峨峨江海咙，潮回一线松京通。中有真人罇鞬洪，收纳万汇丹粒中。翁也偃蹇舍其下，端以用晦开彪蒙。得妇贤如霸陵鸿，生子才如济北龙。子又生孙孙生子，太行可畚岱可砮。请斂诗家毕日手，回身一试博桑弓。可怜当日金叔度，诗成但付张华东。（叔度名尚宪，明天启中朝鲜使臣，邹平张忠定公华东延登，为刻其诗。见《渔洋诗话》。《精华录》“澹云微雨。一绝，为叔度作也。”）中幅精思壮采，得未曾有。君诗甚多，未能尽读，十翻六七，似以此篇为压卷之作，下一首次之。君门人项本源撰《事略》，谓君以编修丁鼎革，遭际颇同元遗山。故素怀所奇，则在遗山，宜遇此等题，倍觉慨当以慷也。《读汪水云诗集竟，凄然有作》云：“君后仓黄尽北征，三宫命重六陵轻。十筵酒果循吴越，一炉幽兰愧蔡城。摇落湖山供剩稿，成亏今古阅琴声。词臣未解伤心史，犹憾名书谢道清。

（水云记宋亡诗云：“侍臣已写投降表，臣妾金名谢道清。”以本朝太后直斥其名，殊为非体。”）案道清实金名，称臣妾，不能称太后矣。直斥其名，正以重哀之耳。《题吴渔门（经元）山水》云：“门掩苍林日色斜，饭余负手数归鸦。一钱不费看图画，羨煞承平野老家。”此与放翁“青山当门画不如”数句异曲同工。“世路经过万险平，随身赢得一藤轻。看云更比求名急，且向群峰乱处行。”“云林胸有兴亡泪，百感苍茫集笔端。坐食太平无事俸，先生何苦作荒寒。”“树老已成僧性格，山空偏与佛周旋。十年芋火吾安用，但借蒲团一晌眠。”

七、赵尧生寄《峨眉行卷》一册，为巴县陶闾士率同时英少游峨眉所作。闾士《万年寺梦黄复生、朱叔痴》云：“君思此山否，夜忽梦君来。往日连床似，愁心为尔开。醒来空怅望，不到费疑猜。朱子朱霞气，黄公黄海才。”一气旋转，起结好。《新晴游仙峰寺外仙皇台》云：“携手出门去，天晴雾正开。幽花不受日，老树尽生苔。”《咏猿》云：“怜渠虽丑类，小慧亦天机。近客

疑还信，缘枝溜似飞。山深得食少，母瘦见儿肥。”深得猿之情态。《九老洞》云：“初穿疑是漆，小咳诧闻雷。天意开奇穴，人间有夜台。”陶瓠字无用，江北人，年二十。《早发至石牛铺》云：“满腹峨眉色，晨鸡报客声。

”“腹”字好。陶即英少之一也。

八、董晓浦寄其师饶符九（芝祥）《占斋诗集》一卷，采其佳句如下。《草》云：“心抽游子恨，梦入客儿诗。”《送张卫北之天津》云：“谁能遣此心双印，无可如何手一挥。”《章门》云：“愁中得酒因成醉，梦里还家也算归。”《题文姬归汉图》云：“不赎白帽赎红颜，奸雄义举只如此。”孟德之赎文姬，鄙见不以为然。不独在此。文姬既嫁匈奴，为妃后，生有二子，则亦已矣，何必赎回，使再嫁董祀，令其母子分离，极人生悲痛之事。读文姬二诗，使人坠泪。后董祀将见法，故待文姬徒跣哀求，而后赦之。史尚称其肤白如雪，操之轻薄可恶如此。

九、温柔敦厚，诗教也。而《风》则有“胡不遄死”、“人之无良”等语，《雅》则有“投畀豺虎”、“相尔矛矣”等语。近人叶袖东既有“百辈称奴尽不才”句，上海严载如有《游虎丘》句云：“只今人更顽于石，无复生公现讲台。”太仓李颂韩（联）有“叔孙议礼参秦制，娄敬论都宏汉京。一代儒林薰利禄，六经糟粕博功名”句，必实有所指，题忘之矣。

一〇、江甯程一夔（先甲），绩学能文，刊有《程一夔诗文集》。《偶成》云：“古树参天不计春，望仙桥上月如银。世间多少乘除事，都付莲池一钓纶。（乌龙潭，即唐之白莲池。）”顾子鹏在时，余屡游乌龙潭，未知其为白莲池。今年上巳，在此修禊，可添一诗料矣。《挽戈子朋云》云：“少年跋浪美洲游，祖国归来故学优。鹈忽鸣芳草歇，苍凉无女只高邱。（君游美最早，归国后，潜心国学。）”今之游学异国者，可以风矣。《春日大雪和慕蘧》云：“穷边啮雪襟痕在，又见三山白凤骞。歌管乍寒桃叶渡，琼瑶已失杏花村。霁余瓦脊疑霜拂，冻解檐牙作雨喧。龙战玄黄纷血迹，正须滕六洗乾坤。”末二句正合“雪”字引申义。

一一、清末江右多謇谔耿介之士，胡瘦唐、饶符九外，都昌黄百我（锡朋）其一也。百我以进士官司曹，鼎革伏处不出，有《皇山樵诗》四卷。《自咏》云：“九载衣冠陪粉署，三年涕泪改朱颜。棋枰翻覆兴亡际，珉玉纷纭贵贱间。诗向陶韦寻轨辙，人从匡蠡占湖山。”《山居感怀》云：“帝乡绵邈恨如何，萧瑟穷庐强啸歌。薇蕨应非周草木，桃花未识汉山河。愁看落日吟怀远，闻道中原战骨多。”《栗里怀陶靖节》句云：“石烂海枯余菊径，水流花落似桃源。”可以识其梗概矣。有《五君咏》，皆江右人，余识其四，皆至好。今录其三。《陈主事伯严》云：“徂冬阴气升，繁卉改前姿。岂遂元化穷，郁郁存

贞蕤。孤秀值倾运，翘然始为奇。吏部冰雪怀，濯时吐清辞。千屈不一伸，乃以亨其诗。冥搜造幽荒，得句苍天悲。昨非觉今是，此情知者谁？遥睇如有求，空山相与期。”《胡御史漱篁》云：“御史何翩翩，流风愜微尚。虽生古人后，所志甯敢让。批鳞奋忠谏，烛照剖兴丧。痛哭章无益，归欤天所放。羲农不可作，收涕从禽向。百尺凄神鸾，梧柯惜孤唱。回思君恩深，嗟叹负鲉亮。垂名且千载，日暮奚惆怅。”《李提学梅庵》云：“临川富才俊，良绪犹能续。梅庵狷者流，处寂抱幽馥。文藻动当世，余膏润英淑。哀哉横舍荒，避地感陵谷。谋食藉毛颖，贫乐胜苟禄。伯休长安药，君直建阳卜。兹怀岂不苦，旷世钦芳郁。所贵在夸节，咏言意弥肃。”诗皆《选》体。第一首末二句、第二首末四句、第三首末二句，似皆可节。

一二、太仓黄玉儒（彬琳），有《春绿山房诗集》，体兼新旧，才藻缤纷，颇似易实甫中年以后之作。《黄天荡吊古》云：“鳄浪鲸涛可奈何，南军齐唱合围歌。乌珠桅影沈荒碛，红玉桴声咽古波。方谓黄龙能捣府，那知老鹳尚通河。”《此地》云：“此地犹存天子气，大都近接帝王居。视为瓯脱前车覆，（指外兴安岭划归于俄，暨允订营造铁路条约等前事。）议弃珠崖后轸疏。（三韩为三省之屏障，失韩弃台，日乃坐大，而满州不可为。）八百童男开日本，三千楼躯入扶余。（黑水化为国际河流，俄轮乃得任意往来。）”其二云：“兰河迤邐入江来，界限西南井社开。十万羝羊苏武庙，五千疲卒李陵台。曾闻伐木通山道，（呼绥本森林，道咸后渐辟，现拓至大青山。）不见乘桴问水隈。（此地有江有河，而不知水利。）”《日韩并合》云：“强凌众暴名天演，君愤臣昏信鬼侏。十三道人瓠落惨，四千年国《黍离》伤。”又“惨闻望帝思三月，慨想《明夷》演九畴。呼马呼牛皆习惯，化虫化鹤几同仇。”《日俄协约》云：“一纸七雄均势破，八旗十帝老巢危。”《美吴》云：“红鹦亢稻雪丝绸，果笋鱼蔬色色优。万国楼台黄浦晓，六朝金粉白门秋。山连越绝青无际，江到县趋翠欲流。生长此邦真有福，最佳天气最平畴。”以上皆对裁工整者。其清空一气者，如《寓斋》云：“书多气自馨，茶多睡眠醒。塞柳雨倍绿，顽山远亦青。人来春去路，诗在落花汀。巷陌寻常住，斜阳射虎亭。”又句如《漫兴》云：“邹鲁担夫无贾气，琅琊守吏有经香。”《春赛归家》云：“韩公见蝎心犹喜，苏翰闻骡意亦欣。”用事皆确切。

一三、翻袖东遗稿，又有《暮春杂感》云：“书卷从来不值钱，应无盗贼起垂涎。轻舟斜入芦中泊，人与白鸥相向眠。”“浮生扰扰太无因，节序总总又送春。牛背牧童篷底叟，看来都似画中人。”《月夜归自七汇，途中口占》云：“槿篱拥翠菜畦黄，僧舍微微漏烛光。月下怀怀皆故旧，春来无处不文章。”皆宋人得意之作。

一四、余姚黄子亭（云眉），学问优长，著作丰富，盖其乡谢山、二云一流人。诗不多见。有《题胡企南画》二绝云：“策杖访幽境，路深鸟亦静。千树发梅花，进出山光冷。”“山居无一事，共话水亭幽。借问舟中客，归舟抑去舟？”“归舟”句语妙。《孤村》云：“春到孤村碧草齐，闲愁取次入吟题。诗成幸有双知己，山上梅花廉下妻。（时与内人徐飞卿同避难朴邑之冷湾。

”）是梅是妻，是一是二，语创而却浑成。《谢赵半跛赠画》云：“跛翁珍重一枝斜，远寄孤山处士家。仙吏不知寒暖事，荷花生日画梅花。”语妙。句如《玄武湖》云：“薄醉因风解，清愁与水连。”《中山道中自写》云：“野容怜土著，高屋认官衙。一事提防苦，风驰显者车。”汽车往往伤人，有“市虎”之目，说来却雅。《春暮客至》云：“快意无过知己至，销魂最是送春归。”《赠冯孟博》云：“旧家庭宇燕双至，处士生涯书四堆。”《秋夜多怀奋笔书此》云：“富贵逼人问此语，文章憎我亦何情。”《沧浪亭绝句》云：“犹是虚亭明水边，孤吟寄傲妒前贤。而今风月俱抬价，百倍当年四万钱。”夫古今物价贵贱，至不齐矣。钴牟母潭西小邱，价止四百，至贱者也；古者斗至小，饮酒动至数斗，新丰斗酒十千，何其贵也；一饮动数十千，何曾万钱，不足异矣。买宅百万，买邻千万，百万不过今之千金，在今直平民小屋，恐沧浪之价，不止百倍当日也。

一五、李审言诗友杨诗ぎ（棠）以纸乞书，寄诗为谢云：“石遗诗老兼善书，松烟兔颖镇相于。任生乞书远寄我，开卷拂拭晴光铺。点画精妙有殊致，信能意造非规摹。杜陵瘦硬虽自喜，玉环飞燕俱名姝。作书作诗岂异理，自然高妙无精粗。江珧偶含味逾俊，空螯大嚼亦膏腴。女郎山石各有态，是丹非素毋乃拘。因公作书偶论此，得无窃笑愚夫愚。同时服膺古有例，过眼百世风灯如。得此佳墨善藏，烟煤屋漏宁相。惜哉〈齿军〉叟今不作，不然见此当轩渠。”此诗持论甚合鄙意，藏篋衍久不见，觅出急登之。

一六、郑质庵花朝访余不遇，寄一七律，下半首云：“八旬人主传经席，万卷书为却老方。输与胭脂桥下水，绿波斜映聿来堂。”一结深情如揭，惜凡鸟偶出{奴}，不获扫径以待。“方”韵自是佳句，惟劳我精神，为人作嫁，益智续命，两无当耳。又句云：“自是眼前春未老，青山无处不宜诗。”是诗人语。

一七、余近在里中，作一白话诗云：“人生七十古来稀，此是诗人短命词。试看前清诸老辈，所难九十到期颐。”吾乡陈庵，年八十有八矣，向来朗健，林贻书相其面，谓可活过九十，今忽归道山，则余诗不幸言中矣。余哭以两七律，不管闲事，只言交情。拔可一律，项联云：“生憎虎豹当关恶，转觉麒麟卧地安。”殊为稳切。盖满洲为保护国，老绝不与其事也。

一八、桐城许难先（复），有《耦春山馆诗稿》。其《题潼开城楼》云：“谁

挽银河水，黄河倒泻来。山川多险气，兵马仗雄才。猛士一夫守，关门四扇开。贼星照天下，楼堞枉崔嵬。”末二语横绝可喜。余亦有一律，上半云：“潼关形势雄天下，左右被山兼带河。函谷咽喉重险在，崤陵风雨死声多。”盖以为真能守重关，虽百万之师，不足畏也。“多险气”即余“多死声”反面意。又有句云：“南八奇男子，朱三贱丈夫。”真痛快语。又《出门行》云：“能分骨肉祇稻粱，腰折长羞五斗粟。”上句真沈痛语。

一九、偶见张仁父（元群）赋梅花一长古，中数句云：“月中影曳旧山河，琼枝横补金瓯缺。一夜金戈铁马声，朔风凛凛珠蕾裂。窈窕贞姿铁石肠，作赋才宜广平笔。”此言东省失陷事也。曰“金瓯缺”，曰“旧山河”，不堪回首矣。日本自命为日，而我国自居为月，已有常不胜之势，忆其时月竟食既，则真玉川子所谓“妖墓”乎？余亦有诗，项联云：“桂花自斫吴刚斧，若木谁弯后羿弓？”谓自家内讧，而仰望国联，无益也。人有金戈铁马，其如我并无铁石肠何？

二〇、老来别无他好，只喜花前饮酒。一昨庭花盛开，春寒特甚，得狂诗一首云：“好花白白与红红，共尽花前酒几钟。十日东风虽似虎，八旬老子尚犹龙。加餐不畏鲋多骨，冒雨常欣瀑万重。便有贡谏谈宿世，鳞虫三百长为依。（余食鱼不畏骨，游山常遇大雨，遂有疑其前身为龙者。）”此诗奇示上海诗友，惟剑丞和云：“知君庭院杂葩红，素腕频频捧酒钟。入梦岁犹来玉燕，解醒何用破苍龙。诗囊古律名篇满，食案鸡鱼异味重。若比三中张子野，风流端不让吴侬。”此诗专就余姬人生子命词，风华掩映，为老夫生色不浅。惟余近年以艰于刻费，多作律诗，极少古诗，又食品喜鱼而恶鸡，欲戏易“重”韵为“诗囊律句篇皆短，食案鱼膾味不重”。“鱼膾”出《公羊》。

二一、伯冶诗，才调翩翩，如其人之蕴藉。平时无一疾言遽色，而一官匏系僻壤，不免有离群索居之感。然司李并非投闲置散，而所居近山水窟，不乏诗料，古人宦游所至，安得尽通都大邑哉？渔洋初亦仅官司李，莘田仅一宰四会，而其诗乃如彼。伯冶其不改此度，求欢娱之工，勿慕愁苦之好哉！《雨中》云：“雨声似听《恼公》歌，洗尽残红唤奈何。偏是词人管闲事，春来愁比女儿多。”《睡起》云：“惺忪午枕余醒，睡足西斋及晚晴。知是桃花是残照，一帘红影不分明。”《江村看桃》云：“空枝寂历过花朝，三月丰昌始弄娇。一树当门看更好，便无人面也魂消。”《春寒》云：“药烟如水漾帘钩，重碧噙香试午瓯。一种春寒好滋味，只宜浅醉不宜愁。”《饮徐鲤九红蕖别墅》云：“满水田田望欲遮，系船认取小篱笆。篱根一片红蕖影，绝胜夭桃二月花。”《张又莱丈召饮西湖楼外楼，即席赋呈》云：“断桥西去柳枝多，乌榜红舷一尺波。携得妻孥来照影，未妨腊日此中过。”以下皆移官后之作，所谓不

乏诗料也。“量移未敢怨官卑，湖绿山光照鬓眉。人到杭州从不俗，才投漫刺便呈诗。”《寓楼信笔》云：“凭阑便可当登临，鸟外墟烟接翠岑。略有向人夸说处，在官不异在山林。”“身兼吏隐慰山灵，点点松花落讼庭。流水声中闪判事，旁人错比冷泉亭。”“袖手高楼雪后天，尖叉吟思浩无边。明朝朴被忽忽别，却为西湖换左迁。”《剑知赠诗有使君官舍似田园之句，即事书怀，率尔成咏》云：“使君官舍似田园，枳壳篱笆独木门。菘子芥孙深属望，瓜朋蒜友澹忘言。松明焰短亲书檠，桑落香浓理酒盆。欲引潺湲灌溉，但循泉脉觅泉源。”《杂兴次息园丈春莫均》云：“袖手晴窗静爱云，小胥白事不常闻。山衙至竟无由俗，已养疏慵到十分。”《从椒江到黄岩舟中》云：“晦翁遗迹旧流传，《纲目》编成义炳然。水势也能如笔直，烟波欲访小樊川。（小樊川为未文公与门人赵师渊成《纲目》处。）”《以天台茶分饷息园丈、鄂楼表兄》云：“柘罗铜碾费评量，将意江湖路阻长。略脱白科殊世味，惯持此物泥人尝。”《漫兴》云：“井梧狼籍叶声乾，隔水累累橘又丹。不信西风摇落后，尚饶好景与人看。”每苦菊后梅前，枫叶亦落尽，无可悦目，拈出丹橘，乃觉造物之无尽藏矣。《夜登磊落岩》云：“磊落岩阿磊落心，月明依旧照衣襟。西风未是无情物，解与人间扫夕阴。”《得息园丈书，知社人穷困弥甚，节及酒资，感作》云：“叔季吾曹勉自贤，苦持文字与延缘。墓中殆少堪谏者，坐遣刘叉阙酒钱。”《曩爱剑知自题小孤山画帧，有满眼春波似绿阴句，尝呼为沈绿阴；近[C043]竟以余西斋诗有一帘红影不分明句，亦谬以陈红影见称，与沈绿阴竟成对偶。因寄剑知淞江》云：“一帘残照陈红影，满眼春波沈绿阴。今夜相思渺何许，半淞园角夜沈沈。”《十泽观丈》云：“句法先生实起予，比来清兴复何如？杜陵无字无来历，不是西昆獭祭鱼。”《书灯》云：“书灯耿耿屋西偏，牢落生涯剩旧毡。我与后村同一癖，爱听儿诵《学而篇》。”以上各首，皆杂之南北宋名家集中不能辨者。古体如《龙潭观瀑》云：“孤峰突起磨新砢，下瞰群峭如建瓴。飞流一泻碎潭石，万撞亿捣无暂停。悬崖初仅白隐隐，跨树忽已青冥冥。喧う直扫鸟雀迹，澎湃恐动蛟龙灵。山人见惯了无觉，夷然踞坐松巅亭。导我更探第二壑，（山中瀑布分第一壑、第二壑。）匹练天际声泠泠。须臾双涧互回合，迅若落涨趋沧溟。兹游奇绝冠平昔，恶诗佳境惭相形。一钱未投戒妄取，羌无涓滴携归瓶。行当缚八石梁去，洗耳饱听千雷霆。”拴锁处颇得手。句如《题双峰社》云：“一楼高欲接浮图，窗牖凭虚木石扶。松杪江光摇不定，菊边秋色澹如无。”《病中与无竞》云：“抹残涕泪犹余债，呕出心肝始是诗。贫病生涯黄二尹，弥天剩有北江知。”此诗则太衰飒矣。人日饮余匹园赋呈云：“历尽沧桑鬓始皤，小园赋就自婆娑。”又云：“座上酒徒如雨集，楼头书帙比山多。（园有皆山楼。）”颇肖

余修志时书卷杂乱无次形状。

二二、严几道（复）旧字又陵，以精英文名当世，顾独潜心国学，四部罔不探讨，于子学尤深。于诗文往往闭门造车，陈庵、郑海藏外，不多与人通缟帟。然苦吟冥搜，戛戛独造，五七字不肯落凡近。其《哭林晚翠》、《见邸钞》、《寄伯严》、《赠畏庐》、《寄吕太微》、《宛在堂襖集》诸作，余已选入《近代诗钞》外，以《何嗣五赴欧观战归，出其纪念册子索题，为口号五绝句》为公理卓见，人道主义，于世界极有关系者。其一云：“太息春秋无义战，群雄何苦自相残。欧洲三百年科学，尽作殴禽食肉看。（战时公法，徒虚语耳。甲寅欧战以来，利器极杀人能事，皆所得于科学也。孟子曰：‘率鸟兽以食人。’非是谓欤？”）其二云：“汰弱存强亦不能，可怜横草尽飞腾。十年生聚谈何易，遍选丁男作射朋。（德之言兵者，以战为退化之大具，谓可汰弱存强，顾于事适得其反。”）其三云：“洄漩螺艇指潜渊，突兀奇肱上九天。长炮扶摇三百里，更看绿气坠飞鸢。（自有潜艇，而海战之术一变；又以飞车，而陆战之术亦一变。炮之远者，及三百里外，而绿气、火油诸毒机，其杀人剧于火器，益进弥厉，况夫其未有艾耶？”）其四云：“牛女中间出大星，天公如唤世人醒。三千万众膏原野，可是耶和欲现形。（本年阳历六月一日，有新星现于牛女之分，光芒焕发，过于一等星，此自挽近星学家言之，固若无与令人事也。而其所可异者，独见于此时而已。四年苦战，死伤总数逾三千万，宗教用其书之《默示录》语，疑世界乃近末日，抑救主有复临之机。此自人心乱极思治，其然岂其然欤？天道固远，然地球等八行星为太阳系，不得谓其不相关。自哈雷彗星几坏地球而不果，嗣是革命共产思潮流行全球，间以欧战，安知非彗星戾气所感动耶？”）其五云：“由来爱国说男儿，权利纷争总祸基。为忆人弓人得语，奈何责豆亦然其。（自爱国之说兴，而种族之争弥烈，今之欧战，其结果也。英有看护妇名迦维勒者在比，于扶裹创夷，虽仇敌不歧视，嗣缘英俘之逃，以嫌疑被法，临命告监者曰：‘吾有一语，烦告人间。’监者问何语，则曰：‘爱国爱国一言，殊未足以增进人道也。’语已受枪而死。夫爱国之义，发源于私，诚不足以增进人道，然彼之相为屠戮者，犹以种族异耳，顾同种并化之中，独以予夺奋虐，此真百喙无以自解者矣。”）《题孙师郑感逝诗卷》云：“寥亮山阳笛一枝，子期新赋极凄其。感音不独悲嵇吕，亦为当涂愍《黍离》。”“大错惊心铸六州，土崩何日奠金瓯。只余野史亭中语，落日青山一片愁。”二诗盖不免旧思想者。《和荆公子贡》云：“荆公咏史诸绝句，识解往往超绝，独《咏子贡》云：‘一来齐境助奸臣，去误骄王亦苦辛。鲁国存亡宜有命，区区反覆尔何人。’“奸臣”谓田常也，“骄王”谓夫差也。意云子贡不宜设机诈，如战国策士之所为，其陈义可谓高矣。虽

然，果如荆公言，则孔子且无所逃责，子贡之出，孔子之使也。顾不知子贡所为，有大异于战国仪、秦诸策士者。策士志在权利，而子贡则存鲁而外，无他图焉。机诈岂非所污？而宗国不可以不救。今人动言爱国，至于谋国专对，则瞻徇毁誉，爱惜毛羽，而置宗国利害于不顾。深恐荆公之说，助其张目，乃为和一绝，以抒余愤焉。”“赐也才贤擅外交，一言三敌起纷淆。存亡所计惟宗国，翻覆何须与訾警。”余尝谓孔门贤才，以子贡为第一。苟利国家，生死以之，岂能以邻国之君之不义，而效陈仲子之不食不居乎？《题呆观岱松风图》云：“去年苍柏曾吾寿，此日青松又入图。好著茅亭覆嵒阮，山河无地觅黄炉。”句如《寄苏戡》云：“李白世人皆欲杀，陶潜吾驾固难回。”下句是海藏执拗真相，上句则诗讖应于今日矣。《高大啸桐以故事应御史选，廷试第一，已而报罢，归而徵诗奉酬》云：“收汝杜鹃臣甫泪，景山松桂太凄凄。”未几即鼎革，亦诗讖矣。《游龙华寺》云：“靓妆炫服媚晴川，流水游龙正咽填。阔领遮腮疑俗瘿，短衣露斗身僮。乍卢烟漠漠钟声续，野日迟迟塔影偏。三十五年弹指过，清波无恙照华颠。（余于同治甲戌乘扬武军舰至此，句留月余。）”次联写妇女妆饰恶状，已同今日。

二三、容县陆玄同（更存），胡展堂、沈渔公之诗弟子，书来言曾寄诗稿七小册，未之见也。嗣复寄《峤南剩墨》及《燕游草》，合为一册，不过数十首，大略近实甫、樊山一路。录其较精警者。如《香妃曲》云：“清高宗定回部，纳其酋长妻为妃，曰香妃。宠冠后宫。妃思复仇，其举动为太后所觉，伺帝出，缢杀之。后人悼其事。禁城有回回营者，相传为妃思乡而筑也。”“玉关春冷愁芙蓉，家山万里燕支红。君王苦恋妾颜色，燕子搂空梦云黑。道傍香豕郁苍苍，上有绕树双鸳鸯。在天在地各有愿，不愿枝头变凤皇。御沟水碧相思泪，花欲无言天独醉。有酒不饮意如何，秋衾铜鞮梦中过。明月年年五云裹，清辉不似旧时多。”此等诗只可以少许胜，一为长庆体，则讨厌矣。“天独醉”句，七字抵人千百；“不愿”句，承“各有愿”来，妙绝。《苏小墓》末云：“人将西子比西湖，为问西湖比得无？凭渠小小一坏土，不许苏堤不姓苏。”视樊榭“堤上花枝总姓苏”句，较有趣味。《锤震吾出匣索画梅》云：“山人不惯趋炎热，爱写寒梅三两枝。寄与先生好珍重，胜于六月著荷衣。”《送天梅归松江》云：“要离侠骨入荒垣，一剑孤横易水愁。今日送君归去好，种瓜事业胜公侯。”

二四、陈季屏《东游杂诗》，有五律、七绝二体。《泰山绝顶观日出》云：“泰岱石为骨，峰头万古童。带河尊道貌，襟海表雄风。观日开东阁，凌云叩上穹。来最高顶，徙倚玉皇宫。”《大明湖》云：“泛泛轻舟出碧芜，依然山色满城隅。荷花已尽垂杨老，芦苇萧萧占一湖。”《历下亭》云：“秋色湖

亭占最多，寒波蘸碧荻花皤。阮亭老去东痴死，名士济南今几何？”余《登泰山记》首云：“泰山之阳，自顶至足，有石而无土。”又云：“金山石纹断裂，亿缝兆罅，石多正方长方。”又云：“入南天门，其上无泉若木，怪石突兀负戴，萃成数丘。”君诗以“泰岱”二语尽之。余《历下杂诗》云：“左海人从海右过，久问名士济南多。杜陵北海论交地，识面无因奈汝何。”即“阮亭老去”二句意。余云：“隔成花港是蒹葭。”又云：“一城山色半城水。”即“芦苇萧萧”一首意。《癸酉岁朝》云：“霁雪石头城，金陵景色明。春从江上渡，腊向梦中行。”次联写岁朝有神无迹。《挈两儿及儿妇游后湖》云：“湖上盘桓秋欲阑，荷花万柄尽摧残。吾衰已醒繁华梦，领略寒光上钓竿。”是秋尽后湖景。《和贞晦太平门外看杏花因过中山王墓》云：“看花余兴展邱园，见说丰碑兀自存。盖代勋名剩坏土，参天松柏障晴暄。”如见兀然高冢。《燕子矶》云：“双燕矶头双燕飞，（燕子矶大小有二。）冲波掠影各依依。春风骀荡春江上，淘尽兴亡认翠微。”句如“四月余寒尚拥绵，衰年赌饮酒容妍。人生行乐何妨醉，世事畏闻惟有眠。”《花朝微雪》云：“友声莫报枝头鸟，诗思犹存灞上驴。”《钱春》云：“坐看白日堂堂去，一碧锺山欲化烟。”皆轻倩可诵。

二五、贵州诗人罕相识，惟一门人游骞，字翰明，为郑子尹同邑人。幼学能诗，以家贫从军，隶何应钦军长部下。入闽后，转战他去，累年不闻消息矣。近识贵阳任志清（可澄），号，尝任本省省长，兼总纂通志，书成未刊。谓作诗第一忌俗，深中要害。因出示其出游数诗。《邓尉纪游》四首，其一云：“姑射有价人，幽居在光福。念彼冰雪姿，独往湖山曲。朝辞姑胥门，雪晴逗初旭。乌篷两三人，一棹漾春绿。虹桥忽翼然，舟过如出谷。夹岸几人家，野屋间花竹。溪头谁家女，临流涤野簌。平畴交青苍，远烟散樵牧。去去是横塘，行行过木渎。关指邓尉山，一十坞林间矗。”一路风景，不过如此。其二写司徒庙“清奇古怪。四柏，中云：“一柏尤奇诡，作寒铁。雷霆昔中分，仆地僵仍活。横臂欲云，暮天成苍雪。夔尼类[A084]蟠，攫搏惊鬼豸。成兹神物神，真叹化工绝。”其三云：“烟雨一亭深，风雪四山大。蓑笠冲晓寒，登览出尘塔。老梅几千百，万方呈仪态。占断空山春，大作无遮会。丛桂何森耸，老柏尤古怪。同抱岁寒心，成此一世界。梦想五十年，兹游始一快。念彼古稀帝，屡游毋乃泰。雪香花气中，涤尽烦襟盖。蓦惊万顷光，荡摇云以外。”此首写香雪海。其四云：“崎岖松桂林，窈窕更寻壑。言登玄墓山，直上還元阁。太湖忽东来，势如银涛落。万峰争迎拒，元气相喷薄。寻春我已迟，繁英半辞萼。阁花独怒开，禁寒似有约。摩挲邾钟，幸免铃山攫。所愧一蒲团，飞花尚苦著。晋谈久不闻，宗风亦寂寞。悠悠千载心，欲寄当谁托。去矣理孤舟，雨雪正

交作。”邓尉看梅，向例在谷雨节，君游正以此时，而花已残，今年天气不正也。《龙华观桃花并过某氏园》云：“沪滨春色在龙华，野屋临溪三两家。我惜名园空有主，阶前闲杀碧桃花。”间龙华桃花，近来已远不如前，想游者亦少，故君诗云然。忆先室人句云：“龙华桃花十五里，桃花红白玫瑰紫。游人看花兼看人，马如游龙车如水。中云：“惜春裙衩花枝，映肉花光一何绮。”又云：“游人只恐斜阳暮，照影争怜绿波美。”余回首前尘，极爱诵末二句。

二六、李佩秋昨由上海寄一诗，和余花下饮酒之作云：“眉公新咏播吴阊，门下传观喜欲狂。济胜已夸腰脚健，加餐更羨齿牙强。百盘鸟道行无碍，多骨办鱼嚼不妨。矍铄是翁天独厚，愿从杖履奉壶觞。”余耳目口齿均尚未衰，而腰脚远不如前，此诗过誉矣。

二七、石屏袁树五（嘉谷），以庶常试经济特科首选，仅以编修留馆，旋与余同官学部。年少劬学，有词赋才。中国人爱古薄今，必谓不及彭羨门、刘绳庵者，吾不信也。可能对语便关关，是底言乎？未几君提学浙江，余有诗送之，君有和章。鼎革后遂不相见。久之，远道寄其所著《卧雪堂诗》数巨册，人事卒卒，未遑翻阅。今读之，则少作已佳，多有关滇省风土掌故之作。《段赤城刺蟒歌》云：“丈夫不能轻此生，见义不勇仁不成。君看榆段赤城，舍生生气雷霆争。点苍兀兀青空撑，下有毒蟒当行程。龙尾关外无人行，行行惧为蟒牺牲。赤城赤城心不平，百夫之特千人英。人且不弱肯弱物，持刀赴蟒天为惊。天意若曰蟒狰狞，制蟒宜智不宜兵。驻锡伏蟒唐高僧，口海波涛兄亦灵。刀利屠豹利斩鲸，惟刀制蟒输无赢。岂知赤城笑不应，我今刃蟒殊常情。负刀饵蟒吞入膺，蟒欲吐刀刀转横。乌云密密黑雾腥，刀出蟒背新发硎。人以蟒死悲风鸣，蟒以人死毒焰清。剖蟒出人泪交并，哀此雄骨埋幽冥。千尺高塔喧金铃，行人惆怅不忍听。当日岂为死后名，立死后功光汗青。亿万身重一身轻，吁嗟赤城谁与结心盟。”中段笔力能简而透。《唐梅用苏文忠定惠寺海棠诗韵》中云：“唐梅骨格唐诗品，初唐四杰晚郑谷。横肆犹未肖花神，合让秋风一茅屋。一花浸雪香含韵，一诗凌云骨胜肉。果教老杜逢老梅，冷蕊疏枝兴更足。”用意亦复鲜新。《丙申中秋无月，次夜月出，补作嘉宴，赋诗》云：“有酒复有月，日日皆中秋。何况尘宇空，湛湛秋光浮。滇南天纬逼，星斗低以流。望舒恋高原，放影成圆沓。天公私我辈，不酌寻常瓿。仿佛高处寒，昨夜云中游。众客和我歌，醉乡当封侯。仰首视无始，碧晕天油油。”落想颇新。句如《集英山寺》云：“落花双屐软，夕霭万峰交。”“落花”五字佳极。惟鄙意欲易“屐”为“屐”，杜诗“步屐随春风”，用袁粲事。《宿百花童河张氏山居》云：“奇山雄故里，纡路走新城。”《九日》云：“篱菊花又黄，秋信到

重九。对花心已醉，不待新熟酒。山欲引我游，嫣然笑招手。风欲阻我出，送雨洒窗牖。”《江上杂诗》云：“莼羹鲈脍季鹰贪，宦味苦时乡味甘。异水花鱼秀山韭，难忘风味是滇南。”此言滇省上物也。限于篇幅不多录。《黔道杂诗》云：“万峰争欲刺天青，寒雪隆冬睡亦醒。我与奇山斗奇句，长松卓笔写山灵。”又如《得太夫人书》云：“千里乡音秋雁落，一龕灯火夜萤残。”《登螺山》云：“天回飞鸟外，人坐落霞中。”《云水亭》云：“入寺不知径，泉声引入亭。”皆佳句也。

二八、十余年来，余屏居里门，与海内诗人罕相接。卜居吴会，或见其诗，未识其人；或识其人，未见其诗。未识其人，诗可采也；未见其诗，艰于采访矣。今《诗话》将告葺，只得就瓊蘅所辑《采风录》与《登高》、《修禊》各集，补采一二，寓以人存诗之意，知我者其勿罪我乎？江右彭醇士《九日集扫叶楼得骨字》云：“仲秋阴雨繁，云气黯城阙。乾坤坐惨淡，日月久崩没。佳辰破霜晴，瓦雀喜相聒。江南寺寺山，冠盖排林樾。荒陂半亩园，叶径罕游辙。柴叟迹云遐，孤楼存傲兀。吾曹殊趣向，揽胜甯因热。赖此西岑幽，倾壶笑口发。晚霞煊树明，寒旭抱江阔。采采篱根花，簪巾媚短发。袂忧佩萸囊，作健昂病骨。莫更倚丛台，登高易伤别。”止齐步伐，名下固无虚士。岭南陈树人，能诗善画，与余倾盖如故。尝谈木绵花之美，许绘以赠。前题得“始”字云：“谷枫叶丹渐，篱菊花黄始。佳节又重阳，岁序惊若驶。万方正多难，登临仍戾此。座上列群贤，惘惘情难已。萧条落木风，浩淼长江水。揽辔更何人，澄清酬夙志。”《毛诗传》云：“登高能赋，可以为大夫。”大夫有九能，固不仅登高能赋。然能赋何以必登高，而后为九能之一哉？古者大夫与国为体，独居何尝不深念？而登高则怀远悼近，不觉忧深虑远，百感交集。故望父、望母、望兄，必陟岵、陟屺、陟冈；行役告劳，则陟北山；女子善怀，亦陟阿丘，皆是也。近之原野何以不萧条，远之封疆何以不日蹙，登高者能忘情乎？桓温登平乘楼，眺瞩中原，慨然曰：“遂使神州陆沈，百年丘墟，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。”卫洗马渡江曰：“对此茫茫，百端交集。”登山临水，赋诗发言，其致一也。因树人登高，而有揽辔澄清之志，不禁一长言之。许静仁（世英），有前题得“山”字云：“露重天高霜满山，无边秋色动江关。西风黄叶何人扫，插遍茱萸我未还。（是日余滞沪未至。）”亦颇有陈仲举“安事一室”之概。福州何叙甫（遂），前题得“衾”字云：“华发萧疏两鬓侵，小楼高卧怯寒衾。黄花耐冷才盈圃，红叶经霜渐满林。滚滚长辽流日夜，茫茫世事任浮沉。万家砧杵哀笳急，奠酒殷勤一再斟。”叙甫军人也，年少多才，能诗善画，下笔立就。读此首可以窥豹一斑矣。李葆初（启琛，）前题得“心”字云：“浩浩西风短鬓侵，偶逢佳节快登临。危楼暗淡荒军垒，（时楼下驻

兵。)秋色萧森入暮。尚忆高僧珍敝帚，(是日寺僧分赠《扫叶楼集。》)只看黄叶满空林。江山文藻今何似，凄绝凭阑望远心。”别有怀抱。陈惠农(汝霖)，前题得“止”字云：“磬声出古寺，人入仓山里。暝色敛深壑，秋气浮烟水。晚来嘉会稀，雅集况黄绮。一日殊阴晴，万事恒类此。平原送落晖，蒿目弥棘枳。疾风扫残叶，高僧安复起。草草愧劳生，浮云无定止。荒径久不扫，我负黄花矣。”中数语感慨系之。“绮”韵切，指散原辈也。陈涵庐(其采)，前题得“寻”字云：“晓启荆扉看远岑，巾车结束事幽寻。菊含霜气饶诗意，松卷涛声作梵音。山寺煎茶迟客至，天风吹帽入云深。人间尽有清凉世，试掬寒泉涤素襟。”余旧题洛阳白公亭，有句云：“滩声犹作梵音听。”与此第四句同意。王太蕤(用宾)，前题得“成”字云：“酒摘花上石城，当楼又见大江横。蟠龙踞虎今犹昔，红树碧山醉亦醒。错过重阳无令节，轰传洛社会群英。琐闼未许逃分咏，愧我推敲句不成。”“无令节”句诚然。曩净名社降神有句云：“除却重阳与寒食，老夫何事更关情。”与此可谓异曲同工。许公武(崇灏)，前题得“茗”字云：“大野新霜飞，林疏楼亦迥。重阳约旧侣，相将登其顶。既醉菊花杯，复品雀舌茗。归来行且歌，襟开宿酒醒。”此诗以不言愁胜。

二九、今年上巳禊集在乌龙潭。纒蘅诗前半首云：“佳辰选地如选题，避熟何敢循恒蹊。龙潭独与市尘远，一篙新涨方平堤。寒食上巳每难并，况数座客逾会稽。诸贤远道能好我，解装先日寻禅栖。(石遗翁自苏州至，董卿、拔可、众异、公渚、榆生自上海至，遂同访灵谷寺。)”因金陵宜于禊集之地，莫如后湖、莫愁湖，均已游过，其次则乌龙潭，故一起云然。余近来厌作古诗，此会拈得“荣”字，成一七言律云：“白下风光好卖饧，如云胜友此寻盟。吴头越角轻千里，宋槩元刊启百城。莫怅无弦娱逸少，居然有酒饮公荣。钵山不作蒿庵逝，怕见龙潭旧日清。”子鹏、梦华，皆惜阴书院高才生，余故人也。是日会者百人，图书馆长柳翼谋为之一，既展览书画，复同醇土具午讌。会散，余为叶古红医师邀听其新绿夫人高唱京调《过昭关》，故有第三联云云。

三〇、读纒蘅《癸酉扫叶楼登高诗集》，又得邵翼如一诗云：“渊明昔辟世，栗里遂清娱。荣鞠制颓龄，春醪乐绳枢。矫矫柴丈人，扫叶荒城隅。一楼容野逸，半亩足潜夫。两贤接千载，迹睽理莫殊。肥T见贞亮，清风厉顽愚。寂寞三百年，高会追前模。连鑣集俊彦，照座皆骊珠。北辰共众星，南州会诸儒。芬华旷异代，文采动三吴。极目大江流，寒晖英菰蒲。时艰思无逸，敢云茅可诛。发轫陟峻阪，振辔历修途。抗志陵岁寒，养素葆真吾。”真能追晋宋大家一字不苟者。

三一、次年九日，纒蘅又招客鸡鸣寺豁蒙楼登高，自分得“起”字云：“柴丈

茶村呼不起，旧居犹占湖山美。去年浇茗扫叶楼，香草堂荒剩遗址。今年蹶屐鸡笼巔，饥凤轩高亦久圯。觥觥旷代振奇人，各有高名照千祀。吾侪选胜兼怀贤，落帽题糕聊自诡。论都忍叹鲁无鸪，录梦难忘郊有垒。对此真成百感并，湔愁正赖清冷水。榜题枵触张老笔，忧来排遣借诗史。（楼为张广雅施金所建，取丛老“忧来豁蒙蔽”句以题楼榜。）佛力不坏湖不涸，真喜楼台现弹指。风潇雨晦会晴明，待旦壮心终未已。”首句押“起”字，浑成如天造地设。

三二、昨与仲鸣论诗甚洽，索其旧作，复得数首。《庐山愁感》云：“山衔残照影深深，荒径参差剩薄阴。雨后微凉风未定，斜吹燕子入松林。”“夜半微寒酒半消，起看月色漏迢迢。平生已惯分离味，却又心如上落潮。”“西风庭院又萧萧，落叶残云到处飘。燕立檐边人在径，同看秋色上林梢。”《重至客阴山舍，赋奇君壁》云：“重来君正离山去，数竹量松忆旧游。无主黄花时俯仰，恋人云影自勾留。窗前月色愁如我，天末秋声静入楼。晓起惊看云作海，孑然孤屋向空浮。”屋在云端里，写得出正自不易。仲鸣鞅掌国事，而诗有静者机，能得寂寥况味。《由京至庐山，时江南正苦旱，为数十年来所未有》云：“田园苦旱秧枝瘦，筑屋山峰世外村。几树浓阴苏客梦，一弯溪水润松根。愿将袖底流云影，化作人间沛雨痕。渺渺寻巢双燕返，翠帘欲下已黄昏。”项联语不矜张，故自得体。

三三、朱铎民度陇岁余，极思发扬陇外文化，见于歌诗，及介绍诗人于余者如下。《金城关杂感》有序云：“去兰州城西北约二里，有金城关，襟山带河，为通甘、凉、肃之孔道。历代守臣，修治不辍，盖所以严华夷之防也。今则颓废殆尽。闕る《十三州记》‘金城郡有金城关’，是汉时已有此关矣。”诗云：“百尺危楼接大荒，五凉豺豕正彼猖。汉皇老去雄图歇，终古河声咽夕阳。”“世外桃源可避秦，哺歌争羨是义民。无端大树将军下，锦绣江山惨不春。”“纵横胡骑压神京，河朔惊传又甲兵。叹息君臣南渡后，空谈庙算误苍生。”“谈瀛海客出扶桑，料理中原作战场。寄语淮南诸镇将，千秋功罪易平章。”《简范禹勤》有序云：“君名振绪，甘肃静远人。癸卯进士。历任宰官，有政声。工书工画山水。甲子秋与余会于兰州，奉素楮乞绘，并系以诗云。”“五岳归来只闭关，胸中丘壑自回环。好凭绝妙丹青笔，为写江南千万山。”《西园圃子湾谒明彭襄毅厚庵先生墓》云：“西津桥畔几徘徊，太傅坟前访古回。师旅有才天不忝，江山无恙鹤重来。文章磅礴惊风雨，翁仲荒凉没草莱。三百年前思手泽，祀田历落有余哀。（先生祖墓，旧有祀田十五亩，为董姓盗占，经先生力争，始获完璧。见先生自撰《复先莹记》碑刻。）”度陇后诸作，视前较觉苍莽。

三四、汪剑平（青），天水诗人，铎民所介绍也。诗题中有什公、释堪诸人

，盖曾客旧都者。有《辛酸》一诗最佳，云：“慧根寸寸死，爱根萌怒芽。孽海溯厥源，爱实始茁葩。有葩先有蕊，因缘万株花。花开群蜂妒，花落飘天涯。魂兮渺何许，质委玉钩斜。千秋万岁后，樵苏笑喧哗。痛绝雍门周，鼓瑟悲芳华。”“樵苏”句，即古乐府所谓“今日牛羊上丘垅，当时近前面发红”、山谷所谓“花开鸟啼荆棘里”也。又一首云：“渐离此击筑，酒酣饮荆轲。眄兹英雄人，有志空蹉跎。我来古燕市，临风时放歌。歌声出金石，石烂声不磨。故里归未得，夜夜梦薜萝。顾影日汲汲，垂危呼荷荷。古帝尚如此，况我居岩阿。”《重九登锦秋墩》云：“病里登台百不欢，凭陵城阙忆皋兰。频年失计犹为客，来日何堪更大难。处士纷纭腾口舌，楚人终古善衣冠。杞忧未必关天下，雁过衡阳阵亦寒。”《和苍虬杂感》十首之一云：“闻道已云晚，壮游悔盛年。禅中虱诵赋，瓮底鸡窥天。终岁三椽借，何缘一壑专。故乡犹鹤在，清梦与回旋。”句如“有情终是劫，费泪总无端”、“新晴连陌活，淑气一川腴”。《初度》云：“人生四十等斜晖，如此江湖胡不归？”《奇怀疑庵》云：“稍喜山林无板荡，短檠得似旧时无？”皆警句也。

三五、王新令亦天水诗人。有《九日剑平饮集山子石，至者澄子、朗亭、康侯、孟庸、柳樵、刚甫及余，凡八人，分均得面》字，诗颇长，前半首云：“昔时凝熙园，今作空王殿。黯尔城之隅，诘邀时人眄。怀哉疑翁，高咏著深眷。经年几回游，凄绪如幕燕。选胜逢重九，群谋此为便。霁色展林表，风日有余绚。矗矗太古石，玲珑郁葱。千载《狮林图》，疑此即真面。楼阁孕亭榭，参差半天见。涉磴行木末，穿隧通一线。写照一泓碧，万柳为之缘。曲径踏落叶，清虚竹西院。”读此觉选胜得地，不亚于白下之鸡鸣山、清凉山，地要以人传也。又云：“汪侯平生亲，诗文今之彦，磊落一世豪，幸直人谓狷。白眼多讥诮，气类特敦善。比糠为世扫，吾独觉婉变。两度风光主，湖海未辞倦。”读此觉剑平主持风雅，陇省之曹纘衡也。

三六、铎民又表章两诗人：一秦州任士言（其昌），同治四年进士，官户部主事，湛深经史，著有《敦素堂诗文集》；一秦安孙吟帆（海），同治中以拔贡考取知县，分发四川，误归，诗文散佚。士言有《癸酉遣怀》云：“我家陇阪西，山水初不恶。万峰高切云，造化工镌凿。侧闻石门夜，明月出幽壑。白光阴，清影带艮。上有古桃园，险绝殷寥廓。二月东风来，飞花满林薄。何当携长，往采不死药。莫苦厌深幽，息机有至乐。”“西南仇池穴，万古仙人居。乔木蔽云日，天风日吹嘘。坡陀四十里，中有神穴鱼。芝草塞岩罅，琅护村墟。往者东坡老，夜梦当蘧蘧。岂若吾乡里，便策山公驴。结屋白云边，闲观鸟迹书。”“麦积古福地，上有佛龕铭。铿锵百余字，作者庾兰成。山南净土寺，寂历无人行。幽泉酒净绿，杂和松风声。四围溪谷转，照眼千花明。山僧解

留客，夜静天香生。会当日游此，使我神骨清。”《碧门关》云：“两山相向立，合沓自为门。一硎潺潺水，回盘巨石根。宿云添暝色，秋树暗遥村。向晚寻墟市，柴烟出破墩。”读以上数诗，陇阪山水，可见略。《远门镇道中》云：“一雨才知润物功，连畦接畛共青葱。豆花低亚应含露，麦穗微欹似有风。村舍参差山罅里，牛羊散漫柳阴中。我来岂是巡田者，却幸家家乐岁丰。”野景亦无以甚异于南边。《杂咏》云：“东皋花开春雨余，邻社邀将牛券书，书罢呼童去牧猪。山歌相和流莺俱，夕阳欲下暖村墟，杨柳陌头跨蹇驴。归来麦饭佐春蔬，扞腹登床展，一枕鼾鼾到华胥。”涉笔颇趣。吟帆有《甯羌驿》云：“峭石插天阁，山坳古戍存。冷烟填石罅，飞瀑泻松根。村小蛮居洞，寺荒佛卧门。来征战地，勒马赋《招魂》。”《蜀栈题壁》云：“树色岚光拨不开，陂陀东注势雄哉。溪流澍湃双龙无，云气[B12V]腾万马来。故国关河思上将，中原壁垒见奇才。”末韵阙。

三七、鹤亭诗前《诗话》已采不少，兹编遂不多及。然其近作，有可话者数首，不可不录。《王莲生手札为门人去疾题》小序云：“江都于汉卿先生，富收藏，与聊城杨氏有连，杨氏藏书，多其鉴定。潘文勤欲得其宋槧《梅花喜神谱》，托莲生作缘。先生得书盛怒曰：‘此他日殉吾葬者，宁以博一官耶？’先生孙去疾，出莲生书乞题，若低徊于少孤多难，此书之终不能保守者。赋此解之。”云：“聊城杨氏多藏书，鉴定却出江都于。枕中亦自有鸿宝，夜半虹气惊道涂。河阳有心思弋获，福山出口仍嗷嗷。言甘币重托肺腑，比诸豪夺情或殊。先生一怒张髯须，好官肯换平生污。昭陵《兰亭》有先例，他日与我黄泉俱。先生之愚古所直，先生之癖今则无。后来失岂料智者，当时志已完匹夫。云烟何者不幻相，摸金校尉纷江湖。就令此物真殉葬，出世亦恐同珠襦。颇闻海源去可兵火，滂喜亦散长康厨。独留一纸作公案，白头孙子生叹吁。几时花发觅吴季，（此书今归吴湖帆。）看取尤物春醪沾。”夫亡弓人得，孔子之言；大禹、汉文，主张薄葬；昭陵《兰亭》，贻讥千古。故权贵豪夺，不畏强御，不为爵禄所诱，可言也；欲以殉葬，则泰而不可言矣。此诗语极持平。若君外祖季贻先生，宁去官而不媚权贵，则足褫豪夺之魄者也。《癸酉重九扫叶楼登高拈均得药字》云：“山楼石城西，烟水致寥廓。题糕循故事，风雨幸不恶。昔贤韬晦地，不谓专一壑。想此居诛茅，想此行带索。想此逃姓名，忍饥山药。登临凡几辈，过眼风扫。吾侪如病叶，暂得条柯托。西江八十翁，虽老健腰脚。前年别匡庐，再至负一诺。人生水上萍，聚散风所约。及兹聚未散，且复办行乐。依前牛首山，排闥入帘幕。”此诗如“病叶”、“风萍”等语，颇有倦游他适之意，殊气机之先动者也。《补作山谷生日诗得杀字》云：“绍圣苏长公，举世争欲杀。颇疑公命宫，亦复坐磨蝎。黔州一安置，修门永契阔。

平生句中眼，切忌死不活。至今西江宗，如禅有衣钵。我诗学后山，苦未得其拙。于世嫡孙行，心香合公。怜公如我年，贫病忽已歿。（山谷歿年六十一。）我老才复疏，不值一钱劣。客携双井茶，烹之车肠结。夷陵与建康，一水可以越。请公举家来，江南梦重说。”余论诗雅不喜山谷、后山，犹东坡、遗山之不喜东野，非谓其不工也。诗不能不言音节，二家音节，山谷偶有琴瑟，余多，笙箫则未曾有，不得谓非八音之一，听之未免使人不欢。清末季不知始自何人，（殆始于曾涤生、高伯足。曾槎牙专学黄，高兼黄陈，则苦涩矣。）极力崇拜黄陈二家，而后生之厌伪体（谓贗体汉魏六朝）能苦吟者，靡然从之。但黄陈亦有伪体，未至贬死冻死，何必作如许苦语哉？鹤亭诗并不似黄陈，其自谓学后山者，结习也。未得其拙则自知之明，自以为不好处，吾以为正其好处。至为作年谱，为注诗，则钦仰其人，无不可也。余曾倡祭后山，既作祭文，又作五言数十韵追吊之。

三八、近见逸塘有《病树移家沽上，诗勸莱郎，余与盘斋，昆季交也，莱固犹子，且有取为己子之约，盘斋督和，依均缀成》云：“文豪文章诗伯诗，吾两爱之非阿私。陈侯多才友夸艳，李耳生子属王倪。踵太邱者首阿纪（谓定可），龙门况复多大儿（谓弥厂、芋厂诸昆仲。）鹤群顾盼鸡独立，我真老丑羞凡姿。但以公卿期迈过，堂堂玉局毋乃痴。人生百年快意耳，畴能有涯逐无涯。具少于车贫非病，籛金累累将何为。德邻不孤吾岂敢，今归沽上有余师。”读此见君子于友朋子弟关切至情，在才学不在禄位，迥异俗见也。

三九、余识刘禹生（成禹）且四十年，久不相见，近遇于白门，屡同酒座，且觴余市楼。狂奴故态，依然不改，在今日亦可谓醉人为瑞矣。饮故大户，虽高谈大睨，却未至于骂人，自是雅量。余耄且病，常以五杯为限，不觉为多尽数锺。诗不多见。《新秋简葆初、镜予金陵》云：“秋江采采水芙蓉，白下初凉惜未从。画烛悄寻淞浦棹，好风远隔定林钟。重湖绕郭欲依寺，缺月衔山巧障峰。二子清游得新句，不妨脱笔缚茅龙。”此首秀色可餐，不似其为人之豪迈也。尝与余在秦淮水阁，倚栏谈匡庐别业之胜，为之神往。

四〇、迪庵诗余已屡话过。其《九日鸡鸣寺豁蒙楼登高》云：“登高必天半，飞翔瞰世局。不然浚华顶，禹域遂远瞩。此意今谁会？万端等扞烛。吾侪缩手徒，佳辰聊骋目。锺阜秋已深，台城柳犹绿。岚光树色间，有楼吸湖淥。当年题额者，八表在心曲。伊人渺何许？倚槛念遗躅。归来月满庭，照见一篱菊。折腰愧渊明，且尽尊中。”起十字，在今日不为奇想天开，然却无人说及。又《石遗丈过饭寓斋，遂与次贡、箕基，陪游城西诸胜》云：“客庖不腆略能供，半日清游更许同。扫叶楼高收暮霭，莫愁湖涸负春融。骋怀为觅清闲辈，济胜还推矍铄翁。一醉匹园成昨梦，更逢白下泛光风。”迪庵有佳庖，余至

金陵，乡人觞余，必烦迪庵具盛饗，迪庵必请休沐陪余游，意拳拳也。

四一、遐庵有《游滁州琅琊寺遂至醉翁亭》数绝句云：“江南清远北雄奇，范水模山困画师。谁料别开生面好，环滁时复一中之。”“一中之”借用恰好，谓界在南北间也。“过江人物想琅琊，一寺今犹属晋家。太息夷吾重江左，只堪弹指唱兰〈门奢〉。（有外宾同游。琅琊寺传为晋建。）”“闾里萧条万井连，遗黎辛苦困沈渊。无人可语丰年乐，闲望斯亭一怆然。（望丰乐亭，未及往游。）”“西涧遗踪不可寻，刻舟胶柱意何任。传神好觅松圆叟，瘦石寒漪一赏心。（永叔苦辨韦苏州《西涧》诗与其他景物不类，实则山川形势时有变迁，况乎陵谷。余藏有程松圆《西涧图》，清逸绝尘，但不知是此西涧否？）”余昨在白下，谋游滁州而未果，读此数诗，思过半矣。

四二、叶君楚侗，余未会面，读其《重九日集豁蒙楼分韵得殊字》云：“岁月有时尽，河山感不殊。四郊秋正好，一晌梦能娱。”起十字抵人千百。

四三、树人许写诗示余，久而未至。觅得其前《湖亭晚坐》云：“极爱幽亭坐落晖，紫金山色画图非。轻车疲马明陵路，每见游人缓缓归。”

四四、许疑庵诗前已录过，惟佳者甚多，难于取舍。兹读其挽庵四律，其一云：“衰年有泪慳难出，今日悲公恣一倾。蹶景虞渊终黯淡，悬辉沧海得空明。同时耆硕推前辈，余事风骚亦主盟。此耗春来最创楚，空山坐卧不胜情。”其三云：“耳熟螺江听水楼，凿岩逃世别成幽。最怜恋岫孤云出，已见擎霜万木秋。呵壁婆娑空独怆，授经淹忽遂长留。人生只有情难遣，违难求安忍自谋。”其四云：“盘曲哦诗取自怡，此生真恨识公迟。亦知诱掖元逾分，犹幸蹉跎晚得师。缚脚一慵穿我榻，剝肝今欲写何词。清癯梅叟应回首（谓梅生），同是虚堂恸绝时。”第二首以稍及时局未录。疑庵诗最为吾乡陈庵、何梅生、李次贡三人所深赏，余为君作诗序及之，并言君诗即酷似三人之诗，能兼其长，宜其于老之没，有倾河注海之泪也。“倾”韵写出衰年欲哭无泪情景。“秋”韵即众异《哭老》五律所谓“霜花终涧谷，凄绝赋秋棠”自注引老《己酉还朝，咏秋海棠》句云“涧谷一生稀见日，初花却又值将霜”者也。众异第二律下半首云：“社事留残影，花时断圣缘。待持河海泪，负土问新阡。”“社事”二句，即余在都，庚戌、辛亥，皆于花时与尧生、海藏、叔海、东诸人两立诗社，叙齿老居首，众异末坐；癸丑又与笏卿、樊山、少朴诸人立春社于余寓庐，叙齿樊山居首，秋岳末座者也。秋岳挽老下半首云：“先垄拜铭衔笃谊，遗台侍饮念平生。恨君晚不南皮识，此语重思涕泪倾。”末二语真关切至情，不止昌黎之荐士。“遗台”谓西郊钓鱼台也。

四五、散原近少作诗。昨见其一绝句，为《拔可奇示晚翠轩遗墨，展诵黯然》云：“杀士之朝迹已陈，凤姿曾列眼中人。此才颇系兴亡史，魂气留痕泣送春

。（卷中有效韩致尧体《送春》二律。”）晚翠事为吾辈所最痛心。首四字史笔，兴亡全系在此，岂但颇哉！冬郎《送春》句，实指唐亡于朱三。余尝戏言剧台上朱温打扮绿面孔，殆从“明白汝塘是绿阴”来乎？晚翠大笑。晚翠常观剧也。

四六、彭城李问渠，由荫亭奇示数诗。《题画》云：“逐逐风尘计未安，画山容易买山难。真山既不能长住，写入霜纨也好看。”古人已有行之者，卧游是也。视画饼望梅，较胜多矣。又《题山水册》句云：“收拾烟岚归画本，依稀景物近彭门。”则渔洋所谓“楚山[B350]々水鳞鳞”者，真可卧游矣。《题陆芙苑云山图》云：“不画晴山应有意，人间万事本模糊。”

四七、陈省吾（耀妨）诗，尚多可话者。《丁巳醉灶日，无竞以和吴艺夫感赋诗见示，即次其韵》云：“岁阑无梦逐繁华，流落江湖似出家。有句难醒司命醉，负暄不分夕阳斜。后时益遣思佳日，得气偏教让杂花。桃李争妍人自槁，春风多事到天涯。（昨日立春。）”《广州西园酒家古木棉歌》云：“自我来岭南，七阅岭南春。南园北园夙载酒，惟见群卉争妍新。牡丹深红辛夷白，香艳徒与供笑吨。今来西园里，木棉大可喜。参天廿丈阅<百百>年，造物留兹示奇诡。不然六榕无一存，净慧寺仅去尺咫。西园主人斟叵罗，劝我试作《木棉歌》。独漉已往翁山死，才薄将奈木棉何。我歌先问树，一根胡两柯？中间如衔癭，累缀如蜂巢。得勿植物有圆觉，并连理能谐和。鹑鷃之禽巨蛰兽，微生亦解相佐佑。燃萁煮豆习成风，胞与何人常在宥。我作《木棉歌》，转为木棉寿。材大不中为栋梁，质美甯容作薪。居于才与不才间，庄生木雁言非谬。春初花尚孩，春半花盛开。虬枝作势向空阔，点缀亿万红琼瑰。定知其间可巢凤，凡鸟谁足相追陪。经春涉夏还作絮，衣被南服休疑猜。酒家得汝名不朽，会须酌我三百杯。”《游黄埔公园》云：“瘴海炎天暑易生，此间消受好风清。画长坐困诸虫螫，夜静时闻怪鸟鸣。一日雨晴宁易料，绿堤草树不知名。二分竹与三分水，富有诗材句始成。”中四句是岭南景物。王维有《雨晴》诗，谓忽雨忽晴，不定也。《补寿河园五十初度》云：“河园寻丈地，中有一诗人。不着酸寒气，能存面目真。妻孥咸自得，师友日相亲。闻道岁丁卯，吟身五十春。”“欲援梅峰例，从君晋一觞。君言诗我寿，我自酒君偿。迹似朱家侠，名同杜牧狂。若教论出处，近亦感沧桑。”

四八、树人平生最守一夫一妻主义，其诗有一集名《专爱》者，皆与其夫人到处游览之作。如《早春与若文游士丹黎公园》云：“好是空江烟雾薄，雪残烘出数峰明。”又“还有野凫如我辈，只清冷避繁华”，又“断无乐事胜寻春，初日流连到夕曛”。又《春雨中游玄武湖偕若文》云：“可惜柳花暝处，解来欣赏却无人。”是也。君天然诗人之诗，不假雕饰，故其集名《自然美诬歌

》。如《木棉与他树并植，必高出之，俗谓为英雄树，又称曰省花，余特赏其高标劲节，冠绝凡卉，因成是咏，以志心仪》云：“绿崖附木入云霄，脆葛纤藤也自豪。依傍一空扶植绝，似君标格始真高。”又《木棉》云：“刻画红棉不易真，熊熊赤焰烧苍。此花若肯夸雄丽，宇内群芳孰敢春。”君善画，于花木最爱木棉，常绘之。余喜其红，君喜其高，诗中所谓“雄丽”也。盖诸花丽则不雄，雄则不丽，如马缨则红而淡矣。又云：“岭南春色丽兼雄，（用旧句。）并在繁棉密完中。宛似翠屏开八面，高烧桦烛万枝红。”真是木棉。《春雨》云：“最宜茅屋三楹里，万点飞花一玉壶。”飞花最好看，知之者鲜。余尝有句云：“世人只爱花开好，我看飞花画不成。”君尚有句云：“落红作意沾诗砚。”尤趣。《观尼格拉亚瀑布》云：“瀛寰绝景称尼瀑，蓦地相逢快若何。料得画师俱阁笔，玉龙十万戏银河。”然《庐山杂诗》又云：“欲题三叠泉，谪仙名句在。银河挂石梁，绝唱不可再。”又云：“人言尼瀑奇，寰宇应无比。一较三叠泉，不敢作轩轻。”窃谓庐山之三叠泉，尚不如福建龙塘之三叠泉。龙塘在永泰，余有记。《舟抵白鹅潭口占》云：“本是烟波一钓徒，宁关霸越又亡吴。从今若许臣行意，便把珠江作五湖。”《寒湖暮归次大厂韵》云：“怪来沧海横流日，也有烟波缓棹人。”《残芦》云：“便着花时仍冷寂，更于何处感荣枯。”昔刘彦和有言：“老庄告退，山水方滋。”实二而一者也。其托于文字同也，离而二之误矣。以上三诗皆此例。《残芦》作尤透过一层。《平澜乱石》云：“艨艟不少泛沧溟，才触孤礁便碎倾。当面万千危石阻，渔舟一叶却安行。”即“珠江作五湖”意。《群鸦》云：“眼前景状如推想，未必人寰有凤鸾。”《折枝瓜豆花络纬》云：“秋虫买个娱岑寂，也胜啁啾毁誉声。”此即文与可《此君亭》诗意。《牯岭初冬》云：“白杨乌柏共飘萧，牯岭初冬已寂寥。又被冷风催日暮，一山黄叶两归樵。”《山村秋色》云：“霜叶织成无缝锦，秋光偏要媚山家。”余尝谓诗无山林气，终是俗人之诗。多摘君诗，以饷与余同嗜者。

四九、于君右任，罕见其诗。《访樗园赠树人》云：“头白江湖更放歌，桂林归后兴如何？樗园真是高人宅，古木参天画本多。”何减坡公之“乔木似画图”耶？

五〇、江右王庶三（礼锡），门人赖歧生挚友，遭乡关兵乱，益以饥驱，流转江湖，间充军幕。工诗，于巢经巢、秋蟪吟馆为近。兹录其佳句之戛戛独造者。《丛树中望月》云：“夭矫擎向天，势攫明月下。我为明月愁，舌拗口侈哆。明月独微哂，高举悠然也。”《甲子中秋》云：“小友相纠缠，要我说神异。共蹲短草中，谭锋遂恣肆。诙诡群笑哗，愁苦共酸鼻。忽然鸣不平，张拳出小臂。风起月退飞，穿云快于骥。”又云：“忽然异想开，浮屠起平地。东积

瓦作台，西架砖作寺。长垣围繚之，乱石滋风致。此乐难喻人，忘年共儿戏。”《移居》云：“嫦娥夜逾墙，有书不用烛。”《怀仲烈》云：“又尝守残灯，苦读共相矢。相持至天白，各以先睡耻。”《岁暮杂诗》云：“江上多溃兵，三五乘客弱。幸者裸逃生，解衣如卷箨。不幸弹洞胸，沙水作棺槨。”《闻大兵且至》云：“幸我无长物，即来亦不惧。万一数卷书，要则持之去。岂此缥緲物，可以饰丘墓。”《舖糟吟》云：“舖糟当一餐，饱暖俱相宜。”《解嘲答歧生》云：“东野与经巢，平生嗜好最。虽然旅途中，惟此在必带。饿死不足惜，此物不可卖。”又云：“不明循环理，否极终当泰。千年困诗囚，瓜期谅已届。”《墟暮闲观兵》云：“杀人亦有学，言之真可痛。”《挾西窗纸放山月》云：“秋宵太明净，能使明月孤。如何瑶台光，向此荒山铺。”《南浔车中看山》云：“近景妒我恋远山，大树掠窗颇负气。探头意欲招之回，又一枝扫帽几坠。”末云：“劝君寓意眼前景，一有所贪终生哀。”《哀病兵》云：“仅有皮骨存，可怜血肉败。”又云：“举步身已摇，初犹杖可赖。五里十里程，倒地渐狼狽。”歧生作见前《诗话》，则皆苦语矣。

五一、余向不欲收女学生，前后不过两三人，率系亲串。今年襖集白下乌笼潭，坐客叶古红知余喜听京调，以汽车邀往其家，听其夫人魏新绿唱《昭关》，悲歌慷慨，名下无虚。古红并出示其诗一二首。次日同来余寓所（纓蘅寓斋，）新绿坚请为学生，余方辞而新绿已下拜。为录一诗。《癸酉重阳恕斋招饮鸡鸣寺分韵得临字》云：“胜境真宜胜日临，重阳携得追寻。嘉宾入座东南美，好鸟啼枝上下音。钵韵唱酬看彩笔，弦歌惭愧代鸣琴。（座中有索歌者，聊唱塞责。）归途未觉秋声杳，几处霜钟答暮砧。”诗笔清爽。惟今日无捣衣砧杵，末三字拟易“摇暮阴”，何如？

五二、省吾又有《林枫丹于花朝招社人饮大妙山诗楼，有诗索和，赋答》云：“在山不见山，山在市廛次。嚣尘湫隘中，隐然若自异。一楼矗山巅，万有不能不。遂令诗人心，清旷际天地。一岁一花朝，一人一诗思。君借花朝题，补树吟坛帙。昔寓安民崎，来往日三四。钓龙台前路，闭目犹能记。城居负兹楼，十载未一至。昨夜雨声粗，私冀今朝霁。山灵若前知，一为驱阴翳。难得晴光中，倚阑看石翠。楼头古绿榕，奇气压柏桧。势与楼争高，楼高不受庇。和风欣襟裾，夕照窥巾屨。满前皆诗料，不负名楼意。”《题黄松客千峰觅句图》云：“名山腹万有，清腴生华滋。攒峰作千态，博得诗人诗。青莲梦天姥，七藻纷离披。浣花望西岳，雄直无枝词。千峰峙穷北，仅许我闻知。有梦不能到，欲望空自期。让君恣登陟，得句恒于斯。纤物并匿景，冥搜靡子遗。莲花在君舌，舌与山争奇。君集曰《松客》，客于叟支离。吾州山水窟，有石鼓武夷。苦乏惊人语，足以张南维。南维距北纪，道梗游何时。披图辄生羨

，羨极妒亦宜。”句如《次黄挺生春日招饮黄楼韵》云：“师友吟筵逐日开，诗逋无地作讌多台。西湖更拟毛醉，（同人拟就西湖觞石师、谦宣及君。）一病还期蹀躞来。”《秋晚登广州西城楼》云：“只有斜阳犹可语，无多黄叶已成秋。高层渐觉寒威长，万象都乘暝意收。”又如“秋色满天地，纳以吾幽襟”、“异县逢秋人瘦健，危楼看雨夜苍茫”。《题林谦宣息园》云：“径忘竹之瘦，水忘鱼之肥。”

五三、星樵诗尚多真朴可采者。《夜不成寐，怆怀亡友陈泽观》云：“久虑愁伤命，难云达听天。可怜无俗骨，只换老寒毡。肝胆平生已，文章死后悬。莫酬吴札剑，空碎伯牙弦。”《客居自遣》云：“敢怨天公位置乖，芦帘白屋称冰怀。享夸庸福生何益，修到文人命已佳。酒渴呼僮煎乳茗，诗成拍案落灯花。满庭梧竹俱幽绝，如此生涯未觉差。”“柴门寂寂雨丝丝，深院人归鸟雀知。随意看花添悟境，尽情起草得新诗。课孙夜读书千遍，共妇闲斟酒一卮。自是樗材藏拙地，北窗容我梦轩义。”句如《谦宣奇诗次韵奉酬》云：“君尚有家吾已破，敢云一样滞他乡。（来诗有‘一样有家归未得’句。）”《乱后还家》云：“乱余朴被返荒城，门巷萧条认尚清。昏夜每闻新鬼哭，市廛难遇熟人行。”《雨窗感怀》云：“萧斋无别物，一角贮乌山。”君居处平地可见乌山，余所最喜。

五四、余序默君诗，盛称其典试江南、中州所为诗，不啻女中欧苏。特补录数首于后。《癸酉秋大梁校士，次均酬纒蘅》云：“寥廓高鸿举首知，中州间气仗撑持。何当玉节扶摇上，正是黄河浩荡时。棘院煎茶怀旧雨，夷门看剑有新诗。一泓秋水淇园渺，愧说雄文勒庙碑。（纒蘅贻诗有‘归程更下行窝拜，合有高文与勒碑’句。时河决，铁桥被水，百泉恐不果行。）”《汴闾次均十醇士》云：“典试江南忆旧游，又观汴洛战高秋。碧山琼月吟梁苑，古木黄沙老豫州。悬崖暮惊洪潦至，穷边遥指阵云收。总期得士能昌图，匡济孤怀傥一酬。”《匡庐归后，甄士中州，奇怀翼如，兼简次公，叠前均》云：“夫容天际梦清游，纫遍幽兰五老秋。还冀浚渠安禹甸，（国文试题为《治河刍议》。）忍教袖手看神州。昆山片玉词林重，溟海珊瑚铁网收。更喜梁园宾客在，《夷门乐府》韵堪酬。（次公同闾襄试，用‘梁园宾客’小印街文。近年主授河大国学，其门人刊有《夷门乐府》，清隽可喜。）”《午夜衡文，四叠枝均，即酬翼如》云：“深宵蕉萃兔毫枝，可有朱衣点首知。感别经时劳短梦，拈花一笑和新诗。已凉绛帐沈天籁，薄醉银灯忆劫棋。详定不辞莲漏尽，东堂发策早相期。”《汴省普考榜放，女生刘宇洁获隽，熹赋，并示及第诸生》云：“人镜芙蓉特地妍，轻裾独曳凤堂前。遗珠沧海非吾愿，（此次应试女生有二，竟遗其一，殊为惜之。）硕果中州望尔贤。漫说空城看龙虎，悬知落笔走

云烟。竿头百尺还须上，万里鹏程好著鞭。”《吹台怀古》（吹台在府城东南，为师旷吹律地。后祀大禹其上，故名禹王台。汉梁孝王增筑之，又名平台）云：“天声飞去渺难招，箫管遗音在碧霄。协律信能和万族，升平何日听《云》《韶》。”“{尔}云直上动高歌，遥睇肥阳感若何。微禹其鱼吾敢忘，独携危涕说黄河。”诸诗均如见素抱。默君尚有《过夷门次辛丑门存旧韵》一诗，余爱诵其后四句云：“偶携三楚离忧泪，来唤中州跌宕魂。岳色河声纷到眼，魏风淳质至今存。”

五五、不见老友江叔海，忽十年矣。过苏见访，适余又归里，留书而去。嗣寄示《南游纪事诗》一册，录其尤可喜者数首，以供吟讽。当援苏诵赋改字之例，诵坡诗曰“我击藤床君唱歌，明年八十奈君何。”君少余一岁，明年始八十也。诗云：“末世人情喜吉祥，地名亦复妄更张。争夸福履声称好，谁识符离古战场。（宿州福履集。）”“兹阁年劳梦想，我来吟啸老犹堪。名区值得争攀附，莫怪陶斋与节庵。（焦山松寥阁。）”语意微有阳秋。“嵯峨楼观近通，不在中流缥渺间。树影钟声张祜句，于今恰似咏焦山。（金山寺。）”金山由水中移到岸上，其次第进步，何研孙言之最详。“古寺寒山倚市开，钟声夜半漫疑猜。轻舟才入枫桥路，便有无穷诗思来。（枫桥）”名士结习，往往如此。“吾侪纵老固应豪，绝顶冯临不觉劳。极目钱塘江上水，恨无大句压波涛。（六合塔）”老兴不浅，我辈所以未死者，恐即在此。

五六、武进钱梦鲸（振，）号各山，久闻名而未见面，近始于松岑处偶读其诗。《读温公诗》云：“熙丰新政太纵横，海内贤豪意未平。亦有小园名独乐，不须开口骂渊明。”自是平允之论。《夜溪蚱蜢》云：“夜溪蚱蜢扑人衣，清秋兴趣自可怡。邻家儿子来扑捉，问彼胡为将尔委鸡。养鸡谁不愿鸡肥，哀哉利心生杀机。”是菩萨语，不但与少陵之“鸡虫得失”异曲同工。《读乐天和微之诗》云：“白云不赠人，陶君惟自怡。包拯虽劝酒，荆公不举卮。孟郊诗句恶，只为酬昌黎。乐天篇什滥，十五和微之。岂有金玉音，沿街互倡随。惟古有真人，孤雄独无雌。所以《名山集》，从来不和诗。”语虽过激，自是立脚不随流俗转者。余向闻名山为狂士，今读此诗，乃知其为狷者，狂可伪，狷不可伪也。牧犊子殆狷者之尤，非陈仲子所敢望矣。《昔年咏鹅未脱稿，偶阅香山鹅鹤赠答诗，遂添七句以成一章》云：“溪头雪色鹅，红掌漾清波。带泥吞菜叶，和雨唼生莎。陆行不食蚓，水行不食螺。羲之见爱有深意，于陵不食诚足多。林间有鹤乱张口，却笑我肥夸尔瘦。我自食草尔食腥，与君善恶异性情。形貌肥瘦天所生，君尚未能知善恶，何暇惜我为牺牲。”骂尽典午以来名流及宋、明伪君子。《读史》云：“足踏陈蕃呼老魅，拳加廷益骂奸臣。赤心从古为身患，一笑江湖采白苹。”

五七、吴江范烟桥（鏞），有《即席和易君左》云：“中年哀乐鬓丝丝，人日题诗离乱时。风雪春花昨有梦，江湖过客喜雄姿。酒边省识神童面，灯下低徊玉女期。此去虎邱成三笑，前身可证画兼诗。”倜傥可喜。

五八、望江徐茗樵（旭，）有《青湖诗钞》，读之始知与陈剑潭至好，身世亦略相似。《玉屏县》云：“到此楚山尽，第一程。歪墙孤佛阁，荒树数家城。土物自为市，蛮歌如有情。乱鸦衔日去，戍鼓已初更。”《郎岱途中》云：“群岭摩空望欲迷，峻坡危坂自高低。人烟未及峰峦密，山石争如魑魅奇。黎女有情参举过，戍兵无事唤牛骑。铁关打破曾何易，独立高冈看险夷。”《阿宁秋兴》（云南阿迷州号名阿甯）云：“城阙俯薜萝，万家墙闼隐山阿。放徒繁似红喇嘛，种色新添白猓猓。高岸鸣砧边信早，荒营吹角死声多。井梧一叶金风起，袅袅盘江又素波。”“放衙镇日对乌蛮，露白林青万壑间。酒半呼龙出南峒，政余骑象玩西山。”读以上四诗，边省景物，殊异中土。《题东坡诗集》云：“四谪频频出翰林，江湖冰蘖苦沈吟。湘累骚谏公诗谏，不听原非圣主心。”《题楚辞后》云：“三闾放废伤同姓，一卷《离骚》殿六经。词赋源开扬马派，怨诽情抱芷兰馨。江鱼不敢吞忠骨，山鬼无言笑独醒。湘瑟泠然成绝调，后来瓦缶不能听。”二诗警辟可喜。《游莫愁湖》云：“玳梁乳燕尚呢喃，留得卢家水一湾。纵与元勋作汤沐，终怜红粉占湖山。劫余楼阁回佳胜，画里风神想丽娴。十亩荷花万杨柳，令人贪坐碧栏间。”又何其旖旎耶？句如《横石滩舟中》云：“四十始一命，艰难转自嗟。功名船上濼，心力石磨沙。”《江轮归兴》云：“重闻彭蠡雁，犹忆武昌鱼。”他如“地宜鸥共领，舟与月同行”、“君诗似梨藕，脆美入唇知”、“乱极道甯废，谈深月亦亲”（《庚子感事》）、“十年果抉胥门眼，万口难容卮胄头”，皆佳句也。若“荐土不闻杨狗监，徵歌重见李龟年”、“龙标世号诗天子，徐邈惭呼酒圣人”，裁对真工整矣。“诗天子”不记出处。

五九、左海王寒川（善钦），有《天台游草》。《晓发》云：“为访天台趁晓晴，江程尽处又山行。骄阳助媚花催兴，一路狂吟到赤城。”游览得意时，不暇深言，确有此境。《琼台玩月》云：“寒气侵人骨，琼台千万寻。月从脚底上，客倚石头吟。举手摘星斗，凝眸空古今。仙都知不远，此夜记登临。”

六〇、伯瀛尚有断句可诵者。《登采石矶太白楼》云：“层甍飞碧倚云霄，天际骚魂不可招。隔岸青山诗意在，到门绿水酒痕消。”《有愁》云：“陆起龙蛇水起波，乱云更比乱山多。有愁如海醒还醉，欲诉无天哭当歌。”

六一、瑞安宋墨庵（慈[B11I]），有《寥天庐诗钞》四卷，最工裁对，不让实甫、樊山。如《锴儿周志喜》云：“生当朱Γ封藩日，年过班彪箸论时。身外原无阿堵物，眼前尚有甯馨儿。”《呈吴先生》云：“闲藉醇醪消块垒，断无

词赋满江关。铁崖乐府高难和，玉海书城远莫攀。”《无题》云：“郢中宋玉偏无女，陌上罗敷自有夫。”《读林琴南先生诗文作此奉怀》云：“下笔直追姚惜[B11I]，谒陵差拟顾亭林。”此二语于畏庐可谓身后杨子云，平生第一知己矣。与前录几道赠海藏二句，可称无独有偶。《黄仲荃大令新刻诗见诣，赋答》云：“悬镛东序作人师，晚为群黎疾苦驰。家学渊源鲁直句，乡贤钻仰孝光诗。同时俦侣推公健，寿世声名独我知。东越清流石遗室，别裁万首得和随。《石遗室诗话》曾绿大作，《近代诗钞》亦选之。”《饭》云：“淮阴回白钓游事，彭泽伤心乞食时。一样英雄名士泪，三餐下箸感人思。”此诗必有为而作，岂第感于“万事无如吃饭难”邪？忆旧有新买小婢，见我们吃饭，偶嫌菜不好，饭吃不下，此婢忿然作色曰：“白白饭还不好吃，更有何好吃东西？”盖此婢素食山薯也。

六二、卢冀野自喜诗学巢经巢，录三首公诸同好者。《夜遇故宅》云：“秋星耿耿街鼓歇，秉烛敲门过故里。麦面一盂山笋肉，笑煞吾家三妹子。年来健饭况痛饮，往往酣热惊呼起。挂梦平生望鹤冈，邻寺钟声犹在耳。垂髫兄弟罗庭前，抓枣索糖各自喜。劳劳南北可怜人，回头多少凄凉事。不饮已醉早停杯，挥毫泪上桃花纸。”《凤阳得珥妹书》云：“在家日久望速出，既出家门念转竺。客邸家书纸几张，万遍千回看不足。一言两言细端详，一字两字诵反复。昨日小妹书中说，慧嫂近来病双目。年生恋乳丽生瘦，枕边不觉泪簌簌。遂知父母待儿恩，山海难于况骨肉。此时老母坐床头，慰媳抱孙定忙碌。难寻好梦渡长江，扶头犹对镫光绿。”《归家》云：“儿病不索乳，母睡不解衣。双眉锁泪雨，朝朝望我归。我昔在襁褓，我母亦如之。望我我已归，父归将何时？”

六三、久间易君左名，近始晤谈，宛然中实风度。三日襖集乌龙潭，即席成七律二首，下笔如飞，书法亦逼肖乃翁，致可喜也。余老来脑力太差，仅记次首颌联以下云：“此地龙蟠兼虎踞，有人凤泊与鸾飘。江心一剑真难觅，塞外群笳正乱号。绝似当年杨万里，吟诗一首代《离骚》。”君时方掾镇江教育厅，故有飘泊语。第一首末联云：“独有京江烟雨客，鬓边犹带六朝青。”谓柳翼谋，是日为地主也。君即日回京江，惜《诗话》已告葳，不能多得其诗。

六四、有杨光祖者，不记何许人，案头书堆中，有诗一帙数十首，导源萧《选》，而间近巢经巢。急录二首。《读东野诗因题》云：“老无繁柯，冻羽声苦乾。凜此一冬气，高辞安可攀。人自牟术其心，乃曰瘦与寒。寥寥千载下，应叹知者难。”平允之论。《隔江篁竹，茂密可赏，戏为长句》云：“野夫浪迹沧江曲，呼渡渡江看修竹。交柯乱叶纷无数，十日八日看未足。江头雨过晚风起，戛寒玉。不餐冰雪气已清，偶吟诗句何由俗。他时会有买山货，数椽便拟

此结屋。”尚有《哀雪夫》五古一首，似郑子尹，稍长未录。

六五、荫亭尚有诗清澈照人者。《夜永》云：“夜永霜高入梦难，巡檐拾级一凭栏。情怀牢落从谁诉，却喜清辉照肺肝。”小楼遥挹蒋山青，雾髻烟鬟入画屏。宜雨宜晴看不厌，月中相对更忘形。”又句云：“心单最觉风霜早，才尽甯关笔墨慵。静夜楼台争突兀，清辉树木越葱龙。”

六六、偶检书，见声暨亡儿手书诗卷，有《过海藏楼，樱花盛开，呈苏堪年丈》句云：“愿丈兹楼长面壁，世间无物敌春光。”若预知今日之与人家国事而婉讽之者。而儿已长逝十年，楼亦早易主矣。

六七、散原阅人诗，工为短评，各如其分际。评黄晓浦云：“澹雅娴婉，气逸而味隽，诗格疑在颍滨、陵阳之间。”评黄荫亭云：“风格清逸，摭情尤多挚切语。”

六八、松之尚有《夜不能寐呈石师》一绝云：“江海门生归去也，骄人新自岱宗回。祝他盘地参天树，不改青苍万壑隈。”此诗似非能穷人者。

六九、仙游黄赓初（国英），由鲤九介来数诗。《和叶萱陔前辈赏菊》云：“不闻民瘦与官肥，啸傲西洲拂布衣。赢得栽花千百种，灌园早息漠阴机。”“登楼赋罢倚阑干，商酌东篱护晓寒。底事书生余结习，爱花都作爱才看。”

七〇、鼓山僧灵默，前岁于上海程子大坐上一见之，近闻余暂归里，奇示近作十数首，皆系集句。录其自作寄余者二首云：“海内文章伯，今看剩几人。只今鲁灵殿，公外复谁亲？宿草朱程骨，长怀淞沪滨。可怜秦与郑，正作美新文。”朱程”谓古微、子大，“秦”、“郑”未知何指。其二云：“遁世非关隐，儒冠裂自哀。空余词赋在，终乏纵横才。洒泪登禅榻，伤心吊劫灰。空山踪迹，旧梦几低徊。”第二句、第四句，不打诳语，可以入道矣。

七一、大醒和尚，常住厦门南普陀，尝访余福州，时复寄书及诗云：“行脚忽十载，来闽已五年。往事不堪问，一一如云烟。为求大法故，囊钵几度迁。武昌新结社，金陵旧友联。小住牯牛岭，时游明湖边。最是恒行处，邗江吴江连。书经尝刺血，爱静又习禅。根基生凡薄，所学皆未圆。自来鹭岛后，职责相拘牵。积牍日屡案，内典少精研。诸僧易其道，杂志手自编。心直口又快，下笔几万千。志在整僧制，恶弊尽言宣。以此遭魔障，藉端时纠缠。岂知吾同志，志同铁石坚。护法有人在，大心共愍怜。忙中取闲逸，消夏集高贤。谭书复论画，偶然作诗篇。人生已难得，知己岂非缘。因缘有合散，我心思凄然。”

”读此诗，是出家仍不免烦恼与结习也。

七二、岭南梁均默（寒操），纒蘅诗友也。今年上巳，同醉于乌龙潭，未几过苏见访，出示其送纒蘅之作云：“循吏儒林叹二难，谁言词客不宜官。一廉已

足风天下，多难相期保岁寒。春水云帆添别怅，薄糜清茗记谈欢。文章勋业皆余事，肝胆应教百姓看。” 纒衡平日矢志作好官，不以驰誉骚坛为已足，此行索余赠言，不敢不以远大相期许。君此诗与余同意。首、次联，末联，皆语担斤两。

七三、张宗杨读书至不多，而诗句时有清真可喜者。《萤火》云：“密林腐草间，积雨生萤火。夜来小窗前，耿耿光照我。吾生爱幽阒，往往灭灯坐。随风低复高，飞止无不可。游目便自佳，何必隋皇伙。”《金斗桥河园落成》三首云：“河畔园成有上宫，看山南北更西东。凭栏彷彿环滁景，输与欧阳作记工。”“园成漫署作河园，潮汐河流清复浑。此地人人都说僻，自怜能僻即桃源。”《春尽日花光阁饯春，阁主人出题，即事赋呈》云：“未到晓钟犹是春，（成句）。但看花落鸟频。钱行酒合盈盈酌，送别诗宜略略陈。林表乍晴众岩岫，台前共倚几吟人。（花光阁主人、王道真女士、陈光衡及余四人。）阁中一老真堪羨，每值芳辰定讌燕宾。”《哀杉木》诗（有序）：“岷园杉木一株，高九尺许，乃镇弟所栽者。因去冬小孩戏伤其皮，水不得上升，今夏竟槁。因念镇弟归泉下亦已十年，悲而有作。”云：“初栽苦难活，既活足生意。一年生一盘，万壑千山势。渐渐喜成林，蠢蠢有云气。君本生山中，移根斯园置。城中谁栽君，物以罕而异。吾弟爱栽植，得此岂容易。黄君昔到此，曾爱而题字。（黄秋岳诗人，昔岁游此题诗，曾及此木。）小童偶群集，树下乱游戏。误触伤其皮，百计难医治。（伤时即以布裹泥{札系}之。）十年望青青，一旦变憔悴。感念栽植者，九原早长逝。人死杉亦枯，使我泪双坠。君死年卅六，四月之廿四。距今已十年，恍如昨日事。”《六月初八日过豹屏山下荷塘杂诗》三首云：“凌晨缓步过荷塘，水际清光作许香。数百白花开带露，万千青纒散送风凉。”“草满池塘树绕陂，平畴过雨水涟漪。荔支熟到刚堪摘，稻穗才黄欲刈时。”“村路香时瓜李黄，南风六月葛衣凉。蝉声聒耳真堪厌，日午深林响更张。”《病中上花光阁主人》云：“独居斗室作畸人，病卧匡床已两旬。沈李浮瓜无我分，白桃丹荔未经唇。（日来市上有奉化县新到蜜桃，甚佳，因病未敢入口。）愁多骨瘦非常苦，食少心清却有神。请问花光耄耄者，可施妙术救斯身？”《听雨》云：“朴被虚堂梦不成，灭监听雨过三更。庭前深竹浮烟暗，不是珠声亦玉声。”《寄梅生先生北平》云：“志局停来一十霜，里门光景几沧桑。野坟掘尽为车路，（吉祥山今已开造车路。）岭树摧残作战场。（闻西北岭一带因战事树木砍伐殆尽。）”“城市有兵犹守法，池台无恙幸深藏。何当剪烛西窗话，但恨相思隔太行。”《约石遗室主人同天放、守堪、河园、道真、达青、观礼诸诗人，于展重阳日豹屏山登高，晚饮岷园》云：“如此秋光叶定黄，豹屏宜作展重阳。登高望远胸中快，啸侣呼俦脚底

忙。寒菊参差欹曲径，木莲红白拂低墙。一尊静待诗人至，倘为留题小草堂。”《雨后花光阁看海棠，赋呈阁中主人》云：“花光高阁前，海棠花佳绝。小楼贮花气，满阁生光烈。宵来足春雨，洗出艳且洁。早春间先开，开过清明节。昨日尚胭脂，今日成白雪。主人日饮酒，独赏不忍折。（主人爱花，不忍折以插瓶。）主人独凭阑，吟咏意俱悦。偶然唤我来，共醉非饕餮。偶然命题诗，愧我诗才拙。”《登玉尺山》句云：“高高下下回环处，又一苏州真假山。”《寄叔尧福州》云：“人在苏州心福州，福州一念却生愁。黄金散后无多子，乌石犹堪归去休。（敝庐在乌石山下。）生子未谙身世苦，持家渐有米柴忧。潼关太华闻雄胜，有约同游趁早秋。（时石遗老人有约。）”又句云：“年来事业那堪问，谁说青蚨去又回。”盖宗杨近年营业大折阅，蓄积荡然也。

七四、京生，宗杨子，有父风，喜为纪游诗。《甲戌十月十四日，随家君阔甸游天平山、灵岩山，暮归过木渎镇》云：“平水长是卅里遥，骑驴缓缓度横桥。稻黄几处犹收获，柳绿千条尚未凋。”“巨石朝天一万笏，长松匝地百余株。蜿蜒窄径虚悬处，可惜无人写画图。”“小市喧哗正泊船，石家酒肆好盘飧。饥肠过饱诗肠塞，且可徐徐尽一尊。”

（右《诗话》六卷草草告竣，海内诗家，寄来大稿，已阅过者，殆满一间屋矣。而架上案头，有已选佳句不及收入者，尚不可数计。一限于篇幅，二限于时间，只得连呼负负，俟补续《近代诗钞》时，当次第收入也。

——石遗老人识。）